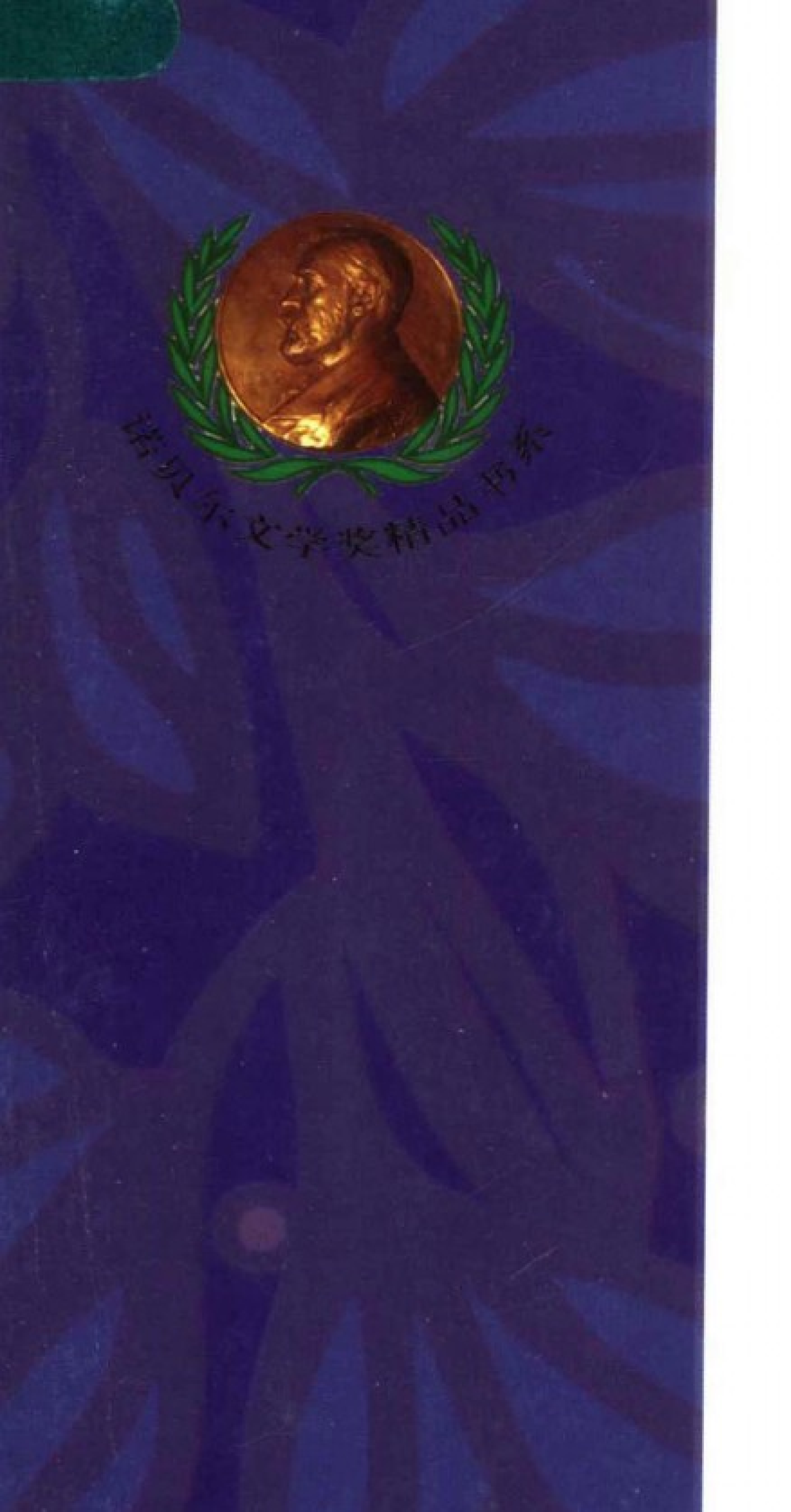


萧伯纳戏剧选

The Selected Works by Bernard Shaw

[英国] 乔治·萧伯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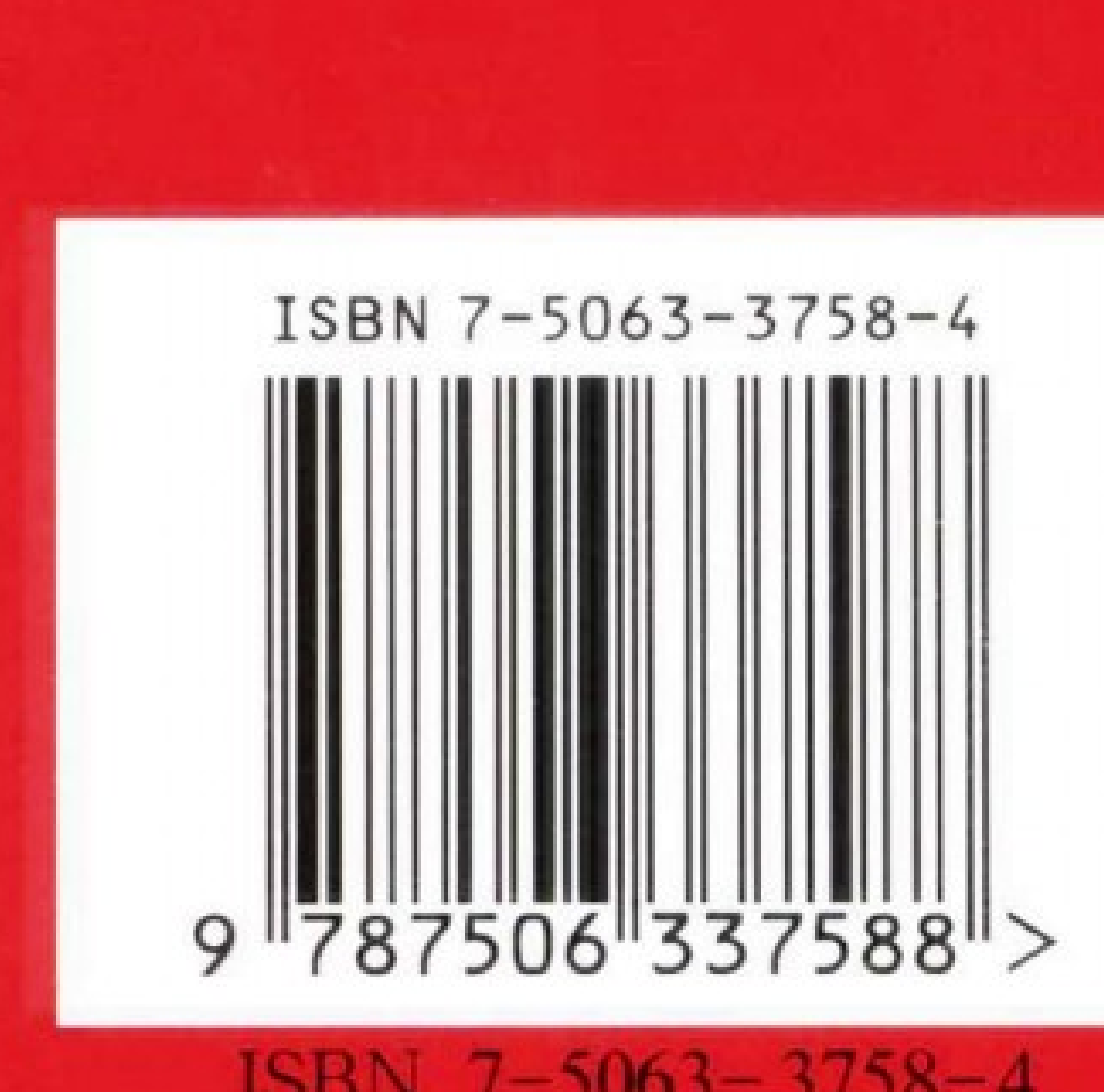
潘家洵 老 舍 杨宪益 申慧辉 译

作家出版社



获　奖　理　由

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他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ISBN 7-5063-3758-4
定价：33.00 元



萧伯纳戏剧选

The Selected Works by Bernard Shaw

[英国] 乔治·萧伯纳
1925年获奖

潘家洵 老 舍 杨宪益 申慧辉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伯纳戏剧选/（英）萧伯纳（Shaw,G. B.）著；潘家洵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1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
ISBN 7－5063－3758－4

Ⅰ. 萧… Ⅱ. ①萧…②潘… Ⅲ. 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 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158 号

萧伯纳戏剧选

作者：【英国】萧伯纳
译者：老 舍 杨宪益 申慧辉 潘家洵
责任编辑：王婷婷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1/16
字数：250 千
印张：21.75 **插页：**5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758－4
定价：33.00 元



前　言

胡真才

萧伯纳（1856—1950）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一生创作的剧本达五十余部。他是一个理想家和神秘主义者，他那充满道德热情的哲学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剧作之中。除此以外，他还是继斯威夫特（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之后最尖锐泼辣的小册子作家，英语中文笔最佳的音乐评论家，当代最好的剧评家，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出色演说家和论文作家，最多产的文学书简作家。萧伯纳一生不拘小节，无所畏忌（他曾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比莎士比亚高明的剧作家），始终以他高度活跃的机智和幽默保持着公众注目中心的地位，直到以九十四岁高龄离开人世。

萧伯纳出生在都柏林一个不景气的爱尔兰家庭，父亲为都柏林法院的公务员，却把家产挥霍殆尽，母亲为音乐教师。萧伯纳十五岁时入都柏林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书记员，后升任出纳。一八七六年，他移居伦敦，这期间，曾有好几年无事可做，写小说也不成功。但此时他在不列颠博物馆图书中心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使他从对现实的不满进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一八八四年，他加入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至八十年代末，萧伯纳开始以新闻写作为生，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艺评论，曾竭力推荐瓦格纳的音乐和易卜生的戏剧，猛烈批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1837—1901）舞台的虚伪和做作。一八九一年，在出版了重要文艺评论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之后，他决定放弃评论而写剧本，亲自开创戏剧的新风尚。他于一八九二年写成的抨击贫民窟房租剥削的《鳏夫的房产》，和一八九四年写成的揭示娼妓制度之社会根源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由此，他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爆发前的二十年里，萧伯纳创作的大量剧本，都是一些充满批评的机智风趣的喜剧。尽管公众对他的激进思想漠然置之，但他的这些剧本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大战期间，萧伯纳发表的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对他名望极为不利，但在一九一八年后的几年里创作的《伤心之家》(1919)、《千岁人》(1921）和《圣女贞德》(1923）仍标志了他事业的顶峰，从而扭转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的声誉。尤其是《圣女贞德》的上演，最终为他赢得了一九二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漫长而多产的文学生涯延续了七十年，仅剧本就有五十一个，本书选收的四个剧本，是其几类主要题材以及不同创作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取材于现实生活。华伦夫人出身贫苦，在操了皮肉生涯之后，由于经营有道，发展成为欧洲多个大妓院的老板。为了不让女儿薇薇重蹈覆辙，她以嫖资供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当薇薇最终了解到母亲的苦难经历后，她谅解了母亲的过去，但还是在经济上和母亲决裂，决心依靠自已的劳动独立生活。本剧描述了主人公人生哲学的形成和性格发展的全过程。这个曾饱受苦难的原本正直的女人，目睹无数从事诚实劳动的妇女濒于死亡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便对正直而遭受苦难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她的职业虽然卑鄙下贱，但却给她带来了财富和体面，因而她从不想放弃这种职业。她认为除了罪恶的行当外，没有别的什么可干，她要靠它发财，她要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并从中取利。剧作者以主人公的尖锐台词透视出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真正关系的内幕。

《匹克梅梁》(1912）是剧作家的一部最著名的喜剧作品。在此之前，作者已经创作并上演了二十八个剧本，虽然在戏剧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但却没有在观众中广为流行。直到这部喜剧上演，并被拍成电影、上了广播，他才真正作为喜剧大师赢得了观众的普遍接受与欢迎。“匹克梅梁”即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善雕刻，一次他雕刻了一个少女像，并且爱恋上了这个雕像，爱神受到感动，便给了雕像以生命，使他们二人结为夫妇。剧作家借用这个名字和典故以表示剧中语音学家息金斯和卖花女伊莉莎的关系。

息金斯对语音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一个偶然机会，他发现在菜市场卖花的穷姑娘伊莉莎有语言天赋，于是将她带回家中，调教并打扮成一个华丽、高贵而端庄的公爵夫人，让她在大使夫妇举行的晚宴和游园活动中大出风头而没有露出破绽来。然而，息金斯是个独身主义者，不可能与她结婚，而伊莉莎既成不了真正的公爵夫人，又不能再回菜市场卖花，遂被置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本剧的意义，除了其喜剧效果外，还在于它表现了剧作者的语音天才。萧伯纳是一位对英语语音有着特殊研究的剧作家，他善于通过人物的口音来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思想性格。在本剧中，他把鲜为人知的语音学知识及其重要性介绍给了广大观众。

《圣女贞德》(1923)是萧伯纳创作的唯一一部悲剧。贞德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青年女爱国者，笃信宗教，对王子查尔斯十分忠诚。她领导农民群众击退英军对奥尔良的围攻。但在贡比涅战争中，被勃艮第人所俘。她被卖给英国占领军后，交付教会法庭审判，诬为女巫，在卢昂广场处以火刑。贞德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英雄，一个被尊为圣人的传奇人物，众多著名作家都以贞德为主人公进行过创作。萧伯纳在阅读了所有关于描写贞德的著作之后，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形象。他着重突出了贞德的个人意志，赋予这个人物以现实意义。但他在强调个人意志时，也说明了个人能力的局限性，并且进而认为，人类害怕他们的圣贤和英雄，因此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圣女贞德》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富的作品，它对宗教信仰、妇女问题、社会形态乃至影响历史发展及个人命运的政治因素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讨论。贞德这个身着男装、不谈恋爱的新女性形象也为英国舞台增添了一个成功的现实主义人物。

《苹果车》(1929)是作者后期一部重要作品，剧名出自英国一句成语“打翻苹果车”，意思是挫败别人的诡计或阴谋。这是一部作者称之为“政治狂想曲”的政治闹剧。执政的工党首相卜罗塔斯与国王马格纳斯相较量，看谁是英国的真正统治者。卜罗塔斯和内阁大臣们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未经同意，国王不得发表讲话或授意报刊写文章，否则内阁便宣布解散。国王则声称退位，并要作为平民竞选下院议员，如果被选进国会，将组织一个政党，而那时他的刚继位的儿子很可能叫他组织内阁。首相意识到即使眼下取得权力，

将来也会败在国王手下，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最后通牒，一切恢复如旧。这个剧本旨在说明，统治集团内部各党派之间既争权夺利又妥协勾结，无非是要从国家的财富中为自己夺取更大的份额。因而无论是马格纳斯或卜罗塔斯当政，国家的实质都不会改变，因为他们也不过是被财阀操纵的傀儡而已。剧本明确指出，国家的实际政权掌握在垄断联合企业有限公司的手中。

在中国知识界，萧伯纳的确算得上一位外国文化名人。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其作品的翻译介绍却十分有限。他的五十多部剧作仅有十几部译成中文，其中最早的四部还是萧伯纳于三十年代初访问我国时掀起的“萧伯纳热”的产物；五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伯纳戏剧集》（三卷，共收剧本十一个）；八十年代中期，漓江出版社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形式出版了戏剧集《圣女贞德》，共收剧本六部，其中有两部重要剧本为新译。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在萧伯纳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的今天，我们谨推出剧作家的这四部独具特色的代表剧作，意在让中国读者先认识一下这位久违了的戏剧大师萧伯纳，从而为今后更多介绍他的作品打下一定的基础。

2006 年 5 月

目　　录

前　言 …………………………………………………… 胡真才/1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 潘家洵　译/1
匹克梅梁（1912）………………………………… 杨宪益　译/67
圣女贞德（1923）………………………………… 申慧辉　译/153
苹果车（1929）…………………………………… 老　舍　译/253

附录1：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 佩尔·哈尔施特龙/325
附录2：萧伯纳生平及创作年表 ……………………………… 330

华伦夫人的职业
(1894)

潘家洵　译

第一幕

[在塞吕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带茅屋的小花园。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见茅屋偏在花园的左角里。屋顶和门廊都是茅草铺盖的，门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门之外，整个花园都用栅栏圈起来。栅栏外头一片荒地顺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顶。几把折叠的帆布椅子靠在门廊里侧的长椅上。一辆女式自行车靠在窗外墙沿上。在门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床挂在两根柱子间。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伞，不让太阳照在吊床上。床上歪着个年轻女人，正在看书作笔记。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栅栏门。吊床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张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经的书和一沓稿纸。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转出来。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士，岁数至多是中年，风度有点像艺术家，身上服装不随俗，可是一点儿不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刮得挺干净，态度诚恳和蔼，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贴的样子。光亮的黑头发杂着几丝儿灰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胡子。他好像认不清道儿，从栅栏上头往里看，仔细打量这地方，看见了那年轻女人。

男　客　（脱帽）对不起，请问上哈因海地——上爱力森太太的家怎么走？

年轻女人　（眼睛从书上抬起来）这儿就是爱力森太太家。（说完这话又低头看书写字）

男　客　哦！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薇薇·华伦小姐？

年轻女人　（支着胳臂肘儿转身细瞧，毫不客气）是。

男　客　（气馁而和顺）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

［薇薇马上把手里的书往椅子上一扔，从吊床上跳下来。

男　客　哦，别让我打搅你，你躺着吧。

薇　薇　（大步跨过去，给他开栅栏门）请进，普瑞德先生。（他走进栅栏门）欢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劲一捏。她是英国中等社会中，聪明能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子的代表。年纪二十二岁。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装老老实实，可是式样并不难看。腰带上有一根链条，链条上挂着一串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把裁纸小刀）

普瑞德　谢谢你，华伦小姐。（她砰的一声使劲把栅栏门关上。他走到园子当中，活动活动手指头，因为刚才被她一捏有点发麻）你母亲来了没有？

薇　薇　（显然嗅出有人向她进攻，急速地）她要来吗？

普瑞德　（诧异）你不知道我们要来吗？

薇　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哎呀，是不是我记错了日子。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亲这么安排的：她从伦敦下乡，叫我从霍修来跟你见面。

薇　薇　（很不高兴）真的吗？哼！我母亲爱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过日子。要是我的事她预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张，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个猝不及防。她没来。

普瑞德　（局促不安）真对不起。

薇　薇　（摆脱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并且你来了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带来见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　（把心放下，高兴起来）哦，华伦小姐，谢谢你一片好意！

薇　薇　你愿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说话儿？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说是不是？

薇　薇　那么，我去给你搬张椅子来。（到门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　（跟过去）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　薇　（让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几把椅子不大好伺候。（走

到堆书的那张椅子边，把书都扔在吊床上，一甩手把椅子提过来）

普瑞德　（刚把帆布椅打开）哦，让我坐那张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　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用温和的命令口气叫他坐下，她觉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软弱的表现。可是他并不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们上车站去接你母亲，好不好？

薇　薇　（冷冰冰）为什么？她认识道儿。

普瑞德　（狼狈）嗯，嗯，她大概认识。（坐下）

薇　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像中的那么个人。我希望你愿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　（又高兴起来）谢谢，亲爱的华伦小姐，谢谢你。哎呀，我真高兴，你母亲没把你惯坏了！

薇　薇　什么叫惯坏了？

普瑞德　没把你惯得太拘谨、太守旧。华伦小姐，你要知道，我生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恨权威。权威会伤害亲骨肉之间的感情，甚至于会伤害母女的感情。从前我老担心，怕她用权威把你管教得过于拘谨，现在我知道并没有，才放下了心。

薇　薇　哦！难道我有什么放荡不羁的举动吗？

普瑞德　哦，没有，没有，至少不是传统的放荡不羁。（她点点头，坐下。他接着说下去，感情勃发）可是你说愿意跟我交朋友，真是太好了！你们这批现代女青年真是了不起——实在了不起！

薇　薇　（怀疑）唔？（仔细观察他的见识和性格，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年轻男女互相害怕，没有友谊，没有真情，只有从小说里学来的一套极其庸俗虚伪的讨好奉承。女人沉默！男人殷勤！心里说是，嘴里说非！苦死了脸皮薄的老实人。

薇　薇　不错，我想这真是白糟蹋时间——女人的时间糟蹋得更多。

普瑞德　哦，白糟蹋生命，白糟蹋一切东西。可是现在事情进步了。你知道不知道，自从你在剑桥大学得到那样优良的成绩之后——这种事我年轻时候没听见过——我老急着想跟你见面。

你考了甲等第三名，真是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考甲等第一名的人总是些空想的、头脑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们手里总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罢休。

薇　薇　这是不上算的事。为那么几个钱，下回我不干了。

普瑞德　（吃惊）为那么几个钱！

薇　薇　我是为了五十镑。

普瑞德　五十镑！

薇　薇　不错，五十镑。也许你不知道这事的底细。我在牛纳[①]的导师雷森夫人跟我母亲说，要是我肯认真参加数学考试，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当时报纸上登满了费利巴·塞墨斯的成绩超过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闻。不用说，你一定还记得。

普瑞德　（使劲摇头）!!!

薇　薇　不管你记得不记得，反正她的成绩确实非常好。我母亲觉得我也应像塞墨斯一样，她才高兴。我老实回答母亲，既然我将来不打算教书，就犯不上下这番苦功。可是我说，要是她答应给我五十金镑，我倒愿意争取考个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几句话也就答应了。没想到我的成绩竟超过了预料的等级。可是为了五十镑，下回我可不干了。二百镑还差不离。

普瑞德　（非常扫兴）天啊！这是个很实际的看法。

薇　薇　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不讲实际的人吗？

普瑞德　可是实际的看法是，不但应该考虑在这些荣誉上头花费的功夫，并且也应该考虑这些荣誉给你的修养。

薇　薇　修养！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数学试验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只是死啃，死啃，死啃，一天死啃六个到八个钟头的数学，此外什么也别干。人家以为我懂科学，其实除了科学里的数学，别的我什么也不懂。我会给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保险公司做计算的事情，可是我对于工程、电学、保险几乎一窍不通。我甚至连算术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数学、打网球、吃饭、睡觉、骑自行车、散步，我是个无知无识的野蛮人，我的无知无识的程度还超过一个没参加过数学考试的女人。

普瑞德　（起反感）好一个荒唐、恶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

---

① 牛纳是剑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我现在真觉得这种制度是要把妇女的一切美丽品质全给摧毁了。

薇　薇　我反对这制度，绝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告诉你，将来我还要利用它呢。

普瑞德　呸！怎么利用？

薇　薇　将来我要到伦敦法律事务所去做事，做些保险统计和财产让渡的工作。我借此学点法律，同时留意证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亲以为我到乡下来是为过假期，其实我是一个人来读法律的。我最不喜欢过假期。

普瑞德　我听了你这话有点寒心。难道你就不要生活里有些浪漫和美丽的东西吗？

薇　薇　老实告诉你，这两种东西我都不希罕。

普瑞德　不见得吧。

薇　薇　哦，真的，我不撒谎。我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得到报酬。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张舒服椅子里，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侦探小说。

普瑞德　（站起来，狠命否认）我不信。我是个艺术家，我不信你的话，我绝不相信。你说这话无非是因为你还没发现艺术可以给你开辟的新奇世界。

薇　薇　我已经发现了。去年五月间我到伦敦去，跟阿娜吕阿·富雷泽在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妈妈以为我们俩是在各处游览，其实我每天都在法院巷阿娜吕阿法律事务所里工作，给她做保险统计，像个小徒弟似的尽量帮她干活。到了晚上，我们抽抽烟，聊聊天，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从来不出门。我生平没过过那么快活的日子。我用赚来的钱付清了自己的一切开销，同时没缴任何手续费就参加了这个行业。

普瑞德　哎呀，天啊，华伦小姐，你这就算发现艺术了吗？

薇　薇　别忙。还没开头呢。有一次费慈约翰路有几个搞艺术的朋友邀我上她们那儿去，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在牛纳的同学。她们先带我参观国立美术馆——

普瑞德　（点头赞成）好！（坐下，松了口气）

薇　薇　（接着说下去）——再上歌剧院——

普瑞德　（越发满意）好！

薇　薇　——还到了一个音乐会，整晚演奏的都是贝多芬、瓦格纳

这批人的音乐[1]。无论给我多少钱，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第二回了。为了不好意思得罪朋友，我勉强敷衍到第三天，那时候我老实不客气告诉她们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跑回法院巷去了。现在你该明白我是怎么个时髦年轻女人了。你说像我这么个人能不能跟我母亲合得来？

普瑞德　（吃惊）我希望——嗯——

薇　薇　我不想听你的希望，我想听你的意见。

普瑞德　嗯，说老实话，恐怕你母亲不免会有点儿失望。要知道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我不是这意思。可是你这人跟她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薇　薇　她的什么？

普瑞德　她的理想。

薇　薇　你是不是说她理想中的我？

普瑞德　对了。

薇　薇　她理想中的我是怎么个样子？

普瑞德　华伦小姐，我想你一定看得出，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满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别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就可以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嗯——我想你大概知道——

薇　薇　别说大概不大概。我母亲的事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从小我就在英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在学校里，再不就是跟花钱雇来照管我的人在一块儿住。我一生都在外头寄宿。我母亲不是在布鲁塞尔[2]就是在维也纳[3]，从来不许我去看她。有时候她到英国来住几天，我才见着她。我也不抱怨，因为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人家待我都很好，钱也总够花。可是你别以为我知道我母亲什么事。我比你知道的少得多。

普瑞德　（非常局促不安）这么说起来——（把话咽住，不知该怎么说下去。随后勉强装出欢笑的样子）咱们说的都是些废话！不用说，你跟你母亲一定合得来。（站起来，瞧瞧外头的景致）你们这小地方真美！

薇　薇　（不理会）普瑞德先生，题目换得太快了。为什么我母亲

---

① 贝多芬（1770—1827）和瓦格纳（1813—1883）都是德国著名作曲家。

②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首都。

③ 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

的历史谈不得？

普瑞德　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便背着我老朋友跟她女儿谈她的历史，这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吗？等她来了，你有的是机会跟她细谈。

薇　薇　不，她也不愿意谈这件事。（站起来）我知道，你瞒着我不肯说，其中一定有道理。普瑞德先生，你就记着这一句话：我母亲知道了我在法院巷干的事，我们母女难免有一场恶战。

普瑞德　（发愁）恐怕难免。

薇　薇　在这场恶战里，我一定能得胜，因为我只要有一笔上伦敦的路费就行了，第二天我就去帮阿娜吕阿办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再说，我没什么要瞒人的事，可是我母亲好像倒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压她一下子。

普瑞德　（大吃一惊）哦，使不得！千万别这么办。

薇　薇　那么，你得把理由告诉我。

普瑞德　理由我实在不能告诉你。我求你慈悲一点儿吧。（她看他说得可怜，有点好笑）再说，我怕你太莽撞。你母亲生起气来是不容易对付的。

薇　薇　普瑞德先生，你吓唬不了我。在法院巷那一个月里，我曾经领教过一两个很像我母亲的女人。你放心，我准能打胜仗。可是，要是我因为情形隔膜做出了一些过火的举动，记着，你得负责任，因为你不肯跟我说老实话。现在咱们不谈这事了。（把自己的椅子，还像刚才似的，提起来使劲一甩，搬到吊床旁边）

普瑞德　（狠心一咬牙）我再说一句话，华伦小姐。我还是把实话告诉你吧。话真难出口，可是——

［华伦夫人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已经到了大门口。华伦夫人是个约莫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头上戴着一顶光彩夺目的帽子，一件颜色鲜艳的紧身罩衫，配着两只极时髦的袖子。看上去，她这人有点娇养任性，喜欢压人，并且非常俗气，可是整个儿说来，她是个容易接近、相当体面的老练女光棍。

［克罗夫是个结结实实的高个子，年纪五十左右，穿得很时髦，像年轻人一样。鼻音很重，说话声音有点嘶嘶沙沙的，

不像一个大个子的嗓门儿。脸上刮得挺干净，一张阔嘴巴，两只大扁耳朵，一根粗脖子。表面像个上等人，实质上是个城市商人、运动家、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

薇　薇　他们来了。（他们走进花园时候她迎上前去）妈，你好？普瑞德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半个钟头了。

华伦夫人　普瑞蒂[1]，要是你等了我半个钟头，那得埋怨你自己，我以为你总该想得到我坐的是三点十分的火车。薇薇，戴上帽子，宝贝，别让太阳晒坏了。哦，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是乔治·克罗夫爵士——这是我的小薇薇。

[克罗夫恭恭敬敬走到薇薇面前。她点点头，可是没有想跟他拉手的意思。

克罗夫　这位小姐我闻名已久，是我老朋友的千金，我可以跟你拉手吗？

薇　薇　（正在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随你的便。（她接着他那只亲亲热热递过来的手，使劲一捏，捏得他两眼齐睁，随后转过身去，问她母亲）你们是进去呢，还是我再搬两张椅子出来？（她走进门廊搬椅子）

华伦夫人　乔治，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克罗夫　（愁眉苦脸）她的手腕子劲头儿真不小。普瑞德，你跟她拉过手没有？

普瑞德　拉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克罗夫　但愿如此。（薇薇拿着两张椅子又出来了。他赶紧过去帮忙）我来，我来。

华伦夫人　（拿出做母亲的口气）宝贝，让乔治爵士帮你搬椅子！

薇　薇　（把两张椅子往他怀里一扔）拿去。（拍拍手上的土，转过来向华伦夫人）你喝茶不喝？

华伦夫人　（坐在普瑞德刚才坐的椅子上扇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　薇　我去张罗。（走进茅屋）

[乔治爵士到这时才好容易打开一张椅子，把它安放在华伦夫人左边。他把另外那张椅子扔到草地上，自己坐下，嘴咬着手杖把儿，垂头丧气，样子很可笑。普瑞德还是心神

---

[1] 普瑞蒂系普瑞德之昵称。

不定，在他们右边来回走动。

华伦夫人　（向普瑞德，眼睛瞧着克罗夫）普瑞蒂，你瞧他：他挺高兴，是不是？这三年里头他死缠着我，要我带他见见我这小女儿。现在我带他来见了，他又不好意思起来了。（干脆）喂！坐好！乔治！别把手杖叼在嘴里！（克罗夫勉强依从）

普瑞德　我觉得——要是你不见怪的话——最好咱们别再把她当小女孩子看待了。你看，她已经很了不起了。据我观察，我不敢说她一定不比咱们更老练。

华伦夫人　（觉得非常好笑）你听他说的是什么，乔治！比咱们都老练！哼，她用一套自吹自擂的话把你灌迷糊了吧。

普瑞德　可是年轻人最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

华伦夫人　是啊！这些年轻人真该好好儿教训教训。你少管闲事。普瑞德，我会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普瑞德一本正经把头一摇，背着两只手向花园后面走过去。华伦夫人假装好笑，可是她瞧着他的背影，自己脸上分明有些担心的神气。过了会儿，她低声向克罗夫）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副神气？

克罗夫　（不高兴）你怕普瑞德。

华伦夫人　你说什么！我怕普瑞德那家伙！哼，苍蝇都不会怕他。

克罗夫　你是怕他。

华伦夫人　（发脾气）少管闲事，别打算在我面前发你那臭脾气。反正我不怕你。要是你这么讨厌，你还是回家去吧。（一赌气站起来，转过脸去把背朝着他，不想正好跟普瑞德打了个照面）喂，普瑞德，刚才你说那句话，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你怕我欺负她。

普瑞德　哦，凯蒂[①]，你当我生气了吗？没有的事，别多心。可是有时候你没注意到的事儿我倒看出来了。虽然你从来不听我的话，可是事情过去之后，有时候你也承认不该不听我的话。

华伦夫人　现在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普瑞德　没什么别的，只是我觉得薇薇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凯蒂，你得竭力尊重她才是。

华伦夫人　（真吃一惊）尊重！尊重我自己的女儿！你还有什么话，

---

① 凯蒂是华伦夫人的名字。

请说！

薇　薇　（站在茅屋门口叫华伦夫人）妈妈，你上我屋里坐坐再喝茶，好不好？

华伦夫人　好，宝贝。（看着普瑞德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放声大笑，同时向门廊走去。在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她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下）别生气，普瑞蒂。（她跟着薇薇走进茅屋）

克罗夫　（偷偷地）喂，普瑞德。

普瑞德　什么事？

克罗夫　我想问你一句不很平常的话。

普瑞德　尽管问。（坐在华伦夫人的椅子上，靠近克罗夫）

克罗夫　对。要不然，她们在窗口也许听得见。我问你：凯蒂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女孩子的父亲是谁？

普瑞德　没说过。

克罗夫　你有没有猜想过是谁？

普瑞德　也没有。

克罗夫　（不信他的话）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她跟你说过什么，你也不肯告诉别人。可是往后咱们天天得跟这孩子见面，要是不知道她父亲是谁，未免有点别扭。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才好。

普瑞德　那有什么关系？她本人怎么样，咱们就怎么对待她。她父亲是谁，跟咱们什么相干？

克罗夫　（起疑）这么说，你知道她父亲是谁？

普瑞德　（有点生气）我刚说过不知道。你没听见吗？

克罗夫　喂，普瑞德。我求你特别帮个忙。要是你真知道的话——（普瑞德正要张嘴驳他）——我不过想说，要是你知道的话，你说了好让我对她放下心。不瞒你说，我已经有点儿着迷了。

普瑞德　（正言厉色）这话什么意思？

克罗夫　别着急，我没什么坏意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说不定我就是她爸爸。

普瑞德　你！没有的事！

克罗夫　（趁势追问）你准知道我不是吗？

普瑞德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地不知道。可是说正经的，克罗夫，这不成问题。她一点儿都不像你。

克罗夫　要说像不像，我也看不出她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她不见得是你的女儿吧？

普瑞德　（气得站起来）什么话，克罗夫！

克罗夫　用不着生气，普瑞德。两个通达世情的人谈谈这个没什么关系。

普瑞德　（用力把气压下去，沉静郑重地说）克罗夫，你听我说。（又坐下）我跟华伦夫人那一方面的生活没关系，一向没关系。她从来没跟我谈过那些事。当然我也从来不提。你应该体会到，一个美貌女子必须有几个跟她——唔，跟她不是有那种关系的男朋友。要是她跟谁都免不了闹那一套，那她长得漂亮就变成一桩苦事了。也许你跟凯蒂比我跟她亲密得多。这件事你尽可以亲自问问她。

克罗夫　我问的次数不少了。可是她拿定主意不许别人打听她女儿的事。要是说得出口的话，她恨不得说她女儿根本没有父亲。（站起来）普瑞德，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很不踏实。

普瑞德　（也站起来）也罢，反正你年纪够得上当她的爸爸，咱们不妨都把薇薇小姐当女儿看待，把她当作一个咱们应该保护和帮助的女孩子，你看怎么样？

克罗夫　（气势汹汹）要论年纪，我不见得比你大。

普瑞德　你确实比我大。你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我生下来是个小孩儿，一直没有成年人的自信心。（把椅子折起来，搬到门廊里）

华伦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蒂！乔治！喝茶—茶—茶！

克罗夫　（急忙）她叫咱们进去呢。（慌忙进去）

［普瑞德摇摇头，觉得事情不大妙，正在要跟着克罗夫进去的当口，忽然看见有个少年绅士在远处跟他打招呼。那少年刚走到荒地上，冲着栅栏门走过来。他模样长得挺漂亮，瞧着很顺眼，衣服很讲究，年纪刚过二十，是个华而不实的子弟，声音很好听，没有礼貌，可是不讨厌。手里拿着一支轻型连珠猎枪。

年轻绅士　喂！普瑞德！

普瑞德　哦，原来是富兰克·格阿德纳。（富兰克走进来，跟他亲热地拉手）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我跟父亲一块儿住着呢。

普瑞德　是不是那位神父？

富兰克　他是本地教区长。为了省开销，今年秋天我得跟家里的人住在一块儿。去年七月以后事情糟极了：这位神父得给我还债。因此他破产了，我也破产了。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认识这儿的主人吗？

普瑞德　认识。我下乡来瞧一位华伦小姐。

富兰克　（高兴）什么？你认识薇薇？这位姑娘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正在教她打枪呢。（把枪放下）她认识你，好极了，她应该认识你这样的人。（他笑了一笑，大声说，那好听的嗓音几乎高到像唱歌的调子）普瑞德，在这儿碰见你，好极了。

普瑞德　我是她母亲的老朋友。华伦夫人带我下乡见见她女儿。

富兰克　什么！她母亲也在这儿？

普瑞德　是，在屋里喝茶呢。

华伦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蒂—，点心凉了。

普瑞德　（大声回答）哎，华伦夫人，一会儿就来。我这儿刚碰见一个朋友。

华伦夫人　一个什么？

普瑞德　（声音更高一点）一个朋友。

华伦夫人　带他进来。

普瑞德　好吧。（向富兰克）你进去不进去？

富兰克　（疑疑惑惑，可是觉得很有意思）说话的是薇薇的母亲吗？

普瑞德　是。

富兰克　哎呀！真有意思！你看她会不会喜欢我？

普瑞德　管保你像平常一样受欢迎。进来试试。（一边说一边冲着茅屋走）

富兰克　等一等。（郑重其事）我要告诉你一件心事。

普瑞德　算了吧。无非又是像那回说的什么来喜酒店的女招待一类的无聊事儿。

富兰克　这件事比那个重要多了。你不是说你跟薇薇初次见面吗？

普瑞德　不错。

富兰克　（兴高采烈）那你猜不透她是怎么一个女孩子。那种性格！那种见识！再加上那份儿聪明！天啊，普瑞德，我敢说她真聪

明！还有——当然不用说了——她爱我。

克罗夫　（把头探出窗口）喂，普瑞德。你干吗呢？快进来！（把头缩进去）

富兰克　哎呀！这家伙在赛狗会上准能得奖，你说是不是？他是谁？

普瑞德　他是乔治·克罗夫爵士，华伦夫人的好朋友。咱们还是进去吧。

［他们正在朝着门廊走去的时候，栅栏门外有人喊了一声。两人站住脚步，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年纪相当大的牧师从栅栏上头往里探望。

牧　师　（大声）富兰克！

富兰克　（答应）哎！（向普瑞德）神父来了。（向牧师）是了，老头子，我就来。（向普瑞德）喂，普瑞德，你先进去喝茶吧。我马上就来。

普瑞德　很好。（走进茅屋）

［牧师站在门外，双手搭在门顶上。赛密尔·格阿德纳是一位有俸的国教教士，年纪过了五十，从外表看，他这人夸张虚伪，飞扬浮躁，自高自大。实际上，他是已经过时的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他小时候是个傻瓜，父亲把他塞给了教会；教会因为他父亲是一位施主，只好收留他。他架子十足，可是他的儿子和他的教徒都瞧不起他。

赛密尔牧师　喂，我问你，你这儿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富兰克　哎，老头子，没关系！进来。

赛密尔牧师　不行。我得问问明白这是谁的花园才进去。

富兰克　不要紧，这是华伦小姐的花园。

赛密尔牧师　她来了以后我还没看见她到过教堂。

富兰克　当然没有。她是剑桥大学考甲等第三名的学生。非常聪明。得的学位又比你高。她何必去听你讲道。

赛密尔牧师　别这么没规矩。

富兰克　哦，怕什么，没有人听见。进来。（开了栅栏门，连门带他父亲一齐拉进来）我想把你介绍给她。老头子，你还记得不记得去年七月你劝我的话？

赛密尔牧师　（正言厉色）记得。我劝你改掉懒惰和浮躁的两宗毛病，赶紧找个正经职业，自己过日子，别靠我吃饭。

富兰克　不对，那是你后来想起来的话。你当时说的是，既然我没有脑子又没有钱，不如借助我的漂亮脸子娶个又有脑子又有钱的老婆。喂，现在你看。华伦小姐有脑子，你不能不承认吧。

赛密尔牧师　不是有了脑子就万事俱备了。

富兰克　当然不是，她还要有钱——

赛密尔牧师　（厉声截住他的话）我没想到钱上头。我说的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譬如说，社会地位。

富兰克　那东西可不在我眼里。

赛密尔牧师　可是我很看重。

富兰克　咳，没有人叫你跟她结婚。反正她差不多也算得到了剑桥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看起来她的钱也够她花的。

赛密尔牧师　（气平了，带点儿玩笑口气）她的钱是不是够你花的，我可没把握。

富兰克　哦，我从来不那么乱花钱。我过日子一向规规矩矩。我不喝酒，我不大赌钱，我也不像你在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还那么成天喝酒胡闹。

赛密尔牧师　（虚张声势）住嘴。

富兰克　那回我对来喜酒店女招待着迷的时候，你亲口跟我说过，有一回你愿意给一个女人五十个金镑，把你写给她的一批信要回来——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嘘，嘘，嘘！富兰克，可了不得！（提心吊胆，四面张望。一看左右无人，又壮起胆子装腔作势，可是态度比刚才老实了些）那时候我怕你干出一辈子后悔的事情，为了免得你上当，所以我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谁知道你倒反咬我一口。你应该把你父亲做的错事当作前车之鉴，不应该拿它当自己的护身符。

富兰克　你听见过魏凌腾公爵的情书故事没有？

赛密尔牧师　没听见过。我也不想听。

富兰克　那位魏凌腾老公爵不像你似的愿意破费五十镑，他不是那等人。他干脆只有两句话："亲爱的杰妮，信尽管宣布，你自己倒霉！你亲爱的魏凌腾。"那时候你也应该这么办。

赛密尔牧师　（一副可怜相）富兰克，我的孩子，当初我写了那些信，我落到了那个女人的手心里。后来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你，

说也可怜！我又落到了你的手心里。那个女人不要我的钱，她只回答我两句话，那两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说："知识是权力，我决不出卖权力。"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她从来没使用过她的权力，也没给我添过一丝儿麻烦。如今你对待我还不如她客气，富兰克。

富兰克　不错！可是当时你对她也像现在你对我这么成天唠唠叨叨吗？

赛密尔牧师　（气得几乎要哭）好，我不管你。你这孩子没法儿治了。（转身走向栅栏门）

富兰克　（满不在乎）告诉他们我不回家喝茶了，老头子，乖乖儿的，肯不肯？（冲着茅屋走过去，正好碰见普瑞德和薇薇从屋里走出来）

薇　薇　（向富兰克）那是你父亲吗，富兰克？我很想见见他。

富兰克　行。（喊他父亲）老头子，有人找你说话。（牧师在门口转过身来，慌里慌张摸摸帽子。普瑞德穿过园子走到对面，满脸笑容，准备跟客人应酬寒暄）这是我父亲，这是薇薇小姐。

薇　薇　（走到牧师面前跟他拉手）格阿德纳先生，在这儿见面，真巧极了。（向茅屋喊叫）妈妈，出来。有人找你。

［华伦夫人刚走到门口，一见牧师，马上就愣住了。

薇　薇　（接着说下去）让我介绍——

华伦夫人　（过去一把抓住赛密尔牧师）哦，这不是赛姆·格阿德纳吗？当了牧师了！真想不到！赛姆。你不认识我们吗？这就是雄伟博大的乔治·克罗夫。你还记得我不记得？

赛密尔牧师　（满脸通红）我实在——唔——

华伦夫人　你当然记得。我手里还有你写的一沓子信呢，前天无意中还看见来着。

赛密尔牧师　（狼狈不堪）你是魏伐素小姐吧？

华伦夫人　（赶紧使劲低声矫正他）啸！胡说！我是华伦夫人。你没看见我女儿在那儿吗？

第二幕

［黄昏后，茅屋内。从里头往东看，不从外头往西看，那扇大格子窗——窗帘已经拉上了——现在是在茅屋前墙的正中，通门廊的门在窗子左边。左墙有一扇门通厨房。靠后一点，仍贴着左墙，有一只食器柜，上面有一支蜡和一盒火柴，富兰克的枪靠在旁边，枪筒贴着碗碟架。屋子当中有一张桌子，桌上点着一盏灯。窗户右边靠墙一张桌子上堆着薇薇的书籍文具。壁炉在右边，前面有一张高背长靠椅，壁炉里没有火。桌子左右各有一把椅子。

［茅屋门开着，可以看见外面星光灿烂的夜空。华伦夫人裹着向薇薇借的一件披肩从外面走进来，富兰克跟在她身后。他把便帽往窗座上一扔。华伦夫人走累了，她一边拔针摘帽子，一边嘘了口气，帽子摘下之后，她把别针插在帽顶上，把帽子搁在桌子上。

华伦夫人　哦。天啊！在乡下过日子，不知是走道儿受罪，还是没事在屋里憋着更受罪。要是这儿有威士忌苏打水的话，我现在倒很想喝一杯。

富兰克　说不定薇薇有。

华伦夫人　胡说！她那么个年轻女孩子哪儿有这些东西！不要紧，没关系。我不能想像她在这儿怎么过日子！我宁可住在维也纳。

富兰克　我陪你上维也纳。（他一边帮她卸披肩，一边温存地把她肩膀轻轻捻一下）

华伦夫人　哦！你陪我去？现在我才知道你活像你父亲。

富兰克　像我老头子？（把披肩挂在最靠近的椅子上，坐下）

华伦夫人　少打听。这种事你懂得什么？你还是个小孩子。（走到壁

炉旁边，离他远些，免得容易动心）

富兰克　跟我上维也纳去吧？那才有意思呢。

华伦夫人　谢谢。维也纳不是你去的地方——至少得等你年纪大点儿。（她对他点点头，加重这个劝告的语气。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可是眼睛里的笑意表明了他的虚假。她对他瞧瞧，又回到他身边）喂，小子（两手捧着他的脸，把脸托起来冲着她自己），因为像你父亲，所以我看透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看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别在我身上胡打主意。听见没有？

富兰克　（娇声求爱）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亲爱的华伦夫人，这是我们的家风。

［夫人假装要打他嘴巴，可是对他那仰着的漂亮笑脸瞅了会儿，情不自禁，到底跟他亲了个嘴，亲完了嘴，赶紧躲开，自己心里不耐烦。

华伦夫人　哎！我不该那么着。我这人不老实。没关系，亲爱的，这是妈妈疼孩子。你去跟薇薇亲热吧。

富兰克　我已经跟她亲热上了。

华伦夫人　（吃惊质问）什么！

富兰克　薇薇跟我是好朋友。

华伦夫人　这话什么意思？听着：我不准无赖子弟勾引我的女孩子。听见没有？我不准你胡闹。

富兰克　（满不在乎）亲爱的华伦夫人，别着急。我打的是正经主意，决不是胡闹，并且你那女孩子自己很会照管自己，她还不像她母亲那么要人照管。你知道，她长得不像你这么漂亮。

华伦夫人　（他这么大言不惭，她倒吃了一惊）哼，我看你的脸皮足有两寸厚。我不知道你这张厚脸皮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你父亲给你的。

克罗夫　（在花园里）大概是吉卜赛人吧？

赛密尔牧师　（答话）那些做扫帚的流浪人比他们坏得多。

华伦夫人　（向富兰克）嘘！记着！我警告过你了。

［克罗夫和赛密尔从花园里进来，牧师一边走一边接着谈话。

赛密尔牧师　温其斯脱巡回法庭上那件发假誓的案子才糟糕呢。

华伦夫人　怎么样？你们俩干什么呢？普瑞蒂和薇薇上哪儿去了？

克罗夫　（把帽子搁在长靠椅上，把手杖靠在壁炉犄角里）他们上山去了。我们俩到村子里去了一趟，我去喝了杯酒。（在长靠椅上坐下，把两只腿平放在座位上）

华伦夫人　哼，薇薇不应该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向富兰克）给你父亲搬把椅子，富兰克，你的规矩上哪儿去了？（富兰克跳起来，斯斯文文把自己坐的椅子让给父亲，然后从靠墙那边另外搬了一张，搁在桌边坐下，自己居中，父亲居右，华伦夫人居左）乔治，今儿晚上你打算住在哪儿？这儿你不能过夜。普瑞蒂打算怎么办？

克罗夫　格阿德纳留我过夜。

华伦夫人　哦，你自己固然不愁了！可是普瑞蒂怎么办呢？

克罗夫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住在客栈里。

华伦夫人　赛姆，你那儿有地方给他住吗？

赛密尔牧师　嗯——呃——你看，我是本地教区长，我不能自己做主。呃——普瑞德先生是什么社会身分？

华伦夫人　哦，他没问题，他是建筑师。你真是个老顽固，赛姆！

富兰克　对，没问题，老头子。在威尔士给公爵盖那座赛纳纹宫的就是他。你一定听说过。（向华伦夫人飞了个眼，斯斯文文对着他父亲）

赛密尔牧师　要是这样的话，好极了，我们愿意招待他。他大概认识公爵吧。

富兰克　哦，熟得很！咱们把他塞在乔菊娜从前住的那间屋子里。

华伦夫人　好，这件事算是决定了。现在只要那两个一回来，咱们就可以吃晚饭了。他们不应该天黑了还在外头呆着不回来。

克罗夫　（盛气相向）他们碍着你什么啦？

华伦夫人　不管碍着我碍不着我，反正我不喜欢这样子。

富兰克　别等他们了，华伦夫人。普瑞德能在外头多呆一会儿一定多呆一会儿。他从来没尝过夏天晚上跟我的薇薇在草坡上蹓跶是什么滋味儿。

克罗夫　（吃惊，挺直身子）哦，什么话！喂！

赛密尔牧师　（站起来，吓得丢了牧师架子，说话老实而有力）富兰克，干脆一句话，这事办不到。华伦夫人会告诉你：这事想都不必想。

克罗夫　当然。

富兰克　（温婉动人）真的吗，华伦夫人？

华伦夫人　（沉吟）赛姆，这话难说。要是我那女孩子想结婚，拦着她不许结婚也没有好处。

赛密尔牧师　（吃惊）可是怎么能跟他结婚！你的女儿跟我的儿子结婚！你想，那怎么行。

克罗夫　当然不行。别胡闹，凯蒂。

华伦夫人　（生气）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我女儿配不上你儿子？

赛密尔牧师　不是那个，华伦夫人，可是你知道里头有原因——

华伦夫人　（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是你知道，尽管告诉你儿子，告诉我女儿，再不就告诉听你讲道的教友。

赛密尔牧师　（毫无办法，倒在椅子里）你明知道我不能把原因告诉别人。可是要是我告诉我儿子其中有原因，他会信我的话。

富兰克　不错，爹爹，你儿子会信。可是你儿子听你讲了原因之后，他做事改过一回样儿没有？

克罗夫　你不能跟她结婚，话只有这么一句。（起身站在炉前砖台上，背冲着壁炉，紧皱着眉）

华伦夫人　（厉声质问）请问跟你什么相干？

富兰克　（用最好听的抒情调子）我也正要客客气气问他这句话。

克罗夫　（向华伦夫人）我想你大概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小、没有职业、没有钱养活她的男人吧。要是你不信我的话，问问赛姆。（向牧师）你还打算给他多少钱？

赛密尔牧师　一个大钱都不给了。他应得的祖产已经拿到手，去年七月花得干干净净了。

［华伦夫人把脸一沉。

克罗夫　（盯着瞧她）怎么样！我跟你说过了。（重新在长靠椅上坐下，又把两只腿搁起来，好像这事已经结束了）

富兰克　（哀诉）这太金钱主义了。难道华伦小姐结婚为的是钱？要是她跟我彼此相爱——

华伦夫人　谢谢。孩子，你的爱情是很不值钱的货色。要是你没钱养活老婆，那就没话可说了；你不用打算跟薇薇结婚。

富兰克　（觉得非常好笑）你怎么说，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我的意见跟华伦夫人一样。

富兰克　克罗夫老先生也发表过他的高见了。

克罗夫　（支着胳臂很生气地把身子转过来）听着，我不许你这么油腔滑调。

富兰克　（老实不客气）我本不愿意招你生气，克罗夫。可是刚才你大模大样冲我说话好像是我父亲一样。对不起，一个父亲就够受的了。

克罗夫　（瞧不起他）呸！（随即又把身子转过去）

富兰克　（站起来）华伦夫人，就是为了你，我也不能舍了我的薇薇。

华伦夫人　（咕哝）小流氓！

富兰克　（说下去）你一定想给她提别的亲事，所以我得赶紧先下手。

（他们都用眼睛瞪他，他倒文文雅雅朗诵起来了）。

不是怕自己的命运靠不住，
就是担心自己的长处算不得数，
所以他不敢泼出胆子试一试，
究竟是一战成功还是满盘输。

［他正在朗诵的时候茅屋门开了，薇薇和普瑞德走进屋子。他立刻打住。普瑞德把帽子搁在食器柜上。屋子里的人登时规矩起来。普瑞德走到壁炉旁边凑近克罗夫的时候，克罗夫把搁在椅子上的两只腿放下，正襟危坐起来。华伦夫人也不像刚才那么自在了，只好借着埋怨别人掩盖自己的局促心情。

华伦夫人　你们究竟上哪儿去了，薇薇？

薇　薇　（摘下帽子，随手往桌上一扔）上山去了。

华伦夫人　你不应该不告诉我一声就这么去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天又黑下来了！

薇　薇　（走到厨房门口，不睬她母亲）吃晚饭吧？（大家都站起来，只有华伦夫人不动身）里边恐怕太挤了。

华伦夫人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薇薇？

薇　薇　（文文静静）听见了，妈妈。（回到吃晚饭的困难问题上）咱们有几个人？（数）一，二，三，四，五，六。四个人先吃，两个人得等着，爱力森太太的刀叉只够四个人使的。

普瑞德　哦，我没关系。我——

薇　薇　普瑞德先生，你走了那么些路，肚子饿了，你应该马上就吃。我自己等一会儿不要紧。还得有一个人陪我等着。富兰克，你饿不饿？

富兰克　一点儿都不饿——简直不想吃东西。

华伦夫人　（向克罗夫）乔治，你也不饿。你也可以等一等。

克罗夫　哦，那就要命了，吃了茶点之后我还没吃过东西。赛姆是不是可以等一等？

富兰克　你想让我父亲挨饿吗？

赛密尔牧师　（含怒）不必费心，让我自己说。我很愿意等着。

薇　薇　（不许别人出主意）不必。两个人等着就够了。（开厨房门）格阿德纳先生，请你搀我母亲进去。（牧师过去搀着华伦夫人，一同走进厨房。普瑞德和克罗夫跟在后边。除了普瑞德，谁都不赞成这办法，可是没法子反对。薇薇站在门口，冲着里面瞧他们）那个墙角儿你挤得进去吗，普瑞德先生？那儿太窄了点儿。留神你的衣服，别擦着墙上的白粉，好了。大家都坐舒服了吧？

普瑞德　（在里面）很好，谢谢。

华伦夫人　（在里面）把门敞着别关，宝贝。（薇薇皱一皱眉，可是富兰克赶紧打招呼拦住她。悄悄走到茅屋门口，轻轻把门完全敞开）嗬，这股子风真厉害！你还是把门关上吧。

［薇薇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看见她母亲的帽子和披肩在屋里乱扔着，心里很腻烦，把东西齐齐整整搬到窗座上，在这当口富兰克轻轻又把茅屋门关上。

富兰克　（高兴）哈哈！把他们都打发开了。薇芬[1]，你看我父亲这人怎么样？

薇　薇　（心里有事，一本正经）我差不多没跟他谈过话。我不觉得他怎么能干。

富兰克　你要知道，其实这老头子心里不像外面看着那么傻。你知道，他是硬让家里塞进了教会，为了叫人看着像个牧师，他就装得比原来傻多了。其实我不太讨厌他。他这人居心不坏。你

---

① 薇芬系薇薇的昵称。

看你能跟他合得来吗?

薇　薇　(冷冰冰地)我觉得我将来过日子不大会跟他有什么相干,不但他,也许除了普瑞德,我跟母亲那伙子熟人也都不相干。(在长靠椅上坐下)你看我母亲这人怎么样?

富兰克　是不是说老实话?

薇　薇　对,说老实话。

富兰克　她这人很有意思,可是有点儿怪,你说是不是?要说那个克罗夫!哦,天啊,克罗夫!(他挨着她坐下)

薇　薇　那一伙子东西,富兰克!

富兰克　那一帮子家伙!

薇　薇　(非常瞧不起那班人)要是我知道将来我是那么个废物,一顿挨着一顿地混饭吃,没目的,没主见,没胆量,那我宁可割开一根血管,放血死掉,丝毫不踌躇。

富兰克　哦,你不会那样做。他们能够享福又何必操心吃苦呢?我倒羡慕他们运气好。我就是不赞成他们的样子。不像一回事,太懒散,懒散得厉害。

薇　薇　要是你不做事,将来到了克罗夫的年纪,你说你的样子能比他高明吗?

富兰克　那还用说。一定比他高明得多。薇芬,别教训人了,她的孩子已经管不好了。(想把她的脸捧在手里温存一下)

薇　薇　(一伸手把他两只手打下去)走开,今儿晚上薇芬不高兴逗她的孩子。(站起来,走到屋子那头去)

富兰克　好狠心!

薇　薇　(对他跺脚)正经点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富兰克　好。咱们谈谈学问吧。华伦小姐,你知道不知道,所有最先进的思想家都承认,现代文明的毛病,一半是出于年轻人爱情的饥饿。喂,我——

薇　薇　(截断他的话)你真讨厌。(开了里屋的门)你们有地方给富兰克没有?他在这儿抱怨挨饿呢。

华伦夫人　(在里面)当然有。(移动桌上东西的时候,刀叉杯盘叮当作响)来吧!我旁边有地方。进来,富兰克先生!

富兰克　薇芬的孩子将来要跟薇芬清算这笔账。(走进厨房)

华伦夫人　喂,薇薇。你也进来,孩子。你肚子一定也饿了。(从厨

房走出来，克罗夫跟在后面，恭恭敬敬拉着门，等薇薇走过去。薇薇走出去的时候根本没用正眼瞧他一下，他跟手把门关上）乔治，你一定没吃饱。你没吃什么东西。你怎么啦？

克罗夫　哦，我进去本来只要喝杯酒。（把两手往衣袋里一插，在屋里晃来晃去，心烦意躁，闷闷不乐）

华伦夫人　我倒喜欢吃东西。可是吃了点儿那种冷牛肉，酪干和莴苣，也就够了。（嘘了一口气，好像只半饱，在长靠椅上懒洋洋坐下）

克罗夫　你为什么这么抬举那只小狗儿？

华伦夫人　（立刻警惕起来）我问你，乔治，你在我那女孩子身上打什么主意？我一直在注意你用眼睛瞧她的神气。记着：我知道你这人，我也知道你那么瞧她是什么意思。

克罗夫　瞧瞧她难道有什么坏处？

华伦夫人　要是你有一点儿不规矩的行为落在我眼睛里，我会马上打发你回伦敦。在我看起来，我女儿的小拇指比你整个儿一条身子还名贵。（克罗夫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华伦夫人本想装出戏台上痴心母亲的面目压服他，不料没做到，脸一红，声音低了些）你放心，那只小狗跟你一样地吃不到嘴。

克罗夫　难道一个男人不许关心一个女孩子吗？

华伦夫人　像你这样的男人不许。

克罗夫　她多大年纪了？

华伦夫人　你不用管她多大年纪。

克罗夫　你为什么把她的岁数瞒得这么紧？

华伦夫人　因为我高兴。

克罗夫　我今年还没到五十，我的产业还跟从前一样多——

华伦夫人　（截住他的话）这是因为你又吝啬又卑鄙。

克罗夫　（接着说）并且一个准男爵[①]也不是天天都找得到的。像我这种身分的人谁都受不了你这么个丈母娘。她凭什么不嫁给我？

华伦夫人　嫁给你！

克罗夫　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我先死了，

---

① 准男爵比男爵次一级，是英国世袭爵位的最低级。

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的有钱小寡妇。这门亲事为什么做不得？刚才我在那边跟那傻瓜一块儿散步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在盘算这件事。

华伦夫人　（起反感）对，你心里就会盘算这种事。

［他站住不走了。两个人对瞧着：她直着眼盯他，一面鄙视他，一面暗暗地也有点儿怕他；他斜着眼瞟她，带着两道色迷迷的眼光和一张不正经的笑脸。

克罗夫　（看她毫不同情，登时慌张起来）喂，凯蒂，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你不用假装道学。我不再问你什么了，你也不必再回答什么了。我把我的全部产业指定留给她，在我结婚那天，你自己要多少钱，尽管说一个数目——只要在情理之中。

华伦夫人　乔治，你也像那些不中用的老家伙似的，落到这种地步了！

克罗夫　（恶狠狠）该死！

［她还没来得及还嘴，厨房门开了，外面已经可听见那几个人正在走出来的说话声音。克罗夫来不及把神定下来，只好慌忙走出茅屋。牧师在厨房门口出现。

赛密尔牧师　（四面张望）乔治爵士哪儿去了？

华伦夫人　上外头抽烟去了。（牧师从桌子上拿了帽子，走到壁炉旁边挨近华伦夫人。这当口，薇薇也进来了，后面跟着富兰克。他一进门就倒在一张最靠近门的椅子里，像是精疲力竭的样子。华伦夫人转过脸来，冲着薇薇说话，母亲的派头装得比平常更加勉强）宝贝，你晚饭吃饱了没有？

薇　薇　你知道，爱力森太太家里的晚饭还不就是这么回事。（转过去冲着富兰克，像逗孩子似的）富兰克，怪可怜的，是不是牛肉都没有了？你是不是只吃了面包、酪干、姜汁汽水，没吃别的？（忽然一本正经起来，好像今晚玩笑已经开够了）爱力森太太的黄油真要不得。我得下山上铺子里买点儿去。

富兰克　对，真该买点儿。

［薇薇走到写字桌前把买黄油的事记了一笔。普瑞德从厨房出来，一边走一边把刚才当饭巾用的手绢儿叠起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我的孩子，咱们该回家了。你母亲还不知道今晚咱们家有客人呢。

普瑞德　今晚我们要打搅了。

富兰克　（站起来）决没有的事，我母亲看见你准高兴。她是个真正又聪明又风雅的女人，她在这儿一年到头除了老头子见不着别人，你想她的日子过得多么闷的慌。（向父亲）爸爸，你这人不聪明，也不风雅，是不是？你马上陪着普瑞德回家，我在这儿待一会儿，陪陪华伦夫人。走过花园的时候顺便把克罗夫带走。他跟咱们家那只小哈叭狗做伴儿最合适。

普瑞德　（从食器柜上拿了帽子，走到富兰克身旁）跟我们一块儿走，富兰克。华伦夫人好久没看见薇薇小姐了，咱们搅了半天还没让她们一块儿说说话儿呢。

富兰克　（态度很柔和，对普瑞德表示一种异乎寻常的钦佩）当然。我忘了。谢谢你提醒我。你真是个有教养的人，普瑞蒂。你向来是这样。我一辈子佩服你。（起身要走，可是又在两个年长的人中间站住，一只手按在普瑞德肩膀上）哎，要是你能代替这没出息的老头儿当我的爸爸，那该多么好！（说话的当儿，他把另一只手按在父亲肩膀上）

赛密尔牧师　（发脾气）住嘴，少胡说！你不怕造孽吗！

华伦夫人　（大笑）你真该好好儿管管他，赛姆。明天见。喂，把帽子和手杖带给乔治，顺便代我祝他晚安。

赛密尔牧师　（接东西）明天见。（跟华伦夫人拉手。走过薇薇身边的时候也跟她拉手，说声再见。然后，对富兰克大声吆喝）快走！（走出去）

华伦夫人　再见，普瑞蒂。

普瑞德　再见，凯蒂。

［普瑞德和华伦夫人亲热地拉手，一同出去，她送到栅栏门口。

富兰克　（向薇薇）亲个嘴吧？

薇　薇　（狠狠地）不行。我讨厌你。（她从写字桌上拿了两本书和几张纸，过来在当中那张桌子靠近壁炉的那一边坐下）

富兰克　（扮个鬼脸）对不起。（走过去拿枪和帽子。华伦夫人回来了。他拉了她的手）明儿见，亲爱的华伦夫人。（他亲她的手。她把手夺回去，咬紧嘴唇，看样子八成儿想打他个嘴巴。他像皮猴儿似的笑着就跑，随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华伦夫人　（现在男人全都走了，她死心塌地准备挨过这苦恼的黄昏）你听见过谁像他那么叽叽呱呱、没结没完的？你说他是不是太招人讨厌？（在桌旁坐下）现在我想起来了，顺便嘱咐你一句，宝贝，往后你别再招惹他了。我已经看清楚他完全是一个没出息的东西。

薇　薇　（站起来走过去再拿几本书）我看也是。可怜的富兰克，我反正得丢开他。他虽然不足惜，我倒可怜他。我看克罗夫那家伙也不见得怎么有出息，你说是不是？（把刚拿过来的几本书使劲往桌子上一摔）

华伦夫人　（看着薇薇的冷淡态度心里烦恼）孩子，你懂得男人家什么事，就这么随便批评他们？你得准备着往后常跟乔治·克罗夫爵士见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薇　薇　（满不理会）为什么？（坐下，打开一本书）你以为咱们俩将来会常在一块儿吗？

华伦夫人　（瞪眼瞧她）那还用说——到你结婚咱们才分手。你又不再上学校了。

薇　薇　我的生活方式能合你的脾胃吗？恐怕不见得。

华伦夫人　你的生活方式。什么叫你的生活方式？

薇　薇　（用挂在腰带链条上的那把裁纸刀裁开一页书）妈妈，你难道真是从来没想到过，我跟别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华伦夫人　你胡说些什么？难道因为现在你在学校是个小小的大人物，你就要自己做主、不肯听话了？别胡闹，孩子。

薇　薇　（不计较）在这件事上头，妈妈，你只会说这两句话，别的再没有了吗？

华伦夫人　（先是发怔，跟着就发脾气）不准你这么一个劲儿追问我。（暴躁如雷）住嘴。（薇薇继续看书写字，不耽误时间，也不说话）哼，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哼，这还了得？（又抬眼瞧着薇薇，薇薇还是不睬她）我要你过什么日子，你就得过什么日子。不由你自己做主。（又一顿）自从你考了那个不知什么名堂的数学试验，我看你一直就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你以为我会由着你在我面前摆这臭架子，那你算是打错主意了：你心里越早明白一天越好。（低声咕哝）在这件事上头，我只会说这两句话！哼！（重新提高怒声）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跟谁说

话，小姐？

薇　薇　（把眼光从书上转向她母亲，并不抬头）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华伦夫人　（紧张地站起来）你这小鬼！

薇　薇　谁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的身分和我想干的职业。你的事儿我不清楚。请问，你要我跟你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在一块儿过什么生活？

华伦夫人　小心。我要干一件将来我——还有你——都会后悔的事情。

薇　薇　（冷静坚决地把那几本书往旁边一推）也罢，咱们把这问题先搁一搁，等你有胆量对付它的时候再说。（仔细打量她母亲）你得多走走路，打打网球，把身子搞好一点。你身子坏透了，今天上山时候，你每走二十码就得站住脚喘半天气，你的两只手腕子简直像两卷猪油。你瞧瞧我的。（把自己两只手腕伸出来）

华伦夫人　（毫无办法地瞧了她一会儿，抽抽噎噎哭起来）薇薇——

薇　薇　（一扭身从椅子上跳起来）请你别哭。什么都行，就是别哭。这么哭哭啼啼的我受不了。你要哭，我就出去。

华伦夫人　（一副可怜相）啊，宝贝，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难道我不是你母亲吗？

薇　薇　你是不是我母亲？

华伦夫人　（大惊）我是不是你母亲！哦，薇薇，你怎么问得出这句话！

薇　薇　你说你是我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说，你是我母亲，有权利管教我：有权利骂我是胡闹的孩子，有权利用大学女训导员不敢用的态度对我说话，有权利硬支配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权利硬逼我认识一个谁都知道是伦敦最下贱的高等游民、流氓畜生。在我拒绝你这些要求之前，我倒不妨打听打听，你究竟凭着什么身分对我提这些要求。

华伦夫人　（神志错乱，身子一软，跪倒在地）哦，别说了，别说了。我是你母亲，我敢赌咒。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

是我亲生女儿！你太没良心了。你得相信我。你说，你信我的话。

薇　薇　我父亲是谁？

华伦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嘴里问的是什么话。我不能告诉你。

薇　薇　（坚决）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利知道，你心里也很明白我有这权利。要是你不肯说，那也由你。可是要是你不说，明天早晨我就走，从此以后不再见你。

华伦夫人　你说这种话，我实在受不了。你不会离开我——也不能离开我。

薇　薇　（毫不留情）要是你不把实话告诉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踌躇。（心里一阵厌恶，身子抖起来）我怎么拿得稳，我的身体里一定没有那个废物畜生的肮脏血？

华伦夫人　哦，没有，没有。我敢赌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见过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

〔薇薇心里一亮，猛然间辨出了母亲这句话的滋味，马上用眼睛狠狠盯住她。

薇　薇　（慢吞吞）这一点你至少还拿得稳。哦！你意思是，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沉思）唔，我明白了。（华伦夫人两手捂着脸）别装腔作势，妈妈，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华伦夫人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苦苦地瞧着薇薇。薇薇掏出表来一看，说道）好，今儿晚上不必再谈了。明天你什么时候吃早餐？八点半你是不是嫌太早？

华伦夫人　（气极了）天啊，你是个什么女人？

薇　薇　（平心静气）我想，我是世界上数目最多的那种女人，要不然，世界上的事儿谁去办。起来（抓住她母亲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来）：定定神。这才对了。

华伦夫人　（抱怨）你对我太粗野了，薇薇。

薇　薇　胡说。该睡觉了吧？十点都过了。

华伦夫人　（气愤愤地）睡觉干吗？我睡得着吗？

薇　薇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睡得着。

华伦夫人　你！你这人没心肝。（说到这儿她露出了本来的语气——一个平常女人的方言——母亲的威势和架子全没有了，心里充满了一股强烈自信心和瞧不起人的劲儿）哦，我不能忍受，我

不能这么受屈。你凭什么自以为身分比我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给你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我小时候有什么机会？像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女儿，这么个自命不凡的假正经女人，别不害臊了！

薇　薇　（把肩膀一抬，坐下来，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她答复母亲的那段话刚才自己听着很有理，现在她母亲把声调一变、换了新口气，她觉得自己那一番话有点书呆气，甚至于有点道学气）你别以为我欺负你。刚才你用做母亲的传统权威向我进攻，我就用正经女人的传统优越身分护卫自己。老实告诉你，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不拿出你那一套来，我也不在你面前拿出我这一套。我绝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华伦夫人　我自己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听听她的话！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是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吗？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愿意上大学做上流女人吗？

薇　薇　谁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妈妈。一个顶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选择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牛纳校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爱好，在捡烂布和卖花儿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造。

华伦夫人　嗯，说说挺容易，一点儿不费劲，是不是？哼！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

薇　薇　好，说给我听听。你坐下好不好？

华伦夫人　嗯，我坐下。你别害怕。（拿过椅子使劲往地下一蹾，坐下。薇薇不由自主提了提神）你知道不知道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薇　薇　不知道。

华伦夫人　不错，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外婆自己说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铺子卖炸鱼，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们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错。我们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说他是个上等人，谁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

我们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们长得又矮又丑，黄瘦脸儿，是一对规规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许我们欺负她们，我们准会把她们给打个半死。她俩是一对正经人。可是做正经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诉你。她俩有一个在铅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挣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铅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没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说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军军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挣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顿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说做那么个正经人上算不上算？

薇　薇　（现在凝神屏息起来）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经人上算吗？

华伦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们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们看见了那些什么都不懂、哪儿都没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待了一阵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没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说利慈的结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铅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做了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饭馆里给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车站的酒吧间——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干四个钟头，吃他们的饭，一星期挣四个先令。在我说，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派因脱①威士忌。你猜那是谁？不是别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长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钱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钱。

薇　薇　（冷冷地）是利慈阿姨！

华伦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现在，她住在温其斯脱，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对不起，阔人开舞会的时候，她还负责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谢谢老天爷，利

① 派因脱是容量单位，等于一加仑的八分之一。

慈没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攒钱——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慌张，也不错过一个机会。那晚上她看见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说："小傻瓜，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脸子，给别人挣钱！"那时候利慈正在攒钱打算在布鲁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们两个人攒钱总比一个人攒得快。因此，她就借给我一笔钱，给我做本钱。慢慢儿我也攒了钱，先还清了她的账，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该那么做？我们在布鲁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真正高级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简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们养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受过我在饭馆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间、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愿意我在那些地方待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吗？

薇　薇　（这时候听得有滋有味了）不愿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攒钱，会经营，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伦夫人　不错，只要能攒钱。可是请问，一个女人干别的行当，攒得起什么钱？一星期挣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请问能不能攒钱？干脆办不到。不用说，要是你脸子不好看，只能挣那么点儿钱，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给报馆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们的本钱只是一张好脸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们的脸子做本钱，雇我们当女店员、女茶房、女招待，你说我们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饱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钱，自己不去发这笔财。这道理说不通。

薇　薇　你这话很有理——要是用做买卖的眼光看。

华伦夫人　不论用什么眼光看都有理。把一个正经女孩子带大了干什么？还不是去勾引有钱的男人、跟他结婚、从他的钱财上沾点实惠？好像事情做得对不对只在乎有没有结婚仪式！哼，这种假仁假义的把戏真叫人恶心！利慈和我还不是跟别人一样也得工作，也得攒钱，也得算计，要不然，我们也会穷得像有一批醉生梦死、自以为可以一辈子走红运的糊涂女人。（使劲）我最瞧不起那等女人，她们没骨头。要是女人有什么毛病让我瞧不起的话，那就是这种没骨头的毛病。

薇　薇　妈妈，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觉得女人有骨头就应该痛恨你那种挣钱的方式？

华伦夫人　那还用说。谁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挣钱，可是不喜欢也得干。当然，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女孩子，身体疲乏了，兴致懒散了，可是还得勉强敷衍一个看不上眼的男人——一个喝得半醉的混蛋——他跟女人纠缠的时候自以为很讨人喜欢，其实讨厌透顶，女人随便到手多少钱心里都不愿意。可是那些女孩子不能不敷衍这种臭男人，她们不能不忍气吞声，像医院护士对待病人那么耐心地对待他们。天知道，那个行当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喜欢干的，尽管一些正人君子谈起来，好像那是一件顶快活的事。

薇　薇　可是你觉得那个行当还是值得干，因为能挣钱。

华伦夫人　对于一个贫苦的女孩子说，当然值得干，要是她能不受引诱，脸长得好，行为端正，懂事明理，吃这碗饭比干别的强得多。我从前也常想，这种情形不合理。薇薇，女人不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我认定：这种情形不合理。可是不管合理不合理，事实这么明摆在眼前，女孩子应该挑顶上算的道儿走。当然，一个有身分的女人不值得干这个。你要是走这条路，你就是大傻瓜。当初我要是不走这条路，我也是大傻瓜。

薇　薇　（心里越来越感动）妈妈，要是今天咱们的光景像你以前那段苦日子，你是不是决不会劝我进滑铁卢酒吧间，也不劝我嫁工人，甚至于不劝我进工厂？

华伦夫人　（生气）当然不会。你把我当作怎么一等母亲看！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没有自尊心，女人还值什么钱？生命还值什么钱？为什么当初机会跟我一样好的女人现在穷得没饭吃，而我不但自己有饭吃，还有力量供给我女儿受高等教育？因为我有自尊心，自己拿得定主意。利慈在那大城市里有人尊敬她，也是为了这原因。要是当初我们信了那蠢牧师的鬼话，今天我们是什么光景？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好孩子，别信那些不通世情的人说的话，信了准倒霉。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儿：跟一个有钱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要是你的身分跟那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分远不

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结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问问伦敦上流社会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定也这么说，不过我对你照直说，她们对你绕着弯儿说，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

薇　薇　（听得出了神，眼睛盯着她母亲）好妈妈，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英国人谁都比不上你这么有魄力。你当真、你确实一点儿都不怀疑——一点儿都不——不害臊？

华伦夫人　不用说，宝贝，要面子才得害臊，女人应该要面子。女人心里不害臊，面子上也得装得很害臊。利慈时常埋怨我不该把实话冲口说出来。她常说，女人只要睁开眼，看看社会上摆着的现成事儿，心里自然就明白，用不着别人对她说什么。利慈可真是个道地的上流女人！她天生有那一副本事，我可总带着几分粗俗气。每回你把照片儿寄给我，我看你越长越像利慈了，心里挺痛快。你简直活像她那么个坚定大方的上流女人。可是口是心非的话我决不说。假仁假义有什么用？要是女人的日子是这么被人安排的，你硬说成是另外个样子又有什么好处？说老实话，我从来一点儿都不害臊。我反倒觉得应该很得意：我们把事情安排得很体面，没人抱怨过我们，那些女孩子在我们手里照顾得那么好。其中有几个日子过得挺舒服，一个嫁给了大使做太太。当然，现在我不敢再谈这些事了，人家爱说我们什么尽管说！（打哈欠）哎呀！我倒想睡了。（伸了个懒腰，痛痛快快发泄了一顿，周身挺舒畅，心平气和地准备睡觉）

薇　薇　现在该我睡不着觉了。（走到食器柜前，点上蜡烛，把灯吹灭，屋里马上就黑多了）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再关门。（推开茅屋门，看见满地银光）嘿！好夜景！（把窗帘拉开。一轮明月挂在布来克高原上，一片景致像浸在水里似的）

华伦夫人　（对着景致随便看一眼）不错，宝贝。可是小心别着凉得了重伤风。

薇　薇　（不服气）胡说。

华伦夫人　（诉冤屈）对！在你耳朵里，我的话句句是胡说。

薇　薇　（急忙转身冲着她母亲）不，绝不是这么回事，妈妈。今儿晚上我本打算占上风，现在完全让你占去了。咱们现在和和气气别再吵嘴了。

华伦夫人　（摇摇头，有点伤心）还是你占了上风。算了，算了，我也只好认输了。我跟利慈打交道，每回我都占下风。现在跟你打交道，恐怕我也得占下风。

薇　薇　算了，别提了。亲爱的妈妈，明天见。（搂着母亲）

华伦夫人　（一副宠爱怜惜的神气）我把你教养得不坏吧，宝贝？

薇　薇　不坏。

华伦夫人　那么，你肯不肯好好儿看待你的老娘？

薇　薇　我肯，妈妈。（亲母亲的嘴）明天见。

华伦夫人　（诚心祷告）给我的亲宝贝祝福！这是母亲的祝福！

［她搂着女儿，不由自主抬眼往上看，好像祈求上帝降福保护她。

第三幕

[第二天早晨，教区牧师住宅花园里。很好的太阳，天上没云彩。花园墙正中，有一扇五根横档的栅栏门，可以走马车。栅栏门旁边，在一根螺丝弹簧上挂着个门铃，铃儿连在外头一个拉手上。车道从园子正中穿过来，往左一拐，尽头是个沙石铺的小圆圈儿，正对着牧师住宅的门廊。栅栏门外可以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跟花园墙平行。公路那边，横着一长条草地和一片没遮拦的松林。住宅和车道中间的草地上，有一根修剪匀整的水松树，树荫底下有一条长椅子。对面，围着一道黄杨矮篱笆。草地上有一座日晷仪，旁边有一张铁椅子。日晷仪后头，有一条小路从黄杨篱笆里穿出来。

[富兰克坐在日晷仪旁边椅子上，日晷仪上摆着几份当天的报纸，他正在看"标准报"。他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红着眼睛，哆哆嗦嗦的，瞧着富兰克有几分担心。

富兰克　（看表）十一点半。牧师吃早餐的好时候！

赛密尔牧师　别开玩笑，富兰克。别开玩笑，我有点儿——呃——（打战）——

富兰克　精神不济了？

赛密尔牧师　（不承认这句话）不是。今天我不大舒服。你母亲呢？

富兰克　别着急，她不在这儿。带着贝西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车进城去了。她给你留下了好几句话。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精神听，还是等你吃过早餐再告诉你？

赛密尔牧师　我吃过早餐了。真怪，咱们家里住着客，你母亲怎么会进城。客人会觉得奇怪的。

富兰克　她也许想到了。可是要是克罗夫在这儿待下去，每天晚上你净跟他谈你年轻时候的荒唐事，谈到四点钟才睡觉，那么我母亲就该尽她做主妇的责任进城去买一桶威士忌和几百根吸管。

赛密尔牧师　我没觉得乔治爵士酒喝多了。

富兰克　昨晚你自己糊涂得觉不出来了，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你是不是说，我——？

富兰克　（静静地）我没见过一个有俸的牧师喝得像你那么糊涂的。昨天晚上你讲的自己那些故事实在不堪入耳，要不是母亲和普瑞德彼此那么投机，我看普瑞德未必肯在咱们家过夜。

赛密尔牧师　胡说。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我家做客，我不能不找点话跟他谈谈，他又只爱听一个题目。普瑞德先生上哪儿去了？

富兰克　他开着车送母亲和贝西上车站了。

赛密尔牧师　克罗夫起来没有？

富兰克　哦，早就起来了。他一点儿都不累，功夫比你深得多，也许一直在练习，从来没间断过。现在他上别处抽烟去了。

［富兰克接着又看报。牧师愁眉不展冲着栅栏门走过去，忽然又犹豫不决走回来。

赛密尔牧师　呃——富兰克。

富兰克　什么事？

赛密尔牧师　你看，昨天下午见了一次面，华伦夫人娘儿俩会不会还准备咱们邀她们上这儿来？

富兰克　已经邀过她们了。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什么！

富兰克　今天吃早餐时候，克罗夫告诉我们，说你叫他今天把华伦夫人和薇薇带到这儿来，还请她们在这儿住下。我母亲听了这句话才觉得非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车进城不可了。

赛密尔牧师　（急得没办法）我没邀她们上这儿来。我连想都没想到。

富兰克　（可怜他父亲）老头子，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自己嘴里说的是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

普瑞德　（从黄杨篱笆里穿进来）你们早。

赛密尔牧师　你早。对不起，我没陪你吃早餐。我有点儿——呃——

富兰克　慢性喉头炎，普瑞德。幸而不是老毛病。

普瑞德　（换题目）你的住宅周围景致很幽雅。真是幽雅极了。

赛密尔牧师　是的。普瑞德先生，要是你有兴致，富兰克可以陪你走一走。我要失陪一会儿。趁着我太太不在家，你们又各自有消遣，我要抓工夫把宣道稿子写出来。你不会见怪吧？

普瑞德　哪儿的话！跟我一点儿都不用客气。

赛密尔牧师　谢谢。我要——呃——呃——（一路结结巴巴地说着走到门廊边，钻进屋子不见了）

普瑞德　每星期要写一篇宣道词，真是怪事。

富兰克　要是他自己写，那才怪呢。他花钱雇人写。现在他喝汽水去了。

普瑞德　你对你父亲要有点规矩才好。只要你愿意，你是办得到的。

富兰克　普瑞德，你忘了我得跟老头子常住在一块儿。两个人常住在一块儿——不管他们是父子、夫妻，还是兄弟姐妹——要想保持做十分钟的客极容易装的假客气样子是做不到的事。老头子除了有许多居家过日子的好品质，还像绵羊那么没主意。像公驴那么爱吵架欺负人——

普瑞德　算了，算了，富兰克，别忘了他是你父亲。

富兰克　（站起来，扔下报纸）因为这个我也给他留几分地步。可是你想想，他会叫克罗夫把华伦夫人母女邀到这儿来！当时他一定喝得烂醉了。普瑞德，你知道，我母亲受不了华伦夫人那等人。一定得等华伦夫人回了伦敦，薇薇才能上这儿来。

普瑞德　你母亲并不知道华伦夫人的历史啊？（捡起报纸，坐下看报）

富兰克　我不知道。从她今天进城这事看起来，好像她知道。其实我母亲倒不像平常人那么瞧不起华伦夫人，她跟好些闹过乱子的女人来往得很亲热。可是那些女人都挺好。区别就在这上头。华伦夫人当然有长处，可是她说话行动很粗俗，我母亲简直受不了——所以——哦！（他喊这一声是因为他看见牧师慌慌张张又从屋里走出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华伦夫人带着女儿跟克罗夫从荒坡上走过来了。我从书房窗户里看见了。你说我该怎么替你母亲解释？

富兰克　套上帽子，走出去，对她们说：你欢迎她们；富兰克在花

园里；母亲带着贝西进城上亲戚家探病去了，抱歉得很，不能在家招待她们；再问问华伦夫人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有——还有——什么都可以说，就是别说实话，其余的事就听天由命了。

赛密尔牧师 可是回头怎么把她们打发走呢？

富兰克 现在顾不得想那个了。嗨！（跳进屋去）

赛密尔牧师 他这么莽撞。我简直拿他没办法，普瑞德先生。

富兰克 （拿着一顶牧师毡帽从屋里跳出来，把帽子往他父亲头上一扣）好了，快走！（把他父亲推出栅栏门）普瑞德和我在这儿等着，好像事先不知道。（牧师被他弄得昏头昏脑的，可是很听话，急急忙忙走出去）

富兰克 普瑞德，咱们好歹得想法子把老太太打发回伦敦。喂！说老实话，普瑞蒂，你愿意看见她们娘儿俩在一块儿吗？

普瑞德 唔，为什么不愿意？

富兰克 （咬牙）你看着一点儿都不肉麻吗？那个老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敢赌咒，薇薇跟她在一块儿——哼！

普瑞德 别说话。他们来了。

［牧师和克罗夫顺着公路走过来，华伦夫人母女跟在后面，样子很亲热。

富兰克 瞧！她真把胳臂搂着老太婆的腰。那是她的右胳臂，是她主动的。哎呀，她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哼！哼！现在你肉麻不肉麻？（牧师开了栅栏门，华伦夫人和薇薇擦身先进来，站在花园当中瞧房子。富兰克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笑嘻嘻向华伦夫人大声说）欢迎，欢迎，华伦夫人。这个教区牧师幽静古老的花园配你最合适。

华伦夫人 哪儿的话！乔治，你听见没有？他说我在教区牧师幽静古老的花园里样子很好看。

赛密尔牧师 （还拉着栅栏门等克罗夫。克罗夫慢吞吞走进来，无聊之极的样子）华伦夫人，你走到哪儿都好看。

富兰克 说得好，老头子！喂，大家听我说，咱们玩儿会儿再吃午饭。咱们先去看教堂。这是谁都得看的。那是一座真正十三世纪的老教堂，老头子很喜欢它，因为他募捐过一笔钱，六年前把教堂彻底重修了。普瑞德可以带你们看那些古迹。

普瑞德 （站起来）当然，要是重修之后还有古迹留下来的话。

赛密尔牧师　（对客人迷迷糊糊献殷勤）要是乔治爵士和华伦夫人愿意赏光，我真是荣幸之至！

华伦夫人　哦，走吧，看完算啦。

克罗夫　（转身向栅栏门走过去）我不反对。

赛密尔牧师　不走那条路。咱们走野地里穿过去，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从这儿绕出去。（带着大家走黄杨篱笆中间那条小路穿出去）

克罗夫　好吧。

［他和牧师先走。普瑞德和华伦夫人跟在后面。薇薇站着不动，脸上一副斩钉截铁的神气，一言不发，望着他们走远了。

富兰克　你不来吗？

薇　薇　不来。富兰克，我警告你一句话。刚才你说教区牧师花园那句话是在取笑我母亲。以后不准你这样。请你对待我母亲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地恭敬。

富兰克　我的好薇薇，她未必能体会：她不像我母亲，这两个人不能用一种待遇。可是我要问你，你怎么改了样儿啦？昨儿晚上咱们俩对你母亲和她那帮人的看法完全一样。今天我看你婆婆妈妈装腔作势，用胳臂搂着你母亲的腰。

薇　薇　（脸红）装腔作势！

富兰克　当时我有这感觉。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你做第二流的事。

薇　薇　（隐忍）不错，富兰克，我的态度有了改变，不过不见得是往坏处变。昨天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小道学先生。

富兰克　今天呢？

薇　薇　（闪缩了一下，马上又定神瞧他）今天我看我母亲比你看得清楚多了。

富兰克　没有的事！

薇　薇　这话怎么讲？

富兰克　道德极坏的人彼此都有一种气味相投的感觉，这是你所不能了解的。你个性太强。你母亲和我就有那种相同的气息，所以我了解她比你了解她更清楚。

薇　薇　这句话你说错了，你并不了解她。要是你知道了我母亲艰苦挣扎的境遇——

富兰克　（轻巧地把话接过来替她说完）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她是现在这么个人，是不是？其实那有什么区别？不管境遇不境遇，薇薇，反正你受不了你母亲的那一套。

薇　薇　（非常生气）为什么受不了？

富兰克　因为她是个老坏家伙，薇薇。往后要是你再当着我的面用胳臂搂她的腰，我立刻当场开枪打死我自己，表示抗议一桩我看不惯的事。

薇　薇　是不是我不丢下你，就得丢下我母亲，两个人里头只能挑一个？

富兰克　（温文尔雅）这么着，老太太要吃大亏了。薇薇，不管怎么样，你的着迷的小孩子反正得盯着你。可是他更关心的是不能让你把事情做错了。薇薇，你母亲这人没办法。她性格也许不错，可是是个坏东西，很坏的东西。

薇　薇　（生气）富兰克——！（他不让步。她转身走开，在松树底下长椅上坐下。竭力把火气压下去。接着她又说）是不是因为你说她是个坏东西，人人就都该不理她？难道她就不配活着吗？

富兰克　这你不必担心，薇薇，她不会没人理。（挨着她坐在长椅上）

薇　薇　大概你要我不理她，对不对？

富兰克　（小孩子似的，娇声媚气，偎倚温存）千万别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母女同居的小家庭一定搞不好，倒会拆散咱们的小团体。

薇　薇　（被他迷住了）什么小团体？

富兰克　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薇薇和小富兰克。（像个疲乏的孩子似的挨紧她）咱们去找点树叶子盖着吧。

薇　薇　（像保姆似的有节奏地摇晃他）手拉手儿，在树底下好好儿睡觉吧。

富兰克　聪明的小女孩儿带着她的傻男孩儿。

薇　薇　亲爱的小男孩儿带着他的蠢女孩儿。

富兰克　那么清静，摆脱了男孩儿的无用的父亲和女孩儿的靠不住的——

薇　薇　（用自己的胸脯把底下那两个字压住）嘘—嘘—嘘—嘘！女孩儿不愿意想起她母亲。（他们半晌不做声，互相摇晃。过了

会儿，薇薇忽然跳起来，嚷道）咱们真是一对傻子！起来。哎呀，看你的头发！（用手给他理头发）我不知道，旁边没人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像小孩子这么玩儿。我小时候不这么玩儿。

富兰克　我也不。你是我第一个一块儿玩儿的伴儿。（抓了她的手想接吻，可是先四面望望有人没有。不料他一眼看见克罗夫从黄杨篱笆里走出来）嗤，倒霉！

薇　薇　为什么倒霉，亲爱的？

富兰克　（低声）嘘！克罗夫那畜生来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挪得离她远一点）

克罗夫　薇薇小姐，我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薇　薇　当然行。

克罗夫　（向富兰克）对不起，格阿德纳。他们在教堂里等你，要是你愿意去的话。

富兰克　什么都可以遵命，克罗夫——除了上教堂。薇芬，万一你有事叫我，打栅栏门的铃。（怡然自得进屋去了）

克罗夫　（用一副狡猾的神气把他送走了，然后装出自以为跟薇薇有特别交情的态度跟她说话）他倒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薇薇小姐。可惜他没有钱，是不是？

薇　薇　为什么可惜？

克罗夫　你想，叫他怎么办？没职业。没产业。他有什么长处？

薇　薇　我知道他的不如人的地方，乔治爵士。

克罗夫　（心事让别人猜得这么透，有点吃惊）噢，我不是说那个。可是咱们既然活在世界上，就得活下去；钱究竟是钱。（薇薇不理他）天气很好，是不是？

薇　薇　（看他这么勉强找话说，禁不住露出鄙视他的神气）很好。

克罗夫　（带着一股粗俗的兴致，好像他挺赏识她有胆量）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个。（挨着她坐下）听我告诉你，薇薇小姐。我自己知道不是年轻女人的意中人。

薇　薇　真的吗，乔治爵士？

克罗夫　真的，并且，说老实话，我也不想做。可是我这人说一句话算一句；用情从来不做假；心里喜欢的东西肯花现钱买。我就是这么一类人。

薇　薇　这一点非常叫人佩服。

克罗夫　哦，我不是要夸奖自己。我有我的缺点，在这上头没人比我更清楚。我知道自己并不十全十美：这是中年人所具有的优点之一。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自己知道。可是我的信条非常简单，并且我觉得不坏。就是：男人对男人要诚实，男人对女人要忠实。我不信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口头禅，我只信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整个儿讲起来是在往好处走。

薇　薇　（挖苦他）“有一种力量，但不是咱们自己，正在向着正义的方向走。”是不是？

克罗夫　（信以为真）对，对。当然不是咱们自己。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谈谈实际事务。你也许觉得我乱糟蹋钱。其实我并没糟蹋钱。我现在比当初刚得产业的时候更有钱。我运用处世的经验把资本投在别人不注意的事业上；不论我在别的方面怎么样，从金钱方面说，我是个牢靠的人。

薇　薇　承你把这些事告诉我，非常感激。

克罗夫　噢，薇薇小姐，你不必假装不懂我这番话。我想找一位爵士夫人一块儿过日子。大概你觉得我说话太直了，是不是？

薇　薇　一点儿都不。我很感激你这么直截了当，实事求是。你说的金钱、地位、爵士夫人，种种东西我一概心领。可是，请你别见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愿意。（站起身来，走到日晷仪旁边，为的是不挨得他太近）

克罗夫　（一点都不扫兴，反倒占了她让出来的地位，自己坐坐舒服，好像事先碰几个钉子是求婚必不可免的照例文章）我并不急。我不过把话先告诉你，免得小格阿德纳对你施展诡计。这事暂时搁起来不谈。

薇　薇　（不客气）我拿定主意不答应。我决不后悔。

［克罗夫满不在乎。他咧着嘴笑。身子向前，两肘支在膝盖上，一边用手杖在草里戳弄一条倒霉的小虫子，一边很不老实地乜着眼瞧她。她不耐烦地回避他。

克罗夫　我岁数比你大得多。大二十五岁，一世纪的四分之一。我不会永远活下去。我一定想法子让你在我死后过好日子。

薇　薇　那也打不动我的心，乔治爵士。我看你还不如把心死了吧！我决不会变主意。

克罗夫　（站起来，把一朵野菊花又戳了一下，走近她）没关系。

我本可以告诉你几件事，叫你马上变主意。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办，因为我要用真情换你的心。我是你母亲的好朋友：你问问她我究竟是不是。要不亏我又出主意又帮助她，更不用提我给她垫的钱，她绝没有力量供给你的教育费。没有几个男人肯像我这么帮她的忙。我前后放进去的资本至少有四万镑。

薇　薇　（瞪着眼瞧他）你是不是说，你跟我母亲合伙做买卖？

克罗夫　正是。你想，要是咱们做了一家人，不必让外人知道这档子事，就可以省掉多少麻烦去解释。问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把她这些事一五一十都讲给生人听？

薇　薇　我觉得这里头没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买卖已经歇手不干了，款子也都存起来了。

克罗夫　（突然站住，诧异）歇手不干了！最坏的年头儿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的好买卖歇手不干！不会吧。这话谁告诉你的？

薇　薇　（气得脸发白）你是不是说，现在还在——？（突然把话咽住，手撑着日晷仪，接着赶紧就在旁边那张铁椅子上坐下）你说的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说老实话，运行买卖，照着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身分说——要是你答应了我，也就是咱们的身分——不能算很上等。我并不是说，这行买卖有什么告诉不得人的地方，不，千万别误会。不用说，只要看你母亲也有份儿，你就知道准是个规规矩矩的正经买卖。我认识你母亲不少年了，我敢担保，她宁可砍掉两只手，也不愿意干不正经的事。要是你愿意听，我把底细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旅行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找一家真正舒服的私人旅馆①多么不容易。

薇　薇　（厌恶，别过脸去不看他）嗯，说下去。

克罗夫　话都在这儿了。你母亲经营这种事是一把天生的好手。我们在布鲁塞尔有两处，俄斯坦②有一处，维也纳有一处，布达佩斯有两处。当然，除了我们，别人也有股份，不过大部分资本是我们的，你母亲是个缺少不得的总经理。你大概也注意到她常年东奔西跑的。可是在上等社会里不能谈这些事。只要你一提旅馆两个字，人人就说你开酒店。难道你愿意别人说你母

① 这里说的私人旅馆只有熟人或是经过介绍的人才可以住。
② 俄斯坦是比利时西部滨海的一个休养和游览的地方。

亲这种话？所以我们老是瞒着不肯说。这话你可别告诉人。既然这事一向瞒着人，还是瞒下去的好。

薇　薇　这就是你邀我入伙的那宗买卖？

克罗夫　哦，不。我的老婆不用在买卖上操心。将来你跟这买卖的关系不会比你一向跟它的关系更密切。

薇　薇　我一向？这话什么意思？

克罗夫　我只是说，你一向靠着这买卖过日子。你念书的学费，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头来的。别瞧不起做买卖，薇薇小姐，要是没有人做买卖，你们的牛纳和格登[1]怎么办得下去？

薇　薇　（站起来，几乎忍耐不住）小心点。我知道那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吃惊，想骂没骂出来）谁告诉你的？

薇　薇　你的伙伴。我的母亲。

克罗夫　（气得脸发紫）那个老——

薇　薇　一点不错。

［他把老字底下那个字咽住了，站在那儿气得对自己狠命发火。但他知道他应该对她采取同情的态度。他假装因为关怀她而大发脾气，以遮掩自己的心事。

克罗夫　你母亲应该多替你想想。我决不肯把这种事告诉你。

薇　薇　我想，要是咱们结了婚，你也许会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件可以制伏我的很方便的武器。

克罗夫　（样子很诚恳）我从来没有这种打算。我敢用人格担保。

［薇薇仔细打量他。她听他硬给自己这么无聊地辩护，心里越发冷静坚决。她答话时候脸上很安详，带着一副鄙视他的样子。

薇　薇　反正没关系。我想你大概也明白，今天咱们在这儿分了手，以后就断绝往来了。

克罗夫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帮过你母亲的忙？

薇　薇　我母亲当年是个极穷苦的女人，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行当。你是个有钱的上流人，为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也干那行当。你是个极常见的坏蛋。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克罗夫　（瞪了一眼，一点都不生气，觉得现在这么打开窗户说亮

---

① 格登和牛纳一样，也是剑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话倒比刚才彼此装模作样、客客气气舒服得多）哈哈！哈哈！小姑娘，有话尽管说下去：我不生气，听着怪有趣儿。为什么我那么投资不应该？我跟别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肮脏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表兄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会有几家租户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绝交。你还记得不记得牛纳女子学院的克罗夫助学金？那就是我那当国会议员的哥哥捐助的。他开着一家工厂，年息百分之二十二，厂里六百个女工，挣的工钱没有一个够吃饭的。家里也没人津贴她们，你猜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问你母亲就知道。别人都挺乖巧地拼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钱，你要我把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是这么拿道德标准选择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绝关系，要不然就趁早儿离开英国。

薇　薇　（良心难受）你还不妨说，我从来没问过自己花的钱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坏。

克罗夫　（大为放心）当然，并且也不算一桩坏事！究竟有什么不好？（打趣地）现在你不说我是坏蛋了吧？

薇　薇　我分享过你的利益。并且刚才我还不客气地把我对你的看法也告诉你了。

克罗夫　（诚意亲热）是的。以后你不会再把我当作坏人了；我并不想假充什么才智之士，可是我富于正义情感。克罗夫家的人的特点就是生来痛恨一切下流事物，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跟我表示同情。薇薇小姐，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像那些怨天尤人的人说得那么坏。只要你不在众人面前明目张胆做，大家决不戳穿你的纸老虎。谁想戳穿别人的纸老虎谁马上就倒霉。人人猜得出的事最容易守秘密。在我可以给你介绍的社会里，无论男女都不会那么没分寸谈论我的或是你母亲的买卖。别人决不能给你找一个更安稳的地位。

薇　薇　（仔细打量他）你大概真以为跟我越说越投机了吧。

克罗夫　嗯，我可以夸句口，你现在对我的看法比开头好多了。

薇　薇　（静静地）现在我觉得你这人几乎值不得放在我心上。我一想起社会能容忍你这种人，我一想起法律会保护你这种人！

我一想起在你和我母亲的手里，十个女孩子倒有九个活倒霉！哼，那个下贱无耻的女人和给她撑腰的流氓资本家——

克罗夫　（脸色发青）该死！

薇　薇　你用不着这么骂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真该死。

［薇薇拨开栅栏的插销，想开门走出去。他跟过去，用手使劲按着栅栏第一道横杆，不许她开门。

克罗夫　（气得直喘）你这么对待我，难道我能饶过你吗，你这小魔鬼？

薇　薇　（不在乎）安静点。铃一响，就会有人来。

［她一步不退后，用手背去打铃，当啷啷一声响，他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紧跟着铃响，富兰克带着枪就在门廊里出现。

富兰克　（高高兴兴，客客气气）薇薇，你是不是要枪？还是我替你打？

薇　薇　富兰克，你是不是在那儿偷听？

富兰克　（走进花园）我只是在听有没有铃声，为的是免得你多等。克罗夫，我觉得我早把你这人看透了。

克罗夫　我恨不得把枪夺过来，在你脑袋上把它打成两截儿。

富兰克　（轻轻地一步一步逼近他）这可使不得。我弄武器一向很粗心，准得闹大乱子，害我让验尸陪审委员骂一顿！说我不小心。

薇　薇　把枪搁下，富兰克，完全用不着。

富兰克　不错，薇薇，设一个陷阱捉活的，显得更大方。（克罗夫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做出要动手的样子）克罗夫，我这枪膛里有十五颗子弹。隔着这么远近，打你这么大的东西，我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克罗夫　哦，你别害怕，我不碰你。

富兰克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真大方！谢谢你。

克罗夫　在我走之前，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俩既然这么亲热，这句话也许有用处。富兰克先生，我给你介绍你的同父姐姐、赛密尔·格阿德纳牧师的大女儿。薇薇小姐，这是你的同父弟弟。再见。（出了栅栏门顺着公路走）

富兰克　（愣了会儿，举起枪来）薇薇，你要在验尸官面前给我作

证，这是误杀。（举枪瞄准克罗夫那越走越远的身影。她把枪口抓过来，贴紧自己胸脯）

薇　薇　放吧。现在你放吧。

富兰克　（赶紧松开自己的手）撒手！小心！（她把手一撒。枪掉在草地上）哦，你把你的孩子吓死啦。要是枪走了火，怎么办！嘿！（倒在椅子上，精神颓唐）

薇　薇　要是枪走了火，你焉知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使我精神上反倒轻松些？

富兰克　（安慰她）别放在心上，好薇薇。记着：即使我用枪吓得那家伙生平第一次说了一句真话，那也无非使咱们真做了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伸出两只胳臂想搂她）来吧，再让树叶子把咱们盖起来。

薇　薇　（一声喊叫，表示反感）哦，使不得，使不得！我肉都麻了。

富兰克　啊，这是怎么回事？

薇　薇　再见。（冲着栅栏门走过去）

富兰克　（跳起来）喂！站住！薇薇！薇薇！（她在栅栏门口转过身来）你上哪儿去？我们上什么地方找你去？

薇　薇　法院巷六十七号，阿娜吕阿·富雷泽法律事务所，往后我一辈子都在那儿了。（朝着和克罗夫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富兰克　喂——忙什么——真讨厌！（顺着她的方向追上去）

第四幕

[法院巷阿娜吕阿·富雷泽法律事务所。新石大楼最高二层楼上的一间办公室。涂色的墙上有一扇厚玻璃窗。屋里装着电灯，有一只新式火炉。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林肯法学协会的许多烟囱和西方一片天空。屋子当中一张双人写字桌，桌上一盒雪茄，几只烟灰缸和一盏可以移动的电灯被整堆的书籍纸张几乎盖得看不见了。这张写字桌底下有可以容膝的窟窿，左右各有几把椅子。贴墙，靠近一扇通里屋的门，摆着一张书记用的写字桌，整整齐齐，桌盖关得严严的，前面有一张高凳。对面墙上是通公共走廊的门。门的上半截是毛玻璃，外面用黑字写着："富雷泽—华伦"。一架呢子屏风把这扇门和玻璃窗之间的屋角遮住。

[富兰克穿着一身浅色时髦衣服，手里拿着手杖、手套、白帽子，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有人在外头拿着钥匙想开门。

富兰克　（喊）进来。门没锁着。

[薇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大衣，走进屋来，站住脚步，用眼瞪他。

薇　薇　（厉声）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等着见你呢。我等了好几个钟头了。你就在这儿办公吗？（把帽子手杖搁在桌上，一纵身蹲在书记坐的高凳上，眼睛盯着她，脸上一副轻佻顽皮、非常轻浮的神气）

薇　薇　我刚出去了二十分钟喝了杯茶。（把帽子大衣脱下来，挂在屏风后面）你怎么进来的？

富兰克　我来的时候这儿办公的人还没下班。那个书记上泼利姆洛

士打板球去了。你为什么不雇个女职员，给女人一个机会？

薇　薇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富兰克　（从高凳上跳下来，走近她）薇薇，星期六这半天假，咱们也像那些职员似的找个地方玩儿一下子。咱们先上吕齐门[①]，再上游艺场，末了儿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你看好不好？

薇　薇　花不起那么些钱。我还得干六个钟点活才睡觉。

富兰克　花不起？咱们怎么花不起？哈哈！你瞧。（掏出一把金镑，在手里颠弄得叮当作响）金镑，薇薇，金镑！

薇　薇　什么地方弄来的？

富兰克　赌钱赢的，薇薇。我打扑克赢的。

薇　薇　呸！比偷人家的还下流。哼，我才不去呢。（在写字桌前坐下，背朝着玻璃门，动手翻阅文件）

富兰克　（苦苦央告）好薇薇，我一心想跟你正正经经说几句话。

薇　薇　好。坐在阿娜吕阿的椅子上说吧，喝过茶聊十分钟倒使得。（他嘴里嘟哝）嘟哝也没用。我这人没商量。把雪茄烟盒递给我。

富兰克　（把那盒烟往她这边一推）女人的坏习惯。正经男人都不抽了。

薇　薇　不错，他们讨厌办公室的气味，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抽烟。明白吗！（打开烟盒，拿了一支烟，自己点上。预备递给他一支，可是他皱着眉，摇摇头。她把身子移动了一下，坐得舒舒服服的，一边抽烟）说吧。

富兰克　我想听听你干了些什么——你的事是怎么安排的。

薇　薇　我来到这儿二十分钟之内，就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今年阿娜吕阿事情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正要找我，邀我合伙，恰好我就来了，我跟她说我一个钱都没有。我就马上接手办事，打发她去休息两个星期。我走了之后海西尔米那边有什么事没有？

富兰克　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他们你有要紧事上伦敦去了。

薇　薇　哦？

富兰克　不是他们慌得无话可说，就是克罗夫事先告诉了你母亲。

---

① 吕齐门是伦敦郊外的一个游览区。

反正你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克罗夫也不做声。只有普瑞蒂愣了一愣。喝完茶，他们站起来就走，以后我就没看见他们了。

薇　薇　（静静地点点头，一只眼睛瞧着小烟圈儿）很好。

富兰克　（四面瞧瞧，不以为然）你打算老在这倒霉地方呆下去吗？

薇　薇　（使劲把烟圈儿吹散，身子坐直）是的。你看，回来了才两天，我力气也恢复了，精神也安静了。这辈子我再也不休假了。

富兰克　（扮个大鬼脸）嘻嘻！我看你挺快活。并且身子也挺结实。

薇　薇　（冷冰冰）这样子对我挺合适。

富兰克　（站起来）薇薇，今天咱们一定得把话说明白。那天咱们分手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大疙瘩。（坐在桌子上，靠近她）

薇　薇　（放下烟）好，把它解开吧。

富兰克　你还记得不记得克罗夫说的话？

薇　薇　记得。

富兰克　他揭露的那件事好像把咱们彼此的感情完全改变了，把咱们的关系变成姐妹兄弟了。

薇　薇　不错。

富兰克　你有过兄弟没有？

薇　薇　没有。

富兰克　这么说，你不懂得做姐妹兄弟是什么滋味儿。我的姐妹可不少，做兄弟的情感我很熟悉。可是我对你的情感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跟那些女孩子各走各的路，我干我的，她们干她们的。我们永远不见面，彼此都不在乎。这就是姐妹兄弟。可是你呢，我一星期不看见你，心里就不舒服。这就不是姐妹兄弟了。克罗夫揭露那件事之前一个钟头，我心里正是那么个滋味儿。干脆一句话，亲爱的薇薇，这就是恋爱的青春梦。

薇　薇　（尖刻）这就是当年引诱你父亲在我母亲身上着迷的那股滋味，是不是？

富兰克　（听了这话，大起反感，从桌上跳下来）薇薇，我坚决反对把我的情感跟赛密尔牧师心里那一套作比较，我尤其反对把你比你母亲。（又跳上桌子）再说，我不信那件事。我追问过我父亲，他回答的话我觉得等于不承认。

薇　薇　他说什么？

富兰克　他说，他准知道这里头必有错误。

薇　薇　你信不信他的话？

富兰克　我打算相信他的话，不听克罗夫的那一套。

薇　薇　那实际有什么区别呢？我意思是说，在你的想像中或是良心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不用说，实际上毫无区别。

富兰克　（摇头）我觉得毫无区别。

薇　薇　我也觉得没有。

富兰克　（瞪着眼）啊，真想不到！我还以为自从那句话从那畜生嘴里掉出来以后，咱们的关系，像你自己说的，在你的想像中和良心上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

薇　薇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信他那句话。我还愿意他那句话是真的呢。

富兰克　是吗？

薇　薇　我觉得咱们做姐妹弟兄挺合适。

富兰克　这是你的真心话？

薇　薇　是真心话。即使咱们能做别的，我也只愿意跟你做姐妹弟兄。我这是真心话。

富兰克　（抬起双眉，好像大梦初醒，流露出一副十分慷慨的气概）我的好薇薇，你为什么不早说这话？我很抱歉，我不该折磨你。你心里当然明白。

薇　薇　（莫名其妙）明白什么？

富兰克　噢，我不是平常人所说的那种傻子。我做的事只是《圣经》上的聪明人自己做够之后才扣上一个“傻”字的那一类傻事。我知道现在我不是薇芬的小情人了。别着急，往后我不再叫你薇芬就是了——至少要等你厌弃了你的新情人的时候再叫你——不管你的新情人是谁。

薇　薇　我的新情人！

富兰克　（深信不疑）你一定有一个新情人。准是那么回事。决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薇　薇　别的原因是有的，幸而你不懂得。

［有人敲门。

富兰克　不管敲门的是谁，我要咒骂他。

薇　薇　是普瑞德。他要上意大利，来给我辞行。我约他今天下午

上这儿来。去给他开门。

富兰克　等他动身上了意大利之后，咱们再谈下去。我要等他走了才走呢。（过去开门）你好，普瑞蒂？欢迎，请进。

［普瑞德穿着旅行服装，高高兴兴走进来。

普瑞德　华伦小姐，你好？（薇薇跟他亲热地拉手，他虽然高兴，可是带着一股感伤情绪，使她觉得很不自在）再过一个钟头，我就从霍本桥动身了。我也想劝你上意大利走一趟。

薇　薇　要我去干什么？

普瑞德　当然是去把自己沉浸在美的浪漫的空气里。

［薇薇打了个冷战，赶紧把椅子转过去对着桌子，好像桌子上等她处理的业务是她精神上的支柱。普瑞德坐在她对面。富兰克搬一把椅子挨近她；随随便便一屁股坐下，扭过头来说话。

富兰克　你这话白说，普瑞德。薇薇是个小俗物。她不理会我的浪漫，她不懂得我的美。

薇　薇　普瑞德先生，归根一句话，在我看起来，生活里没有美，也没有浪漫。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准备照这样子过日子。

普瑞德　（热情地）只要你跟我先上维罗纳①，再上威尼斯②走一趟，你就不说这话了。在那么个美丽的世界里过日子，你会快活得流眼泪。

富兰克　这话真动听，普瑞蒂。接着说下去。

普瑞德　噢，老实告诉你，我从前真哭过——我希望到了五十岁能再哭一回。华伦小姐，像你这年纪，用不着走到维罗纳那么远。只要你一眼望见了俄斯坦，管保你的兴致马上就会提起来。你看见了布鲁塞尔那种欢乐、活泼、繁华的景象一定会着迷。

薇　薇　（讨厌这两句话，跳起身来）哦！

普瑞德　（站起来）什么事？

富兰克　（也站起来）怎么了，薇薇！

薇　薇　（向普瑞德，狠狠埋怨他）难道你就找不出比布鲁塞尔高明一点的例子跟我谈美、谈浪漫吗？

普瑞德　（莫名其妙）不用说，布鲁塞尔跟维罗纳很不一样。我绝

---

① 维罗纳是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城市。
② 威尼斯是意大利靠近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城市。

不是说——

薇　薇　（尖刻地）说不定两个地方的美和浪漫归根结底是差不多的东西。

普瑞德　（头脑完全清醒了，非常担心）亲爱的华伦小姐，我——（使眼色追问富兰克）究竟是怎么回事？

富兰克　普瑞德，她觉得你热心得太无聊。她已经有很严肃的工作了。

薇　薇　（不客气）少说话，富兰克。别胡闹。

富兰克　（坐下）你说这算不算有礼貌，普瑞德？

普瑞德　（烦躁不安，同时极表关怀）华伦小姐，要不要我把他带走？我觉得我们在这儿搅得你不能工作。

薇　薇　坐下。暂时我还不工作。（普瑞德坐下）你们俩都以为我在发脾气。决不是的。可是有两件事我不愿意谈。一件是（向富兰克）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向普瑞德）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鲁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在这两件事上头，你们有什么幻想，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我自己可没有。要是咱们三个人继续做朋友的话，你们一定得把我当作个职业妇女看待，（向富兰克）永远不结婚；（向普瑞德）永远不浪漫。

富兰克　我也永远不结婚，等到你改变了主意再说。普瑞蒂，换个题目吧。找个别的题目发发议论吧。

普瑞德　（没有自信心）恐怕世界上没有别的我能谈的事情了。我只会宣传"艺术福音"。我知道华伦小姐是"前进福音"的大信徒，可是，富兰克，要是咱们一谈这题目，就不能不触犯你，因为你是个打定主意不愿意上进的人。

富兰克　哦，别管触犯我不触犯我。说几句规劝我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薇薇，再试一试吧，看能不能叫我做个有成就的人。对，薇薇，精力、俭朴、先见、自尊、品格，这一整套东西咱们都得有。你是不是讨厌没有品格的人，薇薇？

薇　薇　（闪缩）哦，算了，算了，别再说这些糊弄人的滥调了。普瑞德先生，要是世界上真是只有那两种福音，咱们倒不如死了干净，因为这两种福音里浸透了同样的毒素。

富兰克　（仔细打量她）薇薇，今天你有一股子诗意，这是你从前

没有的。

普瑞德　（规劝）富兰克，你是不是有点存心跟别人过不去？

薇　薇　（不顾惜自己）没关系，这么着对我有好处，免得我受柔情的支配。

富兰克　（取笑她）这样可以压制你的强烈的自然的要求，是不是？

薇　薇　（几乎有点精神错乱）对，说下去。别顾惜我。我生平只有一次在月光底下动过柔情——很美的柔情；可是现在——

富兰克　（急忙）喂，薇薇，小心点儿。别把自己的心事露出来。

薇　薇　哦，你以为普瑞德先生不知道我母亲的底细吗？（转身向普瑞德）其实那天早晨你就该告诉我。你那份儿小心顾虑实在太陈旧了。

普瑞德　其实是你的成见有点陈旧了，华伦小姐。我觉得我不能不告诉你，我这人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事情，并且认为法律绝对拘束不住人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虽然我明知你母亲是没结婚的女人，我并不因此就看轻她。我反倒更看重她。

富兰克　（轻松快活）好！好！

薇　薇　（眼睛瞪着普瑞德）是不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一点儿？

普瑞德　当然就是这一点儿。

薇　薇　这么说，你们俩都还蒙在鼓里呢。把你们的猜度和事实对起来看，你们简直天真得可笑。

普瑞德　（站起来，又惊又怒，勉强保持着礼貌）恐怕不见得。（再着重说一遍）恐怕不见得，华伦小姐。

富兰克　（打口哨）嘘！

薇　薇　你这态度使我难于出口把真情告诉你，普瑞德。

普瑞德　（看了他们俩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自己的勇气消失了）要是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也就是说，要是还有什么别的事——你觉得应该让我们知道吗？

薇　薇　我要是有胆量，往后我要逢人就谈这件事——让大家认清楚，在这桩丑恶事情里，像我似的，各人都有一份儿责任。我最恨那种不许女人谈论这些丑事的坏习惯，实际上就是给这些丑事打掩护。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你们谈。描写我母亲是怎么一等人的那两个丑字眼在我耳朵里转圈儿，在我舌头上打滚儿，可是我嘴里没法儿说出来，因为丑得实在难出口。（用双手捂着

脸。两个男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一齐看看薇薇。她狠命把头一抬，抢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瞧着：我拟一份业务计划书给你们看。

富兰克　哎呀，她疯了。薇薇，你听见我的话没有？你疯了。喂，定一定神。

薇　薇　你们瞧吧。（她写）“已收资本：四万镑整，缴款人，乔治·克罗夫爵士，准男爵，大股东。营业地点：布鲁塞尔，俄斯坦，维也纳，布达佩斯。总经理：华伦夫人”；别忘了她的身分：这两个字，（她把那两个字写在纸上，把纸往他们那边一推）哦！别看了，别看了！（又把纸抢回来，撕个粉碎。赶紧两手抱着头，伏在桌子上）

［富兰克先在她背后看她写，眼睛睁得圆圆地盯着那张纸，现在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把那两个字潦潦草草写在名片上，悄悄递给普瑞德，普瑞德看了吃一惊，赶紧把名片掖在自己衣袋里。

富兰克　（凑在她耳边低声温存）薇薇，亲爱的，没关系。你写的我看见了，普瑞蒂也看见了。我们都明白。我们永远像现在似的做你的忠实朋友。

普瑞德　这句话是真的，华伦小姐。我敢说，你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

［这句多情的恭维话使薇薇的精神又略为好了一些，她急躁地把身子一晃，想撇开那句恭维话，扶着桌子借了一把力，挣扎着站起来。

富兰克　薇薇，要是你不想动，就别动。别着急。

薇　薇　谢谢你。我有两件事你可以放心：我不哭，我不晕，（冲着里屋的门走了几步，靠近普瑞德站住，向他说）我需要更大的胆量才敢跟我母亲说：咱们母女俩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对不起，现在我得上里屋静一会儿。

普瑞德　我们要不要走？

薇　薇　不必，我一会儿就出来。只要一会儿。（走进里屋，普瑞德给她开门）

普瑞德　这件事真想不到！我简直没想到克罗夫是那么个人，简直没想到。

富兰克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么一来倒把他的底细完全摸清楚了。可是这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普瑞蒂！现在我不能跟她结婚了。

普瑞德　（厉声）富兰克！（两人对看，富兰克神色自若，普瑞德非常生气）我告诉你，格阿德纳，要是你现在把她甩开手，你这人行为很卑鄙。

富兰克　好普瑞蒂！真有情义！可是你把事情看错了：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金钱问题。现在我还愿意花那老太婆的钱吗？

普瑞德　是不是从前你想靠着那笔钱结婚？

富兰克　不靠那个靠什么？我没有钱，也丝毫没有挣钱的能力。要是现在我跟薇薇结了婚，她就得养活我，那她就得不偿失了。

普瑞德　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总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挣几个钱。

富兰克　对，可以挣点儿钱。（又把刚才那些金镑掏出来）这是我昨天花了一个半钟头工夫挣来的。可是那是一桩很没把握的投机买卖。哦，普瑞蒂，即使贝西和乔菊娜都能嫁个财主，老头子死后产业没她们的份儿，我还是一年只有四百镑。老头子活不到七十岁不会死，他的创造能力又有限。往后这二十年我老得过紧日子。可是我有办法，我决不能让薇薇过紧日子。我愿意客客气气从战场上退下来，把阵地让给英国的王孙公子。现在问题解决了。我也不再去麻烦她了。咱们走的时候我给她留个字条儿。她看了自然会明白。

普瑞德　（抓紧他的手）好朋友，富兰克！我错怪你了，请你原谅！可是以后你不再跟她见面了吗？

富兰克　不再跟她见面了！什么话！别胡说。我能来的时候还要来，跟她做姐妹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浪漫朋友老担心极平常的事物会发生荒唐的结果。（有人敲门）这是谁呀？你去开门好不好？要是来的是一个主顾，你去比我像样些。

普瑞德　好。（过去开门。富兰克坐在薇薇的椅子上匆匆忙忙写字条儿）凯蒂，请进，请进。

［华伦夫人走进来，怀着鬼胎，四面望望薇薇在不在。她竭力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原来那顶光彩夺目的帽子换了一顶颜色素净的，那件鲜艳的上身外头罩了一件重价的黑绸斗篷。她神色慌张，精神不宁——显然是受了惊。

华伦夫人　（向富兰克）怎么！你在这儿？

富兰克　（停笔，在椅子里转过身来，可是不站起来）对了，并且很愿意看见你。你来得像一股春风。

华伦夫人　别胡说八道。（低声）薇薇在什么地方？

［富兰克会意地指指里屋门，可是不说话。

华伦夫人　（突然坐下，几乎要哭出来）普瑞蒂，你看她肯不肯见我？

普瑞德　凯蒂，别难受。她为什么不肯见你？

华伦夫人　哦，你不会明白她为什么不见我。你这人太天真。富兰克先生，她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富兰克　（把字条儿折起来）她一定会见你，只要（意味深长）你等她回来。

华伦夫人　（吃惊）我为什么不等她？

［富兰克仔细打量她，一边把字条儿小心地搁在墨水瓶上，让薇薇蘸墨水的时候不会看不见。然后他站起来，把全副精神放在华伦夫人身上。

富兰克　亲爱的华伦夫人，假如你是一只小麻雀儿——在马路上跳跳蹦蹦的一只美丽的小麻雀儿——要是你看见一部碾路机冲着你开过来，你会不会等着它？

华伦夫人　哦，你别跟我说什么麻雀不麻雀的。我问你，她为什么从海西尔米那边抬起脚就跑了？

富兰克　我想，要是你不管好歹硬等她回来，她会把原因告诉你。

华伦夫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走？

富兰克　不，我倒愿意你在这儿呆着。可是我还是劝你走。

华伦夫人　什么！再也不见她的面！

富兰克　一点不错。

华伦夫人　（又哭起来）普瑞蒂，别让富兰克对我那么狠心。（赶紧忍住眼泪，擦擦眼睛）要是薇薇看见我哭了，她会发脾气。

富兰克　（假温柔里带点真怜惜）华伦夫人，你知道普瑞蒂是个心眼儿最好的人。普瑞蒂，你怎么说？走，还是不走？

普瑞德　（向华伦夫人）我实在不愿意给你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可是我想也许你还是不必等。是这么个情形——（说到这儿，听见薇薇到了里屋门口）

富兰克　嘘！来不及了。她来了。

华伦夫人　别告诉她我哭过的。（薇薇走进来。她一看见华伦夫人马上就严肃地站住，华伦夫人带着一副精神不正常的笑脸招呼她）宝贝，你到底还是在这儿。

薇　薇　你来了，很好。我有话跟你说。富兰克，我记得你刚才不是说要走吗？

富兰克　是。华伦夫人，你跟我一块儿走，好不好？咱们先上吕齐门，晚上再看戏，你看怎么样？吕齐门是个安全地方，没有碾路机。

薇　薇　别胡说，富兰克。我母亲不走。

华伦夫人　（发愣）我不知道究竟该走不该走，也许我还是走的好。我们在这儿打搅你做事。

薇　薇　（镇静坚决）普瑞德先生，请你把富兰克带走。妈妈，坐下。

［华伦夫人无可奈何只好坐下。

普瑞德　走吧，富兰克。再见，薇薇小姐。

薇　薇　（握手）再见。一路平安。

普瑞德　谢谢！谢谢！但愿如此。

富兰克　（向华伦夫人）再见。你要早听我的话就好了。（跟她拉手。转过来轻浮地向薇薇）再见再见，薇薇。

薇　薇　再见。

［富兰克高高兴兴走出去，没跟她拉手。

普瑞德　（伤心）再见，凯蒂。

华伦夫人　（假装心酸吸鼻涕）再——再见！

［普瑞德出去。薇薇在阿娜吕阿的椅子上坐下，安详严肃，等她母亲说话。华伦夫人恐怕冷场，赶紧说话。

华伦夫人　薇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那么走了？你怎么那么胡闹！你把乔治怎么整治的？我叫他跟我一块儿来，他推托着不敢来。我看他很怕你。你想想，他居然还劝我也别来。好像（发抖）我也怕你似的，宝贝。（薇薇的神情越发严肃了）我当然告诉了他，咱们的事儿已经都说明白了，咱们现在挺和气了。（说不下去了）薇薇，这件事什么意思？（一边问，一边拿出个银行用的信封，手指头发抖，摸索信封里的东西）这是今天上

午银行给我寄来的。

薇　薇　这是我的月费。前天他们照常给我寄来了，我把钱退了回去，叫他们收在你账上，把登账收据寄给你。往后我自己养活自己了。

华伦夫人　（不敢信这句话）你是不是嫌数目太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闪出一股狡猾的眼神）我可以把数目加一倍：我本打算加一倍。只要你告诉我究竟要多少。

薇　薇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这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从今以后，我跟我自己的朋友干我自己的事，你跟你的朋友干你的。（站起来）再见。

华伦夫人　（吃惊，站起来）再见？

薇　薇　不错，再见。咱们不必白白地再吵架。你心里很透亮。乔治·克罗夫把事情全告诉我了。

华伦夫人　（生气）这个老——（把底下两个字咽住了，想起差点儿没出口，脸都吓白了）

薇　薇　一点儿都不错。

华伦夫人　他应该割舌头。可是我只当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你说过你不在乎。

薇　薇　（坚决）对不起，我在乎。

华伦夫人　我已经解释过——

薇　薇　你解释的是事情的起因。你没告诉我，现在你还在干那件事。（坐下）

［华伦夫人半晌不做声，无可奈何地瞧着薇薇，薇薇愣着不说话，心里估计这场恶战大概是结束了。可是过不多时狡猾的神气又在华伦夫人脸上出现了。她隔着桌子把脸凑过来，口气很狡猾，逼得也很紧，低声耳语。

华伦夫人　薇薇，你知道不知道我多么有钱？

薇　薇　我知道你很有钱。

华伦夫人　可是你不懂得有钱是怎么回事，你年纪太小。有钱就能每天穿件新衣服；有钱，每天晚上要看戏就看戏，要跳舞就跳舞；有钱就能让欧洲的头等阔人奉承你；有钱就能住好房子，使唤一大群用人；有钱就能吃喝最讲究的东西；有钱，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现在你在这儿呆着算什么？

无非是当一名苦工，从早累到晚，只是为了每天混几顿饭，一年做两件不值钱的衣服。你再仔细想想。（温言抚慰）我知道你精神上受了刺激。我能体会你的心思。你有这种心思正是你有出息。可是你放心，没有人会埋怨你，我这话决不是哄你。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细想想，你就会回心转意。

薇　薇　哦，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母亲，这套话你一定跟好些女人说过了，所以说得这么熟练。

华伦夫人　（气愤）难道我是教你干坏事吗？（薇薇转身走开不理她。华伦夫人挣扎着往下说）薇薇，你听我说，你不明白：人家故意用错误思想教育你。你不明白这个社会的真情实况。

薇　薇　故意用错误思想教育我？这话我不懂。

华伦夫人　我意思是说，你把自己的机会白白扔掉了。你以为社会上的人真是他们外表装的那个样儿吗；你以为学校里教给你的那套正经道理就是世界的真面目吗。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套装门面的假幌子，让胆小没出息的人安分守己不乱动。你是不是愿意像别的女人似的，到了四十岁、机会完全错过了，才明白这道理？你还是愿意趁早听你自己母亲的真话？——你母亲是爱你的，她告诉你的话句句是真理。（急切地）薇薇，社会上的聪明人、经营事业的大人物，全都明白这道理。他们的做法跟我一样，他们的想法也跟我一样。那种人我认识得很不少。我跟他们有来往，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跟他们交朋友。我对你没什么歹意，这个道理你不懂，你不了解我，你对我的想法都是糊涂隔膜的。教你读书的那批人懂得什么叫生活？他们怎么懂得像我这种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什么时候碰见过我？他们什么时候跟我谈过话？他们什么时候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提过我？那些傻瓜！要是我不给他们钱，他们会不会给你什么帮助？难道我没跟你说过要你做个上等人？难道我没把你教养成上等人？要是没有我的钱、没有我的支持、没有利慈的朋友帮忙，你这上等人的身分怎么保得住？难道你看不出，现在你掉过头去不理我，简直好像拿刀子一边自己抹脖子一边扎我的心窝？

薇　薇　母亲，我看出这是克罗夫的人生观。那天在格阿德纳家里

他都告诉我了。

华伦夫人　你以为我要逼你嫁给那糟老头子，那个醉汉！薇薇，我没有这意思！我赌咒没有这意思。

薇　薇　有也没关系。反正你办不到。（华伦夫人身子一哆嗦，看着薇薇对待自己的一片好心肠那么冷冰冰，心里很难受。薇薇不懂得也不理会母亲的心事，只顾接着说下去）母亲，你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一等人。我并不觉得克罗夫比他同类的庸人俗物更讨厌。说老实话，我倒还佩服他主意拿得定，按照自己的心愿挣钱享福过日子，而并不只因为他的同类都爱打靶、打猎、上馆子、讲究穿衣服，他也跟着照样来一套。我心里很明白，要是我处在利慈阿姨的境地，我干的事会跟她干的完全一个样。我不觉得我比你更固执、更拘泥。我觉得我比你固执拘泥得差一些。我确实知道我不像你那么婆婆妈妈一片假情意。我很清楚，时髦的道德是个骗人的幌子。我也很清楚，要是我拿了你的钱，往后一辈子过着时髦日子，即使我像世界上最无聊的女人那么没出息、那么不道德，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一个字。可是我不愿意那么没出息。我不愿意在公园里来回地晃，给我的裁缝和造马车的商人作广告，我也不愿意在歌剧院里泡时光，只为卖弄我身上戴的首饰店里一橱窗的金刚钻。

华伦夫人　（摸不着头脑）可是——

薇　薇　别忙，我的话还没完。我请问你，现在你不用靠做买卖过日子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你告诉过我，你姐姐已经洗手不干了。你为什么不学她？

华伦夫人　哦，这在利慈容易办：她喜欢结交上流人，自己也像个上流女人。可是你替我想想？住在那种城市里叫我怎么办！就算我能勉强对付那种闷日子，树上的乌鸦也能把我的根儿刨出来。我一定得有事做，有热闹日子过，要不然我就会闷死。除了那个叫我去干什么？那种生活跟我挺合适：我干那个最合适，干别的不合适。要是我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所以我干那个并没有什么真害处。再说，干那个可以挣钱，我喜欢挣钱。不行，说什么也不中用，谁说也不行，我决不放手。其实你用不着过问这件事。我永远不提它。我把克罗夫打发开。我也不会多打搅你，你知道我得时常各处来回跑。我一死，你就跟我毫

不相干了。

薇　薇　不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像你，我一定得有事做。并且挣的钱一定得比花的多。不过我的事跟你的事不一样，我的办法也跟你的办法不一样。咱们一定得分手。其实这在咱们没什么大区别：从前咱们是二十年里头也许见几个月的面，以后是永远不见面，就是这点儿区别。

华伦夫人　（声音被眼泪塞住了）薇薇，我本打算跟你在一块儿多住几天，这是我的真心话。

薇　薇　这话算白说，母亲。我这人也像你似的，几句软话和几滴不值钱的眼泪恐怕不能打动我的心。

华伦夫人　（发狂）哦，你说母亲的眼泪不值钱？

薇　薇　你的眼泪不花本钱：你是想用眼泪跟我做交易，换取我一辈子的安静日子。即使你这桩交易做得成，我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你又有什么好处？咱们俩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在一块儿谁能过快活日子？

华伦夫人　（一不留神，土音又出来了）咱们是娘儿俩。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我有权利说这句话。我老了谁照顾我？好些女孩子像女儿似的孝顺我，临走时候哭着舍不得离开我，可是我把她们都放走了，因为我有你可以指望呢。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为的是等着你。现在你不该掉过头去不理我，不肯尽做女儿的本分。

薇　薇　（听了她母亲的粗俗音调，耳朵里不舒服，心里有反感）做女儿的本分！我早就料到咱们快说到这上头来了。母亲，现在我跟你痛痛快快说了吧：你要一个女儿，富兰克要一个老婆。我不要母亲，我也不要丈夫。我把富兰克打发开的时候，我没顾惜他，也没顾惜我自己。难道我会顾惜你？

华伦夫人　（暴躁）哦，我认识你这人了，你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副硬心肠。我认识你了。好歹这是我从经验里学来的。以后我再遇见这种装好心、说假话、硬心肠、只顾自己的女人，我就认得出来了。算了，你把自己留着给自己吧。我不要你了。可是我还有句话：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你现在是个刚生下地的孩子的话，我会怎么处置你？嗯，我一定那么处置你！

薇　薇　也许会把我勒死。

华伦夫人　不，我要把你教养成真正是我的女儿，不是像你现在这么个人，脾气这么骄傲、成见这么深，还从我手里偷了个大学教育。我说你的大学教育是偷来的，能赖你只管赖。不是偷的是什么？我要把你安置在自己家里受教养，我一定那么办。

薇　薇　（静静地）把我安置在你在各处开设的那种门户里。

华伦夫人　（叫起来）听听她的话！听听她怎么欺侮她的白发老母亲！哼，你这么作践我，但愿你自己的女儿将来也照样作践你。你准有这一天！你准有这一天！一个女人受了母亲的咒骂不会不倒霉。

薇　薇　我劝你别胡说，母亲。你说这种话无非使我心里更坚决。在你手里调理过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你的好处。现在别把这点好处白白地糟蹋了。

华伦夫人　不错，这倒是真话，只有你一个人忘恩负义对不起我。哦，真冤枉！真冤枉！真冤枉！我老想做个正经女人，我也曾想做点正经事，直到我给别人当奴隶吃够了苦的时候，我才听见了正经事就咒骂。我是个好母亲，可是因为我把女儿教养成了个好女人，她就把我撵出去，好像我是麻风病人。哦，但愿我能从头再做人！到那时候我要教训学校里那个撒谎的牧师。从今天起，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对天发誓，我要做坏事，除了坏事什么也不做。我还要靠着坏事发财。

薇　薇　对，认定一条路、一直走到底，倒也是个办法。母亲，假如我是你，我的做法也许会跟你一样，可是我不会像你似的每天过的是一种日子，心里相信的却是另一种。你实在是个拘泥守旧的女人。现在我要跟你分开就是为这个。我应该这么办，你说是不是！

华伦夫人　（吃惊）应该把我的钱都撇出去！

薇　薇　不是。我应该把你撇出去。要不然，我就是傻子，你说是不是？

华伦夫人　也罢，你既然这么说，也许你应该撇开我。可是，要是人人都照你这么办，这世界可了不得了！现在你既然用不着我，我还是走的好。（转身要出去）

薇　薇　（和和气气）你不跟我拉手吗？

华伦夫人　（狠狠瞧了她一会儿，恨得几乎想打她）不，对不起。

再见。

薇　薇　（平平淡淡）再见。（华伦夫人出去，砰的一声使劲关上门。薇薇的绷紧的脸松开了。她那副严肃神气化为一股心满意足的表情。她痛痛快快松了口气，一半儿笑；一半儿呜咽。她轻松地走到书桌前自己的座位边坐下，把电灯往外一推，把一大沓文件往里一拉，正要用笔蘸墨水的时候，看见了富兰克留下的字条儿。她随随便便把字条儿打开，很快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个古怪的句子笑了一笑）富兰克，再见。（把字条儿扯碎，毫不思索地往字纸篓儿里一扔，马上就埋头工作，不多会儿全副精神都贯注到数目字里去了）

五幕传奇剧

匹克梅梁

(1912)

杨宪益　译

第一幕

［伦敦夜晚十一点一刻钟。正下着夏季的大雨。到处有人拼命吹着哨子叫车子。行人纷纷跑到圣保罗教堂的门廊下去躲雨（不是涡伦设计重建的大教堂，而是寺院广场①里菜场旁殷尼哥·琼斯设计建筑的教堂），众人中有一位太太和她的女儿都穿着晚礼服。大家都很愁眉苦脸地看着廊外的雨，只有一人背向着旁人，全神贯注地在他日记本里写着。

［教堂的钟打十一点一刻。

女　儿　（在当中廊柱的空间，靠近她左边的柱子）冷死我了。佛莱第这半天是干什么去了？他去了二十分钟了。

母　亲　（在她女儿的右边）没有那么久。可是他也该给我们叫到一辆车子了。

一个旁边的人　（在这位太太的右边）说什么也得十一点半才叫得到车子，太太，他们得把散场的一批客人送到家再转回来才行哩。

母　亲　但是我们总得有车子呀。我们不能在这儿站到十一点半钟。真是糟透了。

旁边的人　这怪不着咱呀，太太。

女　儿　佛莱第要是有点儿办法，他在戏院门口就该叫到一辆了。

母　亲　他叫不到有什么办法，可怜的孩子？

女　儿　别人都叫到了车子。他为什么叫不到？

---

① 寺院广场，伦敦地名，是十七世纪建筑家殷尼哥·琼斯设计建成的，当地有菜市，又为戏院中心。涡伦（1632—1723），英国建筑家，在伦敦大火后曾重建圣保罗教堂的一部分，完成于1710年。殷尼哥·琼斯（1573—1651），英国建筑家，1633年曾重修圣保罗教堂的一部分。

［佛莱第从索桑普腾路那边冒着雨急急忙忙跑过来，跑到两人中间，收起湿淋淋的伞。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晚礼服，裤脚都湿透了。

女　儿　怎么样，叫到车子了吗？

佛莱第　没有车子，简直就叫不到。

母　亲　佛莱第，一定有的。你没有用心找啊。

女　儿　你真气人。你要我们自己去叫车子吗？

佛莱第　车子都给人坐去了。雨来的这么突然，谁也没准备；大家都得坐车子。我这边跑到且陵十字街，那边差不多跑到洛德盖圆场；车都有人坐了。

母　亲　你到特莱法格广场去找过吗？

佛莱第　特莱法格广场一辆车子都没有。

女　儿　你去找过没有？

佛莱第　我一直跑到且陵十字街。你要我走到汉默斯密斯去吗？

女　儿　那么你根本就没去找。

母　亲　你真是没有用，佛莱第。再找去吧，没找到车子别回来。

佛莱第　那只是白白叫我去淋雨罢了。

女　儿　我们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该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在这么个冷飕飕的地方待一夜吗？你这个自私的猪——

佛莱第　好了，好了，我去，我去。（打开雨伞向河滨方向急忙跑去，但一开步就撞着一个跑过来避雨的卖花女，把她手里的篮子撞落地上。正在这时电光一闪，立刻是震耳的雷声，好像在给他们这一场面来个伴奏）

卖花女　这是怎么的，佛莱第：你走路不长眼睛哪？

佛莱第　对不起。（匆匆跑下）

卖花女　（捡起掉在地上的花枝，放回篮子里）瞧，好一个有礼貌的家伙！把咱两把紫地丁也给踩到泥里去了。

［卖花女在那太太右边的柱脚上坐下，整理她的花，她一点也不是那种空想的漂亮人物。年龄也许是十八，也许是二十，不会再多。戴着一顶黑色的水手小草帽，沾满伦敦的尘土和煤烟，大概从来也没有刷过。她的头发也很该洗洗了，那像个灰老鼠似的颜色决不会是天然的。她上身穿着一件又粗又旧的黑大衣，长到膝盖，腰身很合适。下面穿

的是深黄色的裙子，罩着粗布围裙。她的靴子也破旧了。当然她是尽可能把自己弄得干净的，但比起太太小姐们来就很龌龊了。她的容貌并不比那些太太小姐们差，但是需要修饰一下，而且她也需要牙科大夫给她洗洗牙齿。

母　亲　请问你怎么知道我儿子的名字叫佛莱第？

卖花女　哦，他是您的孩子吗？哼，您做妈妈的要是管教管教孩子，他也不能把人家的花给糟蹋完了，就跑开也不给钱。您替他给钱吧？

女　儿　妈，别给她。听她的！

母　亲　克拉剌，让我给她一点吧。你有零钱吗？

女　儿　没有。我顶小的是六便士。

卖花女　（满怀希望）六便士我找的开，好太太。

母　亲　（向克拉剌）把钱给我。（克拉剌勉强把钱交给母亲）（向卖花女）拿去，这是赔你的钱。

卖花女　多谢您了，太太。

女　儿　让她找钱。这种东西只卖一个便士一把。

母　亲　克拉剌，别说了。（向卖花女）不用找钱了。

卖花女　哦，谢谢您，太太。

母　亲　现在你说你怎么知道那位少爷的名字的。

卖花女　咱可不晓得。

母　亲　我听见你叫他名字的。别打算骗我。

卖花女　（辩白）谁打算骗你哪？咱叫他佛莱第也好，查理也好，左不过是个自家人的意思，您碰到个生人不也是那么称呼吗？

女　儿　白白扔掉六便士！妈，你真是的！你也不应该这么想佛莱第呀。（很厌恶地退到柱子后面去）

［一个上了年纪、脾气随和、属于军官类型的绅士也急急忙忙跑来避雨，收起他的滴着水的伞。他同佛莱第一样狼狈，裤脚都湿透了。他穿着晚礼服，套着夹大衣。他站在女儿才离开的地方。

绅　士　唉！

母　亲　（向绅士）先生，您看雨会住吗？

绅　士　恐怕住不了。两分钟以前又开始下得更大了。（走到柱脚那边，靠近卖花女，把脚放在柱脚上，弯下腰去把卷起的裤脚放

下来）

母　亲　唉，这怎么好！（发着愁向后退到她女儿那里）

卖花女　（利用那军官类型的绅士和她靠近的机会向他表示好感）要是下的更大了，雨就快住了。别发愁啦，长官，买咱穷人一枝花吧。

绅　士　对不起，我没带零钱。

卖花女　咱可以换得开，长官。

绅　士　你换得开一个金镑吗？我没有更小的。

卖花女　哎呀！还是请您买枝花吧，长官。咱换得开半克郎呢。这个卖您两个便士吧。

绅　士　别啰唆。老实点。（摸他口袋）我真没有零钱——嗯，这儿还有一个半便士，行了吗？（退到另一柱子那边）

卖花女　（失望，但认为一个便士总比没有要好点）谢谢您，先生。

旁边的人　（向卖花女）你留点神，给他一枝花。后面有个人可把你说的话全给记下来了。

［大家都回头看那作记录的人。

卖花女　（吓得跳起来）咱跟那位先生说句话不能算是做坏事呀。咱卖花也不犯法，又没在人行道上。（害怕大叫）咱可是个正经人家的女孩子。老天爷，咱也没说别的，就是请他买一枝花。

［人声嘈杂，多半同情卖花女，可是也觉得她怕的过火了。有人叫着“别嚷呀。”“谁怎么你啦？”“又没人想碰你。”“闹什么呢？”“安静点。”“慢来慢来。”等等，这些话都是安慰她的一些老年持重的观众说的。还有一些性急的就干脆叫她住口，或粗暴地问她到底犯了什么毛病。较远的一群人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都挤过来，你问我答，使得声音更加嘈杂：“出了什么事呀？”“她做了什么啦？”“那个人在哪儿？”“侦探把她记下来了。”“什么！他吗？”“对了，就是那边的那个人。”“她拿了这位先生的钱。”等等。

卖花女　（从人群中挤到绅士旁边乱叫着）先生呀，别让他带咱到局子里去。那咱可就毁了。他们因为是咱和您说了话，就要说咱是个坏女人，把咱赶去当娼。他们——

作记录的人　（走到前面来，到她的右边，旁人都跟他过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傻孩子，谁惹你啦？你拿我当作什

么人啦？

旁边的人　你放心吧，他是位先生。你瞧他的皮鞋。（对作记录的人解释）先生，她以为您是给警察局跑外线的哩。

作记录的人　（立刻对这名词感兴趣）跑外线的是什么意思？

旁边的人　（解释不出来）那就是——就是跑外线的嘛。还怎么说呢？是一个探子吧。

卖花女　（还在大叫）咱可以向天赌咒，咱绝对没说一句——

作记录的人　（受不了但和善地）得啦，得啦，别叫了，别叫了。你看我像个警察吗？

卖花女　（并不放心）那你把咱说的话记下来干啥？咱怎么知道你记的对不对？你把你写的给咱瞧瞧。（作记录的人打开本子，放在她面前，手拿的很稳，虽然后面的人都想看，挤得很厉害，要是力气差些，就支持不住了）这都是啥？这不是字。咱看不懂。

作记录的人　我懂。（读记录，摹仿她的口音一点也不差）“别发愁啦，长官，买咱穷人一枝花吧。”

卖花女　（很害怕）就是因为咱叫他一声“长官”。咱可没有别的意思。（向绅士）先生呀，您别让他为这一个字告咱。您——

绅　士　告你！我没告你呀。（向作记录的人）先生，您要是个侦探，我并没向您说年轻女人麻烦，您用不着来保护。谁都看得出，她没有别的意思的。

一般旁观者　（抗议警察局的侦察行为）当然谁都看到的。关你什么事？你少管闲事。这家伙想升官呢。记下别人的话，真是的！那孩子没说一句别的话。她说了又怎么样？一个娘儿们来避避雨都要受人欺负，好家伙，等等，等等。

［同情卖花女的一些观众把她带回柱脚儿，她又坐下来，情绪还很激动。

旁边的人　他不是侦探。他就是他妈的好管闲事，我的话不会错，你们瞧他的皮靴就知道了。

作记录的人　（和气地转身对他说）您住在塞尔西的家里的人都好吗？

旁边的人　（惊疑）谁告诉你我的家在塞尔西的？

作记录的人　你别管。反正不错就是了。（向卖花女）你怎么跑这么

远到东城来啦？你是丽孙林地方的人呀。

卖花女　（害怕）哎呀，咱离开丽孙林区又怎么啦？那地方连猪圈也够不上；咱还得一星期付四先令六便士的房钱。（哭起来）哎呀，哇，哇——

作记录的人　你爱住哪儿就住哪儿；可别这么吵。

绅　士　（向卖花女）好了，好了！他干涉不了你，你愿意住哪里是你的自由。

一个说话刻薄的旁观者　（挤到作记录的人和那绅士中间）譬如说住在阔人住的公园路。我倒愿意跟你研究一下你们政府的住宅问题。①

卖花女　（止住哭，忧郁地低头看着篮子，自己对自己无精打采地说着）咱可是个正经人。

刻薄的旁观者　（不理她）你知道咱是哪儿人？

作记录的人　（立刻）贺克斯顿人。

［群众惊讶笑语，大家对他的表演发生更大的兴趣。

刻薄的旁观者　（大惊）谁说咱不是？好家伙，你敢情什么都清楚啊。

卖花女　（还是不痛快）反正他管不着咱的事。

旁边的人　（向她）当然他管不着。你别怕他那一套。（向作记录的人）我说你哪：人家没惹你，你要知道人家这档事干吗？

卖花女　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咱反正不跟他打交道。

旁边的人　你拿咱们不当人看，是不是？你敢对人家绅士那么随便吗？

刻薄的旁观者　对。你要是爱算命，你说他是哪儿人。

作记录的人　乔特纳人，在海洛上中学，在剑桥上大学，在印度服务。

绅　士　完全正确。

［大家都笑起来。开始对作记录的人有些佩服。大家惊讶地说着：他都清楚呢。他都说对了。你听见他说那位绅士是哪里的人吗？等等。

绅　士　请问你，先生，你是不是在游艺场里靠这行吃饭的？

---

① 公园路是伦敦有钱人住宅区。这里提到英国政府的住宅计划，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伦敦穷人的居住卫生问题成为当时人民最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曾引起多次议会争辩；当然资产阶级要维持它本身利益，是不会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

作记录的人　这事我也考虑过了。也许有一天我会这么做。

［雨现在停了，人群外面的人开始走开。

卖花女　（看见大家对那人发生兴趣，很不痛快）他不是个先生，不是的，像这样来干涉咱穷人的事。

女　儿　（弄得不耐烦了，粗鲁地挤到前面来，到绅士站着的地方，那绅士客气地退到柱子的另一边）佛莱第到底干吗去了？再待在这地方吹风，我真要得肺炎的。

作记录的人　（匆匆记下来她的"肺炎"两字的发音，自言自语）欧尔斯考特人。

女　儿　（粗暴地）你少这么胡闹好不好？

作记录的人　哦，我说得太响了吗？我并没存心要让您听见。对不起。您母亲是埃普森人，没问题。

母　亲　（走到她女儿和作记录的人中间）真奇怪！我确是在埃普森附近的胖女园地方长大的。

作记录的人　（感觉有趣，哈哈大笑）哈，哈！这地名取的多妙！对不起。（向女儿）您是要叫辆车子，是吗？

女　儿　不要你跟我讲话。

母　亲　别这么说话，克拉剌。（她女儿的回答是生气地耸耸肩，傲慢地走到后面去）先生，您要能给我们叫辆车子，那太好了。（作记录的人拿出一个哨子）啊，谢谢您。（她也走到她女儿那边）

［作记录的人用力吹了一下哨子。

刻薄的旁观者　瞧！咱早知道他是个便衣。

旁边的人　那不是警察的哨子，那是打球用的哨子。

卖花女　（还在念叨着自己的冤枉）他凭甚诬赖好人哪？咱可是正经人，跟哪位太太小姐都比得上。

作记录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雨在两分钟前就停了。

旁边的人　可不是。你怎么不早说？让咱们浪费时间看你耍把戏！（向河滨街走去）

刻薄的旁观者　咱也能说出你是哪儿的人。你是安维尔疯人院的。你回疯人院去吧。

作记录的人　（纠正他口音）是韩维尔[①]，不是安维尔。

---

① 韩维尔是地名，在伦敦圣保罗教堂以西十英里，当地有著名疯人院，可收留两三千病人。

刻薄的旁观者　（摹仿上等人说话的口音）教授先生，谢谢您，哈！哈！祝您晚安。（故意恭恭敬敬地举举帽子，然后蹓蹓跶跶地走开了）

卖花女　看他这么吓唬人！别人对他那样行吗？

母　亲　雨不下了，克拉莉。我们可以搭公共汽车。走吧。（提起裙子向河滨街急急走去）

女　儿　可是车子就……（母亲走远听不见了）真倒霉！（生着气随下）

［别的人都走了，只留下作记录的人、绅士和卖花女三个人；卖花女坐着整理花篮，低声念叨着。

卖花女　可怜哪！生活就够苦了，还要担惊受怕的。

绅　士　（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作记录的人的左边）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猜出来的？

作记录的人　这不过是语音学罢了，就是语言的科学。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能够靠自己爱好的东西来维持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你们一听爱尔兰人或者约克郡人的土音，就能辨别出他是哪里的人。我呢，无论听谁的中音，就能听出他是哪里的人，不出二十里以内，要是伦敦人，不会出五六里，有的时候出不了两条街道。

卖花女　哼，也不害羞，男人家欺负娘儿们！

绅　士　你能靠这生活吗？

作记录的人　当然，还很不坏呢。现在是个暴发户的时代。有些人开始在堪提须镇一年收入只有八十镑，结果住了公园路一年挣十万镑。这些人都想把老地方的土音丢掉，可是每回一张开嘴就露出马脚来了。我可能教这些人——

卖花女　管他自家的事不好吗，别麻烦咱穷人——

作记录的人　（发火）你这女人多讨厌，别那么哭哭啼啼的；要不然到别处去吧。

卖花女　（微弱地抵抗）咱愿意待在这儿嘛，你管不着。

作记录的人　一个说话口音这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你该记得你是个有灵魂的，能说人话的人；该记得你的国语是莎士比亚、密尔顿和英译《圣经》，所用的语言；别再坐在这儿像个生气的鸽子似的念叨了。

卖花女　（给他这一套吓住了，不敢抬头，偷眼看他，又惊奇又想反抗）哎——呀——我的妈——呀！

作记录的人　（赶快拿出日记本）老天爷！这个声音真绝！（记录下来，然后拿着本子念，摹仿她的口音一点不差）哎——呀——我的妈——呀！

卖花女　（对这个表演也感兴趣，忍不住笑起来）吓！

作记录的人　你听这家伙满口的土话，这种英语就只好流落一辈子。但是我敢说，只要三个月的工夫，就能让她参加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人家还以为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哩。我甚至于还可以给她找个上等人家的保姆或店员的位置，那种事是需要口音更为纯洁的。

卖花女　你说的是啥？

作记录的人　就是这话，你这块烂白菜，你丢尽了这里的庄严建筑的脸，你对不起英国的语言；我可能把你变成示巴的女王①，（对绅士）你相信吗？

绅　士　我当然相信，我自己就是研究印度语言的；而且——

作记录的人　（兴奋）是吗？你认识那本《口语梵文》的作者辟克林上校吗？

绅　士　我就是辟克林上校。您是哪位？

作记录的人　亨利·息金斯，息金斯万国注音字母的作者。

辟克林　（高兴）我从印度回来就是为了见你。

息金斯　我也正想到印度去找你呢。

辟克林　你住在哪儿？

息金斯　温波街二十七号甲。你明天到我家来吧。

辟克林　我住在卡尔顿饭店。你现在就到我那儿去，我们一边吃夜宵一边谈谈。

息金斯　好。

卖花女　（当他走过她身旁时对辟克林说）好先生，买咱一枝花吧，咱还没钱住店呢。

辟克林　我实在没有零钱。对不起。（走开）

息金斯　（知道她在撒谎）你撒谎。你刚才不是说你能换得开半克

---

① 示巴的女王，见《圣经·旧约》，她是古代有极高智慧的东方女王，曾去见所罗门王，赠送给他巨额财富。

郎吗？

卖花女　（急了）你真该千刀万剐！（把篮子扔在他脚下）你出六便士把咱这些都拿去好不？

［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一点半。

息金斯　（钟声使他醒悟，觉得他自己的伪君子态度和对穷人的苛刻是不对的）这提醒了我。（庄重地举了一下帽子，然后扔一大把钱到篮子里，随着辟克林走去）

卖花女　（捡起一个半克郎银币）哎——呀！（又捡起两个两先令的银币）哎——呀！（又捡起几个钱）哎——呀！（又捡起一个十先令的金币）哎——呀！！！

佛莱第　（从一辆出租汽车里出来）到底找到了一辆了，喂！（对卖花女）方才那两位女客哪儿去了？

卖花女　雨住了她们就坐公共汽车去了。

佛莱第　我这辆叫来的汽车怎么办？真糟糕！

卖花女　（大模大样的）没关系，小伙子。咱正要坐车子回去哩。（大模大样地走向汽车。汽车夫把手伸到后面来紧紧拉住车门，不让她进去。她明白他不相信她有钱，就拿出一把钱来给他看）瞧，车钱对咱不算啥。（车夫笑了，打开车门）喂，这篮子咋办？

汽车夫　放在这儿吧。多出两便士好了。

卖花女　不，咱可不愿意别人看见。（把篮子塞进车里，自己进了车，向窗外说）再见啦，佛莱第。

佛莱第　（弄得莫名其妙，举举帽子）再见。

汽车夫　到哪儿？

卖花女　白金汉宫。

汽车夫　你说啥？白金汉宫？

卖花女　你不晓得吗，在格灵公园，就是国王住的地方呀。再见啦，佛莱第。别站着啦，请回吧。再见啦。

佛莱第　再见。（走去）

汽车夫　喂，你说白金汉宫是啥意思？你到白金汉宫干啥？

卖花女　咱当然不到那儿去。咱是故意不让他知道呢。你送咱回家吧。

汽车夫　你家在哪儿？

卖花女　德茹里路，安琪儿坊，靠近梅可张油店。

汽车夫　这还差不离，姑娘。（开动汽车）

［我们也跟着车子到安琪儿坊口，一个窄小的拱门，两边是店铺，一个铺子就是梅可张油店。车子停下来，卖花女伊莉莎提着篮子下车。

伊莉莎　多少钱？

汽车夫　（把车上的记时表指给她看）你自己瞧不见吗？一个先令。

伊莉莎　两分钟就要一个先令？

汽车夫　两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价钱都一样。

伊莉莎　唔，没有这样的道理。

汽车夫　坐过汽车吗？

伊莉莎　（气派十足地）小伙子，咱坐过几百几千回呢。

汽车夫　（笑她）真了不起！姑娘，钱你留着使吧，问你家里好。再见吧。（把车开走了）

伊莉莎　（觉得有点被侮辱）胡说八道！

［她拿起篮子，走进巷子到她住处；那是一间小屋子，糊墙的纸已经很旧，潮湿的地方纸都快掉了。窗上一块破玻璃用纸补着。墙上钉着从报纸上撕下来的一张著名演员的照片和一张妇女时装的图样，都是可怜的伊莉莎所置不起的东西。窗前还挂着一个鸟笼子，里面的鸟早已死掉，只是留下来的一个纪念品。

［屋里唯一看得到的奢侈品就是这些，其余的都是贫苦人家最缺少不了的最少数的必要品：一个破床，上面堆着各种能够御寒的被褥；一个皮箱，上面盖着布并放着一个脸盆，一个漱口杯和一个小镜子；还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都是人家厨房里用不要了的残物；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壁炉架子上放着一个美国造的闹钟；屋里点的是煤气灯，是需要把一枚便士放进钱器里去才放气的那一种。房钱是四先令一星期。

［伊莉莎非常疲倦，但由于异常兴奋不想睡觉，就坐在那里数她新得的财富，梦想着、计划着如何处理这笔钱，终于煤气用完了；这时，她有生以来第一回感到了一种痛快的情绪，觉得再放进一枚便士也用不着吝惜了。但这种挥金

如土的心情并未能完全消除她应该俭省的感觉，她仍然想到睡在床上去幻想和计划，要比冷清清地坐着想更经济更暖和；因此她就脱掉头巾和裙子，堆在那些杂凑的被褥上面，然后踢掉鞋子上了床，没换衣服就睡了。

第二幕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温波街上息金斯的实验室。这是楼上的一间房子，朝着大街，原来是一间客厅。后面墙中间有两扇门，人进门可以看见右角靠着墙的地方两个高高的文件柜彼此摆成直角。在同一角落有一个平面的写字台，上面有一架录音机；一个察喉镜；一排小的风琴管子，外加风箱；一套吹火的灯罩，外加灯口，用橡皮管通到墙上的煤气龙头；几个大小不同的调音叉；半个人头的模型，同真的一样大小，可以看出是口腔发音器官；还有一个匣子装着一些录音用的蜡筒。

[在同一边，再往前去，有壁炉，靠近门的这边有一个舒适的皮面躺椅和一个煤斗。壁炉架上有钟。在壁炉和放录音机的桌子之间有一个放报纸的架子。

[在门的另一边，就是说在来人的左边，有一个浅抽屉的小柜子，上面有电话和电话簿。前面占墙的大半面是一架大钢琴，朝着离门较远的东面，前面有弹琴坐的长凳子，凳子同琴的键盘一样长。钢琴上有一盘糖果，大半是巧克力糖。

[屋子中间没有放东西。除去躺椅、琴凳和录音机桌子旁的两把椅子之外，还有一把椅子。这椅子在壁炉旁边。墙上挂着一些版画，大半是铜版的人像和意大利的辟兰雷西风景版画①，没有水彩油画等。

[辟克林坐在桌子前面，放下一些卡片和刚用过的一个调音叉。息金斯站在他旁边，正在关上两三个开着的文件抽屉。

① 辟兰雷西，是十八世纪初的意大利版画家，他的作品多半是描绘古代建筑物。

他在早晨的阳光中看来是个健壮、活泼、漂亮的人，大约四十岁，穿着黑色的工作服，白领子，黑丝结。他是那种精神饱满而爱好科学研究的人；对于一切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东西都有强烈的兴趣，他研究起来不顾自己和旁人，也不顾他们的感情。若不是看他的个子和年纪，他实在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对周围事物都想管管，如不对他时刻加以注意，他会在无意中闯些乱子。他的态度是：在他高兴时爱管闲事，不顺心时就闹点小脾气，但是他总是非常坦白而不怀任何坏意，因此即使在他最不讲理的时候也还讨人喜欢。

息金斯　（关上最后一个抽屉）大概就这么多了。

辟克林　真了不起，了不起。你知道，我听懂了的还不到一半呢。

息金斯　那么，把那一部分再来一遍吗？

辟克林　（站起来走到壁炉旁边，背向着火）不要了，谢谢，以后再说吧。这一早晨我已经够累了。

息金斯　（也走到壁炉边，站在他左边）听这些发音有些腻了吧？

辟克林　是呀，真费力。我自己念得出二十四个不同的元音，觉得已经不算坏了；可是你却能分别出一百三十个元音，比我高明多了。你这些发音，我多半都听不出区别来。

息金斯　（笑，走到钢琴那里去吃糖）这是练习出来的。最初一点也听不出来；可是听久了，你会知道每个音都有区别，就像A和B那样的不同。（别斯太太伸进头来：她是息金斯的管家妇）什么事？

别斯太太　（迟疑着，很明显地看出不知道怎么办好）先生，有一个年轻女人要见你。

息金斯　年轻女人！她有什么事？

别斯太太　先生，她说有事找你，你一定会欢迎她的。这女人很俗气，实在俗气。我本想回掉她，可是我又想你也许要她录音。我希望我没有做错，因为你有时候接见很古怪的人哩，所以请你原谅我，先生——

息金斯　那没问题，别斯太太。她的口音有意思吗？

别斯太太　哎呀，先生，真太难听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感觉有

意思。

息金斯 （对辟克林）那么叫她上来吧。带她上来，别斯太太。（跑到他的桌子那里，拿起一个录音用的蜡筒）

别斯太太 （不太赞成又没有法子）好吧，先生，你怎么说就怎么办。（走下楼梯）

息金斯 运气真好。我可以给你看我怎么录音。我们让她讲话；我先用倍尔式注音法把她的口音记下来，再用一般国际音标；然后用录音机记下来，那样你就可以随时打开录音机对照着写下来的注音符号，听她的发音了。

别斯太太 （回来）先生，这就是那个年轻的女人。

［卖花女庄严地走进来。她戴着一顶帽子，上插三根鸵鸟毛，一根黄的，一根天蓝的，一根红的。她围着一个不算脏的围裙，粗布外衣也弄得整齐了一些。她这副可怜相，再加上她那自以为很不错的表情和庄严的态度，使得辟克林心软了；他在别斯太太进来时就已经站了起来。至于息金斯他对待男人和女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欺负别人或向天诉苦，埋怨什么鸡毛小事，就要像小孩子为了得点什么去哄保姆一样地去哄骗女人。

息金斯 （看见她显然表示失望，立刻像小孩子一样地大吵大闹，用粗暴的态度说）怎么？这还是昨天晚上我记下她的口音的那个姑娘啊。她没有用了：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丽孙林区土音的录音，我也决不愿意再为她的发音浪费一个蜡筒了。（对卖花女）去你的吧，我不需要你。

卖花女 吓，别那么神气。你还不知道咱是干什么来的。（对站在门口等候吩咐的别斯太太）你告诉了他咱是坐汽车来的吗？

别斯太太 别胡闹！息金斯先生那样的人会管你坐什么车来的？

卖花女 吓，好大架子！反正他总得教课的：咱听见他自己讲的。说真的，咱来这儿可不是为了什么好处；咱是花钱的主，要是不承情，咱到别家去。

息金斯 谁不承情？

卖花女 你们不承情。懂了吧？咱是来听课的。咱出得起学费；你放明白点。

息金斯 （觉得岂有此理）什么话!!!（气得喘不过气来）你想我该

怎么说？

卖花女　你要是个懂规矩的人，你应该请咱坐下，对不对？咱不是说了是给你带生意来的吗？

息金斯　辟克林，我们是叫这块料坐下呢，还是把她打窗户口扔出去？

卖花女　（害怕，跑到钢琴边，转身抗拒）哎——呀！（觉得受了委屈，唠叨着）咱跟太太小姐们一样肯花钱，干吗你叫咱这块料？

［两人不动，非常惊讶，在房子那边看着她。

辟克林　（温和地）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卖花女　咱要在花铺里做个店员，咱不愿意在街口卖花。可是他们不要咱，咱得会说有钱人的话才行。他说他能教会咱，咱就来了。咱要付他学费，也不是跟他要啥好处，他干吗拿咱不当人看？

别斯太太　你怎么那么胡涂不懂事？你能出得起学费请息金斯先生吗？

卖花女　干吗出不起？咱也知道该出多少学费，咱也愿意花钱。

息金斯　你出多少？

卖花女　（走回来，感觉胜利）这才算说话呢！咱知道你昨天向我扔多了钱，能拿回一点来你总不会放过机会，不能总摆架子吧。（低声）昨儿个你喝多了点吧？

息金斯　（专断地）坐下。

卖花女　喂，你要是客气一点——

息金斯　（对她叫着）坐下。

别斯太太　（严厉地）坐下吧，叫你坐就坐。

卖花女　哎——呀——（站在那里，又要抗拒，又不知怎样好）

辟克林　（很客气地）您坐下吧。（把那多余的椅子搬过来，放在他和息金斯中间的地毯旁边）

卖花女　（装模作样地）好吧，那咱就坐下。（坐下来，辟克林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息金斯　你叫什么名字？

卖花女　咱叫伊莉莎·杜立特尔。

息金斯　（一本正经地朗诵着）

伊莉莎，伊莉莎伯，伯齐，伯斯，

到树林子里去找鸟窝。

辟克林　找到了一窝有四个蛋。

息金斯　一人拿一个还剩下三个。

［他们大笑，欣赏自己的打油诗。

伊莉莎　吓，别胡扯啦。

别斯太太　（站到伊莉莎的椅子后面）你不许对先生这么讲话。

伊莉莎　那他怎么不跟咱说正经的呢？

息金斯　好，谈正经的吧。你打算出多少学费？

伊莉莎　咱知道该出多少。咱认识一位太太请了一个真正的法国先生教法文，是一个钟点十八个便士。你总没那么厚脸皮要咱一样多的钱吧？这是教本国的话，又不是教法文；咱顶多给你一个先令。你爱干不干。

息金斯　（来回走着，手在口袋里摇着钱和钥匙）你知道，辟克林，要是你把这一先令不当作一先令看，而看作是她收入的一部分，那就足足相当于一个富翁的六七十镑了。

辟克林　怎么呢？

息金斯　你算算。一个有钱人每天能有一百五十镑的收入。她每天收入也不过两个半先令左右。

伊莉莎　（骄傲地）谁说咱的收入是——

息金斯　（继续说）她要用每天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给我做学费。一个百万富翁，每天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是六十镑左右。这很不坏呀。真的，这太好了！我从来也没收过这么高的学费。

伊莉莎　（站起来，吓坏了）六十镑！你说的是什么？咱可没说给你六十镑。咱们哪儿来——

息金斯　别讲话。

伊莉莎　（哭起来）可是咱没有六十镑。哎呀——

别斯太太　别哭，傻丫头。坐好了。这儿谁也不要你的钱。

息金斯　可是你要再哭哭啼啼的，这儿的人可就要拿鸡毛掸子揍你一顿了。坐下。

伊莉莎　（慢慢地坐下来）哎——呀——好像你是咱爹呢。

息金斯　我要决心教你的话，那我就比两个爹还要凶。给你。（把他的绸手帕递给她）

伊莉莎　这是干吗？

息金斯　给你擦眼泪。哪儿湿了就擦哪儿。记住，这是你的手帕；那是你的袖子。你要打算做个店员就别拿袖子当手帕用。

［伊莉莎完全不懂，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别斯太太　息金斯先生，您那么跟她讲没有用：她不懂你的意思。你那么作也不对：她不会那样做的。（把手帕拿过来）

伊莉莎　（把手帕抓过来）喂！你还给咱。他是给咱的，不是给你的。

辟克林　（大笑起来）对了。别斯太太，恐怕手帕要算是她的了。

别斯太太　（没有办法）那真是活该，息金斯先生。

辟克林　息金斯，我对这件事倒很感兴趣。你说的参加外国大使花园酒会的那件事怎么样？你要能试验成功，我就承认你是最伟大的语音学家。我愿意跟你打赌，你要做成功，我愿意负担一切费用。我也可以代付学费。

伊莉莎　哎呀，您真是好人，谢谢您，长官。

息金斯　（也有意试试，看着她）也很想试试。她是这么下流的可爱，肮脏的可怕——

伊莉莎　（非常反对这种说法）哎——呀——呀——咱可不脏：咱可是洗了脸又洗了手来的。

辟克林　息金斯，看起来你是不打算对她表示好感，让她喜欢你的了。

别斯太太　（不放心）先生，您别那么说；让姑娘喜欢你的办法可多着呢；息金斯在这方面比谁都高明，虽然他常常并不是有意。先生，我希望你不要鼓励他做糊涂事。

息金斯　（越想越兴奋）人生是什么，还不是乘着一时高兴而做一系列的糊涂事？困难只是没有机会去做。不要放过一个机会；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破烂的叫化子变成公爵夫人。

伊莉莎　（非常反对他对她的这种看法）哎——呀——！

息金斯　（兴高采烈地）对了。六个月——她要是耳朵好，口齿也伶俐，也许三个月——我要把她带到任何场合，装成任何人物。我们今天就开始；现在！现在就开始！别斯太太，你把她带去，洗洗干净。要是别的办法不行，就用猴牌去污粉。厨房里火大吗？

别斯太太　（抗议）有火；可是——

息金斯　（不容分辩地）把她衣服都脱掉，烧掉它。打电话给惠特雷公司或别家送新衣服来。衣服没到以前先把她拿包皮纸包起来。

伊莉莎　你不是正经人；你说的是什么？咱是个好人，咱知道你是啥样的人。

息金斯　我们这儿不需要你们丽孙林区的那种假正经，小丫头。你非得学会公爵夫人那一套不行。别斯太太，把她带去。她要是跟你找麻烦，就打她屁股。

伊莉莎　（跳起来，跑到辟克林和别斯太太两人中间，请求保护）别！咱可要叫警察了。

别斯太太　我也没有地方放她呀。

息金斯　放在垃圾箱里好了。

伊莉莎　哎——呀——呀——！

辟克林　喂，息金斯，要讲点理啊。

别斯太太　（坚决地）息金斯先生，您得讲点理，真的。您不能把人都那么不当回事。

［息金斯受了责备态度平静下来。狂风暴雨过去了，他现在就带着讶异的表情，和风细雨般地辩白起来。

息金斯　（像教学似的一字一句地说着）我拿人不当回事吗？亲爱的别斯太太，亲爱的辟克林，我从来没有一点看不起人的意思。我不过是建议，我们应该特别照顾这个穷丫头。我们应该帮助她作好准备，使她能适应新的社会地位。如果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不愿意伤害她的或你的感情。

［伊莉莎放了心，又偷偷地回到她的椅子那里。

别斯太太　（对辟克林）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先生？

辟克林　（大笑）别斯太太，从来没听过。

息金斯　（十分忍耐）怎么了？

别斯太太　问题就是：你不能像在海边捡个石子似的随便捡个姑娘。

息金斯　为什么不能？

别斯太太　为什么！你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她的父母是什么人？她也许结过婚了。

伊莉莎　吓，去你的！

息金斯　你看！这姑娘说的很对，“吓，去你的！”结过婚才怪呢！你要知道她们这种人结婚只要一年，就变得像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五十岁的老太婆了。

伊莉莎　谁肯娶咱哪？

息金斯　（突然低下声来用美妙动人的口音说）真的，伊莉莎，等到我把你整理好了，路上要有好多人为你而自杀呢。

别斯太太　先生，请不要乱讲。你不应该这么同她乱讲。

伊莉莎　（站起来，扬着头很坚决地）咱要走了。这家伙有神经病。咱可不要疯子教咱念书。

息金斯　（由于伊莉莎完全不能领会他的美妙发音而感觉很不痛快）哦？我是个疯子？好吧，别斯太太，你不用给她做新衣服了，把她扔出去好了。

伊莉莎　（低声唠叨着）哎呀，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别斯太太　你看你调皮有什么好处？（指着门）这儿走吧。

伊莉莎　（差不多要哭了）咱也不要新衣服。给咱咱也不要。（丢下手帕）咱的衣服咱自己会买。

息金斯　（灵巧地接住手帕，在她迟疑不决地向着门走的时候，挡住她的去路）你真是个不识好歹的坏丫头。我本打算把你从泥坑里救出来，给你打扮漂亮，把你变成一位小姐，而你却这么回答我。

别斯太太　别说了，息金斯先生。我不许你这样说。你这样子很不好。姑娘，回家找你爸爸妈妈去吧，让他们多照管你一些。

伊莉莎　咱没爹妈。咱爹妈说咱大了，该自个儿挣钱了，就把咱赶出来了。

别斯太太　你的妈呢？

伊莉莎　咱没亲妈。把咱赶出来的是第六个后妈。可是咱没他们也能行。咱可是个正经姑娘。

息金斯　那样好吧，还大惊小怪干什么呢？你这姑娘没有人管，对谁都没有用，只有对我有用。（走到别斯太太面前去哄她）别斯太太，你做她干妈好不好？我敢说你收个干女儿一定会感觉很有意思。你别再啰唆啦。你把她带下楼去，给她——

别斯太太　可是她算怎么回事？她拿不拿工资呢？先生，您得放明白些。

息金斯　啊，你看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好了：算在家用的账上。（不耐烦）她要钱又有什么用？她在这儿有吃有穿。你要是给她钱，她只有拿去喝酒。

伊莉莎　（转过身来）你真是诬赖好人，你说的全不对。谁也没看见咱喝过酒。（对辟克林）先生，您是个规矩人，您叫他别这么瞎说八道。

辟克林　（和和气气地劝告他）息金斯，你没想到这个姑娘也有她的自尊心吗？

息金斯　（冷漠地打量她）我想说不上。至少我们用不着管。（愉快地）伊莉莎，你有自尊心吗？

伊莉莎　别人有，咱也有。

息金斯　（考虑她的语言，对辟克林）你看出困难了吗？

辟克林　哦？什么困难？

息金斯　教她按文法讲话。只教她正确的发音倒并不难。

伊莉莎　咱也不想按文法讲话。咱就想像花店里太太们那样讲话。

别斯太太　息金斯先生，回到正题好不好。我要知道这姑娘在这儿到底是什么待遇。有没有工资？你教完了她的时候又把她怎么办？你必须看得远一点。

息金斯　（不耐烦）我要是让她在泥坑里待着，她将来又会怎么样呢？别斯太太，你说。

别斯太太　息金斯先生，那是她自己的事，不是你的责任。

息金斯　好吧，等到我试验完了，我们可以再把她扔到泥坑里去；那以后就是她自己的事了；这还不行吗？

伊莉莎　你这个人没有心，你就为你自己着想。（坚决地站起来要走）算了！咱听够了。咱要走了。（向门口走去）你也一点不害羞。

息金斯　（从钢琴上赶快拿起一块奶油巧克力糖，眼睛发着光，带着恶作剧的表情）伊莉莎，吃块糖吧。

伊莉莎　（想吃，停下来）谁知道糖里有什么？咱听说过有你这样的人专拿迷药害姑娘们。

［息金斯很快地拿出小刀，把糖切成两半，一半放在自己嘴里吃下去，另一半给她吃。

息金斯　伊莉莎，你看没有坏意吧。我吃一半，你吃一半。（伊莉莎

张开嘴要说话，他就把那一半巧克力糖塞到她嘴里）你可以有整盒、整桶的糖吃，每天都有，你一天到晚吃巧克力糖，怎么样？

伊莉莎　（在几乎被噎死之后终于把糖吃掉）咱本来不想吃，咱是觉得打嘴里往外拿太难看。

息金斯　还有，伊莉莎，我记得你说你是坐汽车来的。

伊莉莎　那又怎么样呢？汽车别人能坐，咱也能坐。

息金斯　当然，伊莉莎，从今以后你想坐多少回就坐多少回。你可以每天坐汽车游遍全城。你考虑考虑吧，伊莉莎。

别斯太太　息金斯先生，你是在引诱这个姑娘。这样不对。她应该想想自己的将来。

息金斯　年纪轻轻的就计划将来？真是没有的事。等到没有将来的时候再考虑将来也不晚呀。不，伊莉莎，你要跟这位太太学学，替别人计划将来；可是不要净想自己的将来。你就想着巧克力糖、汽车、金子和钻石好了。

伊莉莎　不，咱不要金子和钻石。咱是正经人。（又坐下来，做出很端庄的样子）

息金斯　伊莉莎，你应该老是这样，让别斯太太照管着你。你将来要嫁给一个有漂亮小胡子的侍从武官，侯爵的儿子，老侯爵会因为他娶了你而不认他做儿子，可是等到老头儿看到你多么美多么好的时候，他又会回心转意——

辟克林　对不起，息金斯，我实在不能不管。别斯太太很对。要让这位姑娘给你做六个月教学上的试验，一定得让她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息金斯　她怎么能够呢？她什么也不会懂的。而且，我们自己知道搞的是些什么吗？我们要是知道的话那还会去做吗？

辟克林　话是很聪明，息金斯，可是与本题无关。（对伊莉莎）杜立特尔小姐——

伊莉莎　（受宠若惊）哎——呀——呀！

息金斯　你看！这就是你得到的反应。哎——呀——呀！你给她解释也白费。你是个军官，这点你应该懂得。你就向她发命令好了：那就足够了。伊莉莎，你要在这儿待六个月，学习正确的发音，像花店里店员太太那样讲话。你要是乖乖的，叫你做什

么就做什么，你就可以有自己很好的卧室睡觉，有很多好东西吃，有钱买巧克力糖，坐汽车兜风。你要是顽皮偷懒，你就要睡在厨房后面，跟黑壳虫在一起，别斯太太还要用扫帚把子打你的屁股。六个月后你就可以坐着很漂亮的马车到白金汉宫去。要是国王看出来你不是个上等人，警察就要把你带到伦敦塔①，把你的头砍掉来警告别的不自量力的卖花女。他要是没看出你来，你就可以做个花店的店员，开始拿七个半先令。你要是不接受，你就是最没有良心的，最坏的姑娘，天使也要为你哭泣。（对辟克林）辟克林，你满意了吗？（对别斯太太）别斯太太，我说的够清楚够公平了吧？

别斯太太　（耐心地）我觉得你最好让我私下里同这姑娘好好地谈一谈。我还不敢说我能不能负责照管她或者同意这样做。当然我知道你存心并不坏；可是你一对人家的口音感觉兴趣了，你就不想也不顾他们和你自己了。伊莉莎，跟我来吧。

息金斯　好吧。谢谢你，别斯太太，把她打发到洗澡间去吧。

伊莉莎　（迟疑地站起来，对他还很怀疑）你真欺侮人。咱要不想待在这儿咱就不待。咱可不让别人打咱。咱也没说要到白金汉宫去。咱也从来没惹过警察。咱可是正经人——

别斯太太　姑娘别顶嘴。你不了解他。你跟我来吧。（先走到门口，给伊莉莎开开门）

伊莉莎　（走出门口的时候）咱说的反正不错。要是他们砍咱的脑袋，咱可不沾国王的边儿。咱要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咱就不来了。咱从来是个好姑娘；咱也没跟他先搭茬儿，咱也不该他不欠他的；咱也不听他那一套；咱也不买他的账；咱跟别人一样也都有个心——

［别斯太太关上了门，伊莉莎埋怨的声音也就听不见了。

［伊莉莎被带到三楼，她觉得很奇怪，因为她想一定是要把她带到下房去的。在三楼别斯太太开了一间房门，把她带进一间空的卧室。

别斯太太　我只好让你住在这儿。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卧房了。

伊莉莎　哎呀，太太，咱可不能在这儿睡。咱这样儿的人住不了这

---

① 伦敦塔，是罗马时代的古建筑物；历代都曾作为幽囚政治犯或处决犯人的地方。

样好的房子。这儿的东西咱也不敢碰。咱还不是公爵夫人呢。

别斯太太　你应该把你自己弄得像这房间一样干净，那你就不怕碰东西了。你也应该叫我别斯太太，不要叫太太。（打开旁边的房门，那里原来是梳妆室，现在加上自来水现代设备，成为洗澡间了）

伊莉莎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你在这儿洗衣服吗？这个洗衣盆可真特别。

别斯太太　这不是洗衣盆。伊莉莎，这是我们洗身体的，我要在这儿给你洗个澡。

伊莉莎　你要咱到这大盆里把身子都洗湿了？咱可不干！咱吹了风要受病的。咱听说有个娘儿们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洗澡，她就得病死了。

别斯太太　息金斯先生在楼下男人们的洗澡间里洗，他每天早晨都洗澡，用冷水。

伊莉莎　吓！那人真是个铁打的。

别斯太太　你要是跟他和辟克林先生坐在一起学习，你就也得这样做。不然他们会讨厌你的气味的。可是你可以用热水，爱多热就多热。那儿有两个水龙头，一个热的，一个冷的。

伊莉莎　（哭起来）咱不干。咱不敢洗澡。这不对头，咱着了凉就要死了。咱从来也没洗过澡，没洗过这样的澡。

别斯太太　怎么，你不愿意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像个小姐吗？你要知道，你要是外表那样龌龊，就不是个好姑娘了。

伊莉莎　哇，哇！！！

别斯太太　别哭了，到你房间去，把你所有的衣服都脱掉。然后披上这个（从衣架上拿下浴衣交给她）再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把洗澡水预备好。

伊莉莎　（哭着）咱不能洗。咱不干。咱洗不惯。咱从来没把衣服都脱下来过。这不好，这多不好意思。

别斯太太　没有的话。你晚上上床睡觉不脱衣服吗？

伊莉莎　（讶异）当然不。脱衣服干吗？那要受凉了。咱光脱裙子。

别斯太太　你是说你睡觉也穿着白天穿的内衣吗？

伊莉莎　不穿那穿什么？

别斯太太　只要你住在这儿你就不能再那样。我要给你睡衣穿。

伊莉莎　你想让咱换上冰凉的衣服，一夜冻得打哆嗦吗？那你要把咱折腾死了。

别斯太太　我要把你这个肮脏的叫化子变成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小姐，好和先生们在书房里坐在一块儿。要么你相信我，听我的话，要么你就滚出去，提你那卖花的篮子去吧。

伊莉莎　你不知道咱多么怕冷，咱受不了。

别斯太太　你的床不会冷的：我要放上一个热水袋。（把她推到卧房里）去吧，把衣服脱掉。

伊莉莎　哎呀，咱要是知道讲干净是这样的可怕，咱死也不来了。咱享着福自己还不知道呢。咱——

［别斯太太把她推出门，可是让门半开着，怕她的俘虏跑走了。

［别斯太太套上一双不透水的白橡皮袖子，把澡盆放满水，把冷热水调匀，用温度计试了温度。她又放上一把芳香的洗澡盐，加上一把芥末，然后又拿起一个看起来很可怕的长把刷子，用一块香肥皂在上面擦了许多肥皂。伊莉莎走进来，只穿着浴衣，紧紧地围在身上，显出非常害怕，极其可怜的样子。

别斯太太　来吧。把衣服脱掉。

伊莉莎　哎呀，那不行，别斯太太；那可真不行。咱从来没脱光过。

别斯太太　没有的话。来，进盆去试试水够不够热。

伊莉莎　哎呀！哎呀！水太热了。

别斯太太　（巧捷地把浴衣拿掉，把伊莉莎推倒在浴盆里）不要紧。（开始用刷子刷她）

［伊莉莎的叫喊声十分悲惨。

［这时辟克林正在同息金斯讨论关于伊莉莎的事。辟克林从壁炉旁走到椅子那里，他骑着椅子，双手放在椅背上，正在质问息金斯。

辟克林　息金斯，请原谅问得很坦白。关于女人的事，你这人可靠吗？

息金斯　（不大痛快）你见过那样的人吗？

辟克林　见过，见过很多。

息金斯　（专横地，用手撑着钢琴，一跳跳到钢琴上坐着）我可没

有见过。我觉得只要女人和我做起朋友来，她就变得妒忌，挑剔，多心，总之非常讨厌。我要是同一个女人好，我自己就变得又自私又专横。女人把什么事都搞坏了。只要你让她们同你发生关系，你就会发现女人同你总是背道而驰的。

辟克林　怎样背道而驰？你举个例子。

息金斯　（情绪不宁地离开钢琴）天知道！大概是女人想过女人的生活，男人想过男人的生活，彼此都想把对方拉到相反的方向去，南辕北辙，结果两人都被拉向东边，虽然双方都不愿意，（又坐在钢琴的凳子上）所以我就是这样，决定不结婚，将来也打算如此。

辟克林　（站起来，庄重地站在他面前）说实在的，息金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要是参加这件事，我就要对这女孩子负责。我希望大家同意不利用这机会占她的便宜。

息金斯　什么话！我保证，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站起来解释）你要知道，她现在是个学生了；学生要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不可能进行教学。我已经教过好几十个有钱的美国小姐说正确的英文，那些都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我是受过锻炼的。我看她们就像木头做的一样。我自己也像木头做的。所以……

［别斯太太开了门。她手里拿着伊莉莎的帽子。辟克林回到壁炉前的躺椅那里，坐下来。

息金斯　（兴奋地）怎么样，别斯太太，一切顺利吗？

别斯太太　（站在门口）息金斯先生，我想打扰你，说一句话，可以吗？

息金斯　当然可以。请进来吧。（她走过来）不要把它烧了，别斯太太，我要留着它当古董呢。（拿过帽子）

别斯太太　请小心点。我答应她不给烧掉；可是最好让我把它放在蒸炉里蒸一下消消毒。

息金斯　（赶快把帽子放在钢琴上）啊！谢谢你。好吧，有什么事？

辟克林　我在这儿不碍事吗？

别斯太太　先生，一点不碍事。息金斯先生，我希望你在这女孩子面前讲话要特别慎重。

息金斯　（不高兴）当然。我从来讲话都很慎重。你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别斯太太　（不理会他的反应）不是的。往往你找东西找不着或者有些急躁的时候，你说话就很不检点。在我面前那没有什么关系，我听惯了。可是你一定不要在这女孩子面前说粗话。

息金斯　（生气了）我说粗话！（着重地）我从来不说粗话。我非常反对这种习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斯太太　（坚定地）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太爱说粗话了。你说什么混蛋，妈的这个，妈的那个都还不要紧——

息金斯　别斯太太，真的，你怎么能用这些字眼！

别斯太太　（不理他）——可是有一个字我要请你不要用。那女孩子洗澡洗得舒服的时候就用了那个字。那个字的声音和洗澡的“澡”字差不多。当然她不懂应当怎么讲话，这是她从小在母亲怀里学来的。可是你不能让她听你嘴里说出那个字。

息金斯　（傲慢地）别斯太太，我想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字。（她定睛看着他。他感觉不大舒服，郑重地作了修正）除非偶然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而那总是不无理由的。

别斯太太　今天早晨你说到你的罩靴和你的早饭的时候都用了那个字。

息金斯　啊，那只是为了双声叠韵的关系，别斯太太，那正是诗人的本色。

别斯太太　好吧，不管你怎么说，反正请你不要让她听见你说那个字。

息金斯　好吧，好吧。你说完了吗？

别斯太太　还没有。我们还要对她个人整洁习惯方面多加注意。

息金斯　当然。很对。这很重要。

别斯太太　我的意思是不要让她服装不整齐，或者把东西乱放。

息金斯　（庄重地走过去）很对。我正要请你多注意这些事。（对辟克林，后者正在听得很感兴趣）这些细节关系很大，辟克林。小处注意，大处就没有问题；不但用钱方面是这样，生活习惯也是这样。（在壁炉前地毯上停下来，好像自己是无懈可击似的）

别斯太太　是的。所以我想请你不要穿着睡衣来吃早饭，至少不要像你那样拿它当手巾用。还要请你不要用同一个碟子吃好几种东西，而且请你记住不要把煮麦片粥的锅放在干净桌布上，要

给那女孩子做个好榜样。要知道上个星期你把鱼刺搞在果酱里，差点把你卡死。

息金斯　（从炉毯边败退，回到钢琴旁边）我有的时候心不在焉也许会那样，可是你总不能说我是经常那样。（生气）啊，对了，我的睡衣上真他妈的一股石油精味。

别斯太太　当然会有的。你要是以后擦手——

息金斯　（咆哮）好吧，好吧，我以后擦在头发上好了。

别斯太太　我希望你没有生气，先生。

息金斯　（发现她觉得自己会发脾气，很不安）哪里，哪里。别斯太太，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将来在这女孩子面前要特别注意。还有什么事？

别斯太太　没有什么了。你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些日本服装能给她穿吗？我实在不能再给她穿那些旧衣服了。

息金斯　当然可以。你做主好了。没事了吗？

别斯太太　谢谢，先生。没有别的事了。（走出去）

息金斯　辟克林，这位太太对我的看法太奇怪了。我是个怕羞的，游游移移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有自己觉得老练，了不起，像别人那样。可是她总是坚信不移，认为我是独断专行，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那种人。我真不懂为什么。

［别斯太太又进来。

别斯太太　对不起，先生，麻烦事来了。楼下有一个倒垃圾的，叫阿尔弗莱·杜立特尔，要见你。他说他的女儿在你这儿。

辟克林　（站起来）吓！你瞧！

息金斯　（毫不迟疑）带那个流氓上来。

别斯太太　好吧，先生。（走出去）

辟克林　息金斯，他也许不是流氓。

息金斯　没有的话。当然他是个流氓。

辟克林　不管他是不是，我看总要有些麻烦。

息金斯　（充满自信）没关系，我想不要紧。就是有麻烦也是他找我，不是我找他。我们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些有意思的东西。

辟克林　关于那女孩子的吗？

息金斯　不，我是说他的口音。

辟克林　啊！

别斯太太　（在门口）先生，杜立特尔来了。（把杜立特尔带进来，自己退出）

［阿尔弗莱·杜立特尔是个年纪较大而精力旺盛的倒垃圾的人，穿着倒垃圾人的衣服，戴着帽子，帽子后檐盖着头颈和肩膀。他的面貌很富有特点，看来没有什么由于恐惧和良心的拘束。他的口音也非常具有表情，这是由于他习惯毫无顾虑发表意见所造成的。他目前的态度是一种义愤填膺坚决不屈的样子。

杜立特尔　（站在门口，不知道他找的人是屋里哪一个）哪位是息金斯教授？

息金斯　我就是。你好，请坐。

杜立特尔　您好，老爷。（很庄重地坐下来）老爷，咱是来谈一件大事的。

息金斯　（对辟克林）洪斯劳地区的人。母亲是威尔士人，我想是。（杜立特尔目瞪口呆。息金斯继续说）你来干什么，杜立特尔？

杜立特尔　（带恫吓口气）咱要咱闺女：就为这事，懂吗？

息金斯　自然了。你是她父亲，不是吗？你总不会以为别人想要她吧？我看你还有些父女之情，我很高兴。她在楼上。你立刻把她带走吧。

杜立特尔　（站起来。非常惊讶）您说的什么！

息金斯　把她带走。你以为我要替你养活女儿吗？

杜立特尔　（辩白）不是这么说，老爷。您这话合理吗？您不能这样欺负人，不是吗？那闺女是咱的。你给弄来了。咱这一份该怎么说呢？（又坐下来）

息金斯　你的女儿大胆到我家里来，是要我教她正确的发音，好在花店里找个事做的。这位先生和我的女管家一直都在这里。（恫吓他）你怎么敢来讹诈我？她是你存心派来的。

杜立特尔　（抗议）不是那样，老爷。

息金斯　一定是，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她在这儿？

杜立特尔　老爷，别那么看人。

息金斯　警察要把你看起来。你们是串通了的，打算讹诈要钱。我要打电话叫警察来。（坚决地走到电话机那里，打开电话簿）

杜立特尔　咱跟您要过一个铜子吗？请这位先生评评理：咱提过一

个钱字了吗？

息金斯 （放下电话簿，大步走到杜立特尔跟前质问他）那么你来干吗？

杜立特尔 （态度恳切）您说人家来干吗？老爷，您得替人家想想。

息金斯 （气平了些）阿尔弗莱，是你叫她来的吗？

杜立特尔 天晓得，老爷，咱可没有。咱赌咒有两个月没看见这孩子了。

息金斯 那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呢？

杜立特尔 （声调柔和凄惨）老爷，咱要告诉您，可是您得让人家说一句话呀。咱是愿意告诉您，咱是想要告诉您，咱是打算告诉您呀。

息金斯 辟克林，这个家伙倒有些修辞天才呢。你看他抑扬顿挫、出口成章。"咱是愿意告诉您，咱是想要告诉您，咱是打算告诉您呀。"真是哀感动人，有声有色！那是他的威尔士人的本色。这点也说明他的狡诈的根源。

辟克林 别那么说，息金斯：我也是西部的人呢①。（对杜立特尔）你要是没有派她来，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呢？

杜立特尔 是这样，老爷。那孩子请了一个男朋友坐汽车兜风，她的房东太太的儿子。他总想等着她带他坐汽车回家。那么她听说你愿意把她留下来的时候，就打发了他回去拿行李。咱是在长亩和恩德尔街口上碰见那个男孩子的。

息金斯 在酒店里，是吗？

杜立特尔 那算得了什么呢？老爷？穷人都得喝两杯呀。

辟克林 息金斯，你让他讲下去吧。

杜立特尔 他就告诉了咱是怎么回事。你替咱想想，做爹的该怎么想又该怎么做？咱就对那男孩子说，"你给咱把行李拿来"，咱说——

辟克林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呀？

杜立特尔 那房东太太对我不放心，老爷。她就是那种娘儿们。咱还给了那男孩子一个铜子，他才肯给咱行李，那个小混蛋。咱把行李带来是为您方便，老爷，替您效点力。就是这样。

① 威尔士在英国西部，故云。

息金斯　有多少行李?

杜立特尔　老爷，有乐器，有几张画，一点首饰，一个鸟笼子。她说她不要衣裳。老爷，这一点您说咱该怎么想呢?咱是她的爹呀，您说咱该怎么想?

息金斯　所以你就来这儿，免得人玷污了女孩儿的清白?

杜立特尔　(赏识的：觉得他很了解他而感到安慰)正是这样，老爷，对了。

辟克林　可是你既然打算把她带走，又何必把行李带来呢?

杜立特尔　要把她带走的话，我说过一句吗?您说咱说过吗?

息金斯　(坚决地)你要把她带走，就赶快走。(走到壁炉那边，按铃)

杜立特尔　(站起来)别那么说，老爷。咱不能耽误咱闺女的前程。她在这儿前程远大，不是吗，而且——

[别斯太太开开门，等着吩咐。

息金斯　别斯太太：这是伊莉莎的父亲。他是来接她回去的。把伊莉莎交给他。(走回钢琴那里，带着此事今后与他无干的神气)

杜立特尔　不是。您这是误会了。您听咱说——

别斯太太　他没法带她走，先生：他怎么能带她走呢?你叫我把她的衣服全烧了。

杜立特尔　对呀。咱总不能把闺女带到大街上去，像个光屁股的猴子似的，是不是?您琢磨琢磨?

息金斯　你跟我说你要你女儿。那你就带她走吧。她要是没有衣裳，你去买几件给她穿。

杜立特尔　(着急)她穿了来的衣裳在哪儿呢?是咱把衣裳给烧了还是您的这位太太烧的?

别斯太太　对不起，我是管家的。我已经叫店里给你女儿送衣服来了。衣服一到你就可以把她带走。你可以在厨房里等着，请这边来。

[杜立特尔不知如何是好，随她走到门口；迟疑了一下，终于很亲密地走近息金斯。

杜立特尔　您听我说，老爷。咱们都是老江湖了，不是吗?

息金斯　哦!咱们都是老江湖，是吗?别斯太太，您先走吧。

别斯太太　是的，先生，我看我还是走开好。(庄重地走出去)

辟克林　杜立特尔先生，请你开讲吧。

杜立特尔　（对辟克林）谢谢您，老爷。（对息金斯，后者感觉离客人太近有点受不了，逃到钢琴凳子那里；因为杜立特尔有他那一行人的灰土气味）说真的，咱们是一见有缘，你要是要她，咱也不一定要带她回家，咱们可以商量个办法。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长的不算坏。做咱闺女，养着她可有点划不来，所以咱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咱做爹的总不能白做，您也决不会让咱把闺女白白送人；咱看得出来，老爷，您也是个直性人，五镑钱对您又算得了什么？伊莉莎对咱又有什么用？（回到椅子那里，庄重地坐下）

辟克林　你要明白，杜立特尔，息金斯先生的动机是不坏的。

杜立特尔　老爷，那当然了。要是咱不那么想，咱就要五十镑了。

息金斯　（非常反感）你的意思是说为了五十镑钱你能卖掉你女儿吗？

杜立特尔　在一般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可是为了报效像您这样的老爷，咱可以特别通融。

辟克林　你这家伙没有一个道德观念吗？

杜立特尔　（毫不羞耻）我讲不起，老爷。您要是像咱那样穷您也就不讲道德了。您知道，咱也没有什么坏意。要是咱闺女弄到点什么，咱干吗不分点？

息金斯　（困惑）辟克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毫无疑问从道德观点来看，就是给他一个铜子也是罪过。可是我又觉得他的要求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杜立特尔　这就对了，老爷。咱的意思也就是这样，这不也是做爹的一点心吗？

辟克林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总不大对头——

杜立特尔　老爷，您别那么说。别那么看。两位老爷，我问您，咱算个什么？咱是个不配得一点好处的穷光蛋，这就是咱。你替咱想想，咱这号人是一年到头受绅士们的欺负，哪儿有点便宜咱想占，他们总是老一套："你不配，这轮不到你。"可是咱的需要也并不比别人小呀？拿那寡妇来说，她死了一个丈夫，一个星期就领了六个慈善机关的救济金，咱比起她来需要也不少，咱用钱的地方还更多呢。咱吃的比人家不少；酒喝的比人家也

多。咱还需要一点娱乐，因为咱是个爱动脑筋的人。要是咱不痛快的时候，咱喜欢热闹一下，唱个歌儿，来点音乐；他们跟咱要起钱来也不比人家少呀。绅士们的道德是什么？还不是不给咱钱的借口吗？所以两位老爷，请你们别跟咱来这一套。咱是跟您说真话。咱也不假装那一套来要钱。咱是不配，咱也不打算改。咱就喜欢这样，这也是实话。可是您说人家辛辛苦苦供吃供穿带大了的闺女，让您看了喜欢，可是您好意思因为咱好说话就占咱便宜吗？您说五镑钱要多了吗？咱让您来评吧，咱让您来说吧。

息金斯　（站起来，走到辟克林那里）辟克林，我们要把这个人训练三个月，他可以做个内阁阁员，或者威尔士的传教士呢。

辟克林　杜立特尔，你看怎么样？

杜立特尔　老爷，咱可不干，多谢您哪。咱听过一切牧师和首相讲话——因为咱爱动脑筋，政治也好，宗教也好，社会改革也好，这些玩意儿也跟别的娱乐一样——可是说真的，这些都不是人干的。咱就要做个不该享福的穷光蛋。比起社会上各种职业来，就是这个，嗯，这个还有点劲，对咱合适。

息金斯　我看我们得给他五镑钱。

辟克林　就怕他拿了乱花。

杜立特尔　那不会，老爷，我发誓说不会的。您不用怕我会把钱存起来，收起来，留着不用。保管到了星期一就一个钱都不剩了：咱就又像从来没有过钱似的去干活了。这个钱毁不了咱，您放心。咱跟咱娘儿们痛痛快快喝一顿，咱也痛快了，别人也做了买卖，您的钱没白花，您也满意了。这样用钱最合适不过了。

息金斯　（拿出钱包，走到杜立特尔和钢琴之间）这人真怪。我们给他十镑钱吧。（拿出两张钞票给杜立特尔）

杜立特尔　不要，老爷。她舍不得花十镑钱，咱也不能花那么多。十镑是一笔大钱：谁有了十镑钱用的时候都得盘算盘算，那就乐不起来了。老爷，您还是照我说的数给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辟克林　你跟你那位太太为什么不正式结婚？我总觉得这种不道德太过分了一些。

杜立特尔　您跟她说去，老爷，您跟她说去。咱可是愿意。这样是

咱吃亏。咱管不住她。咱非哄着她不行。咱得给她买东西。咱得买他妈的那么多衣服给她穿。咱得卖苦力，老爷，就因为咱不是正式丈夫。她也明白这个。她还会嫁给咱？老爷，您听咱说，趁着伊莉莎年轻，你们结了婚，那就对头了。您要不趁早，您将来会后悔。现在结了婚，她将来会后悔；可是她后悔比您后悔强，因为您是个男子汉，她不过是个娘儿们，反正也不会找乐子。

息金斯　辟克林，我们要再听这个家伙讲一分钟，我们一切道德标准都要完蛋了。（对杜立特尔）你说五镑钱，对吗？

杜立特尔　老爷，多谢您哪。

息金斯　你一定不愿意拿十镑钱吗？

杜立特尔　这回不了，下回吧，老爷。

息金斯　（给他五镑钱）拿去吧。

杜立特尔　谢谢，老爷。早安。（匆匆向门口走去，急欲满载而归。他开开门，对面来了一位秀丽而极其整洁的日本少女，穿着朴素的蓝布日本衣服，上面印着精美的小白素馨花的图案。别斯太太也和她在一起。他恭恭敬敬地让开路并且道歉）对不起，小姐。

日本少女　去你的！自己闺女都认不得了吗？

杜立特尔　（同时叫出）这是伊莉莎？他妈的！

息金斯　（同时叫出）怎么？是她？

辟克林　（同时叫出）老天爷！

伊莉莎　咱看起来特别吧？

息金斯　特别？

别斯太太　（在门口）先生，请你不要说什么话把她奉承得骄傲起来。

息金斯　（认真地）哦！你说的对，别斯太太。（对伊莉莎）是呀，他妈的真特别。

别斯太太　先生。

息金斯　（改口）我的意思是说她非常特别。

伊莉莎　咱戴上咱的帽子就像样了。（拿起她的帽子戴上，很神气地走到壁炉那边）

息金斯　天哪，这是一种新样式。按理应该很难看！

杜立特尔　（带着做父亲的骄傲）好，咱从来没想她打扮起来会这么漂亮，老爷。真是个好闺女，不是吗？

伊莉莎　咱告诉你，在这儿打扮起来可省事呢。冷热自来水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还有毛巾，还有滚烫的毛巾架子，热的烫手。擦身子用的软刷子，还有一木碗的肥皂，像莲馨花那么香。咱现在才明白太太小姐们怎么那么干净。她们洗澡真舒服啊。咱希望她们也能看看咱们怎么洗。

息金斯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们的洗澡间。

伊莉莎　也不是完全喜欢，咱也不怕谁听见咱的话。别斯太太知道。

息金斯　别斯太太，什么东西不好？

别斯太太　（假装不知道）没有什么，先生。没有什么关系。

伊莉莎　咱真想打破它。咱不知道往哪儿瞧好，可是咱结果给它挂上了一条毛巾。

息金斯　挂在哪儿？

别斯太太　挂在穿衣镜上了，先生。

息金斯　杜立特尔，你把你女儿管教的太古板了。

杜立特尔　咱？咱从来没管教过她，就是有时候抽她一顿皮鞭子。老爷，您不能怪咱。您看，她还不习惯呢。要不了多少时候你们那一套随随便便的习惯她就学会的。

伊莉莎　咱可是个正经闺女；咱也不学那一套随随便便的习惯。

息金斯　伊莉莎，你要是再说你是个正经闺女，你的父亲就要把你带回家去了。

伊莉莎　他不会。你不懂得咱爹。他来这儿就是跟你要点钱买老酒吃。

杜立特尔　不吃老酒咱还要钱干吗？捐给教堂吗？（她向他吐吐舌头。他生气了，因此辟克林不得不拦住他们俩）你别跟咱要这一套，你也别让咱听见你跟这位老爷要这一套，你得小心着点，明白吗？

息金斯　杜立特尔，你走以前还有什么话要嘱咐她吗？譬如说，给她祝福。

杜立特尔　老爷，没有了。咱没那么糊涂，把咱知道的都教给孩子。就这样咱还管不住她呢。老爷，您要是想改进她的思想，您就拿个皮鞭子教训教训她。再见，先生。（转身要走）

息金斯　（做出认真的样子）等一下。以后你要常来看你女儿。要知道这是你的责任。我的兄弟是个牧师，他会帮助你教训你女儿的。

杜立特尔　（逃避）咱自然要来的，老爷。这个星期不行，咱远处有活儿。您放心，以后咱会来的。再见，先生们。再见，太太。（对别斯太太举举帽子，但她并不理会就走了出去。向息金斯挤了挤眼睛，认为他也许同样是个忍受别斯太太的古怪脾气的人，然后跟着她走出）

伊莉莎　别相信这个老骗子。他怕牧师比怕老虎狗还厉害。他这下子就不会常来了。

息金斯　我也不希望他常来，伊莉莎，你愿意他来吗？

伊莉莎　咱可不要他来，要永远不见面才好呢。他简直给咱丢脸，倒垃圾，不干他的本行。

辟克林　伊莉莎，他的本行是什么？

伊莉莎　凭着嘴骗人家的钱。他本来是个挖沟的苦力，他有时候也干干这行，运动运动，也挣大钱。你不叫咱杜立特尔小姐了吗？

辟克林　对不起，杜立特尔小姐。我偶然叫错了。

伊莉莎　那也没关系；那样叫倒文雅一些。咱想要叫辆汽车到托特兰坊大街口上，停在那儿，叫它等着咱，让那些小娘儿们也看看。咱是不会搭理她们的。

辟克林　还是等一等，等我们给你穿上真正漂亮的衣服再去吧。

息金斯　而且你今天地位高了，不应该就不理老朋友；那样就太势利了。

伊莉莎　那种小娘儿们你还能说是咱朋友？她们过去有机会就笑话咱，也真笑话够了，咱现在也得给她们瞧瞧。你说咱要有漂亮衣服，那咱就等等。咱也想要点好看衣服。别斯太太说你要给咱睡觉穿的衣服，跟白天的不一样；咱看还是能穿出去给人看看好，睡觉换衣服还不是白费钱？咱冬天晚上也不喜欢换上冰凉的衣服。

别斯太太　（回来）伊莉莎，来吧。新衣服来了，试一试吧。

伊莉莎　哎——呀——呀！（跑出去）

别斯太太　（跟着她）孩子，别跑的那么快。（带上房门）

息金斯　辟克林，我们这个工作可不简单。

辟克林　（肯定地）息金斯，真不简单。

[也许有人要问息金斯教伊莉莎的功课怎么样。这里是一个例子，第一课。

[大家可以想像，她穿上了新衣服，由于早饭，午饭，晚饭都和以前不同，觉得浑身都不对头，现在在书房里和息金斯和辟克林坐在一起，感觉好像病人第一次看见医生似的。

[息金斯是本来不惯静坐，这时不停地大步走来走去，使得她更加感觉不安。若不是有辟克林在旁，她认为是她的朋友，使她感觉放心，她就要逃之夭夭了，甚至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

息金斯　背字母吧。

伊莉莎　咱会念字母。你说咱啥也不会吗？咱不用像教小孩子似的那么教。

息金斯　（严厉地）背字母！

辟克林　背字母吧，杜小姐。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你照他的话去做，让他用他的方法教你。

伊莉莎　你这样说，好吧——（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读字母）爱，拜，赛，戴——

息金斯　（好像是个受伤的狮子那样大叫起来）别念了。你听听，辟克林。我们花钱办的小学教育就是这样。这个倒霉的家伙，我们出钱在学校里关了九年学会莎士比亚和密尔顿用过的语言，结果就是“爱，拜，赛，戴”。（向伊莉莎）你说A，B，C，D。

伊莉莎　（差不多要哭了）咱不是在念着？“爱，拜，赛”——

息金斯　别说了。说“一杯茶”。

伊莉莎　一杯（读若“倍”）茶（读若“诧”）。

息金斯　要念平声，再说“茶”。

伊莉莎　“诧”——咱不会说。“茶”。

辟克林　好，太好了，杜小姐。

息金斯　不坏！她第一回就念对了。辟克林，我们可以把她变成公爵夫人呢。（向伊莉莎）现在你看你能说“茶”吗？注意，不要说“诧”；你要是再说“爱，拜，赛，戴”，你就要被揪着头发在屋里转三圈。（高声念出四声）差、茶、诧、岔。

伊莉莎　（流眼泪）咱听不出区别，就是你念起来好像文雅一点。

息金斯　你既然听得出这点区别，那还哭什么呢？辟克林，给她一块巧克力糖吃。

辟克林　不，不。杜小姐，哭一下不要紧。你学得很好，功课不碍事。我担保不让他揪着你的头发在屋子里转。

息金斯　你到别斯太太那儿告诉她去吧。更好好想想。自己试验试验：舌头要活动，不要卷着塞在喉咙里。今天下午四点半上第二课。去吧。

[伊莉莎哭哭啼啼地跑出去。

[可怜的伊莉莎要受好几个月这样的罪，直等她第一次在伦敦中上层社会里再跟我们见面。

第三幕

[这是息金斯的母亲招待客人的一天。客人还没有来。她的客厅在雀尔西堤岸的一楼上，有三面临河的窗户；屋顶不像同样排场的老式房子那么高。窗户是开着的，外面凉台上摆着一盆盆的花。你如果面向窗户，壁炉就在左边，房门在右边靠近窗户的墙角。

[息金斯夫人的艺术修养是属于莫里斯和彭·琼斯一派的①；她的房间布置得同她儿子在温波街的房间大不相同，不是堆满了家具、小茶几和零碎摆设。在房间当中有一个大的长榻；这长榻和地毯，莫里斯风格的墙纸，莫里斯花布窗帷和长榻上的缎面和垫子，就是全部的装饰，这些东西本身就很漂亮，不需要零星废物来掩盖它们。墙上有几幅很好的油画，是三十年前在格娄斯温那美术陈列馆展览过的（展览的是彭·琼斯派作品，不是惠斯勒派作品）。唯一的一幅风景画是一幅塞色尔·劳孙的作品，大小达到卢本斯画的规模②。还有一张息金斯夫人的画像，是她年轻时候的，那时她正反对当时的风尚而穿着一件美丽的罗塞谛③派服装，这种服装后来被无知的俗人所摹仿，才发展成为一八七〇年以后时髦的唯美主义的古怪样子。

[在正对着门的角落里息金斯夫人正坐着写信，她现在已经年过六十，早过了穿奇装异服的年龄了；她面前是个朴素

---

① 莫里斯（1834—1898），英国著名诗人和艺术家，社会主义革新家；彭·琼斯（1833—1898），是画家和美术设计家；两人的艺术设计在十九世纪末曾风行一时。

② 惠斯勒，十九世纪画家。塞色尔·劳孙，十九世纪英国风景画家，1878 年在格娄斯温那美术陈列馆曾展示一幅著名的巨幅风景画《牧师的花园》。卢本斯，是十六七世纪著名画家，他的画多半是巨幅的，所以这样说。

③ 罗塞谛（1828—1882），诗人，画家，也是著名美术设计家。

而典雅的书桌，手边有一个按铃。房间后面有一个契本代尔①式的椅子，在她和靠近的窗户之间，在房间的另一边，稍微往前一点，有一把伊丽莎白式②的椅子，它的粗略的雕刻是殷尼哥·琼斯风格的。壁炉和窗户之间有一短榻，上面有莫里斯风格的垫套。

[这时是下午四点到五点钟的光景。

[房门猛烈被推开。息金斯不脱帽子就闯进来了。

息金斯夫人　（无可奈何地）亨利！（责备他）你今天来做什么？今天是我会客的日子：你说好不来的。

[息金斯弯下腰吻她的时候，她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交给他。

息金斯　真麻烦！（把帽子随手丢到桌子上）

息金斯夫人　你马上回去吧。

息金斯　（吻她）我知道，妈妈。我是有意来的。

息金斯夫人　可是你不能来。说真的，亨利。你把我所有的朋友都得罪了：他们一碰到你，以后就不再来了。

息金斯　没有的话！我知道我不会应酬，可是别人也不在乎。（坐在长椅上）

息金斯夫人　不在乎？不是会不会说应酬话的问题，你的大议论人真受不了。真的，好孩子，你不能留在这儿。

息金斯　我非留在这儿不可。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做，是关于语音学方面的。

息金斯夫人　不行，孩子，对不起；可是我学不来你的那些字音；我接到你寄来的那些用速记法写的漂亮明信片，虽然很高兴，可是我每回都得看你特地寄来的用普通字写的底稿。

息金斯　这回不是语音学方面的事。

息金斯夫人　你方才说是的。

息金斯　这倒用不着你管。我找上了一个姑娘。

息金斯夫人　你是说有一位姑娘找上你了吗？

息金斯　完全不是。我并不是说搞恋爱。

---

① 契本代尔，是十八世纪英国设计木制家具的名手。
② 伊丽莎白式是十六世纪一种家具式样。

息金斯夫人　多可惜！

息金斯　为什么？

息金斯夫人　四十五岁以下的女人你永远也不会爱上的。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姑娘呢？

息金斯　我受不了那些年轻的姑娘。我认为可爱的女人应该尽量像你这样。我永远不会认真地喜欢年轻姑娘：有些习惯是太根深蒂固，不能改了。（很快地站起来，来回走着，摇着裤袋里的钱和钥匙）而且，她们都很糊涂。

息金斯夫人　亨利，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是真爱我就应该怎么办？

息金斯　真麻烦！我知道，要我结婚，对不对？

息金斯夫人　不对。不要那么烦躁不安，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他无可奈何地又遵命坐下来）这样才是好孩子。现在告诉我这姑娘的事情。

息金斯　她就要来看你了。

息金斯夫人　我不记得请过她。

息金斯　你没有请她，是我请的。你要是知道她是谁，就不会请她来了。

息金斯夫人　哦，是吗？那为什么呢？

息金斯　是这样的。她是个很庸俗的卖花姑娘。我在马路上找到的。

息金斯夫人　你就把这种人带到我的茶会上来！

息金斯　（站起来，走过来哄她）没问题。我已经教会她怎么讲话；对于她的举动也有严格的指示。她就许讲两方面的话：天气怎么样和大家的健康——你知道那一套，“今天天气——哈，哈，哈”，“您好吗”——也不许她讲一般问题。这样就不会出毛病了。

息金斯夫人　不会出毛病！谈我们的健康，谈到我们身体的里面，也许还谈到我们身体的外面！你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

息金斯　（不耐烦）你总得让她讲些话吧。（抑制住自己，又坐下来）她不会出问题：你不要闹。辟克林也参加了这件事。我打过赌要在六个月内让人认为她是个公爵夫人。我前几个月开始教她，她现在热火朝天的进步得很快。我打的赌会赢的。她耳音很好；教她发音比教一般有钱人家的学生容易，因为她学的是一种完全新的语言。她讲英语就跟你讲法语差不多。

息金斯夫人　至少这样也够了。

息金斯　可是，也够也不够。

息金斯夫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息金斯　你瞧，我把她的发音教好了，可问题是不知她说的口音怎么样，还有她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是这方面——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女仆进来报告客人来到。

女　仆　安斯佛·希尔太太和希尔小姐。（退下）

息金斯　不得了！（站起来，急忙从桌上抓起帽子要跑；可是不等他走到门口，他母亲已向客人介绍他了）

[希尔太太和希尔小姐也就是在戏院门口避雨的母女俩。母亲受过上等教育，沉静端庄，因家贫常带着愁容。女儿则做出特别活泼的样子，像是善于应酬似的，这是破落户所特有的一种虚架子。

希尔太太　（对息金斯夫人）您好？（握手）

希尔小姐　您好？（也握手）

息金斯夫人　（介绍息金斯）我的儿子亨利。

希尔太太　您的有名的公子！久仰得很，息金斯教授。

息金斯　（无精打采，不上前和她招呼）您好。（退到钢琴那里冷淡地点点头）

希尔小姐　（做出很自然亲热的姿态走近他）您好？

息金斯　（凝视着她）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可是这声音我听见过。（无精打采地）反正没关系。你坐下吧。

息金斯夫人　我很抱歉我这位有名的儿子不懂礼貌。请你们不要见怪。

希尔小姐　（活泼地）没有关系。（坐在那伊丽莎白式的椅子上）

希尔太太　（有点迷惑）哪里的活。（坐在她女儿和息夫人之间的长榻上，这时息金斯夫人已把她的椅子从书桌那里挪了过来）

息金斯　哦，我有些失礼吗？我不是故意的。

[他走到当中的窗户前面，背朝着大家，去看河水和河对岸公园中的花木，就像是看着一片沉寂的沙漠似的。

[女仆进来，引辟克林进来。

女　仆　辟克林上校。（退出）

辟克林　息夫人，您好？

息金斯夫人　您能来真太好了。您见过希尔太太、希尔小姐吗？

［相互鞠躬，辟克林把那契本代尔式的椅子往前挪了挪，在希尔太太和息金斯夫人之间坐下。

辟克林　我们来的目的，亨利跟您说过了吗？

息金斯　（回过头来）客人把话打断了。真倒霉！

息金斯夫人　亨利，真的！你怎么这么说话？

希尔太太　（要站起来）我们在这儿不方便吧？

息金斯夫人　（站起来拉她再坐下）没有，没有。您来的正好，我们正要您会见一个朋友呢。

息金斯　（高兴地转过身来）对呀！我们需要两三个人在场。你们充充数也可以嘛。

［女仆又进来，引佛莱第进来。

女　仆　希尔先生。

息金斯　（不耐烦，自言自语）天哪！又来了一个。

佛莱第　（同息金斯夫人握手）您好？

息金斯夫人　您能来真太好了。（介绍）辟克林上校。

佛莱第　（鞠躬）您好？

息金斯夫人　您大概还没见过我的儿子，息金斯教授。

佛莱第　（走到息金斯面前）您好？

息金斯　（看见他好像看见一个扒手似的）我敢赌咒我在哪儿碰见过你。可是在哪儿呢？

佛莱第　我想没见过。

息金斯　（无可奈何地）反正没有关系。坐下吧。

［他同佛莱第拉手，脸还向着窗户，几乎把佛莱第推到长榻上；然后他走到另一边。

息金斯　反正我们都来了！（坐在榻上，在希尔太太的左边）那么，在伊莉莎没来以前我们瞎扯些什么呢？

息金斯夫人　亨利，你在皇家学会的晚会里是众望所归，可是在这些平凡的场合里你可真有些讨厌。

息金斯　是吗？对不起。（突然惊喜）是呀，大概是这样。（大为高兴）哈！哈！

希尔小姐　（认为息金斯很值得追求）我很同情你。我也是不会谈

闲话。一个人要能坦白，把心里想的话都说出来那多好啊。

息金斯　（又忧郁起来）老天呀，可别那样。

希尔太太　（接上她女儿的话）为什么呢？

息金斯　天知道，他们认为心里应该想的话可糟透了。他们把心里真正想的话都说出来岂不要搞得一塌糊涂？我要是把我真正想的话说出来，你以为那话会好听吗？

希尔小姐　（特别活泼）是非常讽刺的话吗？

息金斯　讽刺！谁说是讽刺？恐怕是很不雅的话呢。

希尔太太　（认真地）啊！我敢说你并不是那个意思，息金斯先生。

息金斯　你要知道，我们多少都还是野蛮人。我们看来似乎是有文化教养的人，知道一切关于诗歌，哲学，艺术，科学等等的事情，可是我们中间有几个懂得这些名词的含义？（对希尔小姐）你懂得什么是诗歌？（对希尔太太）你懂得什么是哲学？（指着佛莱第）他又懂得什么是艺术和科学，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你们看我又懂得什么哲学？

息金斯夫人　（带警告的口气）又懂得什么礼貌？

女　仆　（开门）杜立特尔小姐到。（退出）

息金斯　（赶快站起来，跑到息金斯夫人那里）就是她，妈。（站在他母亲背后，踮着脚尖，向伊莉莎做暗号，指出谁是这里的女主人）

［伊莉莎服饰华丽，给人一种异常高贵而优美的印象，她刚一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感觉惊喜。依着息金斯的暗示，她端庄华贵地走向息金斯夫人。

伊莉莎　（用拘谨而正确的口音讲话，声调很美）您好，息金斯夫人？（说“息”字时稍微迟疑了一下，但结果说的很成功）息金斯先生说我可以来看您。

息金斯夫人　（客气地）是的，我真高兴看见你。

辟克林　您好，杜立特尔小姐？

伊莉莎　（和他握手）辟克林上校，是吗？

希尔太太　杜立特尔小姐，我敢说我们在哪里会过面，我记得您的眼睛。

伊莉莎　您好？（在息金斯才离开的地方从容地坐下）

希尔太太　（介绍她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克拉剌。

伊莉莎　您好？

希尔小姐　（热情地）您好？（坐在伊莉莎旁边，饱看她一顿）

佛莱第　（也走到她们旁边）我敢说曾经见过您。

希尔太太　（介绍他）这是小儿佛莱第。

伊莉莎　您好？

［佛莱第鞠躬，在那伊丽莎白式的椅子上坐下，伊莉莎的美貌使他心醉。

息金斯　（突然地）天呀，对了，想起来了！（大家惊讶地看着他）在戏院那里！（垂头丧气）真倒霉！

息金斯夫人　亨利，规矩一点！（他正要坐在桌沿上）别坐在我的书桌上：你要把它压坏了。

息金斯　（闷闷不乐）对不起。

［他走向短榻，炉围火钳等绊了他一下，低声骂着走出来，这倒霉的路程终结以后，他急急忙忙地往榻上一倒，几乎把它压坏。

［息金斯夫人看着他，但终于忍下去没有说话。此后是长时间的难堪的沉默。

息金斯夫人　（最后，找些闲话来谈）您看这天气会下雨吗？

伊莉莎　英伦三岛以西的轻微低气压大约要慢慢向东移动了。从气压看来还没有天气巨大变化的迹象。

佛莱第　哈！哈！真好玩！

伊莉莎　小伙子，怎么了？我敢打赌我没搞错。

佛莱第　太绝了！

希尔太太　我真希望天气不要变冷。得感冒的人可真不少。每年春天我们全家照例都要得这个病。

伊莉莎　（说得很玄妙地）他们说，我的姑妈是得感冒死的。

希尔太太　（做啧啧声表示同情）！！！

伊莉莎　（继续用深沉忧郁的声调）可是我认为是他们把她干掉了的。

希尔太太　（不懂她的土语）干掉了？

伊莉莎　是呀，老天爷！她怎么会得感冒死了呢？前一年她得白喉不也是平安度过了吗？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她已经没气了。他们都以为她真死了，可是我父亲继续拿瓢给她灌烧酒，她忽然

活过来，把瓢都给咬断了。

希尔太太　（吃惊）哎呀！

伊莉莎　（继续控诉）气力那么大的女人怎么能得感冒死呢？她留给我戴的那顶新草帽又哪里去了呢？是人给偷走了，我说呀，就是那些偷草帽的人把她干掉了。

希尔太太　“干掉了”是什么意思？

息金斯　（赶快解释）啊，那是一种时髦话。干掉一个人就是害死一个人的意思。

希尔太太　（非常惊讶）你总不能相信你姑母是给人害死的吧？

伊莉莎　不相信才怪呢！跟她同住的人为了一个别针也会害死她，不要说一顶帽子了。

希尔太太　可是你父亲那样给她灌烧酒也不对。他会把她灌死的。

伊莉莎　她可灌不死。她喝烧酒就像小孩子喝奶一样。而且我父亲给自己灌的更多，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有用。

希尔太太　你是说他爱喝酒吗？

伊莉莎　爱喝！哼！简直是有瘾。

希尔太太　那对你多不好呀。

伊莉莎　完全没关系。我看不出来喝酒对他有什么坏处。就是他不能经常喝。（愉快地）可以说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每回喝了几杯以后他的脾气总好一点。在他失业的时候，我母亲常给他四个铜子，叫他出去，一直等到他喝的高兴了，不发脾气了再回来。有好多女人都得让丈夫们喝酒，才能在一起相处。（越说越高兴）您看，是这样。人要是有点良心，头脑清醒的时候总是感觉良心上不安，那就使他不痛快了。喝个几杯就都忘了，就高兴起来了。（对佛莱第，后者正在忍不住地笑）喂！你吃吃地笑个什么？

佛莱第　笑这种时髦话。你说的太妙了。

伊莉莎　我要是说的不错，你笑个什么呢？（对息金斯）我说错了话吗？

息金斯夫人　（插一句）一点没有，杜立特尔小姐。

伊莉莎　那就好了。（兴高采烈地）我总说——

息金斯　（站起来看看表）哼！

伊莉莎　（回头看他，明白他的暗示，也站起来）好吧，我得走了。

（众人站起来。佛莱第走去开门）真高兴见到您。再见。（同息金斯夫人握手）

息金斯夫人　再见。

伊莉莎　再见，辟克林上校。

辟克林　再见，杜立特尔小姐。（握手）

伊莉莎　（对别的人点头）再见，诸位。

佛莱第　（给她开门）杜立特尔小姐，您是打公园穿过去吗？您要是散步——

伊莉莎　（用很从容文雅的声调）散步？他妈的！（大家愕然）我要坐汽车回去呢。（走出）

［辟克林喘了一口大气坐下来。佛莱第走到凉台去再看她一眼。

希尔太太　（刺激过甚）咳，我真不习惯这种新派。

希尔小姐　（无精打采地在伊丽莎白式的椅子上坐下）啊，这没有什么，妈妈，完全不算什么。你要是那么古板，人家会以为我们哪里都没去过，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呢。

希尔太太　我承认我很古板；可是，克拉剌，我希望你可不要学着说那句话。我听见你叫男人们"家伙"，说这个"混蛋"那个"混蛋"的，可是我已经听惯了，虽然我还是觉得这种话不雅，不像小姐们说的话。可是现在这一句话真太过了。辟克林先生，您同意吗？

辟克林　您别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在印度待了好几年，现在风俗习惯已经变了很多，所以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我是在正经宴会上呢，还是在海船上和水手们在一起。

希尔小姐　这完全是习惯。无所谓谁是谁非。人说这些话也没有什么用意。这种话说起来很引人注意，原来没有什么好玩的话听了特别有味道，特别有劲。我觉得这种时髦话很有意思，也没有什么害处。

希尔太太　（站起来）说到这里，我想我们该告辞了吧。

［辟克林和息金斯站起来。

希尔小姐　（站起来）啊，对了，我们还得赴三处茶会呢。再见，息金斯夫人。再见，辟克林上校。再见，息金斯教授。

息金斯　（严肃地从短榻走到她那里，送她到门口）再见。在那三

个茶会上你一定要试试这种时髦话。不要胆怯。尽管说。

希尔小姐 （满面笑容）我一定说。再见。这些维多利亚早期的清规戒律都是胡闹。

息金斯 （引诱她）真是胡闹。

希尔小姐 真是他妈的胡闹！

希尔太太 （听了难过）克拉剌！

希尔小姐 哈！哈！（神采焕发地走出去，自觉已经很时髦了，下楼时还可听见她不停的笑声）

佛莱第 （仰天长叹）唉，你看——（不说下去，也走到息金斯夫人面前）再见。

息金斯夫人 （和他握手）再见。你愿意再会见杜立特尔小姐吗？

佛莱第 （兴奋地）是，我愿意，我很愿意。

息金斯夫人 你知道我平常会客的日子。

佛莱第 知道，真得谢谢您。再见。（走出）

希尔太太 再见，息金斯先生。

息金斯 再见，再见。

希尔太太 （对辟克林）没有办法。那句话我永远也说不出口。

辟克林 就不要勉强吧。不是人人一定要说的。你不说那句话也好。

希尔太太 可是我要不彻头彻尾地时髦起来，我女儿要不答应我的。

辟克林 再见。（握手）

希尔太太 （对息金斯夫人）你要原谅克拉剌（辟克林听到她低声讲话，知道她不愿让人听见，就走到窗前，同息金斯在一起）我们太穷了！可怜的孩子，很少有人请她参加宴会！她不大懂得规矩。（息金斯夫人看到她眼睛湿润了，很同情她，拉着她的手同到门口）可是我的男孩子还不错。你说是不是？

息金斯夫人 啊，那孩子很好。我希望他常常来玩。

希尔太太 谢谢你。再见。（走出）

息金斯 （兴奋地）怎么样？伊莉莎还见得人吗？（冲到母亲面前，把她拉到长榻上坐下，让她坐在原来伊莉莎坐的地方，自己在左边）

［辟克林回到她的右边的椅子上。

息金斯夫人 你这傻孩子！当然她见不得人。她的口音和打扮是你和你的裁缝的艺术的成功，可是如果你认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

没露马脚的话，你一定是给她弄得神魂颠倒了。

辟克林　可是你看这点可以补救吗？我的意思是，想法消除她谈话里太过火的部分。

息金斯夫人　只要她在亨利手里这点就办不到。

息金斯　（不高兴）难道你认为我的话不够标准吗？

息金斯夫人　不，孩子，你的话很合标准，如果是跟码头上的脚行在一起，可是在一个花园茶会里可不合式。

息金斯　（很感觉屈辱）可是——

辟克林　（插进一句）息金斯，你要有自知之明。自从二十年前我们在海德公园练兵以后，我还没有听过像你说的那种粗话呢。

息金斯　（不高兴）好吧，连你也这么说，我大概说话不大像牧师们那么文雅。

息金斯夫人　（用手阻止息金斯再讲下去）辟克林上校，你能不能告诉我温波街的实际情况？

辟克林　（高兴地，好像这样就可以改变话题了）啊，我也在那里跟亨利住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做关于印度方言的工作；我们觉得那样方便一些——

息金斯夫人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这样很好。可是那女孩子住在哪儿？

息金斯　当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不然住在哪儿呢？

息金斯夫人　可是你们算什么关系？她算是女用人吗？不然，她又算什么呢？

辟克林　（慢慢地）息金斯夫人，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息金斯　我可不懂。我得每天向她进行工作，做了几个月之后才达到了今天的程度。而且她也有用。她知道我的东西放在哪里，记住我跟外面的约会等等。

息金斯夫人　你的女管家跟她相处得怎样？

息金斯　别斯太太？啊，她很高兴有人分担她不少工作；在伊莉莎没来以前，她总得替我找东西，提醒我约会的时间。可是关于伊莉莎她总有些古怪的想法。她常说我不替人想。是不是，辟克林？

辟克林　是的。她总是这一套，“先生，可是您不替人想想。”每次谈起伊莉莎，最后总要来这么一句。

息金斯　好像我会忘记这女孩子，忘了她的那些什么子音母音似的。我都累坏了，天天想着她，注意她的唇齿和舌头，不必说还有她的灵魂，那是最希奇的。

息金斯夫人　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活宝，玩着你们的活娃娃。

息金斯　玩？这是我搞的最艰难的一件工作。真的，妈。可是你想不到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给她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是把不同阶级不同灵魂之间的鸿沟连接起来的一件工作。

辟克林　（把椅子挪近一点，俯身兴奋地对息金斯夫人说）是的，这工作非常有意思。请放心，息金斯夫人，我们对待伊莉莎十分认真。每星期——几乎每天——都有些新的变化。（把椅子再挪近一点）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保留下记录——成打的录音片子和照相——

息金斯　（在息金斯夫人另一边同时开火）是的，他妈的，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最有意思的实验。我们日常生活都被她占满了，不是吗，辟克林？

辟克林　我们总是在谈伊莉莎。

息金斯　还教伊莉莎。

辟克林　还给伊莉莎穿衣服。

息金斯夫人　什么！

息金斯　还创造发明新的伊莉莎。

息金斯 / 辟克林　（两人同时说话）
你知道，她的耳朵太灵了：简直像个鹦鹉。
　　我用过人可以发出的各种音调来试
息金斯夫人，我敢说这个女孩子是天才。
　　她可以弹很好的钢琴。我们曾经把她

息金斯 / 辟克林　（两人同时说话）
验她——如欧洲各种方言，非洲各种方言，
　　南非野人的短促发音，那些我都要
带去听古典音乐和民间曲艺；对她都一样：
　　她一听了什么调子，回到家就会弹

息金斯 / 辟克林　（两人同时说话）
几年才能掌握的，她一听就学会了，一下子
　　就会，就好像她从小就学过似的。
出来，不管是贝多芬，勃拉姆斯，莱哈还是
　　蒙克敦，虽然她半年前还没碰过钢琴。

息金斯夫人　（拿手指塞住耳朵，因为这时他们两个越喊声音越高，

都要把对方声音压下去）别吵了，别吵了！（两人才停止）

辟克林　对不起。（不好意思，把椅子挪后一点）

息金斯　对不起。辟克林一开始讲话，别人就插不上嘴了。

息金斯夫人　安静一点，亨利。辟克林先生，你不明白吗，当伊莉莎走进温波街的时候，她还带来一个什么？

辟克林　她带来了她的父亲。可是亨利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

息金斯夫人　要是她母亲来了还对头一些。可是她母亲既然没有来，就来了另外一个。

辟克林　是什么呢？

息金斯夫人　（无意中透露出来她所属的过去的时代）一个问题①。

辟克林　啊，我明白。你说是怎样让她冒充上等人的问题。

息金斯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一半了。

息金斯夫人　不是的，你们这两个糊涂透顶的男人：我说的是以后把她怎么办的问题。

息金斯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我给了她一切好的条件之后，她爱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

息金斯夫人　就像刚才在这里的那位穷太太的好条件吗？有了一些上等人的礼貌和习惯反而使她不能自食其力，又没有上等人的收入！你说的就是这个吗？

辟克林　（敷衍她，感觉没有多大意思）息金斯夫人，那没有什么问题。（站起来准备告别）

息金斯　（也站起来）我们可以给她找点轻松的事做。

辟克林　她很快活。您不必为她担心。再见。（同息金斯夫人握手，仿佛是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小孩子，然后向门口走去）

息金斯　反正现在发愁也没有用了。事情已经做了。再见，妈妈。（吻了妈妈，跟辟克林走出）

辟克林　（回身最后再安慰她一次）将来出路很多。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再见。

息金斯　（走出时对辟克林说）我们把她带到俄耳斯坊的莎士比亚展览会去吧。

辟克林　好。她的批评一定非常有趣。

---

① 这大概是指十九世纪末英国人们喜欢谈论各种社会问题，而在这时这种说法却已有些过时了。

息金斯　回家的时候她可以学每个人的样子给我们看。

辟克林　太绝了。（两人下楼时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

息金斯夫人　（不耐烦地一跳站了起来，回到写字台继续工作。把一堆乱纸推到一旁，从文具匣里抓起一张信纸，决心想写下去。写了三次终于丢下；扔下钢笔，气冲冲地抓住写字台喊叫着）啊，这些男人！男人!! 男人!!!

［很明显伊莉莎现在还不能被人当作公爵夫人；息金斯的打赌也还没有赢。可是六个月的限期还没有到，正在限期终了以前伊莉莎居然被人认为是一位王家公主。要看她是怎样做的，读者可想像一个夏天晚上天黑以后，在伦敦的一个外国大使馆。大门上有布幔，人行道上有地毯直铺到路边，因为正在进行隆重的宴会。有少数人群排在路旁看赴会的客人。

［一辆华贵的汽车来到这里。辟克林穿着晚礼服，戴着各种勋章，自己下了车并帮助伊莉莎下车，伊莉莎穿着斗篷，晚礼服，有钻石，扇子，花和其他的装饰品。息金斯随后。车子开走了。

［他们三个走上台阶进了房子，到门口时大门就打开了。

［房子里有一个宽广的大厅，那里有宽大的楼梯通到楼上。左边是放男客的外衣的地方。男客们都把他们的衣帽存放在这里。

［右边有门通到女客的更衣室。女客们穿着外套进去，穿着里面的华装出来。辟克林对伊莉莎小声说话，指给她女客更衣室。她走进去。息金斯和辟克林脱下大衣，从服务员那里领了牌子。

［有一位男客也在存放外衣，背向着外面。拿了牌子以后转过身来。他是一位很神气的年轻人，脸上胡子很多。他的胡子两端很长，头上也是一大堆头发，后面剪得很短，油光光的。不然的话他倒显得很漂亮。他戴着几个不相干的纪念章。很明显他是个外国人，可能是个匈牙利王国的带胡子的武官；虽然他的大胡子很威武，但他倒很和气，很爱讲话。

［看到息金斯，他把两臂大张很兴奋地走过来。

大胡子　啊，大师！大师。（抱着息金斯，吻他的两颊）你记得我吗？

息金斯　我不记得。你到底是谁？

大胡子　我是你的学生：你的第一个学生，你的最好、最伟大的学生。我就是小涅波墨克，那个神童。我使你的声名传遍欧洲。你教过我语音学。你总不能忘记我吧。

息金斯　你为什么不刮胡子？

涅波墨克　我没有你那样的好仪表、好下巴和好头顶。我要是刮了胡子，人就不注意我了。现在我是很著名的人：人叫我“络腮胡子”。

息金斯　你在这些重要人物当中干什么？

涅波墨克　我是个翻译员。我通晓三十二国语言。各种国际场合是没有我不行的。你是伦敦土话专家：你一听人张口就可以断定他是伦敦哪一区的人。我却可以看出欧洲各地的人来。

［一个侍者匆忙从大楼梯跑下来，走到涅波墨克那里。

侍　者　要你上楼去。大使听不懂那位希腊先生的话。

涅波墨克　谢谢，我就去。

［侍者离开，走到人群里不见了。

涅波墨克　（对息金斯）这个希腊外交家假装听不懂也不会讲英文。可是他骗不了我。他是伦敦北部克拉肯威尔地方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他的英文口音那么坏，他简直就不敢开口，怕一开口就被人听出他的出身来。我帮助他假装希腊人；可是我要让他倾家荡产。他们都得拿钱来活动我。哈，哈！（赶忙跑上楼去）

辟克林　这个家伙真是个行家吗？他会不会发现伊莉莎的真相来诈钱呢？

息金斯　我们看吧。要是他发现了，我打的赌就输了。

［伊莉莎从更衣室出来，回到他们那里。

辟克林　伊莉莎，现在要行动了。准备好了吗？

伊莉莎　你胆怯了吗，上校？

辟克林　很害怕。就好像我参加第一次战斗以前的那样。就是第一次才让人害怕。

伊莉莎　对我这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做过五十次，几百次，在安琪儿坊我住的那个小猪圈里我做白日梦的时候。我现在也还是

在做梦。你要答应我不要让息金斯教授打断我的梦；因为如果那样，我就要把什么都忘掉，又像从前那样讲话了。

辟克林　息金斯，注意，不要说话。（对伊莉莎）现在，准备好了吗？

伊莉莎　准备好了。

辟克林　走吧。

［他们走上楼梯，息金斯在最后。辟克林在楼梯口低声告诉那里的侍者。

第一个侍者　杜立特尔小姐，辟克林上校，息金斯教授。

第二个侍者　杜立特尔小姐，辟克林上校，息金斯教授。

［大使和夫人，身旁还有涅波墨克正在楼梯顶上迎接客人。

大使夫人　（和伊莉莎握手）您好？

大　使　（同样）您好辟克林，您好？

伊莉莎　（美妙而端庄的态度使大使夫人感觉惊奇）您好？（走向会客厅）

大使夫人　辟克林上校，她是您的干女儿吗？她一出来要轰动全城呢。

辟克林　很感谢您也请她来参加盛会。（往前走去）

大使夫人　（对涅波墨克）你去打听一下所有关于她的事情。

涅波墨克　（鞠躬）是，大使夫人——（走到人群里去）

大　使　您好，息金斯？今天晚上你这里有个对手呢。他自称是你的学生。他怎么样？

息金斯　他可以两个星期学会一种语言——他学了几十种语言，这是傻子的真正标志。作为一个语言学者，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大使夫人　您好，教授？

息金斯　您好？这种应酬对你真是无聊，请原谅我也得参加。（走过去）

［会客厅及旁边客室里酒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伊莉莎从人群中走过。她正以全副精神应付这次考验，使她好像在睡梦里在一片沙漠上行走，而不像一位年轻小姐首次参加时髦宴会。人们都停止谈话转身看她，欣赏她的衣服，珠宝首饰，和她那么出类拔萃妩媚动人的仪态。在远处的一些年轻人竟站到椅子上去看她。

[大使和大使夫人从楼梯那边走过来和客人们会面。息金斯对整个宴会都不感兴趣也看不起这些，但也走到他们这里一起谈话。

大使夫人　啊，息金斯教授来了，他可以告诉我们。教授，你给我们讲讲这位妙极了的小姐的事吧。

息金斯　（用几乎粗暴的态度）什么妙极了的小姐？

大使夫人　你自己很清楚。人都说在伦敦自从郎特雷夫人①使大家站在椅子上看她那回以后，还没有过这样的美人。

[涅波墨克也来到他们这里，专来报告新闻。

大使夫人　啊，你到底来了，涅波墨克。你打听到了关于杜立特尔小姐的一切事实吗？

涅波墨克　一切我都打听出来了。她是伪装的。

大使夫人　伪装的？不会吧。

涅波墨克　是的，是的。她骗不了我。她的名字不可能是杜立特尔。

息金斯　为什么？

涅波墨克　因为杜立特尔是个英国名字。而她不是英国人。

大使夫人　哪里的话！她说的英文很正确。

涅波墨克　太正确了。你见过任何英国女人说英文那么正确吗？只有外国人学过怎么说英文才能说的那么好呢。

大使夫人　她说“您好”的时候实在是让人害怕。我有过一位女教员就那么一字不苟地讲话，我就非常怕她。可是如果她不是英国人，又是什么呢？

涅波墨克　匈牙利人。

其他的人　匈牙利人！

涅波墨克　对了，是匈牙利人。而且是贵族血统。我就是匈牙利人，我也是贵族血统。

息金斯　你用匈牙利文跟她讲话了吗？

涅波墨克　我说了。她非常狡猾。她说“请您用英文讲，我不懂法文”。法文！她假装不知道匈牙利文跟法文不同。这是不可能的。她两种语言都懂。

息金斯　还有贵族血统这一点呢？你怎么发现的？

---

① 郎特雷夫人，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美人，1881年以后登台演戏，曾在伦敦及美国表演。

涅波墨克　我的直觉，大师，直觉呀。只有匈牙利王系才能有那种天赋的庄严，那样坚定的眼睛。她是一位王家公主。

大　使　教授，你认为怎么样？

息金斯　我说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马路上捡来的伦敦女孩子，被专家教会讲话的。我猜她是德茹里路一带的人。

涅波墨克　哈，哈，哈！哎呀，大师，你搞伦敦土音搞糊涂了。好像除了伦敦大街上就没有旁的地方似的。

息金斯　（对大使夫人）夫人，您怎么说？

大使夫人　啊，我当然同意涅波墨克。她至少是一位公主。

大　使　当然也可能不是王室的直系。也许是旁支。但无疑地她是属于这个阶级的。

息金斯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大使夫人　那你真是太顽固了。

［人群散开，留下息金斯一人在那里。辟克林走过来。

辟克林　伊莉莎在哪里？我们得注意她。

［伊莉莎也走过来了。

伊莉莎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们都那样看着我。一位老太太方才跟我说，我说话的神气同维多利亚女王一模一样。你的赌打输了，我非常抱歉。我是尽力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变得同这些人一样。

辟克林　打赌并没有输。你超过预计的十倍还要多呢。

息金斯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跟这些蠢人说话说够了。

辟克林　伊莉莎也疲倦了，我也饿了，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去吧。

第四幕

[温波街的实验室。午夜。屋里没有人。壁炉架上的钟打了十二点。火还没有生起来；是夏天的夜里。

[这时可以听到楼梯上息金斯和辟克林的声音。

息金斯　（往下面叫辟克林）我说呀，辟克林。请你把大门锁上。我不出去了。

辟克林　好吧。别斯太太可以去睡觉了吗？我们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息金斯　不要了，不要了。

[伊莉莎开门进来，在有灯光的楼梯头可以看见她还穿着方才使息金斯打赌获胜的那些华贵衣饰。她走到壁炉那里，打开电灯。她很疲倦：灰白的脸色和黑眼睛黑头发构成鲜明的对照；她的表情很悲惨。她脱去外套；把扇子和手套放在钢琴上；在凳子上坐下，默然沉思。息金斯穿着晚服和大衣，戴着帽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从楼下带来的便衣。他脱掉帽子和大衣，把衣服随手扔在报纸架上，也同样脱掉上衣，穿上便服，无精打采地倒在壁炉旁的靠椅上。辟克林走进来。同样打扮。他也脱掉帽子和大衣，正要扔在息金斯衣服上面，但迟疑了一下。

辟克林　喂。我们要是把这些衣服都堆在客厅里，别斯太太又要吵了。

息金斯　那就从楼梯上扔到底下走廊里算了。明天早晨她看见会收起来的。她会以为我们喝醉了。

辟克林　我们是有点醉了。有信没有？

息金斯　我没去看。

[辟克林拿起大衣和帽子下楼。息金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唱着当时流行的小调。忽然他打住了，叫喊。

息金斯　他妈的，我的拖鞋又哪里去了？

[伊莉莎似含深意地看着他。然后突然站起来，离开房间。息金斯又打一个哈欠，又继续哼着歌。

[辟克林走回来，手里拿着信箱里取出的信件。

辟克林　只有些传单，还有这封印着冠冕花样的情书，是给你的。（把那些传单扔到壁炉的炉围里，自己站在壁炉前地毯上，背向着壁炉）

息金斯　（看了看那封情书）是放债的。（把那封信也扔到传单里面）

[伊莉莎走回来，拿着一双很大的破后跟的拖鞋。她把拖鞋放在息金斯面前的地毯上，又坐下来，一言不发。

息金斯　（又打哈欠）他妈的，这一晚上！这样一群人！真他妈的瞎胡闹！（跷起一只脚来解鞋带，看见了拖鞋。停下来看着拖鞋好像是自动出现似的）哦，在这儿，出来了？

辟克林　（伸懒腰）我也有点累了。这一天过的很长。又是游园，又是赴宴，又是晚会！太多了一些。可是你打赌赢了，息金斯。伊莉莎成功了，而且超乎预计地成功，不是吗？

息金斯（热烈地）谢天谢地，总算完了！

[伊莉莎猛然瑟缩一下：但他们没有注意她，她恢复常态，木无表情地依旧坐在那里。

辟克林　游园的时候你不提心吊胆吗？我是很担心。伊莉莎倒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息金斯　啊，她没有害怕。我知道她没有问题。倒是这几个月来辛辛苦苦做成这件事把我搞垮了。开头我们教她发音的时候倒很有趣；可是后来我简直腻透了。要不是打了赌，我在两个月以前就要推开不干了。这真是个糊涂主意，整个的事情都很无聊。

辟克林　别那么说！游园那一场多精彩。我那时候心跳得像什么似的。

息金斯　不错，最初三分钟。可是等到我看出来我们必操胜算的时候，我就感觉像笼子里的狗熊一样，闲得难受。晚上的宴会更难受：坐了一个多钟头吃了又吃，没有可以讲话的人，只有一

个糊里糊涂的时髦太太！真的，辟克林，我再也不干了。再不来什么伪装公爵夫人的把戏了。整个这件事简直是受罪。

辟克林　社交应酬这一套你是从来没有搞惯。（走到钢琴那里）我倒有时喜欢来一下：使我觉得年轻起来。不管怎么样，这总是一次大成功：非常大的成功。我有一两次害怕起来，因为伊莉莎做得太好了。你知道，好多真正上等人都做不好，他们都那么糊涂，以为有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自然会有上等人的风度，因此他们也不去学习。把一件事做得特别好总是一种专门技术。

息金斯　是呀，就是这件事让我看了生气；这些糊涂人连他们自己的糊涂事都做不好。（站起来）反正这件事是完了，现在我可以安心去睡觉，不用担心明天了。

［伊莉莎的美丽容貌这时变得阴暗可怕。

辟克林　我也要去睡了。反正，这是个大事，你的一次胜利。明天见。（走出）

息金斯　（随他走出）明天见。（在门口回过头来）伊莉莎，关上灯；告诉别斯太太明天早晨不用给我煮咖啡：我明天喝茶。（走出）

［伊莉莎极力控制自己，好像满不在乎似的；她站起来，走到壁炉那边去关灯。可是等到她走到那边的时候，她几乎忍不住了。她坐在息金斯的椅子上，紧紧握住两边的扶手。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让自己倒到地板上，大发脾气。

息金斯　（在门外又生气又无可奈何）他妈的，我的拖鞋又到哪里去了？（来到门口）

伊莉莎　（抓起拖鞋向他扔去，扔完一个又扔一个，其势甚猛）这是你的拖鞋。还有这个。拿去吧；让你倒一辈子的霉！

息金斯　（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了——！（走过来）什么事？起来，（把她拖起来）出了什么事？

伊莉莎　（喘不过气来）没有你什么事。我不是已经让你打赌打赢了吗？这你就满足了。我反正是无所谓。

息金斯　你让我打赢了赌？你！妄自尊大的东西！是我赢了的。你拿那拖鞋扔我干什么？

伊莉莎　因为我想打烂你的脸。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把我留在老地方——在大街上？你谢天谢地，

总算完了，你可以把我再扔回去，是吗？（发疯似的扳扭自己的手指）

息金斯　（冷静而诧异地看着她）这个家伙原来是精神太紧张了。

伊莉莎　（发出一声窒息的吼叫，本能地要抓他的脸）!!

息金斯　（抓住她的手腕）啊！小猫要抓人吗？老实点。你怎么敢对我发脾气？坐下来别闹。（粗暴地把她推到躺椅上）

伊莉莎　（被他的重量和体力所压倒）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息金斯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又算得了什么？

伊莉莎　你不关心。我知道你不关心。我就是死了你也不在乎。我对你算不了什么——还不顶那双拖鞋呢。

息金斯　（听她又用土音说话，怒叫）还不“如”那双拖鞋，不要说“顶”。

伊莉莎　（屈服而怀着愤恨）好吧，还不如那双拖鞋。我以为现在这都没什么关系了。

［静默片刻。伊莉莎绝望地低着头。息金斯有点不安。

息金斯　（用他最高傲的态度）你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套呢！请问是你在这儿的待遇还不够好吗？

伊莉莎　很好。

息金斯　有哪一个对你态度不好吗？辟克林上校吗？别斯太太吗？哪一个用人吗？

伊莉莎　很好。

息金斯　我想你总不能说我对你不好吧？

伊莉莎　很好。

息金斯　我很高兴听见这句话。（口气和缓一些）大概你是辛苦了一天感觉累了。要不要喝一杯香槟酒？（走向门口）

伊莉莎　不要。（想起她的礼貌）谢谢。

息金斯　（又高兴起来）这是好多天精神过于紧张的缘故。你对这次游园感觉忧虑，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这都过去了。（和和气气地拍拍她肩膀。她战栗退缩）现在没有什么伤脑筋的事了。

伊莉莎　是的，现在没有让你伤脑筋的事了。（忽然站起来离开他，走到钢琴凳子那里坐下，用手掩着脸）天啊！我要是死了多好！

息金斯　（瞪眼看着她，实在觉得诧异）为什么？真的，为什么？（走到她面前，平心静气地说）伊莉莎，你听我说。这种不高兴

完全是主观的。

伊莉莎　这我不懂。我没有知识。

息金斯　这不过是由于幻想。精神不振，没有别的，没有人对你不起。没有出什么事。你还是乖乖地去睡觉，一睡就好了。愿意哭就哭一下，祷告祷告上帝，那就觉得心里舒服了。

伊莉莎　我听见你祷告的，“谢天谢地，总算完了!”

息金斯　（不耐烦）难道你不谢天谢地吗？现在你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伊莉莎　（绝望挣扎）我能干什么？你让我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到哪里去？我干什么好？我将来怎么办？

息金斯　（好像明白了，但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啊，你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呀，是吗？（把手放到裤袋里，像平常那样走来走去，摇着裤袋里的钱和钥匙，好像哄孩子似的迁就对方来考虑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要是你，我就不发愁。我认为你找一个安身之所不会有多大困难，虽然我并没有想到你要走。（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但他并没有看她，而是看着钢琴上的水果盘子，决定要吃一个苹果）你还可以出嫁呢。（把苹果咬了一大口，嚼得很响）伊莉莎，你要知道，一般男人并不像我和辟克林那样抱定宗旨不结婚的；大多数的男人都要结婚。（这些可怜虫）你长的也不难看：有时候你很好看呢——当然现在这样不行，你现在哭的难看得像个鬼似的；可是你要是好好的像你平常一样的时候，可以说你是很叫人喜欢的。当然你明白我是指那些要结婚的男人而言。你现在去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起来照照镜子，你就不觉得毫无出路了。

［伊莉莎又看看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

［她看他也白看：他正在怡然自得地吃着苹果，觉得苹果很好。

息金斯　（临时又想起来一个好主意）我敢说我母亲会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小伙子的。

伊莉莎　我们托特兰坊大街上的人还不至于下贱到这个地步。

息金斯　（醒悟过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伊莉莎　我卖花，我并不卖我自己。现在你把我变成了一位小姐，除了卖我自己以外，我倒不能卖别的东西了。要是你把我留在

原来的地方多好啊。

息金斯 （用力把苹果核扔到火炉里）简直胡闹，伊莉莎。不要扯上什么买呀卖的来侮辱人的关系。你要不喜欢谁，就不用嫁给他。

伊莉莎 除这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息金斯 啊，有好多事可做。你原先想开花店的那件事怎么样？辟克林可以给你开一个：他有不少钱。（笑起来）你今天穿戴的那些行头，他得出钱买；加上租来的那些珠宝，要花个两百镑左右呢。半年前你要是想到自己会有一个花店，你会高兴死呢。这事没问题。我得去睡觉了：他妈的我困得要死。哦，对了，我是来找什么东西的：我忘了找什么。

伊莉莎 你的拖鞋。

息金斯 啊，对了。你拿鞋扔我来着。（捡起鞋来，正要出去，伊莉莎站起来对他讲话）

伊莉莎 在你没走以前，少爷——

息金斯 （听她叫他“少爷”，吃了一惊，把拖鞋丢下）什么？

伊莉莎 我穿的衣服归我呢，还是归辟克林上校？

息金斯 （回到房里，觉得她的话是无理之至）辟克林要它做什么用？

伊莉莎 他也许需要这些衣服给你们下次找来做试验的女人穿。

息金斯 （震惊，感觉侮辱）你难道这样看我们？

伊莉莎 我再不要听这些话。我只想知道哪些东西归我。我原来的衣服都给烧掉了。

息金斯 那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想这些事？

伊莉莎 我想知道哪些东西我能带走。我不愿意落个偷东西的罪名。

息金斯 （这时深感侮辱）偷！伊莉莎，你不应该说这句话。这就太不体谅人了。

伊莉莎 对不起。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没有知识的女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不得不当心。你们这种人和我们这种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感情。请你还是告诉我哪些归我哪些不归我，好不好？

息金斯 （很不痛快）你要愿意把这整个房子拿去都行。除了这些珠宝首饰。这是租来的。这样你满意了吧？（转身要走，大发脾气）

伊莉莎　（看他不高兴大为得意，好像在喝玉液琼浆一样，她就故意惹他再发脾气）请等一下。（摘下首饰）请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房间去收好了，好不好？我不愿意担这个风险，我怕丢了。

息金斯　（大怒）拿过来。（她把首饰放在他手里）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珠宝店的，是我自己的，我要把它塞到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的嘴里去。（把首饰胡乱塞到口袋里，珠链挂在外面，不自觉地给自己加上了装饰）

伊莉莎　（从手上拿下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不是珠宝店的：这个是你在布莱敦给我买的。现在我不要了。（息金斯猛力把戒指丢到壁炉里，回过头来气势很凶，吓得她伏在钢琴上，用手掩着脸，叫着）你不能打我。

息金斯　打你！你这坏东西，你怎么敢诬赖我打你？倒是你打击了我。你真让我伤透了心。

伊莉莎　（暗暗高兴）我很高兴。反正我也找回来一点了。

息金斯　（带着专家风度，很神气地）你让我发脾气：这是我从来几乎没有过的事。今天晚上我不打算再说什么。我要去睡觉了。

伊莉莎　（故意触怒地）关于咖啡的事，你顶好留张条子给别斯太太；我不会告诉她了。

息金斯　（死板板地）别斯太太也好，咖啡也好，还有你，都去你们的！（粗暴地）我真他妈的糊涂，浪费我辛苦得来的知识和我的一番好心，来教一个没良心的叫化子。（很神气地走出去，只是粗暴地把门用力关上，使得他的庄严风度大为减色）

[伊莉莎在地毯上跪下来寻找那戒指。找到之后，她想了一下如何处置它。最后终于把它扔到水果盘子里，怒气不息地走上楼去。

[伊莉莎卧室中的家具增加了一个大衣柜和一个华丽的梳妆台。她走进来，打开电灯。她走到衣柜那里，打开柜子，拿出一件旅行的便衣，一顶帽子，一双鞋子，一齐扔到床上。她脱去晚礼服和鞋子，从柜子里拿出挂衣服的架子，把晚礼服仔细挂好，放回柜子里，用力把柜子关上。她穿上旅行的便鞋，便服，戴上帽子，从梳妆台上拿起手表戴上，然后戴上手套，拿起皮包，看看钱袋是否在里面，挂在手腕上，向门走去。每一动作都表示出她的愤怒和决心。

[她最后再在镜子里看看自己。

[她突然对自己的影子伸了伸舌头，然后离开房间，在门口关上电灯。

[这时候，外面大街上佛莱第正害着单相思病在向上看这二层楼，看那还有着灯光的房间。

[房间的灯关上了。

佛莱第　明天见，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伊莉莎走出来，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伊莉莎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佛莱第　没有什么。我夜里多半都在这儿。我只有在这儿才觉得快乐。请你不要笑我，杜立特尔小姐。

伊莉莎　不要叫我杜立特尔小姐，听见没有？叫伊莉莎就够了。（忍不住抓住他的肩膀）佛莱第，你不认为我是个没良心的叫化子吧？

佛莱第　当然不，当然不，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想？你是最美的，最可爱的——

[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抱她狂吻不已。她正需要安慰，也回了他的吻。他们拥抱着站在一起。

[一个年老的警察走来。

警　察　（认为有伤风化）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他们急忙停止拥抱。

佛莱第　对不起，警官，我们刚刚订婚。

[他们逃开。

[警察摇摇头，想起他年轻时恋爱的情形以及人生的空幻。他以熟悉的步伐缓步向相反方向走去。

[这一对情人逃到了凯宛狄须广场。他们停下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伊莉莎　（跑得喘不过气来）那个警察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可是你回答他回答得很好。

佛莱第　我希望我没有把你的事耽误了。你是要到哪儿去的？

伊莉莎　到河边。

佛莱第　干什么？

伊莉莎　跳河。

佛莱第　（吃惊）伊莉莎，亲爱的。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伊莉莎　没有什么。现在没有关系了。世界上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不是吗？

佛莱第　只有我们两个。

［他们又一次地拥抱，又被一个年轻得多的警察看见了。

第二个警察　怎么了，你们俩！这是干吗？你们知道这是在哪儿？走吧，快走。

佛莱第　是了，警官，快走。

［他们又逃，到了汉诺威广场才停下来再商议。

佛莱第　我从来不知道巡警是那样的老古板。

伊莉莎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马路上赶女人。

佛莱第　我们一定得找个地方。我们不能整夜在大街上游荡呀。

伊莉莎　不能吗？我觉得要是永远这么游荡才好呢。

佛莱第　啊，亲爱的。

［他们又拥抱，没有注意到旁边开来一辆兜生意的汽车。汽车停下来。

汽车夫　先生，您和这位小姐愿意坐车到哪儿去吗？

［他们分开。

伊莉莎　啊，佛莱第，是辆汽车。我们正要雇一辆。

佛莱第　可是他妈的我没有带钱。

伊莉莎　我有很多。辟克林上校说人出门总得有十镑钱在口袋里才行。听我说。我们可以整夜坐汽车兜风，到了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找老息金斯夫人，问她怎么办。我在汽车里再详细告诉你。坐在汽车里警察就不会干涉了。

佛莱第　好，太好了！（对汽车夫）到温波顿公地。（坐车走了）

第五幕

［息金斯夫人的客厅。她还是坐在写字台前。女仆进来。

女　仆　（在门口）夫人，息金斯少爷来了，在楼下同辟克林上校在一起。

息金斯夫人　叫他们上来吧。

女　仆　他们在打电话。好像是给警察局打电话。

息金斯夫人　什么？

女　仆　（走近几步，低声说）少爷有点精神不正常呢。我想我应该告诉您。

息金斯夫人　你要是告诉我他的精神很正常，那就更奇怪了。他们跟警察局打完交道，叫他们上来。他大概是丢了点什么。

女　仆　是，夫人。（正要走出）

息金斯夫人　你上楼告诉杜立特尔小姐，少爷和辟克林上校在这里。叫她先不要下来，等我叫她的时候再来。

女　仆　是，夫人。

［息金斯闯进来，正如女仆所说，他的精神是不大正常。

息金斯　妈，这件事真糟糕！

息金斯夫人　是的。早安。（他忍着火，吻他母亲，同时女仆走出）什么事？

息金斯　伊莉莎逃走了。

息金斯夫人　（安闲地继续写信）一定是你把她吓跑了。

息金斯　吓跑了！没有的事！昨天晚上和平常一样，我让她最后关灯安歇，可是她不上床睡觉，反而换了衣服一直就走了：她铺好的床都没有睡过。今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她坐了一辆汽车来取她的东西，那个傻瓜别斯太太也不跟我说一声居然把东西都给了她。我现在怎么办？

息金斯夫人　我看只好让她去吧。她有权利离开，如果她愿意的话。

息金斯　（不安地走来走去）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约会。我是——

［辟克林进来。息金斯夫人放下钢笔转过身来。

辟克林　（同她握手）早安，息金斯夫人。亨利告诉你了吗？（坐在长榻上）

息金斯　那个糊涂警长怎么说？你没答应出赏钱吗？

息金斯夫人　（站起来，又惊讶，又生气）你们难道要警察去捉拿伊莉莎？

息金斯　当然了。要不然警察有什么用？我们不这样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坐在伊丽莎白式的椅子上）

辟克林　那个警长特别跟我们为难。我觉得他是怀疑我们有不正当的企图。

息金斯夫人　当然了。你们有什么权利到警察局去报告她，就像她是个贼，或者一把丢了的伞什么的？真是的！（又坐下来，很不痛快）

息金斯　可是我们想找她回来呀。

辟克林　我们不能让她这样走掉，息金斯夫人。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息金斯夫人　你们两个都像小孩子，简直不懂事。你知道——

［女仆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女　仆　少爷，一位先生有要紧的事要见你。他是打温波街那儿来的。

息金斯　真讨厌！现在我不能见任何人。他是什么人？

女　仆　是一位杜立特尔先生。

辟克林　杜立特尔！你是说那个倒垃圾的吗？

女　仆　倒垃圾的！啊，不是，是位先生。

息金斯　（兴奋得跳起来）他妈的，辟克林，这是她去找的什么亲戚。我们还不晓得他是什么人。（对女仆）叫他上来，快。

女　仆　是，少爷。（退出）

息金斯　（满怀希望，走到他母亲那里）她有体面亲戚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点消息了。（在那契本代尔式椅子上坐下）

息金斯夫人　你们见过她家里的人吗？

辟克林　只见过她父亲，就是我们和你说过的那家伙。

女　仆　（通报）杜立特尔先生。（退出）

[杜立特尔走进来。他穿的很漂亮，好像是要参加盛大婚礼似的，自己可能就是那新郎。纽孔里插着一朵花，亮晶晶的黑绸礼帽，另外又加上一双新皮鞋。他太注意自己的事情以致没有看到息金斯夫人。他一直走到息金斯面前，声色俱厉地责备他。

杜立特尔　（指他自己身上）你看！看见了吗？这是你干的好事。

息金斯　干了什么事？

杜立特尔　就是这个。你看看。看看这顶帽子。看看这身衣服。

辟克林　伊莉莎给你买衣服了吗？

杜立特尔　伊莉莎！她可没有。她给咱买衣服干吗？

息金斯夫人　您好，杜立特尔先生。您请坐吧。

杜立特尔　（才知道忘记和女主人打招呼，不好意思）对不起，太太。（走过来握她伸出的手）谢谢。（在长榻上坐下，在辟克林的右边）咱光想着咱的事了，所以别的都给忘了。

息金斯　你到底是怎么了？

杜立特尔　要单单是咱自己的事倒也算了。什么人都会碰到点意外，谁也怪不了谁，只能怪老天爷吧。可是这是你干的：咱就说的是你，息金斯。

息金斯　你找到伊莉莎了吗？

杜立特尔　她走掉了吗？

息金斯　是的。

杜立特尔　你样样运气都好。咱没找到她；可是你这么一来，她很快就要找咱来了。

息金斯夫人　可是，杜立特尔先生，我的儿子做了什么事？

杜立特尔　做了什么！他把咱毁了。咱的快活日子全完了。把咱给绑起来，送到满口仁义道德的绅士们手里去了。

息金斯　（不耐烦地站起来，站在他面前）你是胡闹。你喝醉了。你发疯了。我给了你五镑钱。后来又跟你谈过两次话，一个钟头两个半先令。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你。

杜立特尔　啊，咱喝醉了吗？咱发疯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写过一封信给美国的一个老家伙，他捐了五百万，在全世界建立道德改进会，要你给他发明一种世界语？

息金斯　怎么？埃兹拉·狄·万那费勒！他死了。（又满不在乎地坐下来）

杜立特尔　是的：他死了；把咱也给毁了。你是不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目前英国最有独特见解的伦理学者，据你所知，就是阿尔弗莱·杜立特尔，一个普通的倒垃圾的？

息金斯　啊，在你第一次来了以后，我好像就开过这样一个小玩笑。

杜立特尔　啊！你尽可说它是个小玩笑。可把咱害苦了。你正给他一个机会好表示他们美国人跟咱们不一样：表示他们不管人的地位多么低，他们看得起每一个人的才能。在他的缺德的遗嘱里，息金斯，因为你开的小玩笑，他给咱留下了他的“消化干酪托拉斯”的一笔钱，一年三千镑收入，条件是咱得给他的“万那费勒道德改进世界协会”做讲演，由他们指定，每年不超过六次。

息金斯　真是这样的事！吓！（忽然高兴起来）这多运气！

辟克林　杜立特尔，这没有关系。他们听了一次就不会再请你讲第二次了。

杜立特尔　咱怕的不是讲演。咱可以给他们讲的没完没了，咱也毫不在乎。咱反对的是要咱做个绅士。谁让他那样做的？咱本来很快活，很自由自在，咱要用钱的时候差不多见人就要，就像跟你要钱一样，息金斯。现在咱可麻烦了，从头到脚都给绑起来了，什么人都跟咱要钱了。咱那律师说，你运气来了。咱说，是吗？咱说，是你的好运气吧？咱穷的时候也找过一回律师，那回有人在咱的垃圾车里找到了一个小儿车，完了事，他就立刻把咱轰出来了。医生也一样，从前不等咱站稳了，就把咱轰到大门外了，也不用花钱。现在他们说咱身体不好了，要是他们不是一天给咱看两次病，咱就活不成了。在家里咱一件事都不能做；一定要别人来做，完事再跟咱要钱。一年以前咱什么亲戚也没有，只有两三个人肯搭理咱。现在咱有了五十个亲戚，没有一个能挣钱的。咱得为别人活着，不为自己，这就是绅士们的仁义道德。你说伊莉莎丢了。咱说不用着急；咱敢说这会儿她早到了咱家门口了：要是咱不是绅士，她就会卖花挣钱了。这以后就该轮着你跟咱要钱了，息金斯。咱得请你教咱说绅士的话，不能再讲正经英文了。这就是你的买卖，咱敢说你原来

就是这个打算。

息金斯夫人　可是，杜立特尔先生，你要是真不喜欢，你就不必受这个罪。也没有人能强迫你接受这笔钱呀。你可以拒绝，不是吗，辟克林上校？

辟克林　应该可以。

杜立特尔　（因为对方是女性，态度转得缓和一点）太太，难就难在这里。说不要是容易，可是咱不敢说。谁敢说呢？咱们都给吓住了。太太，都给吓住了。咱要是不要钱，等到老了还不得住孤老院？咱现在都得把头发染黑才能当个倒垃圾的。咱要是个有人可怜的穷人，也有点积蓄，咱就可以不要了；可是那又何必，那些人就是变了百万富翁也享不了福。他们不懂怎么享福。咱可是一个没人可怜的穷人，什么也没有，不是进孤老院就得硬逼着咱做绅士，一年拿他妈的三千镑。太太，您别怪咱说粗话，您要是碰到咱这种倒霉事也非骂不可。你怎么也逃不了，一边是孤老院，一边是做绅士，前是狼，后是虎，咱也没那进孤老院的勇气。吓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咱算是垮了，把自己出卖了。别的人比咱运气好，可以给咱倒垃圾，跟咱要钱；咱也没办法，白瞪眼，羡慕也没用。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不胜伤感）

息金斯夫人　我很高兴你没有轻举妄动，杜立特尔先生。因为这样伊莉莎的前途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你养得起她了。

杜立特尔　（沮丧而无可奈何）是的，太太；现在什么人都要咱养了，都从这一年三千镑里拿出来。

息金斯　（跳起来）没有的话！他不能养她。他不应该养。她不属于他了。我付了五镑钱的。杜立特尔，你是要做一个老实人还是要做坏蛋？

杜立特尔　（容忍着他）两样都有点吧，大家都是这样，两样都有点。

息金斯　你既然拿了钱，你就没有权利再把她带走。

息金斯夫人　亨利，别不讲理。你要是想知道伊莉莎在哪儿，她就在楼上。

息金斯　（惊讶）在楼上！！！那我立刻就把她带下来。（坚决地朝门走去）

息金斯夫人　（站起来跟着他）老实点，亨利。坐下。

息金斯　我——

息金斯夫人　坐下，孩子，听我说。

息金斯　好吧，好吧，好吧。（粗鲁地倒在长榻上，脸对着窗户）可是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前半个钟头就告诉我们这件事。

息金斯夫人　伊莉莎今天早晨到我这儿来的。她告诉了我你们两个对她的粗暴态度。

息金斯　（又跳起来）什么？

辟克林　（也站起来）亲爱的息金斯夫人，她说的话是靠不住的。我们并没有虐待她。我们可以说没有对她说什么话；我们和她分开的时候也特别好。（转身对息金斯）息金斯，我去睡觉以后你欺负她了吗？

息金斯　恰恰相反。她把拖鞋扔到我脸上。她的态度非常无理。我一直也没有惹她。我一进房门拖鞋就砰的一声照着我的脸扔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呢。她还用很坏的话骂我。

辟克林　（惊讶）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她有哪点不好？

息金斯夫人　我想我明白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女孩子我想本性是很多情的。是不是，杜立特尔先生？

杜立特尔　太太，她心肠可软着呢。跟咱一模一样的。

息金斯夫人　对呀。她对你们两个有了感情。亨利，她为你工作很尽心。你大概不太懂她那样出身的女孩子干脑力劳动有多么困难。后来呢，等到那重要日子到了，要受考验了，她给你做了那件了不起的事，一点错也没出，可是你们坐在那儿，没有对她说一句话，只管说现在事情完了你们多么高兴，这整个的事多么无聊。等到她拿拖鞋来扔你，你倒觉得奇怪了！要是我呀，我就要拿火剪扔你。

息金斯　我们什么也没说，只说我们累了想去睡觉。辟克林，不是吗？

辟克林　（耸耸肩）就是这样。

息金斯夫人　（含着讥讽）真的吗？

辟克林　一点不错。真的，就是这样。

息金斯夫人　你们也没有谢谢她，拍拍她肩膀，称赞她，或者说她做得多么好？

息金斯　（不耐烦）可是这些她都知道。你的意思也许是我们没有捧她几句。

辟克林　（良心不安）也许我们是有些不够体贴。她很生气吗?

息金斯夫人　（回到她的写字台前）我恐怕她不愿再回温波街去呢，尤其现在杜立特尔先生可以保持她目前的社会地位了，虽然这地位是你们硬给她的；可是她说她还同意跟你们做朋友，过去的事一概不提了。

息金斯　（生气）哦，她同意?哼!

息金斯夫人　亨利，要是你答应我规规矩矩的，我就请她下来。要是你不答应，就回家去；你在这儿已经耽误我不少时间了。

息金斯　好吧。就这样；辟克林，你规矩一点。我们拿出最好的礼貌来招待这个垃圾堆里捡来的贱货吧。（赌气坐在伊丽莎白式的椅子上）

杜立特尔　（抗议地）唉，别这么说话，息金斯!你得顾全一下咱这个绅士的脸面呀。

息金斯夫人　亨利，记住你可是答应了。（按了桌上的铃）杜立特尔先生，您可不可以暂时到凉台上去一下。我不希望伊莉莎听到你的消息而大吃一惊；等她先同这两位和解了再说，好不好?

杜立特尔　听您吩咐，太太。只要亨利能让她不来麻烦咱，咱很愿意效劳。（从窗口出去）

［女仆听见铃声走进来，辟克林在方才杜立特尔坐的地方坐下。

息金斯夫人　请杜立特尔小姐下来。

女　仆　是，夫人。（走出）

息金斯夫人　亨利，现在要乖乖的。

息金斯　我不是态度很好吗?

辟克林　息金斯夫人，他在尽力做呢。

［稍停，息金斯把头向后仰着，伸直了腿，开始吹口哨。

息金斯夫人　孩子，你这样子实在不好看。

息金斯　（坐好了）我并没有打算做出好看的样子来，妈。

息金斯夫人　没什么，我是要叫你讲话。

息金斯　为什么?

息金斯夫人　因为你不能同时又说话又吹口哨。

［息金斯叹口气。又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寂。

息金斯　（跳起来，不能忍受了）那个女人在哪儿？我们难道要在这儿等她一整天？

［伊莉莎走进来，和和气气的，态度从容，做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她拿着一个小针线篮子，态度安闲自若。辟克林太惊讶了，以致忘记站起来。

伊莉莎　您好，息金斯教授？您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息金斯　（气得说不出话来）你说我——（说不下去了）

伊莉莎　当然您身体一定很好，您是从来不生病的。很高兴又看见您，辟克林上校。（赶快站起来，同她握手）今天天气很凉呢，不是吗？（在辟克林左边坐下，他也在旁坐下）

息金斯　你不要跟我耍这一套。我教了你，这一套骗不了我。站起来回家去，不要装混蛋。

［伊莉莎从针线篮子里拿出针线，开始缝纫，对他这种大吵大闹完全没有理睬。

息金斯夫人　说的话真客气，亨利，这样的邀请哪个女人能够拒绝呀？

息金斯　妈，你不要管。让她自己来说。她一说话，你就可以知道除了我叫她想的说的以外，她自己还有什么思想没有。说真的，这块料是我拿寺院广场的烂菜叶子做成功的，现在她倒在我面前摆起小姐架子来了。

息金斯夫人　（平静地）好吧，孩子。你坐下谈，好不好？

［息金斯怒气冲冲地又坐下来。

伊莉莎　（对辟克林，好像毫不注意息金斯似的，同时敏捷地做着针线）辟克林上校，现在试验既然做完了，你打算完全不理我了吗？

辟克林　不要那么说。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一次试验。这样说法我听了很不舒服。

伊莉莎　哦，我不过是一块烂菜叶子——

辟克林　（激动地）不要那么说。

伊莉莎　（继续很平静地）——可是你对我那么好，要是你忘记了我，我会很难过的。

辟克林　杜立特尔小姐，谢谢你这么说。

伊莉莎　这并不是因为你花钱给我买衣服。我知道你对所有的人花钱都是很慷慨的。可是我是从你那里才学到真正的礼貌；也就是这个，才使人成为上等人，不是吗？你知道，有息金斯教授那样的人总在面前，学习礼貌是很困难的事。我过去就像他那样，完全不能控制感情，稍微有一点不高兴就说粗话骂人。要不是有你在那里，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上等人不是那样的。

息金斯　哦！！！

辟克林　你要知道，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不是有什么坏意。

伊莉莎　是呀，我从前卖花的时候也不是有什么坏意呀。我也只是我的习惯。可是我总是那样做了，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分别也就在这里。

辟克林　对的。可是他教你讲话的；你知道，这我是做不到的。

伊莉莎　（不在意地）当然了，那是他的买卖嘛！

息金斯　混账！

伊莉莎　（继续说）就像学时髦跳舞一样，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可是你知道我真正受的教育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

辟克林　什么事情？

伊莉莎　（稍微停止一下针线）我才到温波街的那一天你叫我杜立特尔小姐。我的自尊心就是从那件事上开始的。（继续做针线）还有成百成千的你不注意的小事情，因为那些对你都是很自然的。就像人来了站起来，脱帽，给人开门等等——

辟克林　啊，那都不算什么。

伊莉莎　有关系的：那些事说明你并不拿我当作一个厨房里的小丫头看待；虽然我也知道，要是一个厨房丫头到了上房里，你对她也是会同样彬彬有礼的。我在饭厅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当着我脱皮靴子。

辟克林　你不要介意，息金斯向来是到处脱皮靴子的。

伊莉莎　我知道。我也不怪他。他的习惯是那样，不是吗？可是你不那样做，使我感觉大不相同。你知道，说真的，除了任何人可以学会的那些东西而外（如同穿衣服讲话等等），一个上等小姐和一个卖花姑娘的分别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别人怎么对待她。我在息金斯教授面前永远是个卖花姑娘，因为他一向是那样对待我，将来也是那样。可是我知道在你面前我可以做个

小姐，因为你一向是那样对待我，将来也是那样。

息金斯夫人　亨利，请你不要咬牙切齿，好不好？

辟克林　杜立特尔小姐，你实在过奖了。

伊莉莎　现在我请你叫我伊莉莎，行不行？

辟克林　谢谢，伊莉莎，当然了。

伊莉莎　可是我要息金斯教授叫我杜立特尔小姐。

息金斯　去你妈的。

息金斯夫人　亨利，这是怎么说话？

辟克林　（笑起来）你为什么不回骂他几句？别听他的。骂骂他对他很有好处呢。

伊莉莎　我做不来。从前我可以骂人；可是现在做不来了。你同我说过的，要是一个小孩子到了外国，几个星期他就能学会当地语言，自己的话就忘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到了你们国家，把我自己的语言都忘了，现在只能讲你们的话了。这样就和托特兰坊大街的街头真正脱离关系。离开温波街就算毕了业了。

辟克林　（非常惶恐）啊！可是你还要回到温波街的，不是吗？你要原谅息金斯吧？

息金斯　（站起来）原谅！她原谅我！去她的，看她没有我们帮忙怎么办！没有我在旁边，要不了三个星期她就又恢复原来的流氓习惯了。

［杜立特尔在中间玻璃窗口出现。他很高傲而不以为然地看了息金斯一眼，慢慢地一言不发走到他女儿那里，但伊莉莎背对着窗户，并没有看见他。

辟克林　他这个人总是这样，改不了，伊莉莎。你不会恢复原来习惯的，是不是？

伊莉莎　不会，现在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已经学好了。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发出从前的声音也做不到了。（杜立特尔碰了她左肩膀一下。她看到她父亲的华丽服装不能自制，丢下针线）哎——呀——呀！

息金斯　（感觉胜利而笑）哈，哈！对了。（摹仿她的土音）哎——呀——呀！哎——呀——呀！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倒在长榻上，交叉着臂，傲慢地躺在那里）

杜立特尔　你能怪她吗？伊莉莎，别那么瞧着咱。这不怪咱。咱发了财了。

伊莉莎　爹，你这回准是骗了一个百万富翁的钱了。

杜立特尔　是的。可是咱今天是特别打扮的。咱是到韩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去。你的后娘今天要跟咱结婚呢。

伊莉莎　（生气）你跟那下贱女人结婚也不怕丢脸！

辟克林　（平静地）他应该结婚，伊莉莎。（对杜立特尔）她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杜立特尔　（悲哀地）给吓住了，您看，给吓住了。绅士的道德把咱们给毁了。伊莉莎，你不戴上帽子到教堂来看咱们的婚礼吗？

伊莉莎　要是辟克林上校说我一定得去，我只好——（几乎要哭）只好忍受耻辱。大概白费一番好意还要受她的气呢。

杜立特尔　别害怕。她真可怜呢，跟谁也不敢顶嘴了！为了要让自己规规矩矩的，她的气势全没了。

辟克林　（轻轻地捏着伊莉莎的膀子）伊莉莎，对他们好一些吧。勉强敷衍一下吧。

伊莉莎　（虽然不高兴但勉强对他稍微一笑）好吧，只是为了表明没有什么恶感。我一下就来。（走出去）

杜立特尔　（在辟克林旁边坐下来）上校，咱这回结婚可是心里嘀咕得很。请您也来参加一下好不好？

辟克林　可是你是结过婚的人了。你不是跟伊莉莎的母亲结过婚吗？

杜立特尔　谁说的？

辟克林　我没有听谁说。我想自然是——

杜立特尔　不对，上校，那不是自然的办法，那不过是绅士们的办法。咱的办法向来是倒霉的穷人的那一套。可是请您别跟伊莉莎说。她不晓得。咱总觉得告诉她有些不便。

辟克林　很对，我们就不提吧。

杜立特尔　先生，您到教堂来帮咱过了这一关好不好？

辟克林　我很高兴参加。只要是单身汉能做得到的事。

息金斯夫人　杜立特尔先生，我也可以来吗？我很希望能够参加呢。

杜立特尔　太太，您肯屈尊，那咱太荣幸了；咱那老婆子也要高兴死了。她这会儿正不痛快，觉得过去好日子全完了。

息金斯夫人　（站起来）我去叫马车，准备一下。（男人们都站起

来，除了息金斯）要不了一刻钟我就来。（走到门口时，伊莉莎正进来，戴好帽子，正在扣她的手套）我也到教堂去看你父亲结婚，伊莉莎。你最好同我一车走吧。辟克林上校可以同新郎一起走。

［息金斯夫人走出。伊莉莎走到屋子当中，在中央的窗门和短榻之间。辟克林也走到她那里。

杜立特尔　新郎！这个称呼不简单！真让人想起来他所处的地位呢。（拿起帽子走向门口）

辟克林　在我没走以前，伊莉莎，希望你还是原谅息金斯，跟我们回去吧。

伊莉莎　我爹怕会不放我回去呢。你让我去吗，爹？

杜立特尔　（沉郁但是宽大）伊莉莎，这两位先生对付你对付得真妙。要是只有一位，你就可以上钩了。可是你瞧，他们是两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看住另一个。（对辟克林）先生，你们真鬼，可是咱不怪你：要是咱，咱也这么办。咱一辈子总是吃娘儿们的亏，咱也不怪你们占了伊莉莎的便宜。咱不管这事。咱们该走了，上校。息金斯，再见吧。伊莉莎，咱们在教堂见面。（走出）

辟克林　（求她）伊莉莎，跟我们在一起，别走吧。（随杜立特尔走出去）

［伊莉莎为了避免单独和息金斯在一起，走到凉台上。他站起来也走到她那里。她立刻走回来向房门走去，但他也很快地从凉台走回来，在她没到门口之前，他已经背靠着门了。

息金斯　伊莉莎，你可以说是找回一些来了。你报复得够了没有？愿意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了吗？还是想再闹下去？

伊莉莎　你只是要我回去，好替你拿拖鞋，受你的气，给你取这样拿那样。

息金斯　我也并没有说要你回去呀。

伊莉莎　是吗？那样我们讲这些干什么呢？

息金斯　讲你的事，不是讲我的事。你要是回去，我对待你还跟从前一样，我改变不了我的本性；我也不打算改变我的态度。我的态度跟辟克林上校的是完全一样的。

伊莉莎　这话不对。他对待一个卖花姑娘就像对待一个公爵夫人一样。

息金斯　而我对待一个公爵夫人就像对待一个卖花姑娘一样。

伊莉莎　原来如此。（平静地走开，坐在短榻上，面对窗门）对任何人都一样。

息金斯　对了。

伊莉莎　跟我父亲一样。

息金斯　（笑起来，觉得有点委屈）伊莉莎，虽然在其他方面未必相同，但你父亲也并不是个乡愿市侩，无论他交了什么怪运，他在任何场合也都能处之泰然。（认真地）伊莉莎，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对人态度好坏，或采取什么样的对人态度，而在于对任何人都要抱同一态度：简单说，就像是死后上了天堂那样，在那里没有什么三等车，每人都是平等的。

伊莉莎　阿门！你真是个天才传教士。

息金斯　（不痛快）问题不在于我对你的态度是否粗暴，而是你是否听见过我对别人比对你好些。

伊莉莎　（突然诚恳地）我不在乎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我不怕你骂我。我也不怕你打我：这我已经受过了。但是（站起来面对着他）我不愿意人一直在我面前开过去也不理我。

息金斯　那你就让开在一边好了；我反正不会为你停下来的。你说的我好像是一辆公共汽车似的。

伊莉莎　你就是一辆汽车，只知道横冲直闯，也不考虑人家。可是我没有你也能行，你不要以为非你不可。

息金斯　我知道你可以。我说过的。

伊莉莎　（有点伤心，离开他，到短榻的另一边，面对壁炉）我知道你说过，你这个没情感的人。你就是要丢掉我。

息金斯　你说谎。

伊莉莎　好吧。（绷着脸坐下）

息金斯　我想你大概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没有你行不行。

伊莉莎　（认真地）你别打算骗我。你不行也得行。

息金斯　（傲慢地）我不需要任何人。我有我自己的灵魂：我的天才和智慧。可是（忽然诚恳地）伊莉莎，你走了我会想你的。（在短榻上靠着她坐下）从你的糊涂想法里我也学到一些东西：

这点我虚心接受也很感谢。我也习惯了你的声音和外表。我也都很喜欢。

伊莉莎　那你可以用录音机和照相簿保存起来。你觉得闷了，就可以打开留声机。也不会伤人家的心。

息金斯　可是我不能打开你的灵魂。你给我留下那些感情；你可以拿去那声音和面貌，那些东西并不是你本人。

伊莉莎　你真是个鬼。你揪人家的心，就像揪人家的膀子那么容易。别斯太太叫我提防你的。她好几次都想走，最后一分钟你总是把她骗回来了。可是你一点也不关心她。你一点也不关心我。

息金斯　我关心生活，关心人类；你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碰到了我，成为我家的组成部分。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伊莉莎　我不愿意关心一个对我毫不关心的人。

息金斯　伊莉莎，这是市侩的买卖原则。就像（用专家的准确发音摹仿卖花姑娘的土音）"卖花呀"，对吗？

伊莉莎　别讥笑人。这样很不客气。

息金斯　我从来不讥笑人。讥笑人这件事对于人的外貌和内心都不合适。我是表示对买卖原则的轻视和义愤。拿感情做交易的事，我从来不做，将来也不会做。你认为我没有情感，因为你替我拿拖鞋找眼镜不能让我承情。你是个傻子：我认为女人给男人拿拖鞋是很不好看的。我给你拿过拖鞋吗？你拿拖鞋扔我，我觉得倒更佩服你。你给我当奴隶又说要我关心你，这是没有用的：谁关心一个奴隶呢？你要是回来，那是因为我们合得来，别的是没有的。我给你的好处比你给我的多一千倍；你要是胆敢破坏我所创造的伊莉莎夫人的形象，搞你那小狗把戏，把拖鞋拿来拿去，我就把你关在门外头。

伊莉莎　你要是不关心我，那你做这事是为了什么呢？

息金斯　（痛痛快快地）为什么？那是我的工作。

伊莉莎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给我多少麻烦吧。

息金斯　要是造物主怕麻烦，那世界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创造生命就是创造麻烦。只有一种办法避免麻烦，就是把东西毁掉。你看，懦夫们总是叫着要把找麻烦的人杀掉。

伊莉莎　我不是传教士，我不注意这些事，我只注意你对我不关心。

息金斯　（跳起来，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伊莉莎，你是个傻子。我

把我的密尔顿一般的宝贵智慧披露在你面前简直是白费。最后一句话，你要明白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做我自己的工作，我们两人谁发生什么事，我也毫不在乎。我不像你爹和你后娘那样，一吓就吓住了。所以你来也好，走也好，随你的便。

伊莉莎　我要是回来干什么呢?

息金斯　（一跳跪在短榻上，正对着她）为了好玩。我把你留下也就是为这个。

伊莉莎　（转过脸去）要是我每件事都不按着你的意思做，你也许明天就把我扔出去?

息金斯　对了。我要是每一件事都不按你的意思做，你也许明天就离开我。

伊莉莎　跟我后娘去过吗?

息金斯　对了。愿意卖花也行。

伊莉莎　啊，我要是能够回去卖花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不依靠你，不依靠我爹和任何其他的人了。为什么你剥夺了我的独立性?我现在虽穿得漂亮，但我是个奴隶。

息金斯　一点不是。我可以收你做干女儿给你一笔钱，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你愿意嫁给辟克林吧?

伊莉莎　（生气转身向他）就是你要我嫁给你我也不干，虽然你比起他来，年岁还差不离。

息金斯　（温和地）要说“差不多”，不是“差不离”。

伊莉莎　（发脾气，站起来）我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现在不是我的老师了。

息金斯　（沉思着）我想辟克林也不会要你。跟我一样，他也是老早决定不结婚的了。

伊莉莎　我要的也不是那个，你也不要那么想。要我的小伙子可多着呢。佛莱第就一天给我来两三封信，一写就是好几张纸。

息金斯　（出他意外，不大高兴）真他妈的大胆!（往后退缩，坐在自己脚跟上）

伊莉莎　可怜的孩子，他愿意那样做，就有那样做的权利。而且他是真爱我呢。

息金斯　（离开短榻）你没有权利鼓励他。

伊莉莎　任何一个姑娘都有被人爱的权利。

息金斯　怎么！被那样的傻子爱吗？

伊莉莎　佛莱第也不是傻子。如果他软弱可怜而且需要我，也许比那些比我高明而欺负我不需要我的人更能使我快乐呢。

息金斯　问题在于他能对你有什么用处？

伊莉莎　也许我对他倒有些帮助呢。但我从来不想谁对谁有什么用处，而你只想这一点，不想别的。我只想过自自然然的生活。

息金斯　换句话说，你希望我像佛莱第那样迷上了你，是不是？

伊莉莎　不，我不希望。我要求于你的不是那种感情，你也不要太自信或者过于相信我。我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做个坏姑娘，你虽然有学问，有些事情我比你见得多。像我这样的姑娘可以很容易勾引男人去爱她。而过不了一分钟，两人就又变成势不两立的仇人了。

息金斯　自然不错。那么我们还争论什么呢？

伊莉莎　（烦恼地）我需要一点温情。我知道我不过是个平凡的不学无术的丫头，而你是个有学问的上流绅士；但我也不是你脚底下的泥土。我干这个（改正自己的话）我做这个并不是为了漂亮衣服和汽车：我做这个是因为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就——也就逐渐对你关心；但并不是要你爱我，我也没有忘记我们中间的不同，我只要求彼此能够友爱一些。

息金斯　当然了。我也希望如此。辟克林也是这样。伊莉莎，你真糊涂。

伊莉莎　你不应该这样回答我。（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流着眼泪）

息金斯　你要是总那么糊涂，你只能得到这样的回答。你要是想做一个上等社会的小姐，你就不要总认为别人不理你，非要你认识的男人用一半的时间对你哭哭啼啼的，另外一半的时间把你打得鼻青眼肿。你要是不能忍受我这种生活的冷淡和紧张，你就回到马路上去吧。你可以劳动到三分像人七分像兽的地步，然后搂搂抱抱，吵吵闹闹，喝酒喝得昏天黑地。不错，这种下流生活并不坏。那是真实的，温暖的，热烈的；多厚的皮也感觉得到，不用经过训练，也不必下功夫就可以尝得到。不像科学，文学，古典音乐，哲学和艺术那样。你觉得我冷淡无情自私自利，是不是？好吧，你可以回到你所喜欢的那种人里面去。

嫁给一个多情而有钱的蠢猪，让他的厚嘴唇吻你，他的大皮靴子踢你。你要是不能欣赏你所有的东西，那你还是去找你能欣赏的东西去吧。

伊莉莎　（无可奈何）啊，你真是个忍心而专制的人。我没办法跟你辩论：你说话都有理，我说什么都不对。可是你自己始终很明白你不过是欺负人。你知道我没法回到大街上去，像你所说的，你知道我在世界上除了你和辟克林上校以外没有真正的朋友。你很清楚在跟你们住过以后我跟一个下等的普通人在一起是过不来的，你假装不知道，来侮辱我，这是很没良心的。你觉得我非回温波街不可，因为除了我父亲那里我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可是你不要太有把握，以为你可以把我放在脚底下踩，可以欺负。我就要嫁给佛莱第，我决定嫁给他，只要我能养活他。

息金斯　（大吃一惊）佛莱第！！！那个小傻子！他就是有胆子找工作，做个跑腿的也没有人要！你不知道吗，我已经把你变得足配得上一位国王呢？

伊莉莎　佛莱第爱我：在我看来他就跟国王一样好。我并不要他去工作，他不是在像我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自己可以去当教师。

息金斯　老天爷，你能教什么？

伊莉莎　就是你教我的东西。我要教语音学。

息金斯　哈！哈！哈！

伊莉莎　我可以自荐，去做那大胡子匈牙利人的助手。

息金斯　（站起来，异常生气）什么！那个骗子！那个假学者！那个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东西！你拿我的东西教给他，把我的发明教给他！你只要敢向这方面迈一步，我就要勒死你。（把手放在她肩上）听见没有？

伊莉莎　（倔强，毫不抵抗）勒死我吧。我不怕你。我知道你迟早要动手打我的。（他放下手，知道自己失礼，气得直顿脚，匆忙退后，倒在短榻上）啊哈！我现在知道怎样对付你了。我真傻，没有早想起这个办法来。你拿不走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说过我的耳朵比你的还好。我还可以对人客气，这是你所办不到的。啊哈！（故意用土音说话让他生气）息金斯呀，这你可没辙了吧？现在我不怕你（弹指做声）再欺负人说大话了。我可以在

报纸上公开声明，说你的公爵夫人不过是你教出来的一个卖花姑娘，而且她可以同样的在半年内教好任何人成为公爵夫人，学费是一千金镑。哈，当我回想我曾经被你拿脚踩，在你脚底下爬，受你的骂，而我当时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和你一样，我自己真是该打。

息金斯　（甚为诧异）你这个该死的大胆丫头，你！可是这样比哭哭啼啼要好些，比光会拿拖鞋找眼镜要好些，不是吗？（站起来）他妈的，伊莉莎，我说过要把你改造成人，我现在成功了。我喜欢你像现在这样。

伊莉莎　对啦，你现在转过来向我讨好了，因为我不怕你了，可以用不着你了。

息金斯　当然了，你这小傻瓜。五分钟以前你是一块绊脚石，现在你是独当一面，一艘护航的军舰了。你和我和辟克林将要是三个独身汉而不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傻姑娘了。

［息金斯夫人走进来，穿着参加婚礼的衣服。伊莉莎立刻变得悠闲文雅起来。

息金斯夫人　伊莉莎，马车在等着我们。你预备好了吗？

伊莉莎　都好了。教授也来吗？

息金斯夫人　当然不要他来。他在教堂里不会守规矩的。他总要大声评论牧师的口音。

伊莉莎　那样我们就不能再见了，教授。我走了。（走到门口）

息金斯夫人　（走向息金斯）我走了，孩子。

息金斯　再见，妈妈。（正要吻息金斯夫人，忽然想起几件事）哦，我想起来了，伊莉莎，请你叫店里送一只火腿和一块斯提尔敦干酪来，再给我买一双鹿皮手套，要八号大小的，还要一条新领带来配我那身新衣服。你可以挑选颜色。（那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健强有力的声音说明他毫无改悔之意）

伊莉莎　（鄙视地）你穿八号的太小了，要是你要里面衬羊毛的话。你的洗脸台抽屉里还有三条新领带，你忘记了。辟克林上校更喜欢双料恪罗斯特干酪；你也分别不出来。今天早晨我已经给别斯太太打过电话。叫她不要忘记了火腿。我真不知道你没有我怎么办？（飘然走出）

息金斯夫人　恐怕你把这姑娘惯坏了，亨利。要不是她比较喜欢辟

克林的话，我就要为你们担心了。

息金斯　辟克林！哪里的话，她要嫁给佛莱第呢。哈！哈！佛莱第！佛莱第！！哈哈哈哈哈！！！！！

［全剧在息金斯的笑声中结束。

六场附跋历史剧

圣女贞德

(1923)

申慧辉 译

第一场

[公元一四二九年春。一个晴朗的早晨。洛林河和香槟地区之间的马斯河畔，沃库洛尔城堡里。

[罗伯特·德·波德利库尔上尉是一位乡绅出身的军人，相貌英俊，精力充沛，但缺乏主见。现在他又像往常一样，为了掩饰他性格上的弱点，正在对他的管事大发雷霆。他的这位管事是个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可怜虫，浑身上下没有多少肉，脑袋上也没有几根头发。说他十八岁或者五十岁都可以，因为他属于那种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老的人：他从来就没有过青春。

[他们俩人在城堡二楼一间向阳的石头房间里，坐在一张没有上漆的结实的橡木桌旁，两把椅子也和桌子一样，是没上漆的橡木制品。上尉的左侧身体对着观众。管事和上尉面对面，站在桌子的另一侧，他那副不像样子的姿势简直算不上站立。在他身后，开着一扇十三世纪的竖框式窗户。窗户附近的角落里是一个塔楼，那里有一个狭窄的拱门和通向庭院的环形楼梯。桌子底下有一只四脚矮凳，窗户下方放着一只木箱。

罗伯特　没有蛋！没有蛋！简直是岂有此理！你这小子，你说没有蛋，这是什么意思？

管　事　老爷，这不是我的错儿。这是上帝的安排。

罗伯特　亵渎神明。你告诉我没有蛋，然后为这个去责备你的造物主。

管　事　老爷，您要我怎么办？我又生不了蛋。

罗伯特　（挖苦地）哈！你还拿这事开玩笑。

管　事　不敢，老爷，上帝在上。我们和您一样，都吃不上鸡蛋，老爷，那些母鸡愣是不下。

罗伯特　是吗！（站起）现在你听我说。

管　事　（低声下气地）是，老爷。

罗伯特　我是什么人？

管　事　您是什么人，老爷？

罗伯特　（走近他）对，我是什么人？我是罗伯特，波德利库尔的乡绅，沃库洛尔城堡的上尉呢，还是一个小放牛的？

管　事　噢，老爷，这您知道，您在这地方比起国王来还了不起。

罗伯特　完全正确。那么，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管　事　我是个一钱不值的东西，老爷，只不过有幸当了您的管事。

罗伯特　（把他逼到墙边，一个字一个字地）你不光有幸当了我的管事，还有权当整个儿法国里最下贱、最无能、最爱胡说八道、最能说假话、哭鼻子、最会吱吱喳喳不肯干活的头号笨蛋管事。（又大步走回桌旁）

管　事　（在木箱上哆嗦着）是，老爷，在您这样了不起的人眼里，我一定像您说的那样下贱。

罗伯特　（转过身来）你看这也是我的错，嗯？

管　事　（走向他，表示反对地）唉，老爷，您总是把我说的最最清白的话歪曲得不成样子！

罗伯特　要是我问你有多少只鸡蛋的时候你敢对我说你一只蛋也下不了，我还要把你的脖子也歪上一歪呢。

管　事　（抗议地）噢，老爷，噢，老爷——

罗伯特　去去去，别噢老爷、噢老爷的，也别不老爷、不老爷的。我的那三只外国种的母鸡和那只黑毛母鸡是全香槟地区[①]最能下蛋的鸡。可你却来对我说没有鸡蛋！谁把蛋偷走了？快说出来，别等我把你当个说谎的、偷我的东西去卖给贼的人，一脚把你踢到城堡大门外面去。别忘了，昨天的牛奶也不够。

管　事　（绝望地）我知道，老爷。我太知道了。一点奶也没有，一个蛋也没有，明天就什么都没了。

罗伯特　什么都没了！你想全偷走吗，嗯？

---

① 法国东北部地区。又译香巴尼。

管　事　不，老爷，没人要偷东西。但是我们身上全都附了咒语了，中了邪啦。

罗伯特　我看这谎话编得不怎么样。罗伯特·德·波德利库尔能烧死巫师绞死窃贼。去，中午以前给我拿到这间屋里四打鸡蛋和两加仑牛奶。要是拿不来的话，就去求老天爷可怜你这副贱骨头吧！我要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敢不敢拿我当傻瓜！（带着一副下完结论的神气重新坐到原来的位子上）

管　事　老爷，您听我说，一个鸡蛋也没有、一个也不会有了——您就是为这事儿杀了我，也还是没有——只要那个牧羊女在门口。

罗伯特　牧羊女？什么牧羊女？你在说什么？

管　事　就是那个从洛林来的丫头，老爷。从东雷米那个小地方来的。

罗伯特　（极为愤怒地站起）真是岂有此理！可恶之极！你指的是那个前两天冒冒失失要见我的姑娘吧？我不是告诉你，要你带上我的命令，把她送回她爹那儿，要她爹好好地痛打她一顿吗。她怎么还在这儿？

管　事　我叫她走来着，老爷。她就是不肯走。

罗伯特　我不是叫你要她走，我要你把她赶出去。你有五十个士兵，还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仆，他们都是听我吩咐的。他们不敢动她吗？

管　事　她太能干了，老爷。

罗伯特　（一把抓住他的脖领）能干！现在你听着。我要把你扔到楼下去。

管　事　别，老爷，求您了。

罗伯特　好吧，你能干点儿，我就不扔你。这很简单，连条母狗都做得到。

管　事　（软弱无力地耷拉在罗伯特的手上）老爷，老爷，您就是把我扔下去，也赶不走她。（罗伯特松手，他倒下去。他跪坐在地上，听天由命地注视着他的主人）您瞧，老爷，您比我能干多了。可她也一样能干。

罗伯特　我比你有势力，你这个傻瓜。

管　事　不，老爷。不是您有势力，是您的个性强，老爷。她没有

我们势力大，只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可是我们没法让她走。

罗伯特　你们这群坏种，你们全都怕她！

管　事　（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不，老爷，我们怕的是您，而她却给我们勇气。她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怕。也许您能镇住她，老爷。

罗伯特　（阴沉着脸）也许吧。她现在在哪儿？

管　事　就在下面院子里，老爷，和往常一样在和士兵们说话。她除了祈祷，总是和士兵们在一起说话。

罗伯特　祈祷！哈！你还相信她祈祷，你这个白痴。我了解那些总是和士兵们聊天儿的丫头。这次也让她和我说上几句。（走到窗前，向外厉声喊道）喂，叫你呢！

一女子声　（生气勃勃，坚定而粗犷）是叫我吗，老爷？

罗伯特　对，就是你。

女子声　你是上尉吗？

罗伯特　是，叫你的无礼见鬼去吧，我就是上尉。上楼到我这儿来。（对院子里的士兵）喂，你领她上来。立刻把她押上来。（离开窗口，回到桌旁的座位上，威严傲慢地坐着）

管　事　（悄声地）她想参军，当个士兵。她想让您给她一套军装。要盔甲，老爷！还要军刀！真的！（偷偷绕到罗伯特身后）

［贞德出现在塔楼门口。她是一个十七八岁、体格健壮的农村姑娘，穿着一身体面的红色衣裙。她的面孔不同寻常：她那双鼓鼓的眼睛间距很大，就像许多想像力丰富的人那样；鼻子高而端正，鼻孔挺大；上嘴唇小而薄，整个嘴巴长得挺丰满，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她的下颏很漂亮，一副斗士的样子。她急切地向桌旁走来，十分高兴终于能够见到波德利库尔，并且对见面的结果充满希望。他那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丝毫没能使她畏缩，也没有吓住她。她的声音很平常，热诚而亲切，听起来很安慰人，而且非常自信，非常有感染力，令人难以抗拒。

贞　德　（屈膝行礼）早安，上尉老爷。请您给我一匹马，一副盔甲和一些士兵，然后派我去见皇太子。这是我的上帝让您发出的命令。

罗伯特　（大怒）你的上帝的命令！你的上帝到底是谁？回到他那儿去，告诉他，我不是听他差遣的公爵或是什么别的贵族，我

是波德利库尔的大地主，除了国王，谁的命令我都不听。

贞　德　（再次保证地）对，老爷，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的上帝是天堂里的国王。

罗伯特　嗜，这丫头疯了。（对管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疯了，你这笨蛋？

管　事　老爷，您可别惹她生气，她要啥就给她啥吧。

贞　德　（不耐烦，但友好地）老爷，在我和他们谈话以前，他们都说我疯了。可是你会明白，上帝要你按照我想的去做，这是上帝的意志。

罗伯特　上帝的意志是要我把你打发回你爹那去，命令他把你锁起来，打你一顿，好让你别再发疯。你对这么办有什么要说的吗？

贞　德　你以为你会这么做，老爷，但是你会发现，结果将完全不一样。你说过你不想见我，可是现在我就在你这儿。

管　事　（请求地）就是，老爷。您看，老爷。

罗伯特　你给我闭住嘴。

管　事　（可怜地）是，老爷。

罗伯特　（对贞德，因失去自信而很不高兴）看来你一直在等着我接见你，是不是？

贞　德　（温柔地）是的，老爷。

罗伯特　（感到情况开始对他不利，双手握拳放在桌子上，吸气鼓起胸膛，表现出一副庄严的气派，以此来消除他十分熟悉、却并不喜欢的感觉）现在听我说。我准备采取行动了。

贞　德　（急忙地）请您行动吧，老爷。一匹马要花十六法郎。这是一大笔钱，但是我能在盔甲上面省下一笔钱。我能找到一副士兵的盔甲，我穿上会合适的：我长得很壮实。我不需要你穿的那种又漂亮又合体的盔甲，我也不需要多少士兵：皇太子会给我为奥尔良解围所需要的全部兵力。

罗伯特　（目瞪口呆地）为奥尔良解围！

贞　德　（直率而单纯地）是的，老爷。上帝派我来就是干这件事的。你要是肯给我三名听话的、好样的男子汉，就足够了。他们本人已经答应跟我走了。波利、杰克和——

罗伯特　波利！你这个不知礼数的小姑娘，你胆敢当着我的面称呼伯特兰·德·普朗热老爷波利？

贞　德　他的朋友都这么叫他，老爷。我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名字。杰克——

罗伯特　我想是约翰·德·梅斯先生吧？

贞　德　对，老爷。杰克很愿意去。他是个非常和气的绅士，还给我钱要我送给穷人呢。我想约翰·戈德塞弗也会去，还有弓箭手狄克，还有他们的随从约翰·奥诺库尔和朱利安，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老爷，我都安排好了，你只要下命令就行。

罗伯特　（注视着她，惊讶得不知所措）唉，真要命！

贞　德　（平静而温柔地）不对，老爷。上帝非常仁慈，神圣的圣女凯瑟琳和玛格丽特每天都对我说话，（他张大嘴巴）她们都会为你说情的。你会进天堂，你还将因为第一个帮助了我而流芳百世。

罗伯特　（转向仍然十分不安的管事，因为抓住了一个新线索而改变了口吻）她那些关于德·普朗热先生的话都是真的吗？

管　事　（急切地）是真的，老爷，关于德·梅斯先生的话也是真的。他们两个都愿意跟她走。

罗伯特　（沉思地）嗯！（走到窗前，向院子里喊道）喂，你去把德·普朗热先生请到我这儿来，听见没有？（转向贞德）出去吧，到院子里等着去。

贞　德　（充满生气地冲他微笑）太好了，老爷。（走了出去）

罗伯特　（对管事）你跟她一起出去，你这个没主意的笨蛋。别走远了，等着听我叫你，同时盯着她点儿，我还要叫她上来的。

管　事　以上帝的名义，就这么干吧，老爷。想想那些母鸡，都是香槟地区最能下蛋的，还有——

罗伯特　想想我的靴子吧，趁早把你的屁股挪远点儿，别让我踢着它。

［管事匆忙退去，突然在门口和伯特兰·德·普朗热碰了个对面。后者是一个行动迟缓的法国国王卫士，年龄大约在三十六岁左右，在宪兵主任部供职。他好空想，心不在焉，他自己很少说话，除非有人和他说话，而答话的时候他也是慢慢悠悠的，而且挺固执。他和好突出自己、爱多话、表面上有力量、实际上没主见的罗伯特正好形成对照。管事为他让路，然后走出去。

[普朗热敬礼，然后站着等待吩咐。

罗伯特 （友好地）不是公事，波利。随便谈谈。坐吧。（用脚背把小凳从桌子下面钩出来）

[普朗热一阵轻松，走进房间，把凳子放在桌子和窗户之间，然后沉思地坐下来。罗伯特半坐在桌子上，开始和他随便谈起来。

罗伯特 听我说，波利。我必须像父亲一样和你谈一谈。

[普朗热抬起头，庄重地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罗伯特 是关于你感兴趣的那个姑娘。嗯，我已经见过她了。我和她谈过了话。首先，她疯了，这还无关紧要。其次，她不是一个农村里的雇工，而是一个自由民。这一点很重要。我非常了解她这个阶层的人。去年她父亲到我这儿来，代表他的村子打官司。他是村子里的名人，一个小农场主，算不上乡绅：他靠种地赚钱，靠种地过日子。但是他不是雇农，也不是手工工人。他也许有个当律师的亲戚，要么就是在教堂里工作的亲戚。这种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他们能给官方招来许多麻烦。这就是说，给我招来许多麻烦。毫无疑问，在你看来事情很简单，把这姑娘领走，哄她，让她相信你要领她去见皇太子。可是你要是让她惹出了乱子，就会给我带来无数的麻烦事，因为我是她父亲的领主，有责任保护她。所以，咱们是朋友也好，不是朋友也好，波利，不要插手她的事了。

普朗热 （故意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我一想起她，总是和想起圣母玛丽亚一样。

罗伯特 （从桌上起身）可她说你和杰克还有狄克都主动要求和她一起去。这是为什么？你不会对我说你把她要去见皇太子的古怪想法当真了吧？你会吗？

普朗热 （慢悠悠地）她这个人不简单。卫兵室里有些人不光有下流的念头，讲起话来也下流得很。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把她当女人谈论过一句。在她面前，他们也不再骂人了。不简单，确实不简单。也许值得一试。

罗伯特 噢，算了吧，波利！镇静些。你这个人总是不明常理，不过这次可有点过分了。（厌恶地向后退去）

普朗热 （不为所动）常理有什么用？我们如果还懂点常理，就该

加入勃艮第公爵的队伍，听命于英国国王。他们占领了半壁河山，一直打到了卢瓦尔河边。他们占据着巴黎。他们还会占领这座城堡：你很清楚，我们将不得不投降，把城堡交给贝德福德公爵[1]，你现在不过是假释，暂时控制着城堡而已。皇太子在希农[2]，就像躲在角落里的老鼠，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作战。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皇太子：他母亲都不承认他的地位，而她是应该清楚的。想想吧！王后否认亲生儿子的合法性！

罗伯特　唉，她把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你能责怪这个女人吗？

普朗热　我谁也不责怪。不过多亏了她，皇太子才这么穷困潦倒，而我们也就干脆面对现实了。英国人会占领奥尔良：那个冒牌货[3]没本事阻挡英国人。

罗伯特　前年他在蒙塔尔日打败了英国人。我当时和他在一起。

普朗热　这也没用。他手下的人现在全都被吓住了。他创造不出奇迹。而且我告诉你，除非有奇迹，什么也救不了我们。

罗伯特　奇迹好是好，波利。不过难的是现在这年头儿不再发生奇迹了。

普朗热　过去我也这么想，现在我可拿不准了。（站起来，沉思地向窗口踱去）无论如何，现在是需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的时候。这姑娘确实有些不简单。

罗伯特　噢！你以为这姑娘能创造奇迹，是不是？

普朗热　我看这姑娘本身就有点奇迹的味道。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手里的最后一个卒子了。与其认输还不如用她去将一军。（漫无目的地走向塔楼）

罗伯特　（动摇地）你当真这么想吗？

普朗热　（转过身来）我们还有什么可想的？

罗伯特　（走近他）听我说，波利。假如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让一个姑娘拿十六法郎换走你的一匹马吗？

普朗热　我来出马钱。

罗伯特　你出马钱！

普朗热　是的，我要用行动支持我的观点。

---

① 当时的英军将领之一。
② 法国地名，位于都兰。
③ 指法国将军杜努瓦，他将在第三场中出现。

罗伯特　你当真要拿十六法郎打赌，孤注一掷？

普朗热　这不是孤注一掷。

罗伯特　那是什么？

普朗热　是十拿九稳。她的话和她对上帝的热烈信仰点燃了我心中的激情。

罗伯特　（对他失去希望）唷！你和她一样，也疯了。

普朗热　（固执地）现在正需要几个疯子。看看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让我们陷入了什么境地！

罗伯特　（他的优柔寡断现在已经明显地压倒了故作姿态的果断）我会像一个十足的白痴。不过，如果你能肯定——？

普朗热　我绝对肯定，愿意带她到希农去——除非你不允许。

罗伯特　这可不公平。你在往我身上推卸责任。

普朗热　不管怎么办，都得由你决定啊。

罗伯特　不错，确实如此。我该决定怎么办呢？你不知道这让我多棘手。（突然想起一个拖延的办法，并下意识地希望贞德能为他作出决定）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和她再谈一次？

普朗热　（站起）好。（走到窗前向外喊道）贞德！

贞德的声音　他让我们去吗，波利？

普朗热　你上来，到房里来。（转向罗伯特）需要我走开吗？

罗伯特　不，你留下，给我打打气。

［普朗热坐到木箱上。罗伯特走到他那把专用椅跟前，但是却一直站着，又在极力摆出一副庄严的姿态。贞德进，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贞　德　杰克要出一半的马钱。

罗伯特　噢！（坐下，泄气了）

普朗热　（严肃地）坐吧，贞德。

贞　德　（愣了一下，然后看着罗伯特）我可以坐下吗？

罗伯特　让你坐你就坐。

［贞德行礼，然后坐到他们俩人中间的木凳上。罗伯特摆出一副极为专横的派头，以摆脱他的窘困之状。

罗伯特　你叫什么名字？

贞　德　（闲话家常般地）在洛林他们都叫我贞尼。在这里我叫贞德。那些士兵叫我“牧羊女”。

罗伯特　你姓什么？

贞　德　姓？什么是姓？我爹有时候管他自己叫德，可我一点也不懂这些事。你见过我父亲的。他——

罗伯特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看你是从洛林的东雷米来的。

贞　德　是的，不过这有什么要紧？我们都讲法语。

罗伯特　不要提问，要回答问题。你多大了？

贞　德　十七了。他们都这么说。也许是十九。我记不得了。

罗伯特　你说圣女凯瑟琳和圣女玛格丽特每天和你谈话，这是什么意思？

贞　德　她们真的和我说话的。

罗伯特　她们长得什么样？

贞　德　（突然固执起来）这些事我一句也不会对你讲：她们不允许我说。

罗伯特　不过你确实看到了她们，而且她们和你谈话就像我和你谈话一样，对吗？

贞　德　不，一点儿也不一样。我不能告诉你，你不要问我关于那些声音的事儿。

罗伯特　声音？这是什么意思？

贞　德　我听到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告诉我去做什么。它们来自上帝。

罗伯特　它们来自你的想像。

贞　德　当然。上帝的消息就是这样传给我们的。

普朗热　被将了军吧。

罗伯特　不用怕！（对贞德）那么说，是上帝要你去为奥尔良解围的？

贞　德　还要我在兰斯大教堂为皇太子加冕。

罗伯特　（一口气没上来）给皇太子加——！天哪！

贞　德　还要让英国人撤出法国。

罗伯特　（嘲笑地）还有什么？

贞　德　（可爱地）到现在就这些，谢谢你，老爷。

罗伯特　我猜你以为给围城解围就像把牛赶出草地一样容易，还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当兵吧？

贞　德　我想，如果上帝和你在一起，你又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上

帝，当兵打仗就不会太难。可是许多士兵的头脑太简单了。

罗伯特　（严厉地）头脑简单！你见过英国兵打仗吗？

贞　德　他们也是人。上帝创造的英国人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上帝也给了他们国土，给了他们语言。他们进犯我们的国土，还想使用我们的语言，这都不是上帝的意志。

罗伯特　是谁把这些胡说八道塞进你的脑袋的？你知道不知道，士兵是他们封建主的臣民，不管他们的主子是勃艮第公爵，还是英国国王或者法国国王，这与他们、与你都毫无关系。他们讲什么语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贞　德　你说的这些我一点也不懂。我们都是天国之王的臣民，是他给了我们国土和语言，还要我们保护好它们。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在战场上杀死一个英国人就是杀人犯罪，而老爷您就非常危险，要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你不能只想你对封建主的义务，应该想到你对上帝的义务。

普朗热　没有用，罗伯特：她每次都会这么噎你的。

罗伯特　她能吗？圣人丹尼斯在上，看她能不能。（对贞德）我们谈的不是上帝，我们在谈一些实际问题。我再问你一遍，姑娘，你见过英国士兵作战吗？你见没见到过他们烧房子，抢东西，把农村变成荒原？你听说过那个比魔鬼还可怕的“黑太子”①的故事？听没听说过英国国王的父亲的故事？

贞　德　你千万别害怕，罗伯特——

罗伯特　他妈的，我才不怕呢。谁允许你叫我罗伯特了？

贞　德　在教堂里，以上帝的名义，你得到了这个名字。别的名字都是你父亲、你兄弟或者别人的名字。

罗伯特　哦！

贞　德　听我说，老爷。在东雷米，我们不得不逃到别的村子去，才躲开了英国士兵。有三个士兵掉了队，他们受伤了。后来我和这三个该死的可怜虫混熟了，他们的力气还没有我的一半力气大呢。

罗伯特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该死的”吗？

贞　德　不知道。人人都管他们叫该死的。

---

① “黑太子”是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之子，威尔士亲王（1330—1376）。

罗伯特　这是因为他们总是请求上帝诅咒他们的灵魂下地狱。在他们的语言里，“该死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觉得这话怎么样？

贞　德　当他们回到上帝为他们创造并赐予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就会像上帝的好孩子一样，不干坏事。上帝就会对他们仁慈了。我听到过关于“黑太子”的传说。他一踏上我们的国土，魔鬼就附到了他身上，把他变成一个极端邪恶的人。但是在家里，在上帝为他创造的地方，他是个好人。事情总是这样的。如果我违反上帝的意志，去征服英国，还想住在那里，说英国人的语言，魔鬼就会附到我身上。等我老了以后，一想到我做过的坏事就会发抖。

罗伯特　也许吧。但是，你越是邪恶就越能打仗。所以那些该死的会攻克奥尔良。而你无法阻止他们，一万个你也不行。

贞　德　一千个像我这样的人就能阻止他们。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有十个像我这样的就足够了。（冲动地站起来，向他走去，无法再安安静静地坐下去）你不明白，老爷，我们的士兵总打败仗，因为他们打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保住自己生命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逃跑。我们的骑士只想着他们能得到多少赎金，他们想的不是杀人或者被杀，而是出钱还是赚钱。可是我会教他们好好去作战，让上帝的意志在法国得到实现，然后他们就像赶羊似的把那些该死的可怜虫全都赶走。你和波利会活着看到法国领土上一个英国士兵也没有的那一天，会看到法国只有一个国王：不是英国的封建国王，而是上帝的法国国王。

罗伯特　（对普朗热）也许这些全是废话，波利，不过士兵们会听进去的，尽管我们说的那些话一点也激不起他们的士气。连皇太子也会听进去的。如果她能使皇太子振奋起来，她就能使所有的人都振奋起来。

普朗热　我看试试没坏处，你说呢？而且这姑娘的确有些不简单——

罗伯特　（转向贞德）现在你听我说，而且（无可奈何地）不要插嘴，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

贞　德　（咚地坐到木凳上，像个听话的女学生）是，老爷。

罗伯特　你的任务是，在这位绅士和他的三个朋友的陪同下，到希农去。

贞　德　（容光焕发，拍手）噢，老爷！你的头部环绕着光圈，像个圣人。

普朗热　怎么才能让她见到皇太子呢？

罗伯特　（抬起头，颇为焦急地寻找着头上的光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见到我的？要是皇太子能把她挡在门外，他就比我想的有能耐。（站起）我将派她去希农，她可以说是我派去的。以后的事就只能走着瞧了，我只能做这些。

贞　德　衣服怎么办？我可以穿军装吗，行不行，老爷？

罗伯特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管这种事。

贞　德　（因为成功而无比兴奋）来呀，波利。（冲出房间）

罗伯特　（和普朗热握手）再见了，老伙计，我在冒一次大风险。别人不会这么干的。不过你说的挺对，她是有些不简单。

普朗热　没错儿，她很不简单。再见。（走出去）

［罗伯特仍然十分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一个疯女人捉弄了，而且是一个社会地位极为低贱的女人。他抓抓自己的脑袋，慢慢地从门口走回屋里。

［管事拿着篮子跑进来。

管　事　老爷，老爷——

罗伯特　又是什么事？

管　事　母鸡们疯了似的下蛋，老爷，六十个鸡蛋！

罗伯特　（痉挛似的浑身绷紧，画十字，苍白的嘴唇移动着）耶稣在上！（大声地、但上气不接下气地）她确实是上帝派来的。

第二场

［都兰，希农。城堡里觐见室的一角，用帘子隔出的一间接待室。兰斯大教堂的大主教和宫廷大臣特雷姆伊大人正在等候皇太子。大主教年近五十，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化宗教人士，除了那副庄严的姿态，丝毫看不出他是神职人员。宫廷大臣特雷姆伊大人是一个极可恶、极傲慢的酒囊。这两个人的右侧有一扇门。时为一四二九年三月八日的黄昏。大主教庄严地站着，宫廷大臣在他左边，脾气极坏地发着火。

特雷姆伊　皇太子让我们等他这么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有耐心像尊石像似的站在那里。

大主教　你看，我是大主教，大主教是受人崇拜的对象。无论如何，大主教必须学会保持安静，还要耐心地容忍傻瓜。另外，亲爱的宫廷大臣，皇太子让你等待他，这是他的皇家特权，不是吗？

特雷姆伊　该死的皇太子！对不起，不该在您面前这么冒昧。不过你知道他欠我多少钱吗？

大主教　我不怀疑，肯定比欠我的多得多，因为你比我有钱。但是我看他欠你的钱正好是你借得起他的那么多。他欠我的也是这么多。

特雷姆伊　两万七千呢，这是他最后一次借的数儿。整整两万七！

大主教　这些钱都哪儿去了？他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他穿的那些衣服连送给一个教区的副牧师都不配。

特雷姆伊　他只吃小鸡或者一点羊肉。他把我的最后一分钱都借走了，可是却看不见他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一个王室侍从出现在门口）终于来了！

侍　从　不，大臣，不是皇太子陛下。德·雷斯先生到。

特雷姆伊　小蓝胡子！为什么宣他进来？

侍　从　拉伊尔上尉和他在一起。出了什么事情吧，我想。

[吉尔·德·雷斯进。他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非常潇洒，并且沉着镇定，在人人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宫廷上，他炫耀着那撮染成蓝色的小胡子。他决意要讨人喜欢，却缺乏天生的快乐劲儿，实际上并不讨人喜欢。事实上，大约在十一年以后，他蔑视宗教，被指控为企图从可怕的残酷事物中取乐①，并因此被处以绞刑。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身上还没有绞架的阴影。他轻快地走向大主教。侍从退出。

蓝胡子　忠实您的羔羊，大主教。你好，爵爷。你们知道拉伊尔出了什么事吗？

特雷姆伊　大概他骂人太多，骂得自己生了病。

蓝胡子　不，恰恰相反。最能骂人的弗兰克，那个在整个都兰唯一能够在骂人方面比得上拉伊尔的人，听到有个士兵对他说，死到临头的时候不能使用这种语言。

大主教　什么时候也不能。不过，好骂人的弗兰克真的要死了吗？

蓝胡子　没错儿，他掉进一眼井，淹死了。拉伊尔都吓得精神错乱了。

[拉伊尔上尉进。他是一只斗犬，没有丝毫的宫廷礼节，一口士兵腔。

蓝胡子　我正在给宫廷大臣和大主教讲呢。大主教说你是个迷途的人。

拉伊尔　（从蓝胡子身边大步走过，插到大主教和特雷姆伊中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得多，那人不是士兵，是一个穿着士兵服的天使。

大主教、特雷姆伊、蓝胡子　（一齐惊叫道）一个天使！

拉伊尔　对，一个天使。她带着四五个人，从香槟地区一路过来，

---

① 历史上的吉尔·德·雷斯（1400—1440）是法军元帅，因虐待儿童被处绞刑。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地带：勃艮第人，该死的英国士兵，逃兵，强盗，上帝知道还有什么，可是除了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什么人也没遇上。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他叫德·普朗热。他说她是天使。我要是再骂人，就让我的灵魂永遭诅咒！

大主教　一个值得赞许的开端，上尉。

［蓝胡子和特雷姆伊笑他。侍从又上。

侍　从　陛下驾到。

［大家马马虎虎地按照宫廷礼节站好。二十六岁的皇太子，实际上是自其父王死后的国王查尔斯七世，但是至今尚未加冕，他穿过帘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他体质虚弱，按照流行的风尚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并且把每一根头发都塞到头巾或头饰里面，不论说他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极为丑陋。他长着两只离得很近的小而细的眼睛，一只下垂的长鼻子，几乎盖住了他的上嘴唇，脸上是一副让人踢惯了的小狗的表情，但是仍很固执，不受约束。而且他既不粗俗也不愚蠢，还具有一种厚脸皮的幽默劲儿，这使他得以在谈话中不败下阵来。此刻他很兴奋，就像拿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小孩子。他走到大主教的左侧。蓝胡子和拉伊尔退到帘子处。

查尔斯　噢，大主教，你知道罗伯特·德·波德利库尔从沃库洛尔给我送来了什么？

大主教　（不屑一顾地）我对这些新玩意儿不感兴趣。

查尔斯　（愤慨地）不是什么玩具。（绷着脸）不过，你不感兴趣我也照样能干得挺好。

大主教　殿下，你完全没有必要动怒。

查尔斯　谢谢。你总是有话教训我，对不对？

特雷姆伊　（粗鲁地）发够牢骚了吧。你拿的是什么？

查尔斯　这关你什么事？

特雷姆伊　我有责任了解你和沃库洛尔的警卫部队之间发生了什么。（把那张纸从皇太子手里一把抓过去，开始略为困难地阅读起来，用手指点着每一个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着）

查尔斯　（感到受了污辱）你们都以为可以随随便便对待我，就因为我欠了你们的钱，还因为我不会打仗。可是我的血管里流的

是皇家的血液！

大主教　就连这一点也已经遭到了怀疑，殿下。人们几乎认不出你是“英明的查尔斯”① 的孙子。

查尔斯　我不想再听人提到我的祖父。他那么英明，把家族中五代人的智慧全用光了，结果让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傻瓜，受你们这些人的欺侮和冒犯。

大主教　控制一下自己，先生。这样使性子发火是不得体的。

查尔斯　又教训上了！谢谢。真遗憾哪，尽管你是大主教，圣人和天使却不来看你！

大主教　这是什么意思？

查尔斯　哈哈！去问那个盛气凌人的家伙吧。（指特雷姆伊）

特雷姆伊　（大发雷霆）闭上你的嘴巴，听见没有？

查尔斯　噢，听见了。你不用大喊大叫。整个城堡都听得见。你为什么不去对那些英国人大喊大叫，替我打败他们呢？

特雷姆伊　（举起拳头）你这个小——

查尔斯　（跑到大主教身后）你别冲我挥拳头。这是反叛。

拉伊尔　镇定，公爵！镇定！

大主教　（果断地）得了，得了，不能这样，宫廷大臣，请不要这样！我们必须讲究点规矩。（对皇太子）还有你，先生，你如果管不了你的国家，起码也该想办法管住你自己。

查尔斯　又教训上了！谢谢。

特雷姆伊　（把纸递给大主教）给你，替我读读这份可恶的东西。他扰得我脑袋里头开了锅似的，都认不出这些字了。

查尔斯　（走回来从特雷姆伊的左肩处偷看着）你要是愿意，我来读给你听。你知道，我是认识字的。

特雷姆伊　（极为蔑视地，对他的奚落毫不在乎）很对，你也就适合读读书罢了。你能看明白吗，大主教？

大主教　我还以为德·波德利库尔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人。他把一个疯疯癫癫的农村姑娘派到这——

查尔斯　（打断他）不对，他派来了一个圣人，一个天使。她是来见我、见我这个国王的，而不是见你，大主教，尽管你是个神

① 指法国国王查尔斯五世（1337—1880），于1364年至1380年在位。

圣的人。你们不懂得皇家血统，可她懂得。（从蓝胡子和拉伊尔中间神气活现地穿过去，走到帘子前）

大主教　不允许你接见这个疯女子。

查尔斯　可我是国王，我要见她。

特雷姆伊　（蛮横地）就是不允许她来见你。就这样！

查尔斯　我告诉你，我要见她。我决不容许——

蓝胡子　（笑他）真不听话！你那英明的祖父会怎么说呢？

查尔斯　这正好说明你的无知，蓝胡子，我祖父有一个圣人，她祈祷的时候总是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然后告诉他他想知道的一切。我可怜的父亲有两个圣人，玛丽·德·马耶和加斯克·阿维尼翁。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也得有一个圣人。

大主教　这个人不是圣人。她甚至不是一个体面的女人。她不穿女人的衣服，却打扮成士兵的模样，还和士兵们骑着马在乡下到处跑。你以为可以允许这种人到殿下你的宫廷里来吗？

拉伊尔　等一等。（走向大主教）你是说一个身披盔甲、像个士兵的姑娘吗？

大主教　德·波德利库尔是这么形容她的。

拉伊尔　以地狱里的所有魔鬼发誓——噢，愿上帝饶恕我，我说了些什么话呀——以圣母玛丽亚和全体圣人发誓，这肯定是那个叫好骂人的弗兰克去见了阎王的天使。

查尔斯　（得意洋洋地）你们听听！奇迹！

拉伊尔　要是我们遇上她，她会咒我们全去死的。老天在上，大主教，你做事千万要小心点儿。

大主教　（厉声地）废话！没人要被她弄死。一个醉醺醺的恶棍，因为好骂人被教训过上百次，掉进了一眼井，淹死了，这完全是巧合。

拉伊尔　我不懂什么是巧合。我只知道那家伙死了，而她告诉过他，说他要死了。

大主教　我们都要死的，上尉。

拉伊尔　（画十字）但愿不死。（退出谈话）

蓝胡子　我们可以顺利地查明她是不是天使。咱们安排一下，她进来的时候由我来扮作皇太子，看她能不能认出我是谁。

查尔斯　对，我同意。如果她认不出皇家血统，我才不理她呢。

大主教　命名圣人是教会的工作，让德·波德利库尔管好他自己的事情去，不要篡夺牧师的职责。我说那姑娘不能进宫廷。

蓝胡子　可是，大主教——

大主教　（不动摇）我在以教会的名义说话。（对皇太子）你敢说让她来吗？

查尔斯　（被吓住了，但很生气）噢，当然，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能开除教籍的大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你还没有读信的结尾。德·波德利库尔说，她要为奥尔良解围，还要替我们打败英国人。

特雷姆伊　荒唐！

查尔斯　那好，你来用你的那股盛气凌人劲儿为我们拯救奥尔良怎么样？

特雷姆伊　（粗鲁地）别再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听到没有？我打的仗比你以前打过和将来要打的还多。可是我不能哪儿都去。

查尔斯　嗯，这话有点道理。

蓝胡子　（走到大主教和查尔斯中间）你们派杰克·杜努瓦指挥在奥尔良的军队，是吗。那个勇敢的杜努瓦，英俊的杜努瓦，了不起的、战无不胜的杜努瓦，女士们的宝贝，漂亮的私生子。这个农村姑娘能够做到他做不到的事吗？

查尔斯　可是他为什么解不了围？

拉伊尔　是风向在和他作对。

蓝胡子　奥尔良的风怎么会伤着他？风只在海峡那边刮嘛。

拉伊尔　是在卢瓦尔河上。英国人占领了桥头堡。他如果要从侧翼进攻，就必须逆水而上，把兵力运到河对岸。不过他做不到，因为那鬼风总是往下游吹，他都腻烦了，不愿再花钱请牧师祈祷西风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奇迹。你对我讲了那姑娘和好骂人的弗兰克的故事，那算不上奇迹。不过没关系，它反正叫弗兰克完蛋了。如果她能替杜努瓦改变风向，也许也算不上奇迹，可这就能叫英国人完蛋，试一试又有何妨？

大主教　（已经读完全信，变得更加沉思）是真的，看来她给德·波德利库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拉伊尔　德·波德利库尔是一个大傻瓜，可是他也是军人。如果他

认为这姑娘能打败英国人，整个军队也都会相信的。

特雷姆伊　（对仍在犹豫的大主教）哎，就随他们去吧，不管杜努瓦怎么想办法，他手下的人是攻不下城的，除非有人给他们打气，使他们重新振奋起来。

大主教　在作出决定之前，教会必须对这个姑娘进行一次审查。不过，既然殿下想见她，就让她进宫来吧。

拉伊尔　我去通知她。（出去）

查尔斯　跟我来，蓝胡子。咱们安排一下，让她认不出哪个人是我。你来假扮我。（从帘子处出去）

蓝胡子　假扮国王！圣人迈克尔！（随皇太子下）

特雷姆伊　我看她准认不出皇太子！

大主教　她肯定会认出来。

特雷姆伊　为什么？她怎么会认识呢？

大主教　希农人人知道的事她也会知道：皇太子是宫廷里长得最丑、穿得最破的人，而留着蓝胡子的人叫吉尔·德·雷斯。

特雷姆伊　我可没想到这些。

大主教　你和我不一样，对奇迹还不习惯。而这是我的职业的一部分。

特雷姆伊　（迷惑不解，并有些反感）可这根本就不是奇迹。

大主教　（冷静地）为什么不是？

特雷姆伊　嗐，算了！什么是奇迹？

大主教　奇迹吗，我的朋友，就是信仰创造出来的偶然事件。这就是奇迹的目的和本质。对那些亲眼看到奇迹的人来说，奇迹是非常奇妙的，而对表演奇迹的人来说，奇迹又是非常简单的。这都无关紧要，凡是能产生并巩固信仰的，就是真正的奇迹。

特雷姆伊　你是说，即使它们是诡计也无关紧要？

大主教　诡计是骗人的。能产生信仰的事件不是欺骗，因此也不是诡计，而是奇迹。

特雷姆伊　（茫然地挠着自己的脖子）嗯，我想你是大主教，所以肯定错不了。不过依我看，这东西靠不住。但我不是教士，不懂这些事。

大主教　你虽不是教士，可你是外交官，是军人。如果我们的公民知道的是事实真相，而不是似乎发生的事情，你还能让他们交

战争税、让士兵去送命吗？

特雷姆伊　做不到。圣人丹尼斯在上：要是那样的话，不等太阳下山就会闹得不可收拾了。

大主教　对他们说真话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特雷姆伊　天哪，他们不会相信的。

大主教　正是如此。你看，教会统治人，是为了他们的灵魂，你们统治人，是为了他们的肉体。为了有益于他们的灵魂，教会必须和你们一样：用诗意来滋养他们的信仰。

特雷姆伊　诗意！我宁愿把它叫作欺骗。

大主教　你错了，我的朋友。寓言虽然描述了从未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谎言。奇迹虽然通常是——我没有说总是——非常简单和无害的计策，牧师用这些奇迹来增加全体教徒的信仰，可它们却不是诡计。当这个姑娘从朝臣中认出皇太子的时候，我不会认为是奇迹，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认出来的，我的信仰也不会因此而增加。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如果他们感到了一阵超乎自然的神奇的激动，在感受到上帝伟大的一瞬间忘记了自己罪孽深重的泥土之躯，这就是奇迹，而且是带给人们幸福的奇迹。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姑娘本人会比任何人都更受感动。她会忘记她实际上是怎么认出他来的。很可能是这样，你等着瞧吧。

特雷姆伊　唉，但愿我有足够的心眼，能知道你身上多少是上帝的大主教，多少是都兰最狡猾的狐狸。快走吧，否则就赶不上那个热闹场面了。管它是不是奇迹，我都想看一看。

大主教　（把他拦住一小会儿）不要以为我是个喜欢邪门歪道的人。现在人们当中开始流行一种新风气：我们正处于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的开端。如果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修道士，不必去统治别人，我将在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中，而不是什么圣人和他们的奇迹当中寻求精神上的安宁。

特雷姆伊　这个毕达哥拉斯究竟是什么人？

大主教　一个圣贤，他认为地球是圆的，而且围绕太阳运转。

特雷姆伊　真是个大傻瓜！他就不能睁开眼睛瞧瞧吗？

[他们一起穿过帘子。帘子很快被撤去，露出觐见室的全貌和集合在此的朝臣。右边的高台上放着两把豪华座椅。蓝胡子演戏似的站在高台上，扮演着国王。很明显，他和朝

臣们一样，很喜欢开这个玩笑。高台后面有一个挂着帘子的拱门，但是大门设在房间的另一侧，门口有士兵守卫着。房间里有一个过道，两边站着朝臣们。查尔斯站在过道的中间。拉伊尔在他的右侧。大主教在他的左方，已在高台上就座；特雷姆伊在过道的另一边。特雷姆伊公爵夫人扮作王后坐在王后席上，身旁站着一群女官，正好在大主教身后。

[朝臣们互相聊着天，声音极大，没有人注意到侍从出现在门口。

侍　从　公爵——（没有人听）公爵——（谈话声继续。因为没能吸引人听他讲话，侍从很是气愤，他从身边卫兵手里一把抓过戟，用它猛敲地板。谈话声停止，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注意！（他把戟还给卫兵）旺多姆公爵携牧羊女贞德觐见皇太子殿下。

查尔斯　（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他藏到旁边的朝臣身后，偷偷看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蓝胡子　（威严地）宣她进来。

[贞德身穿士兵服，头发剪得很短，垂在脸颊两边。她由一个不说话的忸怩贵族带进来。她挣脱他的手，停住脚步四下张望，急切地寻找着皇太子。

公爵夫人　（对她身边的女官）天哪，看她的头发！

[所有女官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

蓝胡子　（极力忍住笑，挥挥手，表示不赞成她们这样取乐）嘘——嘘！女士们！女士们！

贞　德　（毫不尴尬）我把头发剪成这样儿是因为我是士兵。皇太子在哪儿？

[宫廷上下一片窃笑声。她走向高台。

蓝胡子　（屈尊附就地）皇太子就在你面前。

[贞德满腹怀疑地看了他一阵，又细细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拿着主意。众人一声不响，望着她。她的脸上露出了开玩笑的模样。

贞　德　算了吧，蓝胡子！你哄不了我。皇太子在哪儿？

[吉尔在一片哄堂大笑中作认输状，并且也笑起来。他从高台上跳下，站到特雷姆伊身旁。贞德笑容满面地转过身，

在朝臣的行列中搜寻着，很快就冲上前，拉着皇太子的胳膊把他拽出来。

贞　德　（放开手，对他微微屈膝行礼）高贵的小皇太子，我是被派来把英国人从奥尔良赶出去、从法国赶出去的，并且要在历代法国国王加冕的兰斯大教堂为你加冕。

查尔斯　（得意洋洋地，对全体朝臣）你们都瞧见没有，你们，她认得出皇家血统。现在看谁还敢说我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儿子。（对贞德）但是，如果你想在兰斯大教堂为我加冕，你就得和大主教谈一次话，而不是和我谈。他在那儿！（正在她背后站着）

贞　德　（迅速转身，极为激动）噢，大人！（她在他面前跪下双膝，低下头不敢看他）大人，我只是一个卑贱的农村姑娘，而你则充满了上帝本人的神圣和荣耀。但是你会用你的双手轻轻触摸我，把你的祝福赐给我的，对吗？

蓝胡子　（悄声对特雷姆伊说）那老狐狸脸红了。

特雷姆伊　这又是一个奇迹！

大主教　（受触动，将手放在她的头上）孩子，你很热爱宗教。

贞　德　（大惊，抬头看他）是吗？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有什么不好吗？

大主教　没有什么不好，我的孩子。但是有危险。

贞　德　（站起，幸福使她忘记了一切，满脸焕发着太阳般的红光）除了在天堂，危险总是有的。噢，大人，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力量和勇气。能当大主教一定非常了不起。

［朝臣们开怀大笑，还有些人在窃笑。

大主教　（敏感地严肃起来）先生们，这位姑娘的忠诚指责了你们的轻浮。我是无足轻重的，愿上帝助我，但是你们的调笑是可怕的罪孽。

［众人沉下脸，一片寂静。

蓝胡子　大人，我们在笑她，没笑你。

大主教　什么？不是笑话我的微不足道，而是笑话她的忠诚！吉尔·德·雷斯，这姑娘曾经预言，渎神者会因罪孽而溺死——

贞　德　（苦恼地）不！

大主教　（挥手让她安静）现在我预言，如果你不记住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祈祷，你就将因你的罪孽而被处以绞刑。

蓝胡子　大人，我接受你的指责。我很抱歉。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你预言我将被处以绞刑，我就会抵抗不住诱惑，因为我会一直对自己说：即使为了一只羊，我也会像羊羔一样被绞死。

[这番话使朝臣们又振作起来，窃笑声越来越大。

贞　德　（反感地）蓝胡子，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竟敢冒冒失失地和大主教争辩。

拉伊尔　（抿着嘴格格笑着）说得好！小姑娘！说得好！

贞　德　（急切地对大主教）噢，大人，请你把这些无聊的人都打发走，让我和皇太子单独谈谈，好吗？

拉伊尔　（愉快地）我接受你的暗示。（敬礼，然后转身走出）

大主教　走吧，先生们。这姑娘带来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必须服从她。

[朝臣们退下，有的从拱门下，有的从大门下。大主教大步走向大门，后面跟着特雷姆伊和他的夫人。大主教在贞德面前走过的时候，贞德跪下，热烈地亲吻着他的长袍边。他下意识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把长袍从她手里拽出来，然后走出去。贞德仍旧跪在那里，正好挡住了公爵夫人的路。

公爵夫人　（冷冷地）请让我过去。

贞　德　（匆忙站起，向后退去）对不起，夫人，你请过。

[公爵夫人走过去，贞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然后悄声对皇太子说——

贞　德　她是王后吗？

查尔斯　不是。不过她以为她是王后。

贞　德　（重又注视公爵夫人的背影）哦——哦——哦！（对衣着华丽的夫人的背影所表示的敬畏和惊奇并非完全出于赞美）

特雷姆伊　（非常粗暴地）烦请殿下不要嘲笑我的夫人。（他走出。其他人都已经出去）

贞　德　（对皇太子）这个好发牢骚的坏脾气老家伙是谁？

查尔斯　他是特雷姆伊公爵。

贞　德　他干什么？

查尔斯　他假装统帅全军。只要我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他就把他

杀死。

贞　德　为什么让他杀？

查尔斯　（生气地向王位那边走去，以避开她那磁石般的吸引力）我怎么阻止他？他欺侮我。他们都欺侮我。

贞　德　你怕吗？

查尔斯　是的，我害怕。你用不着劝我。我觉得太沉的盔甲，这些大人物却觉得挺合适，我举不动的军刀他们拿着都挺顺手，他们还有力气，能喊能叫，脾气也坏。他们喜欢打仗，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不安静，净干蠢事。可我是一个安安静静、明白事理的人，而且不喜欢杀人。我只希望谁都不来打扰我，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消遣、享受。我从来没想过当国王，是他们强迫的。所以，如果你想说"圣路易的子孙，佩上你祖先的军刀，带领我们去赢得胜利吧"，那你还不如省下这口气儿，留着去给你的粥吹吹凉儿呢，因为我做不到。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材料，而且这种情况迟早会了结的。

贞　德　（有说服力，并且巧妙的）胡说！开始谈话的时候总是这样。我会给你勇气的。

查尔斯　可我不想让别人给我勇气。我想在舒适的床上睡觉，而不是生活在无休止的受伤、被杀的危险中。把勇气给别人吧，让他们浑身上下充满士气。不要来管我。

贞　德　这没有用，查理。你必须正视上帝赋予你的责任。如果你当不了国王，你就会成为乞丐，除此之外你还能干什么？来吧，让我看着你登上王位吧，我一直在盼望这一天呢。

查尔斯　登上王位有什么用？发号施令的都是别人。尽管如此，（坐到国王的位子上，一副可怜相）这就是你的国王！好好看看这个可怜的家伙吧！

贞　德　你现在还不是国王，小家伙，你只是皇太子。不要让你周围的人牵着你走。外表再好也填不满空心肚。我会看人，认得出那些真正为你做面包的人。不过我告诉你，除非你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仪式，头上浇了圣油，正式加冕，否则他们就不会承认你是国王。你还需要新衣服，查理。王后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你？

查尔斯　我们太穷了。我们仅有的一点钱都被她花在她的衣服上了。

另外，我喜欢看她穿得漂亮，我自己穿什么倒无所谓，我怎么打扮也不好看。

贞　德　你这个人倒还有些长处，查理，但是这不是一个国王的长处。

查尔斯　等着瞧吧。我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傻。我也睁眼瞧着哪。可以告诉你，一个好协议比十场胜仗还有用。这些好打仗的签不了协议，就只好依靠打胜仗。只要我们能签订一份协议，英国人就不会得到好处：他们只会打仗，不会思考。

贞　德　如果英国人打胜了，他们就会签订协议了。到了那会儿，求上帝帮助可怜的法国吧！你必须打仗，查理，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会头一个跟你去，为你鼓劲儿的。我们必须充满勇气，并且用双手祈祷上帝赐给我们勇气。

查尔斯　（从王位上走下来，走到房间的另一端，仍想回避她那控制一切的急迫劲）噢，别谈什么上帝啦、祈祷啦的。我受不了那些不停祈祷的人。该祈祷的时候再祈祷不好吗？

贞　德　（怜悯他）你这可怜的孩子，你这一辈子还没祈祷过吧。我得从头教给你。

查尔斯　我不是孩子，我是大人，还是父亲，我不想再让什么人来教育我。

贞　德　对了，你有一个小男孩。你死以后他将成为路易十一世。你难道不想为他去打仗吗？

查尔斯　不，他是一个可怕的孩子。他恨我。他恨所有的人，自私的小畜生！我不想让孩子来打扰我。我不想当父亲，也不想当儿子，尤其不想当圣路易的子孙。你脑袋里装的那些好事我一样也不想要，我就想我自己。你为什么不去管你自己的事，也让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呢？

贞　德　（又蔑视他）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像管好自己的身体一样，是让人腻味的最简单不过的办法。什么是我的事？在家里帮妈妈干活。什么是你的事？玩玩哈叭狗，啜啜棒棒糖。我看这都是胡言乱语。听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我给你带来一条上帝的信息，你必须听从它，尽管你听了之后会吓得要死。

查尔斯　我不想听什么信息。你能告诉我一些秘密吗？你能治病吗？

你会把铅变成黄金这类的法术吗？

贞　德　我能在兰斯大教堂里把你变成国王，看来这个奇迹需要花些气力。

查尔斯　如果我们去兰斯，还举行加冕典礼，安娜就得要新衣服，可是我们买不起。我现在这样就挺好了。

贞　德　你现在这样子！你现在是什么？还不如我爹爹手下最可怜的牧羊人呢。要是不举行仪式，你都算不上法国国土的合法主人！

查尔斯　可是无论怎样，我也成不了我的国土的合法主人。加冕仪式能替我偿还抵押借款吗？我连最后一块土地都抵押给了大主教和那个盛气凌人的胖家伙了。我甚至还欠着蓝胡子一笔钱。

贞　德　（诚挚地）查理，我从农村来，在土地上劳动给了我力量。我告诉你，土地是让你统治的，让你维持上帝的和平，不是让你像喝醉了的女人去典当孩子衣服那样往当铺里送的。我从上帝那里来通知你，你要在大教堂里跪下来，庄严地将你的王国永远奉献给上帝，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上帝的仆人、管家、卫士和信徒。法国的土地也将变得神圣，法国的士兵将成为上帝的卫士，反叛的大公将是反叛上帝的叛逆；英国人将跪在地上恳求和平，求你放他们回到他们合法的家园去。难道你会当一个可怜的小犹大，背叛我和派我来的上帝吗？

查尔斯　（终于被她吸引了）噢，我要是真能做到这些就好了！

贞　德　我能，我能，我以上帝的名义能做到！你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查尔斯　（兴奋）我得冒一次险。不过我警告你，我可坚持不了多久，不过我还是要冒冒险。你就等着瞧吧。（跑向大门，喊道）喂，你们都回来，（又跑到对面的拱门，对贞德）注意，你得站在我旁边，别让他们欺侮我。（对拱门外）你们都进来，全体朝臣都进来。（坐到王位上，与此同时众朝臣纷纷走进来，站到原来的位子上，大家议论着，猜测着）我现在支持这个计划，不管怎样，就这么定了！（对侍从）叫他们安静些，小畜生，听见没有？

侍　从　（像先前一样抱过一支戟，用它反复敲击地板）国王陛下要求肃静！国王要讲话了！（命令地）你们那边静一静！（肃静）

查尔斯　（站起）我已经把全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这个牧羊女。她可以随意指挥军队。（从高台上走下来）

［众人惊愕。拉伊尔十分高兴，用金属护手猛拍金属护腿。

特雷姆伊　（威胁地转身看查尔斯）这是干什么？我是全军的统帅。

［查尔斯下意识地向后退缩，贞德马上把手放到他的肩上。查尔斯鼓起勇气，最后做了一个荒唐而放肆的动作：冲着宫廷大臣的脸打了一个响指。

贞　德　这就是对你的回答，好发牢骚的坏脾气的老家伙。（她凭直觉猜测出时机已到，突然抽出军刀）谁支持上帝和他的牧羊女？谁愿意随我去攻克奥尔良？

拉伊尔　（被深深吸引，也抽出刀）为了上帝和他的牧羊女作战！攻克奥尔良！

所有骑士　（热情地响应他的号召）攻克奥尔良！

［贞德十分喜悦，跪下来感谢上帝。众人也跪下，只有大主教除外，他以手画十字表示感谢。特雷姆伊在一旁无精打采，咒骂着。

第三场

[一四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奥尔良。二十六岁的杜努瓦正在银光闪闪的卢瓦尔河南岸的一小片平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在那里，他能看到河两岸方圆数里的情况。他的长矛插在地上，长予的上端系着一个狭长的三角旗，旗帜在强劲的东风中飘舞着。长矛旁边放着他的饰着左斜线的盾牌①。杜努瓦手里拿着指挥官钓短杖。他身材魁梧，轻松地穿着盔甲。他生着宽眉毛和尖下颏。脸形呈等边三角形，部队的流动性生活和他所负有的责任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一望而知，他性情温厚，很有才干，而且从不装模作样，也不抱任何糊涂观念。他的侍从坐在地上，双肘支撑在膝盖上，两拳抱脸，懒散地望着河水。正是傍晚时分，卢瓦尔河的可爱景色深深地吸引了杜努瓦和他的侍从。

杜努瓦 （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抬头看看飘扬的三角旗，不耐烦地摇摇头，然后重新踱起步子）西风，西风，西风。这个淫妇，该老实的时候她不老实，不该老实的时候她倒老实了。银色的卢瓦尔河，刮西风吧。哪个词和卢瓦尔河压韵？（又看三角旗，冲它挥着拳头）变哪，他妈的，你倒是变一变哪，你这英国娼妓的鬼风，变哪。向西刮，向西，听见没有。（咆哮了一声，又开始默默地来回走起来，但很快又继续说）西风，任性的风，固执的风，女人气的风，从水上吹来的不老实的风，你为什么还不刮起来？

侍　从 （跳起来）看！快看哪！她在那儿呢！

① 盾牌上的左斜线是私生子的标志。

杜努瓦　（从沉思中惊醒，急切地）在哪儿？谁？是牧羊女吗？

侍　从　不，是食鱼鸟。跟蓝色闪电似的。她钻到树丛里去了。

杜努瓦　（失望，很生气）我当是什么事呢。你这个可恨的小笨蛋，我真想把你头朝下地扔到河里去。

侍　从　（很了解主人，并不害怕）那鸟儿真绝了，特好看，像一道蓝光。看，那又是一只！

杜努瓦　（匆匆跑到河边）哪儿？在哪儿呢？

侍　从　（用手指点着）在芦苇上飞呢。

杜努瓦　（高兴地）我看见了。

［他们随着鸟飞的方向走去，直到鸟飞进树丛。

侍　从　昨天你就没赶上看这种鸟，所以你才冲我发脾气。

杜努瓦　你知道我在等牧羊女，可你还扯着嗓门大喊大叫的。你要是再大喊大叫，看我不给你点儿颜色瞧。

侍　从　这些鸟多好看呵，我真想逮住它们。

杜努瓦　你抓鸟要是给我看见了，我就把你关到铁笼子里去，让你尝尝笼子的滋味。你这孩子太可恶。

侍　从　（笑了起来，又像刚才那样坐到地上）

杜努瓦　（来回踱步）蓝鸟，蓝鸟，我是你的朋友，帮我改变风向吧。不行，这不压韵。他为你犯了过失，这句好点儿，不过没什么意思。（他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了侍从身边）你这可恶的孩子！（他转回身去）玛丽系着蓝色的发带，那是食鱼鸟的颜色，你为什么不肯为我刮一阵西风？

西面传来哨兵的声音　站住！谁在那里？

贞德声　牧羊女。

杜努瓦　让她过来。到这儿来，牧羊女，到我这儿来！

［贞德身披光彩夺目的盔甲，旋风般地冲上来。东风停止，三角旗贴着长矛低垂下来。但是杜努瓦一心注意着贞德，没有发现这一变化。

贞　德　（直率地）你就是奥尔良的私生子吗？

杜努瓦　（冷静而严峻，指指他的盾牌）你看得见盾上的左斜线。你是牧羊女贞德吗？

贞　德　当然。

杜努瓦　你的军队呢？

贞　德　他们落后了好几英里。那些人骗了我，把我带到河的另一边去了。

杜努瓦　是我让他们带你去的。

贞　德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英国人在那边！

杜努瓦　两边都有英国人。

贞　德　可奥尔良在那边。我们必须和那里的英国人作战。我们怎么过河？

杜努瓦　（严肃地）那里有座桥。

贞　德　那么以上帝的名义，咱们过桥吧，向他们发起进攻。

杜努瓦　这似乎挺简单，但是却做不到。

贞　德　谁说做不到？

杜努瓦　我说的。那些比我年龄大也比我更聪明的人也都这样认为。

贞　德　（直言不讳地）照你这么说，你那些年龄大的聪明人都是呆子。他们欺骗了你，现在又想欺骗我，给我带错了路。难道你不明白，我给你带来的帮助是任何将军和城镇所能得到的最大帮助吗？

杜努瓦　（耐心地笑笑）就你一个人？

贞　德　不，是天国之王的帮助和计划。哪条路通往那座桥？

杜努瓦　你太性急了，牧羊女。

贞　德　现在有工夫慢慢来吗？敌人已经打到咱们的大门口了，可我们却站在这里无所事事。唉，你为什么不去作战，听我说，我会消除你的恐惧。我——

杜努瓦　（开心地大笑起来，挥手叫她不要说下去）不，不用，姑娘。如果你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就会成为一个故事书中的优秀骑士，却是一个糟糕的部队指挥官。过来！让我教教你，使你成为一名军人。（把她领到河边）你看到这边桥头上的那两座大堡垒没有？

贞　德　看到了。它们是我们的还是该死的英国人的？

杜努瓦　别说话，听我讲。我只要占领了两座堡垒中的一座，再有十个人，就可以抵抗住整整一支军队。但是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在堡垒中的兵力是十个人的十倍还多，他们守在那里抵抗我们。

贞　德　他们抵抗不了上帝。上帝没有把堡垒下面的土地赐给他们，他们是从上帝手里偷来的。上帝把这些土地赐给了我们。我来

攻克这些堡垒。

杜努瓦　单枪匹马吗?

贞　德　我们的人会攻克堡垒。我率领他们。

杜努瓦　没有人会跟你去的。

贞　德　我根本就不会回头看有没有人跟我走。

杜努瓦　（看出她的气魄，亲切地拍拍她的肩膀）好。你具备军人的素质。你热爱战争。

贞　德　（大惊）噢！那个大主教还说过我热爱宗教。

杜努瓦　我本人也有点儿热爱战争，那个丑八怪——愿上帝原谅我。我就像娶了两个妻子的人，你愿意当有两个丈夫的女人吗?

贞　德　（实事求是地）我才不要丈夫呢。土尔地方的一个男人说我毁约，对我提出诉讼，可我从来就没有和他订过婚。我现在是军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女人看。我也不想穿女人的衣服，不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她们总是幻想着情人和金钱，我幻想的是指挥冲锋和放大炮。你手下的士兵不懂得怎么使用大炮，你们以为动静大，又有烟雾，就能打胜仗。

杜努瓦　（耸耸肩膀）这倒是真的。炮兵添的麻烦比干的好事还多。

贞　德　当然，小伙子。不过，用马是攻不破石头墙的。必须得有枪，还得有大炮。

杜努瓦　（对她的随便报以微笑，并且也摹仿她）当然，小姑娘。不过勇气和梯子也能攻破石墙。

贞　德　到达堡垒后我会第一个爬上梯子，私生子。我量你不敢跟我去。

杜努瓦　你可不能用激将法对付高级军官呀，贞德。只有连级军官可以炫耀个人的勇敢。另外，你必须明白，我欢迎你，是把你看作圣人，而不是军人。我手下有的是胆大包天的人，可他们帮不了我。

贞　德　我不是胆大包天的人，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的军刀是神圣的：我在圣凯瑟琳教堂的圣坛后面发现的它，是上帝为我放在那儿的，我不能用它杀人。我心里充满了勇气，而不是愤怒。我来领队，你的士兵跟我冲，我就能做这些。但是我必须冲锋，你阻止不了我。

杜努瓦　倒真是时候。咱们的人无法靠近桥头，不能出击攻克堡垒。

他们只能走水路，从背后这里进攻英国人。

贞　德　（她的军人意识使她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就造木筏，把大炮放在木筏上，让你的人渡河过来。

杜努瓦　木筏已经造好了，人也都上去了。不过，他们必须等待上帝。

贞　德　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等待你的士兵呢！

杜努瓦　那就请上帝给我们西风吧。我的船都在下游，他们无法顶风逆流而上。我们只好等待上帝改变风向。来，我领你去教堂。

贞　德　我不去。我喜欢教堂，可英国人是不会屈服于祈祷的。他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乱打乱砍。不打败他们我不进教堂。

杜努瓦　你必须去一趟，我领你去那儿有正经事儿。

贞　德　什么正经事？

杜努瓦　祈祷西风。我已经祈祷过了，还献上了两个银质烛台，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你的祈祷也许会得到回答：你既年轻又纯洁。

贞　德　啊，对，你说的对。我会祈祷的。我请求圣凯瑟琳，请她让上帝给我一阵西风。快，领我去教堂。

侍　从　（猛地打了一个喷嚏）啊——嚏！

贞　德　愿上帝保佑你，孩子，快走吧，私生子。

［他们走。侍从起身跟去。他拿起盾牌，又去拿长矛，正好看到三角旗在向东飘舞。

侍　从　（扔下盾牌，兴奋地冲他们喊道）先生！先生！小姐！

杜努瓦　（跑回）什么事？是食鱼鸟吗？（急切地向河的上游望去）

贞　德　（也凑过来）噢，食鱼鸟！在哪儿？

侍　从　不，是风，风，是风，（指三角旗）就是这股风让我打了喷嚏的。

杜努瓦　（看三角旗）风向变了。（画十字）上帝说话了。（跪下，把指挥棒交给贞德）你来率领国王的军队。我听从你的指挥。

侍　从　（向河的下游望去）船都已经离岸了，拼命地向上游划来了。

杜努瓦（站起）现在该攻堡垒了。刚才你让我跟你去。你敢带头吗？

贞　德　（突然哭起来，用双臂抱住杜努瓦，在他的双颊上亲吻着）杜努瓦，亲爱的战友，帮助我。我的眼睛被泪水遮住了。把我

的脚放到梯子上，对我说“上，贞德”。

杜努瓦　（拉她走）别去管那些眼泪，快去放炮。

贞　德　（勇气迸发地）啊！

杜努瓦　（边走边拉着她）为了上帝和圣人丹尼斯！

侍　从　（尖声尖气地）牧羊女！牧羊女！为了上帝和牧羊女！好哇！好哇！（一把抓起盾牌和长矛，蹦蹦跳跳地去追他们，兴奋得发狂）

第四场

［英国营地上的一顶帐篷。一个脖子短而粗、年纪约五十岁左右的英国随军牧师正坐在桌前的一只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四十六岁、神情庄严的贵族。他坐在一把漂亮的椅子里，翻看着一本带图画的祈祷文的书页。贵族很快活，而随军牧师则在强压住自己的怒气。贵族的左侧有一只无人坐的皮凳，桌子在他的右侧。

贵　族　这才是我所说的工作质量哪。世界上没有比漂亮的图书更精美的东西了。书页的边上有规整的一栏空间，里面是深黑色的漂亮的字体，书页中间是设计精巧的插图。可如今呢，人们不再看书，却读起书来了。一本书干脆和自己写的买咸肉和麸糠的订单一个样儿。

随军牧师　我不能不说，老爷，你对我们的处境太冷静了，太冷静了。

贵　族　（傲慢地）怎么了？

随军牧师　怎么了？老爷，我们英国人被打败啦。

贵　族　你应该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只有在历史书和歌谣里敌人才是总吃败仗的。

随军牧师　可是我们已经一败再败。先是丢了奥尔良——

贵　族　（不耐烦地发着"呸"声）噢，奥尔良！

随军牧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老爷：这是十足的巫术和魔法。可是我们仍然在吃败仗。雅尔贡①，默恩②，博让西③，都和奥尔

---

① 法国地名，在卢瓦雷省。
② 法国小镇名。
③ 法国小镇名。

良一样。现在我们又在帕泰[①]受挫，约翰·塔尔博特爵士也被捕了。（扔下笔，几乎要落泪）我体会到了失败，老爷，深深地体会到了。亲眼看到我的同胞被一伙外国人打败，我无法忍受。

贵　族　啊，你是个佃户，对吗？

随军牧师　当然不是，老爷。我是一个有身分的人。不过，和老爷您一样，我出生在英国，这就使情况有所不同了。

贵　族　你挺依恋土地，嗯？

随军牧师　老爷你总喜欢拿我开心。你的高贵使你有特权不受惩罚地嘲弄人。但是你很清楚，我对土地的依恋和农奴不一样，毫不庸俗。不过我仍然对土地有感情，（越加激动不安）而且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愧。（猛地站起）天哪，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把这身教士的黑长袍扔给魔鬼，拿起武器，亲手勒死那个可恶的巫婆。

贵　族　（温厚地笑他）你会这么干的，牧师，要是我们干不了更好的事，你会这么干的。不过现在还不要干，没到时候呢。

[随军牧师绷着脸，重又坐下。

贵　族　（逍遥地）我就不那么介意巫婆。你知道，我曾经去过圣地[②]朝圣，天国众神为了他们自己的声望也不会让我败在一个乡下女巫的手里。但是，奥尔良的私生子却是个难对付的人，而且他也去过圣地。在这方面他和我平分秋色。

随军牧师　他是个法国佬，老爷。

贵　族　法国佬！你从哪儿学来的这词？这些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亚人[③]、庇卡底人[④]和加斯科尼人[⑤]都开始管自己叫英国人了吗，就和我们手下的人开始管自己叫英国人一样？他们当真把法国和英国作为自己的国家来议论。他们的国家，你听清楚了！这种看法一旦盛行起来，你我将会怎么样？

随军牧师　唷，老爷，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

贵　族　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人。如果这种为国家服务的时髦话迷住了他们，那么再见吧，封建主的权威，再见吧，教会的无上

---

① 法国小镇名。
② 指耶稣的故乡巴勒斯坦。
③ 布列塔尼亚是法国西部一地名。
④ 庇卡底是法国北部一旧省名。
⑤ 加斯科尼是法国西南部一旧省名。

权力。就是说，也和你我再见了。

随军牧师　但愿我是教会的忠实仆人。我和斯托冈博男爵的爵位之间只隔了六门亲戚，这个爵位是“征服王”① 封授的。但是，它能成为我袖手旁观的理由，眼看着英国人被一个法国私生子和一个人人讨厌的、从香槟地区来的女巫打败吗?

贵　族　安静，伙计，安静些。时机成熟了，我们就会烧死那个女巫，打败那个私生子。实际上，我现在正等着博韦②的主教，商量怎么烧死她。她那个小教派把他从他的主教管区里驱逐出去了。

随军牧师　你得先抓到她，老爷。

贵　族　或者出钱买她。我将以赎救国王的赎金买她。

随军牧师　赎救国王的赎金！买那个坏女人！

贵　族　得留出些赚头。查尔斯手下的人将把她卖给勃艮第人，勃艮第人再把她卖给我们，这当中大概得有三四个中间人，他们都想得到点儿佣金。

随军牧师　真可恶！都是这些犹太恶棍。每次金钱转手他们都要插进来。要是听我的，基督教世界里就一个活犹太人也不留。

贵　族　为什么不留呢?犹太人一般来说还讲公道。他们要你出钱，可也给你东西。我的体会是，那些白拿东西的倒都是基督徒。

[一侍从上。

侍　从　尊贵的博韦主教科雄大人到。

[科雄进。他大约有六十岁。侍从退出。两个英国人站起来。

贵　族　（谦恭有礼溢于言表）亲爱的主教，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在下是查德·德·比彻姆，沃里克伯爵。

科　雄　久仰爵爷大名。

沃里克　这位牧师是约翰·德·斯托冈博老爷。

随军牧师　（油嘴滑舌地）约翰·鲍耶·斯潘塞·内维尔·德·斯托冈博，神学学士，温彻斯特红衣主教阁下私人印章的管理人，听候您的吩咐，大人。

沃里克　（对科雄）我想你们把他叫作英国的红衣主教。他是我们

---

① 即英国国王威廉一世（1027—1087），1066 年至 1087 年在位。
② 法国北部城市，瓦兹省首府。

国王的叔父。

科　雄　约翰·德·斯托冈博先生，我和这位主教阁下一向是极好的朋友。（把手伸给随军牧师，后者吻他手上的戒指）

沃里克　请您赏光就座。（把自己坐的那把椅子摆到桌子的首席位子上，请科雄坐）

［科雄庄重地点点头，坐到这张表示敬意的椅子上。沃里克漫不经心地拿过那把皮凳，在原来的位置坐下。随军牧师回到他的椅子那里坐下。

［尽管沃里克故意对主教表示敬意，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却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主要角色。他依旧热诚亲切，滔滔不绝，但是言语之中带有一种新的口气，暗示着他开始涉及正题。

沃里克　嗯，主教大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太好。查尔斯准备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事实上是那个从洛林来的年轻女人为他加冕。而且——我不能欺骗你，也不能满足你的希望——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想这么一来查尔斯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

科　雄　毫无疑问。这是那个牧羊女的一大妙举。

随军牧师　（再次表现出不安）我们输得不公平，大人。英国人每次失败得都不公平。

［科雄微微抬了抬眉头，然后马上控制住面部表情。

沃里克　我们这位朋友认为，那个年轻女人是一个女巫。我认为，主教大人，你有责任向宗教法庭告发她，她应因此罪而被烧死。

科　雄　如果在我主管的教区里抓到了她，我会把她烧死的。

沃里克　（感到他们双方谈得十分投机）正是如此。我看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她肯定是女巫。

随军牧师　丝毫用不着怀疑。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巫。

沃里克　（温和地责备他的插语）我们在征求主教大人的意见，约翰老爷。

科　雄　我们不能光考虑我们自己的看法，还要考虑法国法庭的——就算偏见吧。

沃里克　（纠正他）是天主教法庭，大人。

科　雄　不管它的作用和对人的启示有多么神圣，天主教法庭和别的法庭一样，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且，如果这些人是法国

人——这是现在的流行叫法——恐怕用法国军队打败了英国军队这么一个事实，无法说服他们是巫术从中作怪。

随军牧师　什么！连著名的约翰·塔尔博特爵士都吃了败仗，而且被从洛林的阴沟里爬出来的那个臭女人抓了去，这还不能说服他们吗？

科　雄　先生，众所周知，约翰·塔尔博特爵士是一个凶猛好战的斗士，但是我还没听说他是一个善于指挥的将军。另外，尽管你乐意说是那个姑娘打败了他，可是我们有些人则倾向于把一部分功劳归到杜努瓦的名下。

随军牧师　（蔑视地）那个奥尔良的私生子！

科　雄　让我提醒——

沃里克　（干预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大人。杜努瓦在蒙塔尔日打败了我。

科　雄　（点头表示同意）我认为这足以说明杜努瓦先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善于指挥的将领。

沃里克　大人真是谦恭有礼。我承认，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塔尔博特只是个能打仗的畜生，他在帕泰被捕很可能是咎由自取。

随军牧师　（急躁起来）大人，这个女人在奥尔良中了一支英国箭，正好刺中她的喉咙。有人见她疼得像个孩子似的大叫不止。这种伤是致命的，可是她却战斗了一整天。当我们的人像真正的英国人那样打退了她的所有进攻之后，她手里拿着一面白旗，独自一个人走到我们的堡垒墙下。我们的人都惊呆了，既不放箭也不进攻，而法国人却冲上来把他们赶到桥上，桥上立即着起火来，桥在他们脚下断裂，结果他们落到河里，成堆成堆地淹死了。这是你们那个私生子的指挥才干吗？还有那场火，是不是用巫术唤来的地狱之火？

沃里克　请你原谅约翰老爷的激烈言辞，大人。不过他讲出了我们的理由。我们承认杜努瓦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但是为什么在女巫到来之前他无所作为呢？

科　雄　我并没有说她不具备超自然的力量。但是白旗上写着的名字不是魔鬼撒旦，而是主和圣母的神圣名字。而你们那个溺水而死的指挥官——我想你们叫他克拉兹达——

沃里克　格拉斯戴尔，威廉·格拉斯戴尔爵士。

科　雄　格拉斯——德尔，谢谢。他可不是什么圣人。我们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因为辱骂了牧羊女才溺水而死的。

沃里克　（开始显出十分怀疑的神色）嗯，大人，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应该得出什么推断？难道那个牧羊女使你改变了信仰？

科　雄　如果她改变了我的信仰，大人，我就不会糊里糊涂地跑到你这里来听你说话了。

沃里克　（温和地表示不赞成）噢！噢！大人！

科　雄　如果魔鬼在利用这个姑娘，那我相信，他是——

沃里克　（放心了）啊！你听见没有，约翰老爷？我知道主教大人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请原谅我打断了你的话。请接着讲。

科　雄　如果真是这样，魔鬼看得可就比你估计得更长远。

活里克　真的吗？此话怎讲？你好好听听，约翰老爷。

科　雄　如果魔鬼想罚一个乡下姑娘下地狱，事情就会十分简单，难道你以为还需要魔鬼花力气去打胜五六场仗吗？不是的，老爷，要想让那姑娘下地狱，一个不中用的小魔鬼都干得了。撒旦是不会屈尊俯就做这种没意思的低级勾当的。他要进攻，就会进攻天主教会，因为整个精神世界都是天主教教会的王国。撒旦要诅咒，就要诅咒全人类的灵魂。教会始终在提防这一可怕的企图。在我看来，这姑娘只是这个企图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她是受唆使的，而且是受了恶魔的唆使。

随军牧师　我说过的，她是女巫。

科　雄　（猛烈地）她不是女巫。她是异端分子。

随军牧师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科　雄　你是个牧师，却问我这种问题！你们英国人的头脑真是迟钝得令人不可思议。所有那些被你称作巫术的事情都可以得到正常的解释。那个女人不会把它们当作奇迹强加于人的。她自己根本就不认为它们是奇迹。她的胜利不过证明她的肩膀上长了一个更聪明的脑袋，比你们好骂人的格拉斯德尔和疯狂的公牛塔尔博特强；而她的信仰和勇气尽管是错误的，不是也始终压倒了怒气吗？

随军牧师　（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大人，你竟然把三次出任爱尔兰总督的约翰·塔尔特博爵士比作一头疯牛？!!!

沃里克　约翰老爷，因为你和男爵爵位隔着六房亲戚，你作这种比

较就会不太合适。而我是一个伯爵，塔尔博特只是一个爵士，因此我可以冒昧地接受这个比较。（对主教）大人，我不计较那是否是巫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烧死那女人。

科　雄　我不能烧死她。教会是不能杀生的。我的首要职责是拯救那位姑娘。

沃里克　毫无疑问。不过你们确实也偶尔烧死人的。

科　雄　不。当教会像从生命之树上砍掉一个枯枝那样消除一个固执己见的异端分子时，这个异端分子就被转交给非教会机构。教会不参与非教会机构认为合适的处理方式。

沃里克　完全正确。在这件事上由我来充当非教会机构。就这么办，大人，把你的枯枝交给我，由我来安排，把火堆准备好。如果你只为教会负责的话，非教会的那部分由我负责。

科　雄　（带着难以抑制的愤怒）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负责。你们这些大老爷，总喜欢把教会当作纯粹的提供方便的政治设施。

沃里克　（微笑着抚慰）在英国并非如此，我向你保证。

科　雄　在英国比在任何地方都严重。不，老爷，在上帝面前，这个乡村姑娘的灵魂和你的或者你们国王的灵魂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我的首要责任就是拯救它。我不容许你这样笑话我，仿佛我在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眼，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彼此已经达成协议，要我把那个姑娘出卖给你。我不是纯粹的政治主教，我的信仰对于我犹如你的荣誉对于你一样重要。假如给这个受过洗礼的上帝之子一个小小的空隙，使她能爬过去得到拯救，我就要将她引向这条道路。

随军牧师　（一怒而起）你是个叛徒。

科　雄　（跳起来）你胡说，牧师。（气得发抖）如果你敢像那个女人那么干——把你的国家置于神圣的天主教会之上——你就和她一起被火烧死。

随军牧师　大人，我、我有些太过分了。我——（做了一个顺从的手势，坐下）

沃里克　（已经担心地站了起来）大人，我为约翰·德·斯托冈博老爷使用的不当言词向你道歉。英国和法国不一样。在你们法语中，叛徒意味着背叛，指的是某人不可靠、不忠诚，背信弃义。在我们国家，它的意思不过是指某人没有全身心地忠实英国利益。

科　雄　对不起，我不知道。（庄严地缓缓坐下）

沃里克　（重新坐下，宽慰许多）如果我显得过于看轻了烧死那个可怜姑娘这件事，我也要请求你的原谅。当一个人一次再次地亲眼看到整个农村被作为军事行动的对象而遭到烧毁时，脸皮不能不变得很厚。否则他就可能会发疯，不管怎样，我是会发疯的。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大人，你曾经看到过许多持异端邪说的人被烧死，因此不得不采取一种——我能不能说它是一种职业性的观点，否则的话，这种事情就太令人感到可怕了？

科　雄　是的。这是一种痛苦的责任，甚至像你说的那样，是一种可怕的责任。但是，和异端邪说的可怕相比，它就算不得什么了。我所关心的不是那个姑娘的肉体，肉体所受的痛苦是短暂的，而且肉体迟早会以某种不太痛苦或更为痛苦的方式死去，但是她的灵魂却可能永远受苦。

沃里克　此话极对！愿上帝拯救她的灵魂！但是，实际问题似乎是如何才能拯救她的灵魂，而不拯救她的肉体。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大人，如果对这个牧羊女的个人崇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

随军牧师　（嗓音像一个刚刚哭过的人的嗓音，很嘶哑）我可以说话吗，大人？

沃里克　说真的，约翰老爷，你要是管不住你的脾气，我看最好还是别说话。

随军牧师　我就说一句。我说的不一定对。那个牧羊女极善于欺骗，她假装虔诚。她的祈祷和忏悔多得没完没了。她并没有疏忽教会的忠实信徒应当执行的教规，怎么能控告她是异端分子呢？

科　雄　（大怒）教会的忠实信徒！就连教皇在最得意的时候也不敢像这个女人那样发号施令。她做起事来就好像她本人即是教会。她把上帝的启示带给查尔斯，而教会只能呆在一边。她要在兰斯大教堂为查尔斯加冕；是她，而不是教会！她给英国国王写信，向英王发出上帝通过她发布的命令，要他回到英伦三岛上去，否则将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上帝的惩罚将由她来执行。听我告诉你们，写这类信是那个该诅咒的反基督的穆罕默德[1]

---

① 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创始人，生于公元570年，死于632年。

的一贯做法。她说话的时候提到过一次教会吗？从来没有。总是上帝和她自己。

沃里克　你想让她怎么样？一个发了财的叫化子，忘乎所以了。

科　雄　是谁使她忘乎所以的？是魔鬼。而且是出于一个不寻常的目的。他在各处散布这种异端邪说。那个名叫休斯的男人，十三年前在康斯坦茨被烧死，他用异端邪说影响了整个波希米亚①。一个名叫威克利夫的人，本是一个接受过涂油仪式的教士，却在英国散布瘟疫。可耻的是你们竟然让他寿终正寝！我们法国也有这类人，我能认得出他们。这种事情像癌症一样，如果不切除它，扑灭它，烧掉它，它就不会停止，而且会把整个人类社会引向罪孽和堕落，破坏和毁灭。正是利用这种力量，一个赶骆驼的阿拉伯人把基督和教会赶出了耶路撒冷，而且像一只疯狂的野兽，一路向西劫掠破坏，到最后，法国和地狱之间除了比利牛斯山脉和上帝的怜悯之外，一无所有了。然而，这个赶骆驼的一开始做了什么事？他不比这个姑娘多干了什么。他听到了大天使加百列②的声音，而那姑娘听到的是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以及天使米迦勒③的声音。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报信者，并以上帝的名义给世界上的国王们写信。那姑娘也天天给国王写信。我们现在不是向圣母祈祷，而是向牧羊女贞德祈祷。试想一下，当教会多年积累的智慧、知识和经验，以及教会中学识渊博、年高德劭、虔奉宗教的人士的意见被扔进狗窝，由那些经魔鬼一吹气、便自以为直接受到上天的启示并且极为自命不凡的无知无识的农民或者什么牧羊女取而代之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那将是一个血的世界，充满复仇和破坏，人人都为自己争夺权力，结果必然是使世界毁灭，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现在你们只看到穆罕默德和他的那些骗术，以及牧羊女和她的那些骗术，但是，当每个女人都自以为是贞德、每个男人都自以为是穆罕默德的时候，情况会是什么样子？我一想到这里就会连骨髓都跟着一齐发抖。我和这种异端战斗了一辈子，我还要战斗到死。这个女人的一切罪孽都可以饶恕，

① 捷克斯洛伐克一地区。

② 报喜天使。他曾向玛利亚预言耶稣的降生。

③ 《圣经》中的天使，亦称大君。

唯独这个罪孽不能饶恕。因为这个罪孽是反圣灵的。如果她不在世人面前屈服并放弃信仰，不彻底将整个灵魂交给教会，那么，她一旦落到我的手里，我就送她上火堆。

沃里克　（未受触动）很自然，你对此有强烈的感受。

科　雄　你难道不吗？

沃里克　我是军人，不是教会人士。我作为朝圣者看到过穆罕默德信徒们的一些情况。他们并不像别人要我相信的那样没有教养。在有些方面他们的行为比我们的行为还要好。

科　雄　（生气）我以前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人们去东方皈依那些异教徒。结果是异教徒把他们引入了歧途。那些十字军回来时多半成了阿拉伯人。更不用说英国人了，他们全都生来就是异端分子。

随军牧师　英国人是异端分子！（求助于沃里克）难道我们还得容忍这种话吗？这位主教大人不知所以了。英国人的信仰怎么能是异端邪说呢[1]？这是措词上的矛盾。

科　雄　德·斯托冈博老爷，我宽恕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微小的无知。你们国家的天空里雾气太重，培养不出神学家来。

沃里克　大人！你如果听到过我们关于宗教的争论，就不会这么说了。很遗憾，因为我经常旅行，知道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对我们的上帝表示极大的尊敬，也愿意原谅渔夫出身的圣彼得[2]，不像大人你，不愿意原谅赶骆驼的穆罕默德；而你因此就认为我要不是一个傻瓜，就一定是个异端分子。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起码可以不持偏执的态度。

科　雄　当人们把基督教会的热情称为偏执时，我知道应该怎么理解。

沃里克　这不过是从两个角度看同一件事罢了。

科　雄　（极为挖苦地）只不过是两个角度！不过如此！！

沃里克　唉，主教大人，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你可以赞同教会的观点，但是你也得赞同贵族的观点。在我看来，除了那些你刚才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对牧羊女极为不利的情况。坦率地说，我不害怕这女人成为另一个穆罕默德，

---

① 英国人大多信仰英国国教，因此被信仰天主教的科雄说成是异端分子。

②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名西门，靠打渔为生。

用极端的邪说，取缔教会。我认为你夸大了这种危险。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她在写给欧洲各国国王的信中提出了一笔交易，就像她已经强迫查尔斯接受的一样，这种交易会破坏基督教世界的整个社会结构？

科　雄　我对你说过的，是破坏教会。

沃里克　（耐心已经耗尽）大人，请你暂时先不去想教会，并请记住，世界上除了精神机构外，还有世俗的机构，你代表教会，而我和其他贵族则代表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我们是世俗的权力机构。好啦，你难道没看到那个女人的思想打击了我们的什么吗？

科　雄　那女人的思想除了通过打击教会而打击了我们所有的人之外，怎么会打击了你们？

沃里克　她的思想是，国王应当把国土交给上帝，然后作为上帝的土地管理人来进行统治。

科　雄　（不感兴趣）从神学角度讲非常正确，老爷。不过，只要允许国王进行统治，他是不会介意的，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说法罢了。

沃里克　绝非如此。这是一种取缔贵族的狡猾手段，使国王成为唯一的、绝对的贵族。这样一来国王就不再是全体贵族中的第一个贵族、而是贵族的主人了。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谁都不是我们的主人。正规地说，我们依法从国王那里得到土地和显要地位，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结构中必须有一块拱顶石。但是我们把土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且用我们自己的刀和我们的佃农的刀保护土地。可现在，按照那个牧羊女的说法，国王将拥有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还把它们当作礼物献给上帝，然后上帝又把它们全部授予国王。

科　雄　你有必要害怕吗？说到底，国王要由你们推举。英国的约克或兰开斯特，法国的兰开斯特或伐尔瓦[①]，他们都得按照你们的喜好进行统治。

沃里克　是这样。但是，只有当人们追随封建主，把国王只当作四处旅行的人，什么都没有，只拥有属于大家的大路的时候，事情才是这样。如果民众的思想和感情都转向国王，在他们眼里，

① 连续提到的这几个名字系英、法王室的分支。

他们的老爷不过是国王的仆人，那样一来国王就可以把我们放在他的膝盖上，一个一个地全劈成两半儿。那时候，我们除了在他的宫廷里当穿号衣的朝臣之外，还算是什么呢？

科　雄　那你也不必害怕，老爷。有些人天生是国王，有些人天生是政治家。这两种人极不相同。国王能到哪里去寻找会给他制定并执行这种策略的顾问呢？

沃里克　（带着不太友好的微笑）大概在教会里吧，大人。

［科雄面带同样愠怒的微笑，耸耸肩膀，但是没有反驳他。

沃里克　打倒了贵族，红衣主教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科　雄　（放弃争论的口吻，调解地）老爷，如果我们互相攻击，就不会战胜那个牧羊女了。我清楚地知道，世界上存在着权力欲。我也知道，只要这种欲望存在一天，皇帝和教皇之间，公爵和红衣主教之间，贵族和国王之间就会有斗争。魔鬼把我们分成各色人等，然后又主宰我们。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教会的朋友，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而我却是彻头彻尾的教徒。但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我们不能抛开分歧吗？我已经明白了，你所想的并不是那个女人只字未提教会，只想到上帝和她自己，而是她只字未提贵族，只想到国王和她自己。

沃里克　完全正确。从根本上说，她的这两种思想是一样的。它具有深刻的根源，大人。它是个人反对牧师或贵族干涉私人与上帝的抗议。如果要我给它取名的话，我就称它为“新教”①。

科　雄　（盯着他看）你理解得太好了，老爷。少了一个英国人，又添了一个新教徒。

沃里克　（极为礼貌地）我看你对那个牧羊女在世俗问题上的异端并不缺乏同情，大人。我请你为它取个名字。

科　雄　你误解我了，老爷。我对她在政治上的自以为是毫不同情。但是，作为牧师，我了解普通人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你会发现更为危险的情绪。我只能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这种情绪：法国是法国人的，英国是英国人的，意大利是意大利人的，西班牙是西班牙人的，等等等等。有时候农民们的这种情绪极为狭隘强烈，所以那个女人能够超乎于村庄是村民的这种思想之上，

---

① 英文 Protestantism 原指十六世纪初起源于德国的新教。新教反对天主教，提出了新的制度、教义等。此处借用此词来表示宗教异端。

实在让我惊讶。但是她能够、而且做到了这一点。当她威胁说要把英国人从法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时，毫无疑问，她想的是整个说法语的广大地域。在她看来，说法语的人就是《圣经》上所描述的一个国家。你可以把她的这种异端邪说称为国家主义，我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名称了。我只能告诉你，从本质上讲，这种说法是反天主教、反基督的，因为天主教会只承认一个国王，那就是基督的王国。把这个王国分裂成一个一个的国家，就等于废黜了基督。废黜了基督之后，还有谁站在我们的喉咙和刀剑之间呢？世界将会化作一摊水，消失得干干净净。

沃里克　嗯，如果你烧死那个异教徒，我就来烧死那个国家主义者，尽管我也许不会带着约翰老爷一同去。英国是英国人的这种说法对他会有吸引力。

随军牧师　当然，英国毫无疑问是英国人的，这是简单的自然规律。但是这个女人却否认英国是合法的征服者。英国的胜利是上帝赐予的，因为英国特别适合统治那些不文明的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好处。我不明白大人说的新教徒和国家主义者是什么意思。你学识渊博、高深莫测，让我这样的小牧师理解不了。但是我知道一个起码的常识，这就是那女人是一个叛逆，而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她穿男子的服装，还去打仗，这就违反了自然。她篡夺了教皇的神圣权威，背叛了教会。她和撒旦及其妖魔鬼怪结成可恶的联盟，来反对我们英国军队，这是对上帝的反叛。而所有这些叛逆行为都说明了她反叛英国这个更加严重的行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她必须死。她必须被火烧死。决不能让她带坏了民众。为了民众而处死这个女人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沃里克　（站起来）大人，我们似乎已经意见一致了。

科　雄　（也站起来，但抗议地）我不能损害我的灵魂。我要维护教会的正义。我将竭尽全力拯救那个女人。

沃里克　我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感到遗憾。我痛恨这种严酷的惩罚。如果能够做到，我愿意饶她一命。

随军牧师　（毫不宽容地）我要亲手烧死她。

科　雄　（为他画十字）天真的人[1]！

---

[1] 原文为拉丁文。

第五场

［兰斯大教堂的回廊，法衣室门的附近。廊柱上饰有一幅耶稣受难像。风琴在演奏着，人们在加冕典礼之后从教堂中殿里纷纷走出来。贞德跪在耶稣受难像前祈祷着。她衣着美丽，但仍是男装。风琴声停止。

［杜努瓦从法衣室门里走出，来到回廊上。他也穿得很漂亮。

杜努瓦　算了，贞德！你祈祷得够多了。你大哭一场之后又在这里呆着，会着凉的。一切都结束了：大教堂已经空无一人，街道上却挤满了人。他们在喊牧羊女呢。我们告诉他们你正独自一人在教堂里祈祷，可是他们都想再见见你。

贞　德　不。一切荣耀都应归于国王一人。

杜努瓦　这个可怜的家伙，他把典礼搞得一塌糊涂。不行，贞德，你为他加了冕，就必须奉陪到底。

贞　德　（反对地摇头）

杜努瓦　（拉她起来）来吧，来吧！一两个钟头就完了，比在奥尔良桥上打仗容易多了，对不？

贞　德　噢，亲爱的杜努瓦，我多么希望还能在奥尔良桥上打仗啊！只有在桥上我们才是永生的。

杜努瓦　我敢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也有死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死去了。

贞　德　这是不是挺奇怪，杰克？我那么胆小，打仗之前我害怕得无法形容，可危险过后又觉得那么枯燥。噢，那么枯燥！枯燥！枯燥！

杜努瓦　你必须学会在战争中有所节制，就像你控制饮食一样，小

圣人。

贞　德　亲爱的杰克，我想你把我当作你的战友一样爱护。

杜努瓦　你需要爱护，上帝的无辜的小可怜儿。你在宫廷里没有几个朋友。

贞　德　为什么这些朝臣、骑士和教士都恨我？我对他们怎么了？我没有为自己提出过任何要求，只求他们不要让我的村庄交税，因为我们交不起战争税。我给他们带来了运气和胜利，在他们稀里糊涂干蠢事的时候我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我为查尔斯加冕，使他成为真正的国王，而他又把荣誉都给了他们，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不喜欢我呢？

杜努瓦　（挖苦地）小——傻——瓜！你使那伙蠢人暴露了真相，还期待他们来爱你？那些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们又老又好犯错误，他们能喜欢那些接替了他们，又能打胜仗的年轻上尉吗？那些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能喜欢那些占了首席位子的野心家吗？大主教们愿意受到圣坛甚至圣人的嘲弄吗？嗐，我要是有野心的话，也会嫉妒你。

贞　德　你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人，杰克，是我在贵族里面唯一的朋友。我敢打赌你妈妈是在乡下长大的。等我攻下巴黎以后，我就回农场去。

杜努瓦　我可不敢肯定他们会不会让你去攻克巴黎。

贞　德　（大惊）什么？

杜努瓦　假如他们对这件事持有正确的看法，我在加冕典礼以前就会亲自去把巴黎攻下来了。我看他们当中有些人宁可让巴黎夺去你的性命。所以你要当心。

贞　德　杰克，世界对我太不好了。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勃艮第人如果不要了我的命，那些法国人也会要我的命的。要不是我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就会失去全部信心。加冕之后我一个人偷偷到这里祈祷，就是为了听到那些声音。我告诉你一件事，杰克。我是在这些钟声里听到那些声音的。不是像今天那样钟声齐鸣的时候，那种时候除了刺耳的声音之外什么也听不到。但是在这个角落里，钟声从天堂传来，回声徘徊着，经久不散；有时候是在田野里，钟声从宁静的乡村远远传来，那里面就有那些声音。（教堂的大钟敲响一刻钟的点）听！（欣喜若狂地）你听

到了吗？“上帝的可爱的孩子”，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半点钟的时候钟声说“勇敢些，继续前进”。三刻钟时钟声说“我会帮助你”。但是敲响整点的时候，当大钟在“上帝保佑法国”之后敲起来时，圣玛格丽特和圣凯瑟琳就会对我说话了，有时候甚至是米迦勒天使，他们对我说一些我事先根本预想不到的事。然后，噢，然后——

杜努瓦　（善意但并非同情地打断她）然后吗，贞德，我们就会在钟声里听到我们所想像的一切。你谈到这些声音的时候让我感到不安，要不是我已经注意到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能对我讲出很通情达理的原因，我真会以为你有些疯疯癫癫。不过我听到你对别人说过，你只服从圣凯瑟琳。

贞　德　（发火）嗐，你不相信我听到的那些声音，所以我就只好找些理由来讲给你听。但是我总是先听到声音、后想出理由的。信不信由你。

杜努瓦　你生气了吧，贞德？

贞　德　可不是。（微笑）不，不是对你生气。我真希望你是个农村孩子。

杜努瓦　为什么？

贞　德　那我就可以照看你了。

杜努瓦　你到底还是个女人。

贞　德　不，一点也不是女人。我只是军人，别的什么也不是。军人有机会总是照看孩子的。

杜努瓦　这倒是真的。（笑起来）

［查尔斯国王从法衣室里走出，他刚刚在那里换下礼服。蓝胡子和拉伊尔一左一右随他一起走出来。贞德躲到柱子后面。只剩下杜努瓦一人站在查尔斯和拉伊尔中间。

杜努瓦　好啦，陛下终于成为正式的国王了。你对此有何感想？

查尔斯　就是要我当太阳和月亮的皇帝，我也不愿意再经历这种场面了。那套礼服太沉！他们把王冠戴到我头上时，我都以为我要栽到地上去了。他们总挂在嘴头上的著名的圣油，呸，恶臭恶臭的！大主教八成儿要死了，他那套法衣大概有一吨重。他们还在法衣室里替他往下剥哪！

杜努瓦　（冷冰冰地）陛下应该经常穿穿盔甲，那会使你习惯穿着

沉重服装。

查尔斯　没错儿，又是老一套的嘲弄；唉，我可不准备穿盔甲，打仗不是我的事儿。牧羊女在哪里？

贞　德　（从查尔斯和蓝胡子中间走上前，跪下）陛下，我已经使你成为国王，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准备回到父亲的农场去。

查尔斯　（吃惊，但又感到松了一口气）噢？是吗。嗯，这样挺好。

［贞德站起来，极为泄气。

查尔斯　（毫未注意地继续说）那种生活有益于健康，你知道的。

杜努瓦　但却是枯燥无味的。

蓝胡子　你好久不穿裙子了，会不习惯的。

拉伊尔　你还会怀念打仗。好打仗是个坏毛病，但也是了不起的毛病，你最难放弃的就是它了。

查尔斯　（焦急地）尽管如此，你如果真想回家，我们也不会强留你。

贞　德　（艾怨地）我全明白，看到我走你们谁都不遗憾。

［她把肩膀转向查尔斯，从他面前走过，站到与她志趣相投的杜努瓦和拉伊尔旁边。

拉伊尔　咳，我想骂人的时候还会骂人的。但我会时常想起你。

贞　德　拉伊尔，尽管你有罪过还骂人，但是我们会在天堂里相会。我爱你，就像爱我的老牧羊犬皮图一样，皮图能咬死一只狼。你会杀死那些英国狼，一直到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土、成为上帝的驯服仆人，对不？

拉伊尔　有我和你俩人，就做得到。

贞　德　不行。我只能干一年。

所有的人　什么?!

贞　德　反正我知道。

杜努瓦　胡说八道！

贞　德　杰克，你说你能把他们赶走吗？

杜努瓦　（沉着自信地）能，我会把他们赶走的。他们打败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打仗是比赛，是赎身市场。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认真对待战争，而我们却扮成小丑的角色。不过我已经接受了教训，也掂出了他们的分量。他们在这里没有根基。我以前打败过他们，我还会打败他们。

贞　德　你不会对他们很残酷吧，杰克？

杜努瓦　心肠软是制不服那些该死的英国人的。战争又不是我们发起的。

贞　德　（突然地）杰克，在我回家之前咱们一起去攻克巴黎吧。

查尔斯　（惊恐万状）噢，不不。我们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一切。噢，别再打了。我们可以和勃艮第公爵达成一个非常好的条约。

贞　德　条约！（她不耐烦地跺脚）

查尔斯　唉，为什么不行呢？现在我已经加冕了，还涂了圣油。噢，那臭油！

［大主教从法衣室走出，加入人群，站在查尔斯和蓝胡子中间。

查尔斯　大主教，牧羊女又想打仗了。

大主教　那么说，我们已经停止战争、处于和平状态了？

查尔斯　不，我看还没有。不过我们应该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这一切。咱们制订条约吧。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因此也长不了，在运气变坏之前我们还有机会制止住它。

贞　德　运气？是上帝在一直为我们作战，你却把它说成是运气！而且在英国人仍然占领着法国的神圣土地时，你就不想打仗了！

大主教　（严厉地）牧羊女，国王在和我谈话，不是和你谈。你忘乎所以了。你经常忘乎所以。

贞　德　（泰然自若，并略微粗暴地）那你就说吧。告诉他，他不想做事是违反上帝意志的。

大主教　如果说我不像你那么随随便便地总把上帝挂在嘴上，那是因为我用教会的权威和我个人的神圣职责来解释上帝的意志。你刚来的时候很尊重教会，决不敢像你现在这样说话。你带着谦卑的美德来到这里，上帝也因为你的德行而保佑你的事业，但是你已经用骄傲的罪孽玷污了你自己。古希腊的悲剧正在我们当中出现。这就是，严惩自大。

查尔斯　就是，她总以为她比别人知道得多。

贞　德　（苦恼，但天真得无法看到她所带来的后果）可是我确实比你们知道得多。而且我并不骄傲。我要是不知道我正确，我根本就不会说话。

蓝胡子
查尔斯　（一齐叫道）哈哈！一点儿不错。

大主教　你是怎么知道你正确的？

贞　德　我一直知道。我听到的那些声音——

查尔斯　噢，那些声音，那些声音。那些声音为什么不让我听见呢？我是国王，你不是。

贞　德　他们让你听，可是你不去听。你从来没有在傍晚时坐在田野里倾听这些声音。祈祷的钟声一响起来，你画一个十字就算完了。但是如果你用心祈祷，并且在钟声停止之后去倾听徘徊在空气中的钟声的震颤，你就会像我一样听到那些声音。（唐突地从他面前转开去）不过那些声音要告诉你的话连一个铁匠也能告诉你：趁热打铁。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进攻贡比涅，像解救奥尔良一样解救它。这样一来巴黎就会自动打开大门，否则我们就去冲开它们。没有首都，你的王冠还有什么价值？

拉伊尔　我也这么说。我们应像一颗又红又热的子弹穿透一磅奶油那样打入城门。你怎么看，私生子？

杜努瓦　如果我们的炮弹都像你的头脑一样发热，而且我们又有足够的炮弹，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连全世界都能征服。在战争中，勇气和鲁莽是好帮手，却不是好主人，我们每次依靠它们的时候，都要吃英国人的败仗，而且连吃了败仗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大错误。

贞　德　你连打了胜仗都不知道，这是更大的错误。我得让你带上望远镜去打仗，让你看看英国人还在和你过不去呢。要不是我强迫你去进攻，你这会儿还被困在奥尔良，你，还有你的那些谋士们。你应该不停地进攻。只要你能坚持下去，敌人就会首先停战。你不知道怎么开战，而且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大炮。可我全知道。（双腿交叉坐到石地上，噘着嘴生气）

杜努瓦　我知道你对我的看法，贞德将军。

贞　德　用不着说这些，杰克。告诉他们你对我的看法。

杜努瓦　我认为上帝和你站在一起。我没有忘记风向是怎么改变的。也没有忘记你来了之后我们的心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发誓决不否认我们的胜利完全应归于你的到来。但是作为军人，我要告诉你，上帝不会每天替男人做事、也不会每天为女人服务。你如果值得上帝关心，他会偶尔帮助你从虎口里脱险，让你活蹦乱跳地活下去，不过仅此而已。你只要活下来了，就必须全

力以赴，用尽心机去战斗。因为上帝也得对你的敌人讲公平，这点你可别忘了。好了，他让我们在你的帮助下活着攻克了奥尔良，并让奥尔良一战的胜利支持我们连连获胜，一直到给国王举行加冕典礼。但是，如果我们还继续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让上帝去做本该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我们就要吃败仗，而且是罪有应得！

贞　德　但是——

杜努瓦　嘘！我还没有说完呢。你们谁也不要以为我们赢得的这些胜利一点也没有依靠指挥才干。查尔斯国王，你在公告中只字未提我在这场战役中的作用。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人们追随的是牧羊女和她的奇迹，而不是私生子搜罗人马、供应后勤的艰苦劳动。不过我确切地知道，上帝通过牧羊女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又留给我多少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完成的事。我告诉你，你创造奇迹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从现在起，最善于进行战争游戏的一方将赢得胜利——如果运气也和他在一起的话。

贞　德　啊！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左一个如果，右一个如果，想得再好有什么用？（急躁地站起来）告诉你，私生子，你那套战争艺术根本没用，因为你的骑士们一点也不善战。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只是游戏，和玩网球什么的一样。他们订出好些规则，什么公平啦，什么不公平啦，然后把盔甲往自己和马的身上一蒙，以免被箭射中。当他们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自己都站不起来，不得不等待他们的侍从来扶他们起来，再替他们和那个把他们刺下马来的人商讨赎金。你难道看不见这套玩意儿已经过时了、没有用了吗？盔甲在枪弹面前有什么用处？就算盔甲还有用，你认为为法国和上帝而战的人会在战斗中停下来为赎金讨价还价吗？可你的骑士有一半都在这么干！真正为法国和上帝而战的人不会这样。他们为胜利而战，他们会和我一样，在上战场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托付给上帝。普通老百姓都明白这一点。他们买不起盔甲，也付不起赎金，但是他们半裸着身体跟随我越过护城河，爬上梯子，翻过城墙。我和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他们这些人手里，愿上帝保佑他们！你可以不同意，杰克，蓝胡子也可以卷起他那撮山羊胡子

冲我翘鼻子[1]，但是要记住，在奥尔良，你的骑士和上尉们拒绝跟我去进攻英国人！你锁上城门，把我关在里面，是城里人和老百姓跟随我冲开了城门，让你看到了怎样才是认真作战。

蓝胡子　（生气）就是当了教皇，贞德你也不会满足，还得当凯撒和亚历山大。

大主教　骄傲会使你堕落，贞德。

贞　德　噢，别管这是不是骄傲。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常理？

拉伊尔　这是真的。我们当中有一半人害怕把漂亮的鼻子摔破了，另一半人出来打仗又只是为了偿还借款。杜努瓦，让她按照她的想法去干吧。她虽然并不什么都懂，但是她处于有利的地位。打仗和过去不同了，最不了解它的人常常干得最好。

杜努瓦　这些我都知道。我也不按老一套作战了。我在阿根库、普瓦提埃和克雷西[2]尝到了苦头。我知道我的每一项行动将使我付出多少条生命的代价。但是如果这项行动值得我付出这些代价，我就去做，去付出代价。可是贞德根本不去计算代价，她说干就干，一切都依靠上帝，她以为上帝就在她的口袋里。到现在，她一直对她自己信心十足，而且她一直是打胜仗。但是我了解贞德，我知道总有一天她会领十个人去干需要一百个人干的事。到那时候她就会发现，上帝是站在人多势众的那一边的。她会被敌人抓去。而那个运气好、抓住她的人会从沃里克伯爵那里得到一万六千英镑。

贞　德　（很高兴）一万六千英镑，哎呀，小伙子，他们出了这么高的价钱买我吗？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钱吧。

杜努瓦　英国有钱。现在你们大家都来告诉我，你们当中有谁会在英国人万一抓到她的时候动一动手指头去救她？我先代表部队讲。从她被英国人或者勃艮第人从马上拉下去、而且并没有被打死那天起，她就会被关进地牢，除非圣彼得的天使来开门，铁锁绝不会自动打开。当敌人发现她根本不是战无不胜的，而且和我一样可以被伤害，她对我们来说就和一个普通士兵的命一样不值钱了，而我也不会去冒险救她，尽管我把她视为战友。

贞　德　我不责怪你，杰克，你是对的。如果上帝让我吃败仗，我

---

① “翘鼻子”为英国习语，表示轻蔑。

② 三处皆为当时法国地名。

的命就抵不上一个士兵的性命了。但是在上帝通过我为法国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法国应该认为我是值得被赎救的。

查尔斯　我告诉你，我没钱。这次加冕花掉了我能借到的最后一分钱，这全都是你的错。

贞　德　教会比你有钱。我把希望寄托在教会上。

大主教　姑娘，他们会拉你游街，然后把你当作女巫用火烧死。

贞　德　（跑向他）噢，大人，千万别这么讲。这不可能。我是女巫！

大主教　彼得·科雄知道怎么做。巴黎大学烧死了一个女人，因为她说你做的一切都很正确，都是遵照上帝的意志。

贞　德　（迷惑不解）可是为什么要烧死她？这是什么意思？我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他们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说了真话反而烧死她。

大主教　他们烧了。

贞　德　可是你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你不会让他们烧死我的。

大主教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呢？

贞　德　你以教会的名义说话。你是教会的大红人。有你的祝福保佑我，我走到哪里都不怕。

大主教　你既骄傲又不顺从，我不会为你祝福。

贞　德　噢，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话呢？我不骄傲，也不是不顺从。我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无知得连一和二都分不清。我怎么可能骄傲？还有，我从来都服从那些声音，因为它们来自上帝，你怎么说我不服从呢？

大主教　上帝在世间的声音就是与邪恶作战的教会的声音。你听到的那些声音不过是你自己固执的产物。

贞　德　这不是真的。

大主教　（气得满脸通红）你在大主教的教堂里说他说谎，可你还说你不骄傲，也并非不顺从！

贞　德　我从来没说过你说谎。倒是你说我听到的那些声音在说谎。它们什么时候说谎了？如果你不愿意相信那些声音，即使它们只是我的常识的回声，它们难道不是一直都正确吗？而你的那些世俗的顾问们不是始终都错了吗？

大主教　（愤慨地）劝告你简直是浪费时间。

查尔斯　说来说去总是一句话，她是对的，别人都不对。

大主教　把这个作为你的最后警告吧：如果你由于将个人的判断力置于精神指导者的教诲之上而死，教会将声明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让你和你的自以为是在一起，随便它带给你什么灾难。私生子已经告诉过你，如果你把自己的骄傲自满置于指挥官们的意见之上——

杜努瓦　（插话）确切地说，如果你放弃部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以不足于进攻奥尔良时的兵力去为贡比涅解围——

大主教　军队也会和你脱离关系，不会救助你。国王陛下也已经告诉你，王室没有能力赎救你。

查尔斯　一分钱也没有。

大主教　没有人和你站在一起，绝对没有人和你站在一起，你只有依靠你的骄傲自大、你的无知，你那些任性的自以为是，还有把所有这些罪孽都隐藏在信任上帝的外衣里的不虔诚。当你从这些大门走出去、来到阳光下面的时候，人群会向你欢呼。他们会把小孩和残废人带到你跟前，请你治病，他们还会吻你的手和脚。这些头脑简单的可怜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弄昏你的头脑，使你因自信而发疯，把你引向毁灭。但是，仍然没有人和你在一起，那些老百姓救不了你。我们，只有我们才能使你避开那个火堆，我们的敌人曾经用那堆火在巴黎烧死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贞　德　（两眼望着天空）我有比你们强得多的朋友和忠告。

大主教　我知道我是在对一颗麻木的心徒劳地说话，你拒绝我们的保护，决意和我们大家为敌。那么你将来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了。如果你保护不了自己，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杜努瓦　这都是真话，贞德。你好好听听。

贞　德　如果我过去听信了这种真话，你们大家现在能在这里吗？你们谁也不能帮助我，不能为我出主意。是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从来没有人和我站在一起。我爹爹对我的几个兄弟讲，如果在法国流血死去的时候我不在农场上替他放羊，就把我淹死在河里：法国可以灭亡，我们的羊可不能有丝毫差池。我以为法国会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上找到朋友，可是我只找到了争夺四分五裂的法国肢体的恶狼。我以为上帝在任何地方都有

朋友，因为他是大家的朋友。我还天真地相信，你们这些抛弃了我的人会像坚实的城楼一样使我免遭伤害。但是我现在聪明多了，而聪明不会使任何人变坏。别以为说我孤独一人就能吓住我。法国是孤独的，上帝是孤独的，在我的国家和上帝的孤独面前，我的孤独算得了什么？我现在明白了，上帝的力量正在于他的孤独。如果他听信你们这些微不足道、充满嫉妒的意见，他将会是什么样子？好吧，我的孤独也将变成我的力量。孤独但和上帝在一起，这样更好。他的友谊、忠告和仁爱不会抛弃我。有了上帝的力量，我将一直冲锋、冲锋、冲锋，直到死去。我现在就到普通人当中去，用他们眼中的爱代替你们眼中的根，来安慰安慰我。你们都会高兴地看着我被烧死。但是如果我经历了火的焚烧，我将在被烧之后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心中，永远永远！正因为如此，上帝与我同在！

［贞德离开他们。他们看着她的背影，心情沉重地沉默了片刻。然后吉尔·德·雷斯拈拈他的胡子。

蓝胡子　你们看，这女人简直不可救药。我并不是不喜欢她，真的。不过你能拿这种性格怎么办？

杜努瓦　上帝是我的审判官，如果她掉进卢瓦尔河，我就是穿着全副盔甲也会跳下去救她。但是如果她在贡比涅胡来被抓走，我只好让她去死了。

拉伊尔　那么你最好把我锁起来。她那股劲儿一上来，就是下地狱我也会跟她走。

大主教　她也搅得我失去了判断力。她的言词具有一种危险的力量。但是深渊已经在她脚下敞开，不论是凶是吉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查尔斯　假如她肯老老实实或者干脆回家去就好了！

［他们没精打采地从她走出的方向下场。

第六场

[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卢昂。城堡里的一间石厅，为法庭进行的审讯作好了安排。这场不由陪审团进行的审讯由主教的法庭主持、宗教法庭人士参加，因此高出一节的平台上并排放了两把椅子，这是作为法官的主教及宗教法庭的审问官的坐位。平台两侧各放了一排椅子，与平台形成了一个钝角。这些椅子是作为陪审团推事的牧师会成员、法律与神学博士以及多明我会修道士的坐位。角落处有一张为书记员安放的桌子以及几只凳子，另外还有一只为犯人准备的沉重而粗糙的木凳。所有这些都设在大厅的中央。稍远处有一排拱门和一个出口，通向庭院。拱门处挂着帘子或放着隔板，看不到拱门外的露天。

[从大厅的中央四下看去，法官和书记员的坐位在右侧。犯人的凳子在左侧。拱门则分布在后方的两侧。这是五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沃里克穿过拱门，从法官席处上，后面跟着他的侍从。

侍　从　（冒冒失失地）我想大人您是知道的，这儿没有我们的事。这里是宗教法庭，我们是世俗的。

沃里克　这我知道。你这冒失鬼，还不去替我找到博韦主教，给他透个话，就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在这里和我说几句话。

侍　从　（边走边说）是，老爷。

沃里克　你注意点儿规矩。不能叫他虔诚的彼得。

侍　从　不会的，老爷。我会毕恭毕敬的。因为牧羊女被带上来以后，虔诚的彼得就不得不啃一口辣椒了。

[科雄从同一拱门上，随他一起来的有一名多明我修道士和一名牧师会成员，后者拿着一份诉讼状。

侍　从　博韦主教大人到。两位牧师先生到。

沃里克　出去，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侍　从　好嘞，老爷。（轻盈地走出去）

科　雄　祝老爷早安。

沃里克　大人早安。我是否有幸曾同你的二位朋友见面？我想没见过吧。

科　雄　（介绍站在他右边的修道士）大人，这是约翰·勒梅特，圣多明我会的会员。他作为代理主审官审讯法国的异端罪。约翰修士，这位是沃里克伯爵。

沃里克　非常欢迎你，牧师先生。很不幸，我们英国没有审问官，但是我们非常需要他，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场合。

[审问官耐心地微微一笑，并鞠躬。他是一位年长的温和绅士，但带有明显的权威性和坚定性。

科　雄　（介绍站在他左边的牧师会成员）这位先生是贝约牧师分会的成员约翰·德斯蒂韦。他是通过人。

沃里克　通过人？

科　雄　在民法里，你们称之为起诉人。

沃里克　噢！起诉人。对，对。非常高兴认识你，德斯蒂韦牧师。

[德斯蒂韦鞠躬。他已快进入中年，举止有礼，但外表之下却隐藏着奸诈。

沃里克　我可以问一下诉讼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吗？从勃艮第人在贡比涅抓到牧羊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九个多月了。我花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把她从勃艮第人手里买下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四个月了。我只想对她实行公正的处罚。主教大人，从我把她作为一个可疑的异端分子交给你到现在，几乎有三个月了。难道要我向你暗示，你在不知不觉地花去大量时间来处理一件非常简单的案子吗？难道审讯永远也结束不了？

审问官　（微笑）审讯还没有开始呢，老爷。

沃里克　还没开始！你们不是已经工作了十一个星期了吗！

科　雄　我们并非无所事事，老爷。我们对牧羊女进行了十五次审查，六次是公开的，九次是秘密的。

审问官　（一直耐心地微笑）你瞧，老爷，我只出席了两次审查。它们只是主教法庭的审讯，不是宗教法庭的审讯。我不过刚刚决定将我自己、也就是说将宗教法庭和主教的法庭联合起来。我最初并不认为这是一桩异端案件。我认为这是政治案件，牧羊女是一名战犯。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出席了两次审查之后我发现，这似乎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异端案件之一。因此，现在一切就绪：我们从今天上午开始审讯。（向法官席走去）

科　雄　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

沃里克　（彬彬有礼地）好哇，先生们，这可是好消息。我不想向你们隐瞒，我们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科　雄　我早已有所推测：你的士兵们威胁说，要淹死我们那些支持牧羊女的人。

沃里克　天哪！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意图对你可是有利的，大人。

科　雄　（严厉地）我可不这样想。我决心让这个女人受到公平的审讯。教会的正义不是受人愚弄的对象，老爷。

审问官　（又走过来）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公平的审讯，老爷。牧羊女不需要为她辩护的律师，因为所有审讯她的人都是她的最忠实的朋友，他们全都热烈地渴望着将她的灵魂从地狱里拯救出来。

德斯蒂韦　先生，我是起诉人。向这位姑娘提出起诉是我的痛苦的职责。但是请相信我，如果我不了解这些在学识和虔诚，以及口才和说服力各方面都远远胜过我的人是被派来劝说她，向她解释她正在冒的风险以及她在避免了危险之后可以得到的宁静，我今天就会放弃诉讼而去保护她。（突然以辩论的口吻滔滔不绝起来，使一直以屈尊俯就的赞同姿态听他讲话的科雄和审问官大为反感）有些人竟敢说我们的行为出自憎恨。但是有上帝作证，他们在说谎。我们拷打她了吗？没有。我们不是一直在规劝她、恳求她怜悯她自己、作为一个误入歧途但仍可爱的孩子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吗？我们——

科　雄　（干巴巴地打断他）小心点，牧师。尽管你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让这位老爷相信了这些话，我可不为你的生命负责，可能连我自己的命也要保不住。

沃里克　（不赞成，但也绝不否认地）噢，大人，你对我们英国人

太无情了。不过我们的确不赞同你们那种拯救牧羊女的虔诚愿望。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们，她的死事实上是一种政治需要，很遗憾连我也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如果教会让她——

科　雄　（带着强烈的、威胁性的傲慢）如果教会让她活下去，那个胆敢碰她一个指头的人就会遭到不幸，即使他是皇帝本人也不会免遭其难！教会不听命于政治需要，老爷。

审问官　（圆滑地插话）你不必对结果焦虑，老爷。你在这件事情情上有一个战无不胜的同盟。他对应该烧死她这件事的决心比你的决心还要大得多。

沃里克　这位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谁，我可以知道吗？

审问官　就是牧羊女本人。除非你把她的嘴巴堵上，否则她每次开口，你都无法阻挡她说出十倍于可以给她定罪的事情来。

德斯蒂韦　此话极对，老爷。听到这样一个年轻人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来，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沃里克　好吧，如果你们知道帮助她是没有用处的话，就尽力去帮助她好了。（紧紧地盯着科雄）如果我的行动没有得到教会的祝福，我将会感到遗憾。

科　雄　（玩世不恭的赞美与轻蔑混杂在一起）唉！竟还有人说英国人虚伪！你为你那方的利益出力，老爷，甚至不惜拿你的灵魂去冒险。我不能不对这种献身精神表示钦佩。但是我本人不敢这么过分。我害怕被罚入地狱。

沃里克　如果我们这也怕那也怕，就无法统治英国了，大人。需要我把人都叫进来吗？

科　雄　好的。谢谢你肯退场，让法庭开庭。

[沃里克转身从庭院走出去。科雄在法官的坐位上坐下。德斯蒂韦在书记员的桌前坐下来，研究着他的案卷。

科　雄　（一边舒适地坐下一边漫不经心地）这些英国贵族，都是恶棍！

审问官　（在科雄左边的那个法官坐位上坐下）所有的世俗权力都把人变成恶棍。他们没有接受过专门教育，没有使徒①传统。我国的贵族和他们一样糟糕。

---

① 即由使徒从罗马教皇处带来的天主教的传统。

［主教的陪审推事们匆匆走进大厅，走在最前面的是随军牧师德·斯托冈博和三十岁的年轻祭司、牧师会成员德·库尔塞尔。书记员们在桌旁就坐，但在德斯蒂韦的对面还空着一只椅子。陪审推事们有的坐下来，有的站在那里闲谈，等待着审讯正式开始。德·斯托冈博固执而愤愤不平地站着，不想坐下，那位牧师会成员也不想坐下，站在他的右边。

科　雄　早上好，德·斯托冈博老爷。（对审问官）这位是英国红衣主教的牧师。

随军牧师　（纠正他）是温彻斯特红衣主教，大人。我必须提出抗议，大人。

科　雄　你已经提出不少了。

随军牧师　我并不是没有支持者，大人。这位是巴黎牧师会的德·库尔塞尔老爷，他和我联合提出抗议。

科　雄　嗯，是什么事？

随军牧师　（绷着脸）你来说，德·库尔塞尔老爷，因为这位大人似乎不愿意相信我的话。（愤怒地在科雄右侧附近坐下来）

库尔塞尔　大人，我们曾尽心竭力，草拟了一份告发牧羊女的六十四条罪状的起诉书。可是我们现在听说，未经和我们商量那些罪状就被减少了。

审问官　德·库尔塞尔老爷，我就是那个被告人，你们在六十四条罪状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使我十分敬佩。但是，告发异端和做其他事情一样，够了也就行了。另外，你们还必须记住，法庭的成员并非全都像你们那样敏锐深刻，你们的一些高深学问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一派胡言。因此我认为最好把你们的六十四条减少到十二——

库尔塞尔　（如遭雷击）十二条!!!

审问官　相信我，十二条就足以达到你们的目的了。

随军牧师　但是有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几乎被减得一点儿不剩了，比如说，牧羊女竟然声称可敬的圣玛格丽特、圣凯瑟琳和神圣的米迦勒大天使使用法语和她说话。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审问官　毫无疑问，你认为他们应该讲拉丁文吧？

科　雄　不，他认为他们应该说英文。

随军牧师　那当然，大人。

审问官　嗯，不过，我认为我们一致同意，牧羊女听到的声音是魔鬼引诱她下地狱的声音。因此，把英语设想为魔鬼的语言将是对你、对德·斯托冈博老爷或英国国王的不礼貌。所以这一条就不要提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完全从罪状中取消。先生们，请入座，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吧。

［那些尚未入座的人都坐了下来。

随军牧师　反正我抗议，就这样。

库尔塞尔　我们的努力就这么白费了，我认为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不过是那个女人以法庭施加了恶魔般的影响的又一证明。（在随军牧师右边的椅子上坐下）

科　雄　你在暗示我受了魔鬼的影响？

库尔塞尔　我什么也没有暗示，大人。不过在我看来，这里面有阴谋，企图遮掩牧羊女偷窃桑利斯主教马匹的事实。

科　雄　（难以控制住怒气）这里不是警察局的法庭。难道我们还要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吗？

库尔塞尔　（站起来，惊讶地）大人，你说主教的马匹是无聊的事情！

审问官　（温和地）德·库尔塞尔老爷，牧羊女宣称她花了相当一笔钱买下了主教的那匹马，如果主教没有拿到钱，那也不是她的错，鉴于这可能是真的，因此在这点上牧羊女是无罪的。

库尔塞尔　如果这是一匹普通的马，她可能是无罪的。但这是主教大人的马！她怎么能无罪呢？（又坐了下来，既迷惑又沮丧）

审问官　我郑重地向各位指出，如果我们坚持在这类无用的事情上审问牧羊女，最后又不得不宣布她在这些事情上是无罪的，她就可能在重大的异端问题上得以逃脱，而迄今为止她对此罪供认不讳。因此我要求诸位，在牧羊女被带上来之后只字不提偷马啦，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绕着幻想中的树跳舞啦，在鬼魂出没的井边祈祷啦，以及在我到来之前你们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调查的其他几件事。法国的农村姑娘没有几个不这么做的，她们都绕着鬼魂出没的树跳舞，都在有魔力的井边祈祷。如果有机会，还会有人去偷教皇的马呢。异端，先生们，异端才是我们要审讯的指控。发现并镇压异端是我的特殊职责。在这里

我是审问官，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行政官员。紧紧抓住异端这个问题，先生们，把其他的问题放在一边。

科　雄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派人去那个女人的村庄对她进行了调查，几乎没有任何对她不利的大事。

随军牧师 }（站点起来一齐喊道） 没什么大事，——大人！
库尔塞尔 } 什么！那幻想中的树不——

科　雄　（他的耐心已到极点）安静，先生们，要么就一个一个地说。

［库尔塞尔颓然坐到椅子上，被吓住了。

随军牧师　（绷着脸重新坐到椅子上）这话正是上个星期五牧羊女对我们说的。

科　雄　但愿你听从了她的劝告，先生。我说没什么大事，这话的意思是，任何具有宽宏大量的头脑、进行这种调查的人都不会认为那是严重的事件。我同意我的同事、审问官先生的意见，我们必须审讯的事情是异端这项罪状。

拉德韦努　（一位年轻的、过于苦行的多明我修士，坐在库尔塞尔的右边）那姑娘的异端有什么了不得的危害吗？那会不会只是她的天真？许多圣人说过和她一样的话。

审问官　（放弃温和姿态，十分严肃地说）马丁修士，如果你和我一样看见过异端，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件小事了，即使表面看上去它一点危害都没有，甚至具有可爱可嘉的起因。异端的发起者总是那些表面看来比他们的邻人还要好的人。一个温柔虔诚的姑娘，或者是一个服从上帝、将他的所有财产都赐予穷人的青年，然后披上贫困的外衣，过起简朴的生活，遵守谦卑、慈善的信条。他们恰恰可能是异端邪说的发起者，如果不将他们及时而无情地消灭掉，他们的异端就将毁灭教会和帝国。神圣的宗教法庭保留了许多记录，其中充满了我们不敢公之于众的事实，因为它们使诚实的男子和天真的妇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些人最初都是些圣徒似的傻瓜。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情况。留心听着：那个不喜欢自己的衣服，穿上男子服装的女人，就像脱掉自己的毛皮长袍、打扮成施洗约翰①的男人一样，

① 《圣经·新约》中撒迦利亚的儿子。他在耶稣之前传道，劝人悔改，并在约旦河中给人施洗，也曾给耶稣施洗。

如同黑夜追随着白昼，在他们身后必然会跟来一群群连衣服都不要穿的野男女。当女人们既不结婚也不发誓受教规约束，男人们拒绝娶妻，还把他们的欲念想像成神灵的启示的时候，那么，就如同夏天追随着春天一样肯定，他们将以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开始，最后导致乱伦。异端在最初显得无害，甚至值得称赞，但结果却带来极端恐怖的违反人道的邪恶，如果你们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些恐怖的事实，即使是你们当中心肠最软的人也会高声叫喊，反对教会在处理上的仁慈态度。二百年来，宗教法庭一直在同这些恶魔似的疯狂进行斗争。宗教法庭深知，这种疯狂总是以无知而自负的人提出反对教会的看法开始，然后便自以为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你们绝不能犯那种常犯的过失，错误地认为这些傻瓜是骗子，在撒谎。他们老老实实地真诚相信，那些恶魔的启示来自神灵。因此你们必须谨防正常的同情心理。我希望你们都是仁慈的人，否则你们怎么能够将生命奉献出来，为我们慷慨的救世主服务呢？你们即将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既虔诚又贞洁。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先生们，我们的英国朋友说了不少关于她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提供证实它们的证据，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证明，她的极端行动违反了宗教和上帝之爱，而不是世欲和淫荡。这个姑娘不同于那些满脸凶相，心肠狠毒的人，那种人在被控告之前，就已经被他们那副厚颜无耻的嘴脸和邪恶淫荡的举止证明有罪了。魔鬼赋予这个姑娘的骄傲将她引入现在的危险境地，却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在你们看来也许不可思议的是，它甚至没有在那些她引为骄傲的特殊事情之外，在她的性格上留下任何标志。因此你们即将看到，在同一个灵魂里，恶魔般的骄傲和天然的谦卑并肩生存着。所以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上帝不允许我告诉你们狠下心肠来，因为如果我们证明她有罪，她受到的惩罚将是极为残酷的，我们必须放弃对她表示神圣怜悯的愿望，哪怕我们心中对她只有一丝怨恨。但是，如果你们痛恨残酷——或者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不痛恨残酷，我为了拯救他的灵魂而命令他撤出这个神圣的法庭——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们痛恨残酷，就请记住，任何残酷与容忍异端所带来的后果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还请记住，同普通人对待受怀疑的异端分子的态度相比，

任何法庭的态度都绝对算不上残酷。在宗教法庭上，异端分子不会遭受暴力，并肯定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且如果他犯罪之后肯于悔改，即便有罪也能够免于一死。无数异端分子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就是因为宗教法庭没有让老百姓参与，同时也因为老百姓知道宗教法庭会处理他们，才肯将他们交出来。在宗教法庭建立之前，甚至在宗教法官一时顾及不到的地方，那些被怀疑为异端分子的不幸者便可能遭受到愚昧与不公正的对待，或被乱石打死，或被肢解分尸，或被溺水淹死，甚至和他的无辜子女一起在家中被火烧死；死前没有受到过审讯，也没有进行忏悔，死后只能像狗一样草草地一埋了之。所有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恨的，对人极端残忍的行为。诸位先生，天性和职业使我富于同情心，尽管在那些不了解我的职业的人眼里，我要做的事情无比残酷，但是，不做这些工作则更为残酷。如果我不了解我的工作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其本质上的仁慈性的话，我宁可亲自走上火堆被烧死。我请求诸位也带着同样的信念从事这次审讯。愤怒是一个拙劣的顾问，因此要摈弃愤怒。同情有时候更为拙劣，因此要摈弃同情。但是，不要抛弃仁慈。记住，只有正义最为重要。大人，在审讯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科　雄　你已经替我说了，而且比我说的还好。我看不出哪个神智健全的人会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要补充一点。你刚才指出的那些赤裸裸的异端邪说确实令人发指，但是它们所带来的恐怖如同黑死病，盛行一时随即消失，因为无论怎样煽动那些明白事理并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他们也不会甘心情愿去赤身裸体，进行乱伦，多配偶以及诸如此类的荒淫。但是，我们当今面对着一种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异端，受它影响的绝不是不善思维或心智不健全的人，正相反，越善思维的异端者越顽固。它既不因异想天开的激进行为而丧失信誉，也不因普通的肉欲而腐败堕落，但是却以误入歧途的平凡之躯的个人判断，来反对深受敬重的教会的智慧和经验。伟大的天主教世界绝不是赤身裸体的疯子或摩押、亚扪①所能动摇的。但是它却可能遭受来自内部的背叛，并带来野蛮的毁灭和荒凉。英国指挥官把这种头号

① 摩押和亚扪都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是罗得分别和大女儿及小女儿所生的儿子。

的异端称之为新教。

众陪审推事　（耳语）新教！什么是新教？主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新的异端吗？他提到了英国指挥官。你听说过新教吗？等等，等等。

科　雄　（继续道）这倒提醒了我。如果牧羊女顽固不化，而老百姓却受了感动，对她表示同情，对此沃里克伯爵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世俗机构对她继续进行诉讼？

随军牧师　这用不着担心，大人。尊贵的伯爵在大门口安排了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即使全城人都站在牧羊女一边，她也逃不出英国人的手心。

科　雄　（反感）你难道不能补充一句，上帝准许她悔过自新，并愿意为她洗涤罪过吗？

随军牧师　依我看这有点儿前后不一致，不过我当然同意大人的意见。

科　雄　（轻蔑地耸耸肩膀，不再理睬他）开庭。

审问官　将被告带上法庭。

拉德韦努　（喊道）传被告。将被告带上法庭。

［贞德脚上锁着铁链，由一队英国士兵押送，从罪犯席后面的拱门处上。随着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刽子手及其几个助手。她被带到罪犯席前，士兵摘去她脚上的铁链之后站到罪犯席后面。她穿一身侍从的黑色衣服。审讯前的长期监禁和紧张的审查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她依然生机勃勃，泰然自若地面对法庭，毫不畏惧；尽管众法官一本正经，十分庄严，似乎非要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审问官　（和蔼地）坐下吧，贞德。（她坐到罪犯的凳子上）今天你的脸色挺苍白，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贞　德　谢谢你的好心，我很好。不过主教送给我一些鲤鱼，吃了以后不舒服。

科　雄　对不起。我关照过一定要送新鲜的。

贞　德　我知道你是好心待我，不过那些鱼不合我的胃口。那些英国人认为你想毒死我——

科　雄 ｝（一齐说道）什么！
随军牧师｝（一齐说道）不会的，大人。

贞　德　（继续道）他们一心要把我当女巫烧死，所以请来医生给我治病。可是他们不许医生给我放血治疗，因为那些蠢人以为巫婆一流血，就施不了巫术了。所以那个医生只是用脏话骂了我一通。你们为什么把我交给英国人？我应该由教会负责。另外为什么非得把我的脚拴在木桩上？难道怕我飞了不成？

德斯蒂韦　（厉声地）女人，轮不着你质问法庭，该由我们审问你。

库尔塞尔　如果不把你锁住，你难道不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塔楼上跳下来逃跑吗？如果你不会像巫婆那样飞，你怎么能现在还活着呢？

贞　德　我看不过是因为塔楼没有那么高罢了。自从你们开始向我询问有关塔楼的事情，它就开始一天一天地往上长、越长越高了。

德斯蒂韦　你为什么要跳楼？

贞　德　你怎么知道我跳楼了？

德斯蒂韦　有人发现你躲在沟里。你为什么要离开塔楼？

贞　德　为什么所有能够逃离监狱的人都要越狱？

德斯蒂韦　你原来想逃跑？

贞　德　当然想逃跑，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要是把鸟笼的门打开，鸟儿就会飞出去。

德斯蒂韦　（站起来）这是她对异端的坦白，我请求法庭予以注意。

贞　德　他说这是异端！就因为我想从监狱里逃跑，我就是异端分子了？

德斯蒂韦　毫无疑问，如果你在教会手里，却又蓄意逃避教会的控制，你就是背弃教会，这就是异端。

贞　德　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没有人竟会傻得这么想。

德斯蒂韦　大人，你听听，我在履行职责，而这女人却这样辱骂我！（愤怒地坐下）

科　雄　贞德，我以前就警告过你，冒冒失失地回答问题对你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贞　德　可是你们的话没有道理。你们如果通情达理，我也会通情达理。

审问官　（干预道）这是不符合法庭规则的。起诉人先生，你忘记了，审讯还没有正式开始。提问应该在她以福音书宣誓说真话

之后进行。

贞　德　你们每次都对我说这套话。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说过，我会讲出与审问有关的所有事情的。但是我不能讲出全部真相。上帝不允许我说出全部真相来。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明白。有句老话讲，真话说得太多的人肯定被绞死。我已经厌倦这种争论了：我们已经谈过了九次。我能发誓的都发了誓，所以我再也不发誓了。

库尔蒂尔　大人，应该给她用刑。

审问官　听到了吗，贞德？这就是顽固不化的下场。回答之前要想一想。给她看过刑具了吗？

刽子手　都准备好了，大人。她也都见过了。

贞　德　如果你们把我肢解分尸，使我的灵魂和肉体分离，那么除了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之外，你们从我这里就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凡是你们能够明白的事情还有哪些没有告诉你们吗？再说我忍受不了伤痛。如果你们伤害我，那么只要能止住疼痛，你们喜欢什么我就会说什么。但是过后我会全部收回。所以用刑有什么用处呢？

拉德韦努　此话有理。我们还是仁慈地审讯吧。

库尔塞尔　可用刑是惯例呀。

审问官　刑罚不可滥用。如果被告能主动坦白，就没有理由用刑。

库尔塞尔　可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寻常。她拒绝发誓。

拉德韦努　（厌恶地）难道你想拷打这个姑娘，仅仅为了取乐吗？

库尔塞尔　（不解其意）可这并不是取乐呀。这是法律，是惯例，一向如此。

审问官　并非如此，先生。只有当不了解法律程序的人主持审讯时，才会发生这类事件。

库尔塞尔　可是这个女人是异端分子。我向你保证，对他们总是要用刑的。

科　雄　（决断地）如果没有必要，今天不用刑。这个问题到此为止。我不希望有人说我们的审讯是强迫坦白。我们给这个女人派来了最好的教士和博士，来规劝她，为她辩护，为的是将她的灵魂和肉体从火堆中拯救出来，我们现在不想派刽子手把她推入火堆。

库尔塞尔　大人，你真仁慈。但是违反惯例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贞　德　你是个少见的笨蛋，老爷。上次怎么做这次还得怎么做，这是你的规矩，对不对？

库尔塞尔　（站起来）放肆！你敢叫我笨蛋？

审问官　忍耐些，先生，忍耐。恐怕你会得到更快、更可怕的报复。

库尔塞尔　（低语道）真是个笨蛋！（极为不满地坐下）

审问官　我们现在不要因一个牧羊女的粗俗语言而激动。

贞　德　不，我不是牧羊女，尽管我和别人一样放过羊。我能在家里做主妇的活儿，纺线、织布都行，比得上卢昂的任何姑娘。

审问官　现在不是你自夸的时候，贞德。你的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

贞　德　这我知道。我难道没有因自夸而受到惩罚吗？如果打仗的时候我没有傻乎乎地穿上那件全外衣①，勃艮第人决不会在我身后把我从马上拽下去，我也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随军牧师　你要是会做针线，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好好地做针线活儿呢？

贞　德　有的是女人能做针线活儿，但是没有人能做我的工作。

科　雄　好了！我们一直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贞德，我准备向你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要小心翼翼地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你的生命和灵魂的拯救。不论你以往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你接受上帝在人世间的教会对你作出的判决吗？尤其是这位起诉人在审问你期间归咎于你的言行，你会服从吗？你愿意接受世间与邪恶作战的基督教徒及其富有灵感的解释对你的起诉吗？

贞　德　我是教会的忠实追随者。我愿意服从教会——

科　雄　（满怀希望地向前倾着身体）你愿意吗？

贞　德　但是教会不能要求不可能的事。

［科雄沉重地叹息一声，坐回到椅子上。审问官撇撇嘴，又皱眉头。拉德韦努带有同情心地摇了摇头。

德斯蒂韦　她把要求不可能的事这一错误与罪恶归咎于教会。

贞　德　如果你们要我声明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以及我看到的所有幻象和启示都不是来自上帝，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作出这种声明。我决不背叛上帝要我做过的一切。上帝在

---

①　全外衣指中世纪人们穿在铠甲上的外衣。

过去和将来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将尽力去完成，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也阻挡不了我。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可能的事。如果教会吩咐我做的事情与上帝要求我做的事情背道而驰，那么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答应。

众陪审推事　（既惊讶又愤慨）噢！教会与上帝背道而驰！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等等，等等。

德斯蒂韦　（扔掉案卷）大人，难道你还需要别的证据吗？

科　雄　女人，你说的这些话足够烧死十个异端分子了。你不接受警告吗？你还不明白吗？

审问官　如果与邪恶作战的全体基督教徒告诉你，你的幻象和启示来自魔鬼，它的目的是引诱你下地狱，难道你还不相信教会比你更有智慧吗？

贞　德　我相信上帝比我更有智慧。我按照他的命令去做。所有被你们称作我的罪行的事情都是我按照上帝的命令做出来的。我说我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做的，要我不这么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牧师否定我的话我都不会介意，我只听从上帝，我永远服从上帝的指挥。

拉德韦努　（急切地为她辩护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孩子。你想杀了自个儿不成？听着。你不认为你属于上帝在人世间的教会管辖吗？

贞　德　属于它管辖。难道我否认过这一点吗？

拉德韦努　很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属于我们的教皇陛下、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以及代表他们的这位主教大人的管辖？

贞　德　必须首先为上帝服务。

德斯蒂韦　那么说，你听到的那些声音要求你不服从与邪恶作战的全体基督教徒？

贞　德　我的声音并没有告诉我去违背教会。但是首先必须为上帝服务。

科　雄　难道作出判断的是你，而不是教会吗？

贞　德　我不靠自己的判断力进行判断靠什么？

众陪审推事　（大为震惊）噢！（他们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科　雄　你用自己的话证实了你的罪过。我们竭尽全力拯救你，几

乎到了违反教规的地步。我们一次再次地为你打开大门，而你却当着我们和上帝的面把它关上。你在说过这番话之后，还敢自称蒙受天恩吗？

贞　德　如果我现在没有蒙受天恩，但愿上帝赐恩于我。如果我现在蒙受着看天恩，但愿上帝永远赐恩于我！

拉德韦努　大人，这个回答非常好。

库尔塞尔　当你偷窃主教大人的马时，也在蒙受天恩吗？

科　雄　（大怒，站起来）让主教的马和你一起见鬼去吧！我们在这里审讯的是一项异端案件，还不等我们追究到问题的根源，就被那些只知道马、别的什么都不懂的白痴挡了回来。（气得发抖，强迫自己坐下来）

审问官　先生们，先生们：纠缠在这些小事上只能使你们成为牧羊女的最佳辩护人。主教大人对你们失去了耐心，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讶。起诉人说什么来着？他强调这些没用的小事了吗？

德斯蒂韦　我受职责的约束，必须强调一切。但是，当这个女人坦白了她的异端，而这必然给她带来被逐出教会的判决时，追究那些证明她还犯有应受苦行的次要罪过还有什么用处？我和主教大人一样，对这些次要的指控不以为然。只是我要以极端的重视强调两项她没有否认的严重罪行，这两条罪行是极端令人发指、亵渎神灵的。第一，她和魔鬼交往，因此是一个女巫。第二，她穿男子的服装，这既下流、邪恶，又极为可鄙；而且在我们十分严肃地请求她、规劝她之后，她仍是不肯换下男装去接受圣餐。

贞　德　难道神圣的凯瑟琳是魔鬼？圣玛格丽特是魔鬼？大天使米迦勒是魔鬼？

库尔塞尔　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显像的是大天使？他显像时是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吗？

贞　德　你以为上帝没钱给他买衣服穿吗？

［陪审推事们禁不住笑了，尤其是因为这个玩笑是冲库尔塞尔开的。

拉德韦努　回答得好，贞德。

审问官　确实回答得好。不过，魔鬼不会糊涂得穿着引起姑娘反感的衣服出现在她的面前，因为魔鬼想让姑娘把他看作是上帝派

去的天使。贞德，教会已经向你指出，在这些幻象中出现的都是恶魔，它们企图毁灭你的灵魂。你接受教会的教诲吗？

贞　德　我只接受上帝的信使。教会的忠实信仰者难道能够拒绝他吗？

科　雄　可怜的女人，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审问官　为了拯救她的灵魂，你在徒劳无益地与恶魔搏斗，大人。她不可救药了。现在谈一谈男子服装的问题。再最后问你一次，你肯不肯脱掉那套不合礼仪的衣服，换上女子的装束？

贞　德　我不愿意。

德斯蒂韦　（抓住不放地）这是不服从罪，大人。

贞　德　（苦恼）可是那些声音告诉我，我必须穿士兵的服装。

拉德韦努　贞德，贞德，这不是证实了那些声音是魔鬼的声音吗？你能向我们说出一条正当的理由，证明上帝的天使会向你提出这么伤风败俗的建议吗？

贞　德　噢，当然可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我当时是一名士兵，生活在士兵中间。我现在是一个囚犯，由士兵看守着。如果我穿女装，他们就会把我当作妇女，那样一来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穿士兵服，他们就把我看作士兵，我就能像在家里同兄弟们一起生活那样和他们相处。这就是圣凯瑟琳告诉我在得到她允许之前，我绝不能穿女装的原因。

库尔塞尔　什么时候她才会允许你穿女装呢？

贞　德　当你们把我从英国士兵那里领回来之后。我告诉过你们，我应当由教会看管，不应当一天到晚地和沃里克伯爵的四名士兵呆在一起。难道你们想让我穿着裙子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吗？

拉德韦努　大人，上帝知道她的话是非常错误、令人震惊的，但是其中还有一丝处世的道理，这正是头脑简单的农村姑娘容易想到的。

贞　德　如果我们在乡下和你们在宫廷和殿堂里一样头脑简单，天下很快就会没有给你们做面包的麦子了。

科　雄　这就是你试图拯救她所得到的报答，马丁修士。

拉德韦努　贞德，我们都在设法拯救你。主教大人想拯救你。审问官对你就像对他的亲生女儿一样，再公平不过了。但是可怕的骄傲和自信蒙住了你的眼睛。

贞　德　你为什么讲这些话？我没说任何错话呀。我不明白。

审问官　神圣的阿塔那西俄斯①在他们教义中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不能理解的人必下地狱。头脑简单是不够的。甚至做到了被头脑简单的人称之为善的也还不够。一副蒙昧简单的头脑只能和野兽的简单头脑差不多。

贞　德　听我告诉你们，野兽头脑简单，却也有大智大量，而有时候学者的智慧里面还有极端的愚蠢呢。

拉德韦努　贞德，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愚蠢。想办法抵抗住诱惑，不要总是无礼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没有看到站在你身后的人吗？（指刽子手）

贞　德　（转身看刽子手）你是用刑的吧？不过主教已经说过了，不给我用刑。

拉德韦努　不给你用刑是因为你供认了所有可以毁了你的事情。那个人不仅是用刑的，他也是刽子手。刽子手，你回答我的问题给这牧羊女听。你今天准备好焚烧异端分子的火堆了吗？

刽子手　准备好了，老爷。

拉德韦努　木柴都堆好了吗？

刽子手　堆好了。就在市场上。英国人把火堆搭得太高了，让我都没法靠近她，不容易下手。她会死得挺惨。

贞　德　（神色恐怖）可是你不会现在就烧死我吧？

审问官　你终于认识到这点了。

拉德韦努　门外有八百名英国士兵等候着呢，众法官一宣布开除教籍的判决，他们就会把你带到市场上去。你离死已经没有多少时候了。

贞　德　（绝望地四处看着，寻找援救）噢，上帝！

拉德韦努　不要绝望，贞德。教会是仁慈的。你能够拯救你自已。

贞　德　（充满希望地）是这样，那些声音向我保证我不会被烧死。圣凯瑟琳要我勇敢些。

科　雄　女人，你疯了吧？你还没有看出来那些声音欺骗了你？

贞　德　噢不，这不可能。

科　雄　不可能！他们已经把你引上了被开除教籍的邪路，还要把

① 希腊人（约298—373），主张宗教三位一体。

你引向正在等待你的火堆。

拉德韦努　（强调道）自从你在贡比涅被捕以来，他们遵守了一次诺言吗？魔鬼已经背叛了你。教会向你张开了手臂。

贞　德　（绝望）噢，这是真的，是真的，那些声音欺骗了我。是魔鬼一直在嘲弄我，我的信仰破灭了。我一直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可是只有傻瓜才会往火堆上走。上帝，你赋予我常识，不会让我去送死的。

拉德韦努　赞美上帝吧，是他在最后一刻拯救了你！（匆匆跑到书记员桌子跟前，在那张空椅子上坐下，抓起一张纸，卖力地写起来）

科　雄　阿门！

贞　德　我应该做什么？

科　雄　你必须在声明上签字，正式宣布放弃异端。

贞　德　签字？就是说要写下我的名字吧。我不会写字。

科　雄　你以前签发过许多信件。

贞　德　是的，但是得有人握着我的手，帮我写。我只会画押。

随军牧师　（一直注意地听着，并且越来越警觉、愤慨）大人，你是不是打算放掉这个女人？

审问官　法律必须遵循其程序，德·斯托冈博先生。而你是了解法律的。

随军牧师　（站起来，气得脸色发紫）我了解，法国人根本没有信仰。（一阵喧哗，他大声说话压住喧哗声）我也知道，温彻斯特红衣主教大人听了这个消息后会说什么。我还知道，沃里克伯爵听说你们想要背叛他之后会做什么。门外有八百名士兵，他们会不顾你们的反对烧死这个恶魔似的女巫。

众陪审推事　（与随军牧师同时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了些什么呀？他指责我们背叛！这是无法忍受的。法国人没有信仰！你听到没有？这家伙太过分了。他是谁？英国的教士都像他这样吗？他肯定疯了，要么就是喝醉了酒。等等，等等。

审问官　（站起来）请肃静！先生们，请肃静！随军牧师先生，请你想一想你的神圣职责，你的身分，以及你在什么地方。我命令你坐下。

随军牧师　（交叉起双臂，面部激动地抽搐着）我不坐下。

科　雄　审问官先生，在这之前他就当面骂过我是叛徒。

随军牧师　你就是叛徒。你们都是叛徒。你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跪在膝盖上恳求这个该下地狱的女巫，想通过这次审讯要她放弃异端。

审问官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如果你不愿意坐下，你就必须站着，就是这样。

随军牧师　我不站。（猛地坐到椅子上）

拉德韦努　（手拿纸张站起）大人，这是让牧羊女签字的那份宣布放弃异端的声明。

科　雄　念给她听。

贞　德　别麻烦了。我签字。

审问官　姑娘，你必须了解你要签字的内容。读给她听，马丁教士。大家安静。

拉德韦努　（平静地阅读）“我，贞德，通常被称为牧羊女。我是一个可耻的罪人，坦白我在下列各项中犯下的严重罪孽。我假装受到上帝、天使和圣人的启示，并且坚持错误，否认教会关于此系魔鬼之引诱的警告。我穿着不合礼仪的服装，违反了《圣经》和教会的法规，严重地亵渎了神灵。我还将头发剪成男子发式，并且违背上天认为女性最为合适的职责，拿起战刀，甚至亲手杀人，煽动人们互相杀戮，召唤魔鬼欺骗人们，并顽固而极为冒渎地将所有罪孽归咎于万能的上帝。我承认犯有煽动叛乱罪，盲目崇拜罪，拒不服从罪，骄傲自满罪，以及异端邪说罪。我现在宣布永远放弃这些罪孽，并谦卑地感谢诸位学者及教士使我重新认识了真理，得到上帝的赦免。我将永不犯罪，永远和神圣的教会保持一致，永远服从神圣的罗马教皇。我以万能的上帝和神圣的《福音书》宣誓，保证恪守以上誓言，并在这份公开声明上签字。”

审问官　你听明白了吗，贞德？

贞　德　（无精打采地）这挺清楚，先生。

审问官　都是真的吧？

贞　德　大概是。如果不是真的，市场上的火堆就要烧死我了。

拉德韦努　（拿起笔和一本书，迅速走到她跟前，唯恐她会变卦）来吧，孩子，让我帮你签字。拿起这支笔。（她拿起笔，两人开

始写，用书垫着纸）贞——德。就这样。现在你自己再画个押吧。

贞　德　（画押，然后将笔还给他，她的灵魂反抗着她的理智和肉体，使她十分痛苦）好了！

拉德韦努　（把笔放回桌上，将声明递给科雄并鞠躬）歌颂上帝吧，众教士。离群的羔羊回来了，她给牧师带来的欢乐比九十九个正直的人还要多。（回到坐位上）

审问官　（从科雄手里接过声明）我们宣布，你的声明使你免于本应受到的被开除教籍的危险。（把声明扔到桌上）

贞　德　我感谢你们。

审问官　但是，由于你极端放肆地犯下了反对上帝和神圣教会的罪孽，因此你必须在孤独的默祷中忏悔你的罪过，避开一切会使你重蹈覆辙的诱惑。我们为了你的灵魂，为了使你通过苦行而洗清罪孽，最后将你清白无瑕地交给上帝，特判处你饮痛苦之水，食懊悔之粮，在终身监禁中度过你在尘世上的余生。

贞　德　（极为惊恐，气愤地站起来）终身监禁！那么说，你们不想释放我？

拉德韦努　（微微一惊）孩子，你犯了这样的罪过，能释放吗！你在做什么梦？

贞　德　把那张纸给我。（跑到桌前，抓起那张纸，把它撕成碎片）你们点火吧，你们以为火比耗子躲在黑洞里的生活更让我害怕吗？那些声音说得对！

拉德韦努　贞德！贞德！

贞　德　没错儿，他们说你们都是傻瓜，（这话引来更大的不满）告诉我不要听你们那套甜言蜜语，也不要相信你们的宽容。你们要我活下来，但是你们说了谎。（愤怒的叫声）你们以为活着就是不像石头那样僵硬地死去。我并不害怕面包和清水，只吃面包我能活下去。我难道要求过更多的东西吗？假如水是干净的，喝清水绝不是苦难。面包对我也不是痛苦，清水也不是。但是，要我远离明朗的天空，看不见鲜花和田野，双脚还要被锁住，使我无法再和士兵们一块儿骑马爬山，却要去呼吸潮湿黑暗的臭气，接触不到带给我上帝之爱的一切，却要听任你们的恶意和愚蠢的引诱，去憎恨上帝。这一切比《圣经》中的炉火加热

七次还要难以忍受。我可以没有战马，可以穿上女人的裙子。我可以让战旗和军号、骑士和士兵从我身边走过，任他们将我抛在后面，就像他们离开其他女人一样。但是我多么想听到林间的风声，阳光下云雀的歌唱，微寒中羊羔的咩叫，还有神圣的教堂里的神圣钟声，它们将天使的声音顺着风儿送到我的耳边。离开这些我无法生活。可是你们却想从我、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身边夺走它们，这叫我明白了，你们的劝告来自魔鬼，我的观点来自上帝。

众陪审推事　（一阵混乱地）渎神！渎神！她着魔了！她说我们的劝告来自魔鬼，她的观点来自上帝。太可恶了！魔鬼就在我们中间，等等，等等。

德斯蒂韦　（在骚扰声中大喊道）她是一个故态复萌的异端分子，顽固不化，不可救药，根本配不上我们对她所表示的仁慈。我要求将她逐出教会。

随军牧师　（对刽子手）点火去，伙计。把她带到火堆那儿去。

［刽子手及其助手从庭院处匆匆走出。

拉德韦努　你这个可恶的女子，如果你的观点来自上帝，他为什么不来解救你？

贞　德　他的方法和你们的方法不一样。他要我经受火的考验，然后投入他的怀抱。我是他的孩子，而你们都不配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我对你们最后要说的话。

［士兵们抓住她。

科　雄　（站起来）等一等。

［众人等待。一片沉寂。科雄转向审问官，询问地看着他。审问官肯定地点点头。两人庄严地站起来，拖着长音一应一答地宣布判决。

科　雄　兹判决，汝系故态复萌之异端分子。

审问官　遂将汝逐出教会。

科　雄　割断其肉体——

审问官　——染上堕落的异端邪说的肉体——

科　雄　与魔鬼的联系。

审问官　特宣布，你必须被逐出教会。

科　雄　现在我们已将你逐出教会，与你彻底分离，将你交付于世

俗机构。

审问官　并告诫此世俗机构，在判处你死刑与肢解分尸方面有所节制。（坐下）

科　雄　倘若你有悔过之真意，允许马丁教士为你进行赎罪苦行的仪式。

随军牧师　把这女巫带到火堆上去。（跑向贞德，帮助士兵将她推出）

［贞德被他们从庭院处带下。众陪审推事乱哄哄地站起来，随士兵下，只有拉德韦努一人站在那里，以手捂面。

科　雄　（刚要坐下又站起来）不，不行，这不合常规。世俗机构的代表应当在这里从我们手里将她接管过去。

审问官　（也站起来）那是个不可救药的笨蛋。

科　雄　马丁教士，你去照看一下，要按规程办事。

拉德韦努　我应该在她身边，大人。你必须实行你的权威。（匆匆走出）

科　雄　这些英国人简直不像样子，他们要把她直接送上火堆。看！

［他指向庭院，火光已经染红了五月的白昼。法庭上只剩下主教和审问官二人。

科　雄　（转身要走）我们必须制止他们。

审问官　（冷静地）是的，但不要操之过急，大人。

科　雄　（停住脚步）可是已经要来不及了。

审问官　我们按照正确的程序进行了审讯。如果英国人愿意做错事，我们也不必去纠正他们。程序上的一点缺陷也许在将来会有用处，这个谁也说不准。再说，快点结束对那个可怜的姑娘也有好处。

科　雄　（轻松些）是这样。但是，我看我们不得不看完这个可怕的场面。

审问官　会习惯的。习惯成自然。我对火刑已经习惯了，很快就会结束的。可怕的是看到一个年轻无辜的可怜人在教会和法律两大势力的强压下垮掉。

科　雄　你说她无辜！

审问官　噢，非常无辜。她对教会和法律了解什么？我们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懂。无知者才受苦。走吧，否则就赶不上结尾了。

科　雄　（和他一起向外走）即使看不到结尾我也不遗憾，我和你

不一样，不习惯这种场合。

［他们正向外走，沃里克进来，遇上他们。

沃里克　噢，我打扰你们了。我以为结束了。（佯装退出）

科　雄　不必走，老爷。已经结束了。

审问官　死刑不由我们负责，老爷。但是我们应该去看结尾。因此请允许——（鞠躬，然后走向庭院）

科　雄　你的人是否遵守了法律程序，值得怀疑，老爷。

沃里克　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座城市里是否具有权威是值得怀疑的，大人。我的人不属你管辖。不过，如果你为你的管区负责，我将为其他事情负责。

科　雄　我们都应对上帝负责。早安，老爷。

沃里克　早安，大人。

［他们毫不掩饰对对方的敌意，互相注视了一会儿。然后科雄随审问官走出。沃里克四下张望，发现独自一人，便喊人来。

沃里克　喂！来人哪！（没有回答）喂，有人吗！（没有回答）喂，布赖恩，你这小恶棍跑到哪儿去了？（没人回答）卫兵！（没人回答）他们都去看火刑了，连那小家伙也去了。

［有人发疯似的嚎叫哭泣，打破了寂静。

沃里克　这到底——？

［随军牧师像一只发狂的动物从庭院跌跌撞撞地进来，满脸是泪，嘴里发出沃里克刚才听到的那种凄惨的声音。他跌绊在犯人的凳子上，干脆趴在上面撕心裂肺地啜泣着。

沃里克　（走到他跟前，拍拍他的肩膀）怎么了？约翰老爷？出了什么事？

随军牧师　（抓住他的双手）大人，大人，看在基督的面上，为我这可鄙的有罪灵魂祈祷吧！

沃里克　（安慰他）好，好，我一定为你祈祷。冷静些，安静些——

随军牧师　（痛苦地哭诉道）我不是坏人，大人。

沃里克　不是，当然不是坏人。

随军牧师　我不想害人。我根本不知道会是这种情形。

沃里克　（沉下脸来）什么！那么说，你去看了？

随军牧师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我是一个昏了头的傻瓜，我会因为这件事被永远罚入地狱。

沃里克　你胡说什么！毫无疑问，那是令人十分痛苦的，可它与你不相干。

随军牧师　（悲哀地）是我让他们烧的。我要是知道会这样，就会亲手把她从他们手里抢过来。你没看见，所以你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说起来真简单。你被自己的话惹得发狂，添油加醋，使自己的怒气越来越大，还觉得挺了不起，结果毁了自己。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当你亲眼看见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的眼睛就开始发花，鼻子也窒息了，连心都被撕裂了。那时候——那时候——（跪下去）噢，上帝，把这可怕的景象从我眼前拿开吧！噢，基督，让我摆脱这正在毁灭我的烈火！她在火中向你呼救呢：耶稣！耶稣！耶稣！她在你的怀抱里，而我却从此堕入了地狱。

沃里克　（一下子把他拽起来）好啦好啦，伙计！打起精神来。全城的人都会议论你的。（不太客气地推他坐到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如果你没胆量看这种事，为什么不像我一样躲开不看呢？

随军牧师　（迷惑而顺从地）她要一个十字架。一个士兵把两根木棍缠起来递给她。感谢上帝，那个士兵是英国人！我应该给她十字架的，可我是胆小鬼，疯狗，笨蛋。不过那士兵也是英国人。

沃里克　这个笨蛋！那些牧师如果抓住了他，会把他也烧死的。

随军牧师　（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有人笑话她。他们连基督也会笑话的。大人，他们是法国人，我知道他们是法国人。

沃里克　嘘。有人来了。你克制点儿。

[拉德韦努从庭院处上，从沃里克右边走过，手里拿着他从教堂里取来的主教用的十字架。他脸色严肃，镇定自若。

沃里克　我听说一切都结束了，马丁教士。

拉德韦努　（高深莫测地）我们还不知道，大人。也许是刚刚开始吧。

沃里克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拉德韦努　我从教堂里为她取来这个十字架，这样她就可以一直到死都看着它：她放到怀里的只是两根木棍。当火在我们周围升

起的时候，她发现如果我在她跟前举着十字架，我也会被火烧死，她就警告我赶快离开，别被火烧着。大人，一个在这种时候还为他人安危着想的姑娘绝不会是受魔鬼唆使的。当我把十字架从她眼前拿走之后，她便向上天望去。我不相信天上是空的。我坚信救世主在无比温柔的光轮之中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向他呼唤着，然后死去。这不是她的生命的结束，而是她的生命的开始。

沃里克　恐怕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恶劣影响。

拉德韦努　是的，大人，对有些人是这样。我听到有人在笑。对不起，不过我要说出来，我相信并认为那些都是英国人。

随军牧师　（疯狂地站起来）不，不是。给英国带来耻辱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那条疯狗，德·斯托冈博。（疯疯癫癫地向外面跑去，尖叫着）拷打他吧，烧死他吧。我要在她的骨灰中为她祈祷。我比犹大还坏，我要上吊自尽。

沃里克　快，马丁教士，快去追他，他会伤害他自己的。快去追上他，快。

［拉德韦努匆匆跑去，沃里克不断地催促着。刽子手从法官席后面的门进来。沃里克一转身，正好和刽子手碰个对面。

沃里克　嗯，小伙子，你是谁？

刽子手　（庄严地）不能叫我小伙子，老爷。我是卢昂的刽子手先生。杀人是一种技术高超的了不起的活计。我是来禀告老爷的，您的命令已经执行完毕。

沃里克　我请你原谅，刽子手先生。不过我想知道，没有圣骨可卖并不会让你有什么损失吧。你可以向我保证，连一根骨头，一块指甲，一根头发都没有剩下，对吗？

刽子手　她的心怎么也烧不掉，老爷。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沉到河底了。你再也不会听说她了。

沃里克　（讥讽地一笑，想起拉德韦努说过的话）再也不会听说她了？哼！我看不见得！

跋

[一四五六年六月。在连续多日的炎热之后，一个刮着阵风、令人不安的夜晚。闪电在夏日的夜空中不断出现。法国国王查尔斯七世，即昔日由贞德扶掖的皇太子，如今已是五十一岁的“胜利的查尔斯”。他此时正躺在皇家行宫里的一张床上。床摆在高出地面两个台阶的平台上，与房间形成一定的角度，露出房中央那座高大的尖顶窗。床帷上绣着皇家纹章，床上放着巨大的鸭绒枕头。除此之外，这张床与铺着床单、挂着床帷的普通大长沙发没有什么两样。从床脚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床上躺着的人。

[查尔斯尚未入睡，他正躺在床上看书，确切地说，他在浏览福盖[1]绘制的《薄伽丘》中的图画。他跷着双腿，把书靠在腿上。床头左侧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张圣母像，旁边是一支点燃着的彩色蜡烛。四周的墙上挂着从天花板一垂到地的帘幕，它们颜色瑰丽，不时地在阵风中舞动。当风吹开帘幕的褶皱时，上面的大红和大黄颜色使人一眼看去觉得仿佛是火焰。

[房门在查尔斯的左前方，靠近离他较远的那个墙角。一个设计精美、色彩鲜艳、供更夫使用的铃放在床边，伸手可及。

[查尔斯翻了一页书。远处的大钟轻轻地敲响了半点钟。查尔斯“啪”的一下合上书，将书扔到一旁，抓起大铃，用力地摇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拉德韦努进来，他比过去老了二十五岁，举止古怪而刻板，仍旧拿着那个

① 福盖（1420—1480），法国画家。

卢昂教堂里的十字架。很明显，查尔斯并没有叫他进来，因为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从离门远的那一侧床边跳到地上。

查尔斯　你是谁？卧房侍从在哪？你想干什么？

拉德韦努　（庄严地）我给你带来值得高兴的好消息。庆祝吧，国王陛下。你血液中的污点已经消除，王冠上的瑕疵已经去掉。耽搁已久的正义终于胜利了。

查尔斯　你在说些什么？你是谁？

拉德韦努　我是马丁教士。

查尔斯　请原谅，马丁教士是什么人？

拉德韦努　牧羊女被烧死的时候，我曾为她举过这个十字架。从那时起，二十五年过去了，这几乎是一万个日日夜夜。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向上帝祈祷，愿他的女儿在尘世间也能得到她在天堂里所得到的正义。

查尔斯　（放心了，在床脚处坐下）噢，现在我记起来了。我听说过你。为了牧羊女，你神经都失常了。你在调查时是怎么说的？

拉德韦努　我做了证明。

查尔斯　调查结束了吗？

拉德韦努　结束了。

查尔斯　满意了吗？

拉德韦努　上帝的方法实在是不可思议。

查尔斯　为什么？

拉德韦努　审讯圣人并把她当作异端分子和女巫烧死的时候，人们说的是真话，他们维护法律，以仁慈为重，除了宣布死刑成立、点燃了那堆无情之火的罪过之外，丝毫没有违法犯罪。而在我刚刚参加过的这次调查会上，有人无耻地作伪证，法庭上下一片腐败；那些按照他们个人的理解力而尽其义务并为此而丧生的死者受到恣意诽谤，重要问题全部被怯懦地推诿回避，证词净是毫无根据的谎言，连农家的小孩子也不会相信。然而，从这些对正义的侮辱、对教会的诽谤以及毫无节制的谎言与荒谬当中，却生出了真理。在正午的阳光下，在高高的山顶上，真理得以颁布；被燃烧的柴捆玷污了的无罪白袍也被清洁净化，神圣的火焰受到尊崇，那颗经受了烈火考验的忠实的心被奉献

给上帝。一个弥天大谎从此永远销声匿迹，一项滔天大罪在全人类面前得以纠正。

查尔斯　我的朋友，只要他们不再说为我加冕的是女巫和异端分子，不论玩了什么把戏我都不大惊小怪。只要事情得到公正的处理，贞德本人也不会大惊小怪的，她不是那种人，我了解她。她的名誉恢复得彻底吗？我已经明确指出。对此不得再有任何荒唐传说。

拉德韦努　已经郑重宣布，对她的判决完全出于腐败和恶意，纯属欺诈和骗局。一共举出了四大谬误。

查尔斯　那四大谬误就不必再提了，审判她的法官都已经去世了。

拉德韦努　对她的判决已经无效，被取消、被废除、被宣布不复存在了，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和作用。

查尔斯　很好。现在谁也不敢怀疑我的加冕仪式了，对不对？

拉德韦努　就连查里曼大帝①和大卫王②的加冕仪式也不会比你的更神圣。

查尔斯　（站起来）好极了。想想看，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拉德韦努　我在想这对她意味着什么！

查尔斯　你想不出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事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别人不一样。不管她现在在哪儿，她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因为我是不能照顾她的，你也不能，不论你怎么想都没用，你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么一件事。如果你能使她死而复生，不出六个月，他们就会又把她烧死，别看他们现在这么崇拜她。而你也还会和过去一样，为她举十字架。因此（在胸前画十字）让她安息吧，你和我管好自己的事，谁也不要干涉她。

拉德韦努　上帝不允许我撇开她不管，她也不能不管我！（转身，像来时一样大步走出去，边走边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登宫殿的门坎，再也不和国王说话了。

查尔斯　（随着他向门口走去，在他背后喊道）但愿这对你有好处，牧师！（又回到卧房中央，停住脚步，疑惑地自言自语道）一个

① 查理曼大帝于公元768年至814年为法兰克王，并于公元800年至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② 大卫王为《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国王。

可笑的家伙。他是怎么进来的？我的人都哪儿去了？（不耐烦地走到床边，摇起铃来。一阵风从敞开的门口刮进来，将四周的帘幕掀起，令人不安。蜡烛熄灭了。他在黑暗中大声呼喊）喂！来人把窗户关上。房里的东西全被刮乱了。（尖顶窗口处现出一道夏日的闪电，闪电中看得见窗口处有一个人的侧影）谁在那里？那是谁？救命啊！要杀人啦！（一阵雷声。他跳上床，藏到被单下面）

贞德的声音　别怕，查理，别害怕。你这么吵吵嚷嚷的干什么？没有人听见你的叫喊。你在睡觉呢。（床边一道微绿的白光现出她的身影）

查尔斯　（偷偷地向外窥视）贞德！你是鬼魂吧，贞德？

贞　德　连鬼魂都算不上，小伙子。一个被烧死的可怜姑娘还能有魂吗？我只不过是你正在做的一个梦。（光线渐强，当他坐起来时，两个人都已经清晰可辨了）你看上去老多了，小伙子。

查尔斯　我是老了。我真的在睡觉吗？

贞　德　看着那本无聊的书时睡着的。

查尔斯　真好笑。

贞　德　并不比我的死更好笑，不是吗？

查尔斯　你真的死了？

贞　德　和所有死去的人一样，小伙子。我已经脱离了肉体。

查尔斯　真难想像！疼得厉害吗？

贞　德　什么疼得厉害？

查尔斯　被烧死的时候呀。

贞　德　噢，是那事！我记不太清了。我想，刚开始挺疼，可是后来就乱了套，我的神志开始不清醒，直到后来我脱离了肉体。不过你千万别玩弄火，别以为火烧不了你。你这一向还好吗？

查尔斯　嗯，还不坏。你知道吗，我真的率领军队去打仗了，还打了胜仗呢。我过护城河时泥水和血水一直漫到了我的腰。爬梯子时石块和热沥青像雨点一样落到我身上。和你当初一个样。

贞　德　不可能！难道我真的使你成了一个男子汉，查理？

查尔斯　我现在是“胜利的查尔斯”。因为你勇敢，我也得勇敢。再说艾格尼丝也给了我一点儿勇气。

贞　德　艾格尼丝！艾格尼丝是谁？

查尔斯　艾格尼丝·索雷尔，我爱上的一个女人。我常常梦见她。我以前从来没有梦见过你。

贞　德　她也死了吗，和我一样？

查尔斯　她死了。不过她和你不一样。她长得美极了。

贞　德　（开心地大笑起来）哈哈！我可一点也不美。我一向是个粗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兵。我应当干脆就当男人。可惜我不是。要不然我就不会给你惹出那么多的麻烦了。但是我的脑袋在天堂，上帝的光辉照耀着我。不过，不管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没精打采的，我就肯定会来找你的麻烦。现在你来告诉我，自从你们这些聪明人知道把我烧成灰烬以后，发生了些什么事？

查尔斯　你的母亲和兄弟们多次控告法庭，要求重新审理你的案子。现在法庭已经宣布，审判你的法官极端腐败，充满恶意，搞的全是欺诈和骗局。

贞　德　他们不是这种人。他们都很诚实，和其他那些烧死好人的可怜的傻瓜们一模一样。

查尔斯　对你的判决已经无效，被取消、被废除，没有用了，不复存在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和作用。

贞　德　没有用处了，我已经被烧死了。他们能使我重新变活吗？

查尔斯　要是他们做得到，就会三思而后行了。不过他们已经作出决定，在烧死你的地方竖起一座美丽的十字架，为了永久地纪念你，也为了你的灵魂得到拯救。

贞　德　十字架因纪念我而神圣，并不是有了十字架才使对我的纪念神圣化了。（转向一旁，不理会查尔斯）我会比那座十字架活得更久。即使人们忘记了卢昂，他们也不会忘记我。

查尔斯　你又自命不凡了不是，和以前一个样儿！我以为你也许会对我说声谢谢，因为我终于为你伸张了正义。

科　雄　（在窗口出现，站在他们俩中间）说谎的人！

查尔斯　谢谢！

贞　德　哟，这不是彼得·科雄吗！你好吗，彼得？你烧死我以后又交了什么好运？

科　雄　什么好运也没交。我指责人类的正义。它不是上帝的正义。

贞　德　还在梦想正义吗，彼得？看看正义给我带来了什么！可是，

你后来怎么样了？你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科　雄　死了。受尽了耻辱。他们连我的坟墓也不放过。他们将我的尸体开除教籍，把它挖出来，扔到肮脏的阴沟里。

贞　德　你的尸体感觉不到铁锹和阴沟，而我那活生生的肉体是感觉得到烈火的。

科　雄　可是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违反正义的。它毁灭了信仰，动摇了教会的基础。当无辜者以法律的名义被杀戮，而他们的冤屈要通过诋毁心地纯洁的人才得以伸张的时候，坚实的大地就像变幻莫测的海洋一样，在人和魔鬼的脚下一起动摇起来。

贞　德　算了，算了，彼得，我想人们会因为纪念我而变得更好。再说，如果你不烧死我，他们是不会这么牢牢地记住我的。

科　雄　他们要是纪念我就会变坏。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恶战胜善，谬误战胜真理，残忍战胜仁慈，地狱战胜天堂。他们想起你的时候会勇气倍增，一想到我就会浑身无力。然而上帝为我作证，我是公正的。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做了，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查尔斯　（从被单底下匆匆爬出来，端坐在床边上）是这样，总是你们这些好人干恶事。瞧瞧我！我不是“善良的查尔斯”①，也不是“英明的查尔斯”，也不是“勇敢的查尔斯”②。崇拜贞德的人们甚至可能会把我称作“胆小鬼查尔斯”，因为我没有从火堆里救她出来。可是我做的错事比你们谁做的都少。你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整天琢磨怎样才能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可我却听其自然，还要说头朝上就是正面朝上，老老实实地不去管闲事。我问你，哪位法国国王在小事上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强？

贞　德　你真的当上了法国国王吗，查理？英国人都走了？

杜努瓦　（从贞德左侧的帘幕后走出，与此同时所有的蜡烛重新燃起，照亮了他的盔甲和外衣，令人振奋）我履行了诺言，英国人被赶走了。

贞　德　赞美上帝！现在法国是天堂的一部分了。给我讲讲整个儿

---

① 即查理四世（1294—1328），1322年至1328年为法国国王。

② 即查理一世（823—877），840年至877年为法国国王，875年至877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二世。

战斗情况，杰克。是你亲自指挥的吗？你为上帝一直战斗到死吗？

杜努瓦　我没有死。我的肉体正在夏托顿家里的床上舒适地睡眠，而我的灵魂则被你的灵魂召唤到了这里。

贞　德　你是用我的方法进行作战的，对不对，杰克？没用那些旧法子，为赎金讨价还价，而是牧羊女的方法，以命相抵，士气高，不骄傲，不怀怨恨，除了上帝，心中只有自由的法兰西和法国人民。是这样吧，杰克？

杜努瓦　说实话，怎么打能赢就怎么打。不过，总是你的方法取胜。我帮了你一个大忙，小姑娘。我给这次审判会写了一封长信，为你翻案。也许我根本就不该让那些牧师烧死你。可是那会儿我正忙着打仗，而且那是教会的事，与我无关。再说，就是咱俩都被烧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

科　雄　唉，又把责任推到牧师身上！我现在是一个赞扬和谴责都无法伤害的人，让我告诉你，拯救世界的既不是牧师也不是士兵，而是上帝和他的圣人。同邪恶作战的基督徒们烧死了这个女人，但是就在她被烧的时候，火焰变成了战无不胜的教会的光芒。

[大钟敲响三刻钟。众人听到一个粗犷的男声愉快地唱着即兴编成的歌曲。

进行曲风格　如歌地



糖酒淌哪　特拉　姆　普勒　德　姆。
火腿肥呀　拉　姆　普勒　德　姆。
老圣人哪　芒　姆　普勒　德　姆。
快加油啊　斯当　姆　普勒　德　姆。
噢我的玛　——　丽　安　妮！

[一个流里流气的英国士兵从帘幕后走出，在杜努瓦和贞德中间大步走过。

杜努瓦　哪个可恶的民谣歌手教给你们唱这种打油诗？

士　兵　不是民谣歌手教的。是我们行军的时候自己编的。我们不是上流人，也不是民谣歌手。就像你们说的那样，音乐是从人民心里直接产生的。拉姆、塔姆、特拉普勒德姆，火腿肥呀，拉姆普姆德姆，老圣人呀，芒姆普勒德姆，快加油啊，斯当姆普勒德姆，你知道，这没啥意思，只不过让人不停地走罢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仆人在此。是谁喊圣人来着？

贞　德　你是圣人吗？

士　兵　没错儿，夫人，直接从地狱里来的。

杜努瓦　从地狱里来的圣人！

士　兵　没错儿，尊贵的将军。我有一天的休假。每年都有，你们知道吗。这是我生前干的一件好事给我带来的运气。

科　雄　可耻的人！你一生当中只做过一件好事？

士　兵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那是一件随便做做的事，可是他们把它当作一件好事。

查尔斯　什么事？

士　兵　嗐，一件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蠢事。我——

贞　德　（打断他的话，走到床前，坐在查尔斯旁边）他把两根木棍扎在一起，把它送给一个马上要被烧死的可怜姑娘。

士　兵　是这样。谁告诉你的？

贞　德　这不用你管。你要是看见她，还能认出她来吗？

士　兵　我可认不出。世上的姑娘太多了！她们都希望你能记住她们，就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姑娘似的。不过这个姑娘一定特别了不起，因为就是她使我每年有一天的休假。所以在十二点钟之前我是圣人，愿为诸位效劳，尊贵的先生们和可爱的女士。

查尔斯　十二点以后怎么办？

士　兵　十二点以后吗，就回到我这类人应该待的地方去。

贞　德　（站起）回那种地方！你，一个送给过姑娘十字架的人？

士　兵　（为他那次不合士兵身分的行为辩解道）嗐，是她要的，而且他们马上就要烧死她了。她和他们一样，有权利要一个十字架，而且他们有十好几个呢。再说那是她的葬礼，又不是他们的，给她一个十字架有什么害处？

贞　德　伙计，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我不忍心去想你还要受折磨。

士　兵　（愉快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折磨，夫人。要知道我过惯了比那糟得多的日子。

查尔斯　什么！比在地狱里还糟的日子吗？

士　兵　我在法国打了十五年仗。经过了那场战争，下地狱简直是享福。

［贞德在圣母像前举起双臂，以回避对人类的绝望。

士　兵　（继续道）——反正那里对我挺合适。刚开始，那一天的休假还挺枯燥的，就像个不停下雨的星期天。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说只要我想休假，什么时候休都可以。

查尔斯　地狱里面是什么样子？

士　兵　你会觉得那儿挺不错，老爷。挺好玩儿的。就像不用找麻烦也不用花钱，就能喝得醉醺醺似的。还有第一流的伙伴儿：皇帝呀，教皇呀，国王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因为我给过那姑娘十字架，他们就挖苦我，可我不在乎。我端端正正地站在他们跟前对他们说，她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得到那个十字架，要不然她就该和你们待在一块儿了。这话堵住了他们的嘴，一个个都发起呆来。我就大声地笑，唱着那支老调儿走开。拉姆、塔姆、特拉姆普勒——喂！谁在那里敲门？

［众人倾听。传来一阵不停的轻轻敲门声。

查尔斯　进来。

［门开了，走进一位满头白发、弯腰弓背的老牧师，他带着慈爱但糊涂的笑容，迈着细碎的快步走到贞德面前。

来　者　对不起，先生们、女士们。不要让我打扰了你们。我只是一个上了年纪、毫无恶意、可怜的英国教区长。曾经当过温彻斯特红衣主教手下的牧师。我叫约翰·德·斯托冈博。愿为诸位效劳。（好奇地看着众人）你们说什么？很遗憾，我有点儿耳聋。也有点儿——嗯，也许是有时神志不太清醒。不过，那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村庄，村民们头脑简单。我满足了，满足了，他们挺热爱我，而我在那里也能做点好事。我有不少关系，知道吗，他们对我可迁就呢。

贞　德　可怜的老约翰！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德·斯托冈博　我告诉我的教民，一定要非常谨慎。我对他们说："假如你真的看见你所想的事情，你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

它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嗯，大吃一惊。”然后他们都说：“是的，牧师，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连一只苍蝇也舍不得打。”这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是知道的，我这个人生性并不残忍。

士　兵　谁说你残忍了？

德·斯托冈博　唉，你不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因为我那时不懂得什么是残酷。在那以前我没有看到过残酷，明白吗。这是十分重要的：你必须亲眼看一次，然后你就会被免去罪过、得到拯救了。

科　雄　难道吾主基督所受的苦难还不够吗？

德·斯托冈博　不。噢，不够，根本不够。我曾经在图片上看到过，在书里面读到过，并且以为被它们深深地感动了。可是那都没有用。为我免去罪过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年轻姑娘，我亲眼看到她被火烧死。那场面真可怕，噢，可怕极了。但是这场火拯救了我。从那以后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有时神志不太正常。

科　雄　难道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一个基督受难而死，以此来拯救那些没有想像力的人吗？

贞　德　嗯，要是他没有残酷地对待我，他就会残酷地对待别人，而我的死拯救了那些人，因此我也就没有白白被烧死，对不对？

德·斯托冈博　噢不，不是你。我的眼神不好，看不清你的容貌。不过你不是她，不是她。她被烧成了灰烬，死了，没有了，没有了，死了。

刽子手　（从查尔斯右侧的床帷后面走出来，站在床的另一边）她比你更有生命力，老家伙。她的心烧都烧不烂，扔到河里也不沉下去。我是个杀人的老手，比巴黎的刽子手还能干，也比图卢兹的刽子手强，可是我杀不死牧羊女。她现在还活着，而且足迹遍及各地。

沃里克伯爵　（从床帷的另一侧突然走出来，站到贞德左边）小姐，我祝贺你恢复了名誉。我觉得应该向你道歉。

贞　德　噢，不必客气。

沃里克　（举止文雅地）火刑是一件纯政治事件，它不包含任何对你个人的恶意，我向你保证。

贞　德　我不记前怨，老爷。

沃里克　这太好了。你能这样和我谈话真是太好了，是真正有教养的表现。但是我坚持向你表示最大限度的歉意。事实是，这类政治需要常常成为政治错误，而这件事则是一场十足的大笑话。因为尽管我们把你推上了柴堆，你的精神却征服了我们，小姐。历史会因为你而记住我，尽管联系我们的那些事件可能有些令人遗憾。

贞　德　唉，可能是有点儿令人遗憾，你这个滑稽的家伙。

沃里克　还有，当他们尊你为圣人的时候，环绕在你头上的光晕应该归功于我，就像这位幸运的君主应该将他的王冠归功于你一样。

贞　德　（转过身去不再看他）我没有功劳给任何人，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放到我心中的神灵。不过想想看，我是一个圣人！一个农村姑娘站到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旁边，她们对这会说什么？

[一个牧师模样的男子，穿一身黑色礼服，头戴高帽，一副一九二〇年的时髦装束，突然从右边的角落里走出来。众人凝视着他，然后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

男　子　为什么这么高兴，先生们？

沃里克　我祝贺你发明了一套这么稀奇古怪的可笑服装。

男　子　我不明白。你们穿的才稀奇呢。我穿的可是正经衣服。

杜努瓦　所有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只有我们的皮肤除外，对不对？

男　子　对不起，我是来这里办正经事的，没工夫随便闲扯。（拿出一张纸来，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干巴模样）特派我来宣布，贞德，过去以牧羊女闻名，曾在奥尔良主教主持的审讯上受到起诉——

贞　德　（打断他）啊！奥尔良的人们还记着我呢！

男　子　（以强调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以表示他对被打断的愤怒）——受到起诉。特宣告该贞德为圣徒——

贞　德　（再次打断他）可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呀。

男　子　（和刚才一样）——教会按常规对此项主张进行了详尽无遗的审查，遂承认该贞德为崇敬的、神圣的圣徒——

贞　德　（抿着嘴轻声笑道）我是崇教的！

男　子　——并且不可更改地宣告，她具有崇高的美德，被赋予上天的启示，因此，战无不胜的教会特称呼崇敬、神圣的贞德为圣女贞德。

贞　德　（欣喜若狂）圣女贞德！

男　子　兹决定，每年五月的第三十天，为该神圣的上帝之女的逝世纪念日。从此以后，每一座天主教教堂都要在此日举行特殊祭礼，以资纪念；并允许为她建造附属小教堂，在每一个附属教堂的祭坛上安放她的偶像；允许并赞许忠实的信徒在她的偶像前下跪，并通过她向上帝祈祷。

贞　德　噢，不。应该下跪的是圣人。（跪下来，仍旧欣喜若狂的）

男　子　（收起那张纸，退到刽子手身边）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梵蒂冈教堂。

杜努瓦　（扶起贞德）亲爱的圣人，只消半个钟点就烧死了你，而发现真相却花了四百年！

德·斯托冈博　先生，我曾经是温彻斯特红衣主教的牧师。人们总称他为英国的红衣主教。如果能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竖起一座牧羊女的雕像，我的主人和我将备感安慰。你说他们会在那里建一座雕像吗？

男　子　温彻斯特大教堂暂时还在异端分子、英国国教徒的手里，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窗外现出温彻斯特大教堂的一座雕像等景物。

德·斯托冈博　嗨，快看！快看哪！那就是温彻斯特。

贞　德　那就是我吗？我站在那儿怪不自然的。

［雕像等隐去。

男　子　法国的世俗当局还要求我提及一下，牧羊女的公开雕像迅速增加，可能造成堵塞交通的威胁。我宣布此事完全出于对该当局的敬意，但是我还必须以教会的名义指出，牧羊女的马并不比别的马匹更影响交通。

贞　德　是吗！我真高兴他们还记得我的那匹马。

［兰斯大教堂前的雕像等景物出现。

贞　德　那个可笑的小东西也是我吗？

查尔斯　那是你为我加冕的兰斯大教堂。那肯定是你。

贞　德　谁把我的战刀折断了？我的战刀从来没断过。那是法兰西

的战刀。

杜努瓦　不必介意。战刀可以修理好。你的灵魂是永远打不垮的，你是法兰西的灵魂。

［雕像等隐去。大主教和审问官在科雄的右侧及左侧出现。

贞　德　我的战刀可以继续夺取胜利：它从来没有杀过人。虽然有人烧毁了我的肉体，可我的灵魂却见到了上帝。

科　雄　（跪在她面前）田野里的姑娘们在赞美你，因为你使她们睁开了眼睛，使她们明白她们和天堂紧紧相连。

杜努瓦　（跪在她面前）奄奄一息的士兵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他们在裁判面前的荣誉之盾。

大主教　（跪在她面前）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赞美你，因为你恢复了他们被世俗的泥潭所玷污了的信仰。

沃里克　（跪在她面前）狡诈的官员们赞美你，因为你解开了束缚他们灵魂的绳结。

德·斯托冈博　（跪在她面前）即将寿终正寝的糊涂老人赞美你，因为他们对你犯下的罪过已经化为祝福。

审问官　（跪在她面前）受法律束缚而失去识别能力的法官们赞美你，因为你证明了圣人的显圣，维护了生者的自由。

士　兵　（跪在她面前）来自地狱的罪人赞美你，因为你向他们证明不熄的火焰是神圣的。

刽子手　（跪在她面前）上刑者和刽子手赞美你，因为你指出他们的双手对死者的灵魂无罪。

查尔斯　（跪在她面前）不装模作样的人赞美你，因为你把他们过于沉重的义务勇敢地承担起来。

贞　德　人人赞美我，我就要受难了！我要你们记住我是一个圣人，而圣人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现在告诉我，我可以重新复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吗？

［突然之间一阵黑暗，墙壁变得模糊不清。惊恐之中，众人全部站了起来。只能看清人影和床的形状。

贞　德　什么！还得烧死我呀？你们谁都不愿意欢迎我？

科　雄　异端分子总是死了的好。活人的眼睛分不出谁是圣人、谁是异端分子。饶恕他们吧。（按照来时的路线退出）

杜努瓦　原谅我们吧，贞德。我们都不好，配不上你。我要回去睡

觉了。（也走了）

沃里克　我们真诚地懊悔那桩小小的过失。但是，政治需要尽管有时是错误的，却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如果你肯真的原谅我——（谨慎地悄然退下）

大主教　你的复活并不能使我成为你曾经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我所能说的是，尽管我不能为你祝福，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得到你的祝福，可是现在——（走出去）

审问官　我是死人，但是可以证明你当时是无辜的。但是我想不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教法庭怎么样才可能不作出那种判决。因此——（走出去）

德·斯托冈博　噢，不要复活，你千万不要复活。我得安安静静地死去。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一点安宁吧，上帝！（也走出去）

男　子　在命名你为圣徒的这项活动记录中没有使你复活的意图。我必须返回罗马，接受新的指示。（一本正经地鞠躬，然后退去）

刽子手　作为我这个行当里的大师傅，我得考虑到职业利益。另外，不管怎么说，我首先得养活老婆孩子。我得先好好想想。（走出去）

查尔斯　可怜的小贞德！他们全都从你身边跑掉了，只剩下这个在十二点钟时得返回地狱的恶棍。而我除了像杰克、杜努瓦那样回到床上睡觉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上床）

贞　德　（悲伤地）晚安，查理。

查尔斯　（脑袋埋在枕头里，含含糊糊地说）晚安。

［他睡着了。黑暗将床笼罩起来。

贞　德　（对士兵）你是唯一忠于我的人了？你能给圣女贞德什么安慰？

士　兵　哼，这些国王、将军、主教和法官，他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会把你扔在阴沟里，任你流光了血死掉。然后你在地狱里遇见他们，他们在那里还摆臭架子。我想说的是，你有权利坚持你的看法，就和他们有权利坚持他们的看法一样，而且你的看法可能还比他们的强。（准备就此发表一番议论）你听着，是这样的。假如说——（子夜的第一下钟声从远处的大

钟那里轻轻传来）对不起，必须守约——（蹑手蹑脚地走出去）

［剩下的最后几束光此刻集中照射在贞德身上。子夜的钟声仍旧在响着。

贞　德　噢，创造了这个美好世界的上帝啊，他何时才肯欢迎你的圣徒？需要多久，啊上帝，还需要等待多久？

——**剧终**

政治狂想曲

苹　果　车

(1929)

老　舍　译

第一幕

［王宫里的一间办公室。两张写字台相对地分列屋子两边，中间留有很大的空地。桌旁都有一张为客人预备着的椅子。门在最远的墙壁当中。时钟指明刚过十一点；阳光照出一个晴美的夏天上午。

［三布朗尼亚斯，漂亮、还算得上年轻，右脸朝外，坐在一张桌子上，正拆阅国王的函件。庞菲理亚斯，中年，右脸朝外，坐在另一张桌后的椅上，背靠着椅背，肘旁有一堆新闻纸，他正阅读着一份。这样沉静了好大半天。然后，庞菲理亚斯放下报纸，看了三布朗尼亚斯一会儿，才开口。

庞菲理亚斯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三布朗尼亚斯　（吓了一跳）啊？

庞菲理亚斯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三布朗尼亚斯　我的父亲？

庞菲理亚斯　对。他是干什么的？

三布朗尼亚斯　一个仪式主义者。

庞菲理亚斯　我没问他的宗教。我问的是他的职业，和他的政治态度。

三布朗尼亚斯　他是一个职业的仪式主义者，政治上的仪式主义者，宗教上的仪式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狂热的顽强的仪式主义者。

庞菲理亚斯　你是说他是个牧师？

三布朗尼亚斯　一点也不是。他是那么一种布景的艺术家。他布置宗教游行、市长就职典礼，军队仪仗演奏大会和类似的社会大典。[①] 他

---

① 宗教游行等都有仪仗等需要布置。

承办过前两次的加冕礼。因此，我才在这王宫里找到点儿事做。所有的皇族都和他熟识。他同他们都是幕后的人物。

庞菲理亚斯　既在幕后，可是还相信那些把戏都是真事儿？

三布朗尼亚斯　是。他全心全德地相信。

庞菲理亚斯　虽然是由他一手布置的？

三布朗尼亚斯　当然。你能说一个面包师，因为圣饼是他自己烤出来的，就不会真诚相信弥撒或圣餐的仪式了吗？

庞菲理亚斯　我倒还没有这么想过。

三布朗尼亚斯　我父亲要是在戏院和电影制片厂去做事啊，他不难挣到几百万。可是那些东西他碰都不肯碰一下，就因为它们所表现的都不是真事。他不会拒绝布置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里，伊丽莎白女王受洗的那一场，因为这件事是真正发生过的。这是皇家的典礼。任何想像的事儿可不行：尽管你给他上万的金钱。

庞菲理亚斯　你问过他没有，对那些事，他到底是怎么个想法？自然你没有问过：一个人对父亲的私事是不好问的。

三布朗尼亚斯　亲爱的老庞：我父亲从来就不去想。他不懂什么叫作思想。本来嘛，很少人懂得。他有幻象，我说的是，由具体的真实的物质而来的幻象；但他的想像力却小得奇怪。我的意思是他不能想像到任何他没有看见过的事；可是凡是他所看见过的，只要看起来十分堂皇，风琴弹得很庄严，军乐奏得很响亮，他就会想像那是神圣的、圣洁的、全知的、全能的、不朽的，以及其他一切想入非非的。

庞菲理亚斯　你是说他必须从外界感受一切？

三布朗尼亚斯　一点不错。假若他小时候摸不到父母，成年后摸不到老婆孩子，他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感觉过。没有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他就全不知道。他不会自己消遣：他得把大堆的金钱送给别人，叫别人为他预备各种丑恶的游戏和娱乐，供他消遣，为躲避这些，我宁愿逃到修道院里去。你看，一切都是仪式。他每年冬天要上海边避寒去，正像他上教堂去一样。

庞菲理亚斯　顺便地说，他还活着吗？我很想认识认识他。

三布朗尼亚斯　不。他在一九二六年寂寞死了。

庞菲理亚斯　这是什么意思？寂寞死了？

三布朗尼亚斯　他不能忍受独自一个过一会儿：对他那就是死亡。老得有人跟他在一块儿。

庞菲理亚斯　啊，那就对啦！那是友好和善啊。那说明到底他心里还有点什么。

三布朗尼亚斯　一点也没有。他向来不跟朋友谈心。他跟他们玩牌，却从来不交换思想。

庞菲理亚斯　他必定是个古怪的老家伙。

三布朗尼亚斯　是古怪，倒还不够突出。成千成万的人都和他同样古怪。

庞菲理亚斯　可是他因寂寞而死是怎么一回事？他入了监狱啦？

三布朗尼亚斯　不是。他的游艇碰了暗礁，在苏格兰北边某地沉了；他对付着游到一个荒岛上。其余的人都淹死了；三个礼拜没有人来把他弄走。等到他们找到他，他已经愁闷疯了，可怜的老家伙；此后，他一直也没好过来。光是因为没人跟他玩牌，和没有教堂可去。

庞菲理亚斯　亲爱的老三：在一个荒岛上一个人也并不孤单。当初，我母亲常教我站在桌子上朗诵这个：

（他念）

踞石临波有所思兮；
或徐步林阴之幽胜，
罕见人迹兮，
物聚乎无人之境；
群兽无栏兮伴我行，
共攀无径之荒岭；
时倚峭壁与飞瀑兮，
大自然兮相与呼应，
信非孤独兮，
放观万象之展映。

三布朗尼亚斯　你算把我父亲的真正可笑的地方抓住了。所有那些幽静的树林什么的——就是你所谓的大自然——对于他并不存在。只有人为的东西才中他的意。对于他，大自然只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教他厌烦。一匹在田野吃草的马，他连看也不

看；可是给它加上漂亮的鞍鞯，再把它放在游行的队伍里，他就会真爱它。他对男人女人的看法也是如此：若是不把他们衣冠楚楚地打扮起来，搽上脂粉，戴上假头发，还加上老爷太太的称号，那他们就什么也不是。对于他，神父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的法衣的美丽，妇女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们的珠宝和衣服的光灿夺目。乡村的美妙不在乎有小山与树木，也不在乎冬天傍晚由茅屋出来的蓝色炊烟，而在乎它的庙宇、府邸、大宅子、林园的大门，和带廊子的别墅。想想，对于他，那个荒岛有多么可怕！一块空地！一个使他又聋又哑又瞎又孤寂的地方！假若那里有一只孔雀正在开屏，他就可能不疯；但是那里所有的鸟都是海鸥；海鸥是不美观的。我们的国王，只要带上他自己的思想，其他什么也不要，或者就可以在那里住上三十年。带着一副鱼竿，一个高尔夫球和几根球棍，你大概也能在那儿过得不错。我呢，或者可以像一个在美术馆的人一样愉快，欣赏着晨曦与晚霞，欣赏着季节的更换，和生命的不断更新的奇迹。谁能看着石洼的积水而不感兴趣呢？可是，我的父亲，有那一切在他的眼前，竟自会只看到一片空虚，因而发了疯。俗语说：没有东西的地方，国王就失去权力。我父亲发现：没有东西的地方，一个人就会失去理智，会死去。

庞菲理亚斯　让我加上一句：在这个王宫里，到十二点钟，国王的信件还没有预备好，一个秘书就要失去他的职位。

三布朗尼亚斯　（赶紧又工作）啊，鬼抓了你去：你干吗在我还没做完活儿就招我聊天？你只须假装替他读报就行了，什么事儿也不用做；你如果说“今天早晨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陛下”，他就只说一声“谢天谢地！”可是，假若我忽略了他的姑姑老姨们要求请她们自己来吃茶的一封信，或是注着“绝密：国王陛下亲启”，来自他所钟爱的奥林则雅的一小行情书，我就惹下没结没完的麻烦。昨天他有六封情书；我一告诉他，他只说了声“交给娘娘吧”。他以为那些信会给她点消遣。其实，我相信那使她头疼正像使我头疼一样。

庞菲理亚斯　奥林则雅的信也交给娘娘吗？

三布朗尼亚斯　不，那怎么会！连我也不看奥林则雅的信。国王的

指示是教我拆读所有的信；可是我总留着神，故意忘了拆她的信。我发现，我这点疏忽并没受到申斥。

庞菲理亚斯　（沉思地）我猜——

三布朗尼亚斯　噢，闭上你的嘴巴，老庞。你要是再谈下去，我就永远干不完活儿了。

庞菲理亚斯　我刚才只说我猜——

三布朗尼亚斯　关于奥林则雅的事，别猜啦。假若在那个事上你任意乱猜，你会丢掉你的职位，老伙计。顶好收起来吧。

庞菲理亚斯　我并没说出什么得罪奥林则雅的话，你用不着乱嚷嚷，小伙子。我是要说，我想你知道那个牛吼的布讷计斯刚刚入了内阁，做了贸易部部长，他今天为了这一次的危机，要来对国王说说他的意见，或者他所谓的意见。

三布朗尼亚斯　国王怕什么危机呢？自从他登基以来，每两个月就有一次危机；可是他总有办法度过去。他会在让布讷计斯把王宫吼塌了之后，再给他一顿教训，叫他从此服服帖帖。

［布讷计斯进来，穿一件俄式工人服，戴一顶便帽，也不摘下来。他五十岁，身体魁梧，盛气凌人。

布讷计斯　听着。国王约我在十一点三刻朝见。我还得等多久啊？

三布朗尼亚斯　（愉快而有礼地）早安。你是布讷计斯先生？

布讷计斯　（不客气地，但有点吃惊）噢，祝你早安。有人说礼貌就是国王遵守时间——

三布朗尼亚斯　得倒过来说，布讷计斯先生。遵守时间是国王的礼貌；在这一方面，马格纳斯王是个模范。你来到，一定还没禀告陛下。我看看去。（匆下）

庞菲理亚斯　坐下，布讷计斯先生。

布讷计斯　（坐在庞菲理亚斯的桌旁）好一群年轻的新贵，在这个宫里，你是？……

庞菲理亚斯　我是庞菲理亚斯。

布讷计斯　噢，对：听说过你。你是国王的私人秘书之一。

庞菲理亚斯　是的。我们那群年轻的新贵对你怎么啦，布讷计斯先生？

布讷计斯　哼，我告诉一个家伙去通知国王，说我来了，还得快着

点。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要把戏的大象，跟另一个侍从嘀咕了一阵，他才走开。然后，这第二个家伙走过来，假装不知道我是谁！问我，他可以知道我的姓名吗？我说，“小伙子，不认识我，证明你自己是无名之辈。你晓得我是谁跟我自己晓得的一样清楚。去告诉国王，我等着他呢，明白吗？”这样挨了一顿冷言冷语，他才走开了。我等着，直到我等得不耐烦了，我就推开最近的一个门，进到这里来了。

庞菲理亚斯　年轻的流氓们！不过，我的朋友三布朗尼亚斯会给你办好一切。

布讷计斯　噢，那就是三布朗尼亚斯，是吗？我也听说过他。

庞菲理亚斯　我们所有的人你好像都听说过。你现在是内阁大臣，皇宫就像你自己的家一样了。就手儿说，我可以庆贺你的高升——或者因你就任而庆贺内阁吗？

三布朗尼亚斯　（回来）国王驾到。（走到他的桌旁，拿起客用的椅子，等着国王指示他安放在哪里）

［庞菲理亚斯起立。布讷计斯在椅子上转身望着门，没有起立。马格纳斯王，高高的文雅的贵人，四十五岁左右，进来，很快走到室中，亲热地向布讷计斯伸出手去。

马格纳斯　十分欢迎你到我的小宫里来，布讷计斯先生。你不坐下吗？

布讷计斯　我是坐着呢。

马格纳斯　果然，布讷计斯先生。我没注意到。原谅我：这是习惯使然。

［他示意三布朗尼亚斯：他愿靠近布讷计斯的右边坐下。三布朗尼亚斯就把椅子摆在那里。

马格纳斯　能允许我坐下吗？

布讷计斯　噢，坐下，伙计，坐下。你是在自己家里：礼节对我不解决什么。

马格纳斯　（感谢地）谢谢你。

［马格纳斯王坐下。庞菲理亚斯亦坐下。三布朗尼亚斯回到他的桌子那里也坐下。

马格纳斯　今天可遇到你了，真是很大的荣幸，布讷计斯先生。从二十五年前你在诺陕卜顿竞选起，我就很感兴趣地注意着你的

事业。

布讷计斯　（被捧舒服了并轻信地）我想你会注意，马格纳斯王，有那么一两次我教你睡不着觉，对吧？

马格纳斯　（微笑）你的声音使宝座颤动过不止那么一两次。

布讷计斯　（把头一转，指那两位秘书）这俩怎样？让他们听到一切经过吗？

马格纳斯　我的私人秘书。他们对你有什么不方便吗？

布讷计斯　噢，没有什么不方便。假若你愿意，我准备到特拉伐尔嘎广场[1]去和你说说，要不然就在无线电广播上谈谈也行。

马格纳斯　如果那么办，老百姓会非常高兴，布讷计斯先生。可是对不起，我并没有那么布置。

布讷计斯　（勇猛地集聚力量）是；你想到没有，我要对你说的是从来没有人对一个国王说过的？

马格纳斯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句话，布讷计斯先生。我以为一切可以对国王说的话我都听到过了。因此最小的一点闻所未闻也会使我感激。

布讷计斯　我警告你，那可不怎么好听。我是个很直率的人，马格纳斯，非常直率的人。

马格纳斯　一点也不是，我告诉你——

布讷计斯　（愤怒地）我不是说我的外表。

马格纳斯　（严肃地）我也没有。不要欺骗你自己，布讷计斯先生。你远非一个直率人。对于我，你一向是个谜。

布讷计斯　（受宠若惊：无法不快活地微笑）嗯，也许我有一点儿像谜。也许我是。

马格纳斯　（谦卑地）我真想我能看穿了你，布讷计斯先生。可是我没有你那种聪明。我只能求你对我坦率。

布讷计斯　（相信自己已占上风）你说的是这次的危机。对，我来就是为了向你坦率直陈。我要坦率地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有人统治，不是由你，而是由你的大臣们。

马格纳斯　我要十分感激他们，把那个劳而无功的工作从我的手里拿过去。

---

[1] 特拉伐尔嘎是伦敦的一大广场，常举行大集会的地方。

布讷计斯　可是那并不在你的手里。那在你的大臣们手里。你只是立宪的君主。你知道在比利时人们管他叫什么吗？

马格纳斯　一个橡皮戳子，我想。对吧？

布讷计斯　你就是个橡皮戳子，马格纳斯王。你只能是一个橡皮戳子；牢牢记住吧。

马格纳斯　是；大部分时间咱们就只是橡皮戳子：咱们俩都是。

布讷计斯　（激怒了）你是什么意思？咱们俩？

马格纳斯　他们交来文件，我们签字。你没有时间看它们，你总算幸运。可是我得阅读一切。我并不件件同意；可是我必得签字：没有第二句话。比如说，死刑判决书；不但我得签字我以为不该杀的人的死刑判决书，我还不能颁发许多我以为该杀的人的死刑命令。

布讷计斯　（讽刺地）你愿意有权说："砍下他的脑袋来！"对吧？

马格纳斯　许多人丢了脑袋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脑袋里原是空洞无物的。不过，杀人总是严重的事：至少被杀的人常常狂妄地这么想。我想，假如有杀我的问题——

布讷计斯　（凶恶地）可能有那么一天。我听见有人讨论过。

马格纳斯　噢，正是。我并没忘记查理王的头①。不过我希望这件事由一个活人来决定，不要由一个橡皮戳子来决定。

布讷计斯　那将由内务部长，你的真正合法的内务大臣，来决定。

马格纳斯　另一个橡皮戳子，是吧？

布讷计斯　现任的也许是。等我做了内务部长就不然了，我起誓！没人敢把毕尔·布讷计斯当作个橡皮戳子：记住我的话吧。

马格纳斯　当然。人民理想化他们的皇帝不是很奇怪吗？在早年间，国王——可怜的人！——是个上帝，并且实际地被称为上帝，被崇拜为永远正确的、全知的上帝。那是不近情理的——

布讷计斯　那是愚蠢：完全是愚蠢。

马格纳斯　可是，那还远不及拿他当个橡皮戳子那么愚蠢，不是吗？古代罗马的"帝王——上帝"并没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知识，无限的权柄；可是他也有那么一点：或者甚至于同他的大臣们有一般多。他是个活人，不是死的。有谁来到一个国王或一个

---

① 英王查理一世被革命者砍了头。

大臣面前，能把他从桌子上拿起来用用，像拿起一块木头和铜和橡皮做成的东西那么用用呢？你的部里的常任官吏们就会那么把你拿起来使用。二十回里倒有十九回你会容许他们那么干，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一切；即使你能够，你也不能无所不作和无所不在。但是，那第二十回怎样呢？

布讷计斯　第二十回，他们会发现毕尔·布讷计斯不许他们那么干了，是不是？

马格纳斯　一点不错。所以橡皮戳子的说法是行不通的，布讷计斯先生。那古老的神权论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咱们身上都有一点神圣的火花；一个最蠢或最坏的君主或大臣，即使不全是上帝，也有一点是上帝——一点做上帝的企图——不管那一点是多么少和那企图多么不成功。可是那个橡皮戳子的理论一遇到真的急难就垮了，因为国王或大臣一丁点儿也不像个戳子：他是个活着的灵魂。

布讷计斯　一个灵魂，是吗？嗯，我想你们当国王的还相信那个。

马格纳斯　我看这个字方便：又短又通俗。但是，你要是不喜欢被称为灵魂，让咱们叫你动物，以便和静物分别开。

布讷计斯　（不大喜欢这个）假若你非管我叫作个什么东西不可，我想，我倒愿意你叫我灵魂，你知道。我知道我身上的物质太多了：大夫说我应当去掉十磅二十磅的；可是除了“牛肉”，我当然还有别的东西。你要愿把那东西叫作灵魂，就叫吧；只要不出于迷信，假若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格纳斯　完全明白。布讷计斯先生，你看咱们俩打交道虽然还不到十分钟，你可已经开始和我进行一种理智上的讨论了，这说明咱们俩并不仅是一对橡皮戳子。你是跟我斗脑筋呢，即使我只有那么一点脑子。

布讷计斯　你也斗我的脑筋呢。

马格纳斯　（慷慨地）那是无可怀疑的。

布讷计斯　（笑得露出牙来）尽管我只有那么一点脑子，是不是？

马格纳斯　除了对我自己，我不能讲这个话。况且，你早已拿出证据来了。任何一个平常人是不能爬到像你这样的地位的。至于我，我是国王，因为我是我叔叔的侄子，同时我的两个哥哥都死啦。即使我是个全国里最愚蠢的人，我也还是国王。我并没

靠我的本领得到我的地位。假若我像你那样生在——在——

布讷计斯　生在贫民窟里。说出来吧。是一个巡警在柯拉姆大尉的铜像脚底下把我捡起来的。巡警的祖母收养了我，祝福她老人家。

马格纳斯　假若巡警捡起来的是我，那我现在会处在什么地位呢？

布讷计斯　啊！什么地位？听着，不能说你就不能混得很好。你不是傻子，马格纳斯：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马格纳斯　你奉承我。

布讷计斯　奉承一个国王！永远不会。咱毕尔·布讷计斯不会。

马格纳斯　是，是：人人奉承国王。可是谁也没有像你奉承得这么得体，而且，我可以说吗？也没有你这么好的脾气。

布讷计斯　（得意地微笑）或者没有。不过，我是个共和主义者，你知道。

马格纳斯　那就是一向使我不解的。你真认为一个人应该有像一个民主国的总统那么大的个人权力吗？有雄心的国王真羡慕他们。

布讷计斯　什么？我没听明白。

马格纳斯　（微笑）你不要想愚弄我，布讷计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为什么是个共和主义者。假若英国人民教我卷铺盖，并建立一个共和国，没人比你有更好的机会做上第一任总统的。

布讷计斯　（几乎红了脸）噢！我没有那个意思。

马格纳斯　得了吧！得了吧！这个道理你跟我一样懂得很清楚。好，假若那真实现了，你的权力要比我向来所有过的大上十倍。

布讷计斯　（不完全相信）那怎能呢？你是国王。

马格纳斯　国王是什么？不过是被一群财阀捧出来的偶像，他们统治国家，可拿国王做挡箭牌和傀儡。总统们是民选的，人民永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保护他们，抵抗财主们。

布讷计斯　那，以我这个多少算得上是强有力的人来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可是，马格纳斯，老老实实说句真话，你说你宁愿去做个总统吗？

马格纳斯　绝不。即使我那么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而且你应当不相信。你看，我这极有保障的生活是很舒服的。

布讷计斯　保障吗？你刚才还承认过，连我这样平凡的一个人都曾经叫你的宝座颤动过一两下。

马格纳斯　真的。你这么提醒我很好。我知道君主不定几时就完了事。可是当君主还没完事——还没完事的时候，听着——我是很有保障的。我逃开了选举机器的可怕的缺德的捉弄。我不必去取悦于选举人。大臣们来了。大臣们走了；我可是永远照旧。你的地位的极大危险——

布讷计斯　你说什么？我的地位怎么危险？

马格纳斯　选票可能对你不利。你是靠工会选举出来的，是不是？假若水电工人联合会不要你了，你在哪儿呢？

布讷计斯　（自信地）他们不会不要我。你不了解工人们，马格纳斯：你没当过工人。

马格纳斯　（挑起眉毛）！

布讷计斯　（继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的地位能像工会干部的那么稳当。只有一件事可以教他垮台，那就是喝酒。甚至于那个也不要紧，只要他还不至于醉得倒在地上。我对男女工人们讲民主。我告诉他们，他们有选举权；国家、权力和光荣都是他们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至高无上：使用你们的权力吧"。他们说"对呀：告诉我们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聪明地使用你们的选举权，选举我"。他们就那么干。这就是民主；而且为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位，这还真是个绝妙的办法。

马格纳斯　妙极了！我向来没听到过比这更好的说明。你的确有一颗脑袋。布讷计斯先生。你应当写一篇论民主的文章。可是——

布讷计斯　可是什么？

马格纳斯　比方说，一个有更大的嗓音的人来了！一个傻瓜！一个话匣子！一个刚上台的，但已掌握了欺骗群众的讲台技术的人来了！

布讷计斯　你是说艾奇·扎枯巴斯？他仅仅是个耍嘴皮子的。（用手指打榧子）他连这个都不值。

马格纳斯　我从来没听说过扎枯巴斯先生。但是你为什么说"只是个耍嘴皮子的"。会耍嘴皮子的人就是一个争取群众拥护的人的劲敌。群众只懂得别人讲的话：不懂得工作。我说的是脑力工作，像你我的。

布讷计斯　那不假。可是我能把艾奇的脑袋说掉。

马格纳斯　幸运的人：所有的王牌都在你手里。可是我，不敢妄称有你那样的本领，所以十分高兴只要我还是我叔父的侄子，那个艾奇就不能跟我捣乱。

[一位年轻的姑娘，穿着去散步的衣服，一阵风似的跑进来。

女　儿　爸爸：我找不到那个通信地址——

马格纳斯　（截住她的话）不，不，不，亲爱的：现在不行。去吧。你没看见吗，我这儿正专诚地和贸易部长商谈正事呢？你必须原谅我的没规矩的女儿，布讷计斯先生。我可以向你介绍她一下吗？爱丽斯，我的大女儿。布讷计斯先生，亲爱的。

爱丽斯　噢！你就是伟大的布讷计斯先生吗？

布讷计斯　（因得意而面红，起立）那，我不那么称呼我自己，你晓得。可是我相信那个称呼正流行着，你也许会这么说。我真十分高兴能和公主相识。

[他们握手。

爱丽斯　你为什么穿着这样难看的衣裳，布讷计斯先生？

马格纳斯　（抗议）我的亲爱的——！

爱丽斯　（说下去）你穿着这个，（指他的工人服）我就不能跟你出去一块儿走走。

布讷计斯　这是工人的制服，公主。穿着这个我感到骄傲。

爱丽斯　噢，是，那我都知道，布讷计斯先生。可是看着不合身分，你知道。任何人都看得出你天然的属于统治阶级。

布讷计斯　（被这个看法打动了）有那么一点，也许。可是我一向亲手挣饭吃。我可并非是个工人。我是个有技术的技师，或者说我以前是，在国家呼唤我来领导它以前。

马格纳斯　（对爱丽斯）好啦，我的亲爱的，你打断了一个顶有意思的谈话，而且对我，是一个顶有教育意义的谈话。咱们没法往下谈了，布讷计斯先生：我必须去找我女儿要的东西，虽然我非常怀疑她进来的真原因是不是为看看我的了不起的新大臣。待一会儿再见：你知道，首相和他的阁员今天来看我——希望也包括你——讨论这次的危机。（挽着爱丽斯的臂，走向屋门）你原谅我们，可以吧？

布讷计斯　（温文尔雅地）噢，可以，完全可以。

[国王和公主走出去，显然很高兴。

布讷计斯 （对庞菲理亚斯与三布朗尼亚斯）嗯，不管你怎么说，国王不是个傻子。他不是，只要你懂得怎么摆弄他。

庞菲理亚斯 当然，分明全在你懂不懂怎么摆弄他。

布讷计斯 那个姑娘也没惯养坏了。我很高兴看见这一点。她好像不知道她是公主，对吧？

三布朗尼亚斯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对你耍派头。

布讷计斯 什么！她不经常是那样吗？

三布朗尼亚斯 噢，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受这样的接待。我希望你对这次的拜访觉得满意。

布讷计斯 那，这一场我把马格纳斯拉扯的还不坏，你看是不是？

三布朗尼亚斯 你使他很高兴。部长，你有一套办法。

布讷计斯 嗯，也许我有，也许我有。

[五位阁员，都穿着漂亮的礼服，进来。头一个是首相卜罗塔斯，左边是和蔼可亲的普林尼财政部长，和爱吹毛求疵的尼柯柏外交部长。右边是上了点年纪、神情很不安的柯拉萨斯殖民大臣，和粗鲁轻率的巴尔巴斯内务部长。

巴尔巴斯 哎哟！看看毕尔的样子。（对布讷计斯）回家去换一套合适的服装吧，伙计。

尼柯柏 你知道你这是在哪儿吗？

柯拉萨斯 你知道你是谁吗？

普林尼 （摸摸布讷计斯的工人服）你这是在哪里买的，毕尔？

布讷计斯 （对大家，像个斗急了的狗熊）嗯，要那么说呀，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吗？你们这一群？

卜罗塔斯 （调解地）甭理他们，毕尔。他们嫉妒你，因为他们没想到穿这个。你跟国王搞得怎样？

布讷计斯 一切都很顺利，裘[①]。你把国王交给我吧。我会对付他。假如过去的三个月我就在内阁里，那就不会发生这次危机。

尼柯柏 他弄得你毫无办法吧？

布讷计斯 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弄得没办法？这是警察局吗？

普林尼 在这个宫里，第三级审讯[②]的事不是没有过的，我的小伙

---

① 卜罗塔斯的简称。
② 第三级审讯即非法的审讯。

子。（对庞菲理亚斯）刚才王后也参加了吗？

庞菲理亚斯　没有。可是爱丽斯公主进来过。贸易部长给她很好的印象。

［大家一齐对着布讷计斯大笑。

布讷计斯　见鬼，你们笑什么？

卜罗塔斯　不用管他们，毕尔：他们不过对你这个生手开个小玩笑。来吧，小家伙们！玩笑开够了！干点正经的吧。（坐在刚才国王坐过的椅子上）

［庞菲理亚斯与三布朗尼亚斯马上立起，拿起些文件匆匆走出去。普林尼坐在刚才布讷计斯坐过的椅子上，巴尔巴斯坐在三布朗尼亚斯的椅子上，布讷计斯坐在庞菲理亚斯的椅子上，尼柯柏与柯拉萨斯从墙旁拿过椅子，坐在桌的两端，在首相的两旁。

卜罗塔斯　首先要提到，你们这群家伙看出来没有，虽然从上次大选，我们把别的党全刷下去，当权了这么三年，但这个国家可是一直仍被国王统治着？

尼柯柏　我看不出来。我们——

卜罗塔斯　（不耐烦地）那，你要是看不出来，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就该辞职，让位给能看见事实而且面对事实的人，或是由你代替我来领导这个党。

尼柯柏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看这个事实：虽然你是首相，你可不是全能的上帝。咱们不叫他做，国王就什么也不能做。既是咱们有全权，而他完全无权，他怎么会统治这个国家呢？

布讷计斯　甭瞎扯，尼克。那个橡皮戳子的说法行不通。有谁能来到国王或一个大臣面前，把他像一小块木头和铜和橡皮做的东西一样，从桌子上拿起来使用一下？国王是个活人：你们尽管有那些臭意见，还不也是些活人？

普林尼　喂　毕尔！有人帮助你把你的思想提高啦。

布讷计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经常都这样说的吗？

卜罗塔斯　（心情烦躁）噢，你们别拌嘴啦。过一会儿国王来到，咱们对他说什么？假若咱们团结一致，异口同声说一样的话——或是由我一个人说——他一定会让步。可是他跟魔鬼一样狡猾。他会给你们每个人屁股底下立一根针。假若你们全乱

吵乱闹起来，正是他所希望于你们的，那结果是依然按他的办法行事，因为一个人有心路、而且晓得用心路，永远能打败十个没有心路和不晓得用心路的人。

普林尼　沉住气，首相。你过于急躁了。

卜罗塔斯　这足够把人逼疯了的。对不起。

普林尼　（想换换题目）曼达在哪儿呢？

尼柯柏　还有丽西？

卜罗塔斯　又迟到。来吧！谈事情，事情，事情。

布讷计斯　（雷鸣地）安静！安静！

卜罗塔斯　国王利用报纸反对我们。国王去讲演。事情到了严重关头啦。昨天在商会新楼落成典礼上，他说现在还保留着的国王否决权是人民反抗腐败立法的唯一保障。

布讷计斯　就是嘛，我起誓。还有什么别的保障？民主吗？我们知道民主究竟有多少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人。

尼柯柏　（挖苦）例如，你自己。

布讷计斯　假若咱们是个民主国，人民能够自由选择，我的机会比你强点，伙计。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民主国的总统有比国王更多的权力，因为人民知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保护他们，抵抗财主们。

卜罗塔斯　（绝望，倒在椅背上）这可真好。今天早晨两家工人报纸都有社论拥护国王；现在这个新入阁的又是国王的人。我辞职。

［大家恐慌，除了尼柯柏与布讷计斯仍若无其事；其他三人挺身而起，正颜厉色。

普林尼	（一齐同声道）	不，裘，不要辞职。
巴尔巴斯		什么！你不能。千万不要。
柯拉萨斯		当然不。不成问题。

卜罗塔斯　没用。（立起）告诉你们吧，我辞职。你们全见你们的鬼去。我的健康已经很不好，还差不多要疯了，都因为要把这个内阁团结在一块儿，好对付一向是民主政府的最狡猾的那个敌人。我干够了。（又坐下）我辞职。

柯拉萨斯　可是不能在这么个时候。别叫我们正在过河的时候换马。

尼柯柏　为什么不呢，假若你的马爱耍脾气？

布讷计斯　且不提你也许有多余的马可以换换。

卜罗塔斯　对。完全对。把我的地位拿去吧，尼克。你正好补缺，毕尔。恭贺你！

普林尼　伙计们，伙计们，伙计们：好好地谈。在马格纳斯进来之前这么会儿工夫，我们没法子组成新内阁。你兜儿里是带着点东西的，裘。拿出来，给大家念念。

卜罗塔斯　（从袋里掏出张纸来）我提出的这个——你们可以取，也可以舍——是一个最后通牒。

柯拉萨斯　好！

卜罗塔斯　他或者签字，或者——（故意停顿）——！

尼柯柏　或者什么？

卜罗塔斯　（厌恶）噢，你真教我作呕。

尼柯柏　你已经那样了，你自己说的。我只要问，假若他拒绝在你的最后通牒上签字呢？

卜罗塔斯　你管你自己叫阁员，可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尼柯柏　不，我不会。我一定要问。你说他或者签字——或者。我问，或者什么？

卜罗塔斯　或者我们辞职，布告全国，在诸事掣肘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维持陛下的政府。

巴尔巴斯　那就行。他不敢碰这个。

柯拉萨斯　是：那就收拾了他。

卜罗塔斯　都同意吗？

普林尼
柯拉萨斯
巴尔巴斯　（同）是，是，是，赞成，赞成，赞成。

布讷计斯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让我们先听听那个最后通牒的内容。

尼柯柏　对。让我们听听。

卜罗塔斯　已达成协议的备忘录——

［国王进来。在他的左边是阿曼达，女邮务大臣，一个爱说笑的妇人，也和男阁员似的穿着制服。在他右边是丽西丝特拉塔，电务大臣，一个严肃的妇人，穿着学院的长袍。大家起立，首相的脸阴沉下来。

马格纳斯　欢迎，诸位先生。我希望我没来的太早了。(注意到首相的怒色）我搅了你们吗?

卜罗塔斯　我抗议。这不能忍受。我召集了内阁会议，来讨论我们的地位和皇室特权的关系。可是我发现邮务和电务两位女大臣不出席跟我讨论，反而和陛下去秘密会议。

丽西丝特拉塔　你别管闲事吧，裘。

马格纳斯　噢，不：真的，真的，我的亲爱的丽西丝特拉塔，你千万别那么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爱管一切人的闲事。一位首相是个职业的无事忙。君主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丽西丝特拉塔　哼，常言说：各人只管各自的事，裘却只会管旁人的事。(从墙根有力地拿起一把椅子，一抡就放在三布朗尼亚斯的桌子的内侧，立在那里等着国王先坐下)

卜罗塔斯　我已经快气死了，还得受这种气。(苦痛地坐下，用手遮住了脸)

阿曼达　(来到他身旁拍拍他的肩）得啦，裘！不要吵闹。这都是你自己招出来的，你知道。

尼柯柏　你干吗要这样招惹丽西呢？你知道她的脾气不好。

丽西丝特拉塔　我的脾气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不能忍受裘的无理取闹；他越早注意到这个，咱们的会议进行得才越顺利。

布讷计斯　我抗议。我说，让咱们庄重一点。我说，让咱们尊重咱们自己，也尊重国王。什么裘和毕尔呀，尼克和丽西呀！好像我们是在小炸鱼馆里乱起哄呢。首相是首相：他不是裘。电务大臣不是丽西：她是赖西丝·大邋遢。

丽西丝特拉塔　(显然是当过女校长）绝对不然，毕尔。她是丽·西丝特拉塔。你还是说丽西吧：容易说点。

布讷计斯　(厌恶地）丽·西丝特拉塔！没听说过比这更无聊的装腔作势。你满可以叫我作布·腊鸡丝儿呢。(一下子坐下)

马格纳斯　(甜蜜地）都请坐吧，太太先生们?

［布讷计斯赶紧起立，又坐下。国王坐在普林尼的椅上。丽西丝特拉塔和其余的人都坐下。只剩下普林尼和阿曼达立着。阿曼达两手各拿一椅，放在一块，在国王与庞菲理亚斯的桌子之中。

阿曼达　坐下吧，普林。(挨着桌子坐下)

普林尼　谢谢，曼达。原谅我：我应当说阿曼达。（在国王旁边也坐下）

阿曼达　好说，亲爱的。

布讷计斯　安静，安静！

阿曼达　（飞给他一个吻）！

马格纳斯　首相：全听你的。你们为什么都同时运用你们觐见国王的合法权利光临皇宫？

丽西丝特拉塔　您说我有这个权利，还是没有？

马格纳斯　毫无可疑地你有。

丽西丝特拉塔　裘，听见啦？

卜罗塔斯　我——

巴尔巴斯　哎，看在老天的面上，不要反驳她，裘。照这样，我们永远完不了事。说这次的危机吧。

尼柯柏	（同时）	是，是：危机！
柯拉萨斯		是，是，说吧！
普林尼		危机：你先说说吧！

巴尔巴斯　最后通牒。把最后通牒拿出来。

马格纳斯　噢，有个最后通牒！从昨天的晚报上我看出来，有个危机——又一次的危机。这个最后通牒可还是个新闻。（对卜罗塔斯）你带来了最后通牒吗？

卜罗塔斯　昨天陛下的发言中，讲到了皇上的否决权，把事情弄到严重关头。

马格纳斯　那或者是我略欠斟酌。但是你们都那样任意地谈论你们自己的权力——国会至上和人民的声音什么的——所以恐怕我也忘了一向保持着的分寸。你们既可以大打你们的霹雳，我怎么不可以扛起我的小汽枪似的否决权，来回地扭一会儿呢？

尼柯柏　这不是说笑话的事——

马格纳斯　（很快地插嘴）我没说笑话，尼柯柏先生。我可是真打算用心平气和的态度进行咱们的争论。你愿意我闹脾气，乱吵一阵吗？

阿曼达　噢，请别那么办，陛下。裘已经闹得够瞧的了。

卜罗塔斯　我抗——

马格纳斯　（劝阻地把手放在首相的臂上）留神，首相：留神。别

惹你的诡诈的邮务大臣，供给她不利于你自己的证据。

［别人都笑了。

卜罗塔斯　（冷静地）谢谢陛下的警告。邮务大臣始终没肯原谅我，因为我没派她做海军大臣。她有三个侄子在海军里。

阿曼达　噢，你这——（没骂出来，只向首相晃晃拳头）

马格纳斯　啧—啧—啧！温和一些，阿曼达，温和一些。三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给你增光。

阿曼达　我从来不愿意教他们到海上去。我很可以在邮局里给他们找到更好的事。

马格纳斯　且不提阿曼达的家庭问题，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内阁，意见是否一致呢？

普林尼　不，您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乱吵乱闹的内阁；可是，在宪法问题上，我们若一致，就能站得住；若分裂，就要垮台。

巴尔巴斯　正是这样。

尼柯柏　听着！听着！

马格纳斯　什么宪法问题呢？你否认皇家的否决权吗？还是你只反对我提醒人民我有否决权呢？

尼柯柏　我们是说，国王没有权利去提醒人民任何宪法问题，除了有首相的指示，写在书面上由他看过、同意。

马格纳斯　哪个首相？这个内阁里有这么多的首相。

布讷计斯　听！你们真叫活该！你们不害羞吗？可是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约瑟夫·卜罗塔斯。我坦率地说我喜爱一个会做首相的首相。你为什么允许他们每次都把你的话抢了去？

卜罗塔斯　假若陛下要个哑巴狗做内阁，那是不能从我的党里找到的。

巴尔巴斯　拥护！拥护！裘！

马格纳斯　老天也不许！内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永远是有教育意义的和有趣的。今天谁做它的代言人？

卜罗塔斯　我晓得陛下对我的看法；不过让我——

马格纳斯　（没等他说下去）让我说得更直率些。我对你的看法是：没人比你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开口，和什么时候该由别人替你开口；什么时候该闹起来，以辞职来威胁；什么时候该像一条黄瓜那么冷静。

卜罗塔斯 （不完全不高兴）嗯，我希望我并不像傻蛋们想的那么傻，您哪。我也许不能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假若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我得竭力控制住我的脾气，你也就会不以为奇了。（直起身子，变成非常动人地善于谈吐）现在，我要指给你看的，不是我的脾气，而是我的全内阁的脾气。刚才外长和财长和内长所说的全是真的。假若我们须继续负责你的政府，我们就不能许你发言表示你自己的意见，而不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许你暗示，我们立法中任何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是你干的，而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不许你去告诉人民，说他们唯一的反抗大企业的政治侵略的保障是你的否决权，而我们除了胡来和瞎吵，什么也没做。这必须停止，从此永远停止。

巴尔巴斯、尼柯柏 赞成、赞成！

卜罗塔斯 我的话清楚吧？

马格纳斯 比我从来敢想到的清楚得多的多，卜罗塔斯先生。除了，顺便地说，还有一点小问题。当你说你所责难的这一切必须永远停止，你的意思是今后我得同意你，还是你得同意我呢？

卜罗塔斯 我的意思是，当你不同意我的时候，就把你的不同意藏在你自己心里。

马格纳斯 那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假若我看着你们把国家引到悬崖的边上，我还不该警告一声吗？

巴尔巴斯 去警告是我们的事，不是你的。

马格纳斯 假若你不那么尽职呢！假若你看不见危险呢！那曾经发生过。还可以再发生。

柯拉萨斯 （婉转地）新民主主义者的立场来说，我想我们必须假定这种事不能发生而干下去。

布讷计斯 胡说！那种事永远不断地发生，除非有人有那个胆子跺上一脚，踩住它。

柯拉萨斯 是：我晓得。可是那不是民主。

布讷计斯 民主去——！（咽住下文）我有过三十年的民主经验。你们大多数的人也有过。我不用再多说了。

巴尔巴斯 你要问我呀，工资就是太高。现时，谁都可以一个礼拜挣五镑到二十镑，失业的时候还有一大笔救济金。哪个英国人，

在还能维持一辆自用汽车的时节，去关心政治呢？

尼柯柏　上次选举有多少人投了票？不到选民的百分之七。

巴尔巴斯　是嘛，这百分之七还不过是一群无聊的家伙们，拿选举赌输赢玩。要叫民主政治照着柯拉萨斯的办法行开，我们需要贫穷和困苦。

卜罗塔斯　（着重地）我们已经消灭了贫穷和困苦。这就是人民信任我们的原因。（对国王）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向我们屈服。我们有舒舒服服——结结实实的中产阶级的舒服——的英国人民在我们背后。

马格纳斯　不对：我们并没有消灭贫穷和困苦。是我们的大企业者消灭了它们。怎么消灭的呢？就是把我们的资本送到国外那些贫穷和困苦还存在的地方：换言之，就是送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我们就依靠由资本赚回来的利润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我们都是太太老爷了。

尼柯柏　那，你还再要什么呢？

普林尼　您总该不会因为我们惊人的繁荣而抱怨我们吧。

马格纳斯　我希望那能持久。

尼柯柏　为什么不能持久呢？（起立）说实话吧。你倒愿意人民贫穷，你好装扮成他们的保护人和救星，而不肯承认在我们的政府下——在我们的，像你所说的，瞎吵和胡来的政府下，人民的生活是提高了。

马格纳斯　不是我，是首相那么说来着。

尼柯柏　不是诡辩吧，首相是从你的毒蛇般的报纸上引用来的。我要说的是我们主张高工资，可是你老小看和反对能发高工资的人们。可是选民喜欢高工资。他们懂得什么时候他们的生活改善了；他们不懂得你所抱怨的是什么；这就是你每次挑拨他们反抗我们，但每次失败的所以然。（坐下）

普林尼　尼克，不用那么掰开揉碎地讲，我们都是好朋友，没人反对繁荣。

马格纳斯　你以为这个繁荣稳定吗？

尼柯柏　稳定！

普林尼　哎，算了吧，您！真的！

巴尔巴斯　稳定！看看我的选区：伯明翰的东北上，有四平方里的

糖果工厂！你知道吗，在圣诞节糖果生意上，伯明翰是世界的工厂？

巴尔巴斯　单说加茨亥德和密德尔斯布罗两个地方吧。你知道吗，五年来一天也没有人失业过，每天巧克力奶油糖的总产量达到两万吨？

马格纳斯　假若我们被国际联盟和平地封锁起来，我们靠着巧克力奶油糖至少可以活三个礼拜。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心安神爽。

尼柯柏　你无须冷笑我们的糖果：我们还生产许多结实的东西。在哪里你能找到和英国造的一样好的高尔夫球棍？

巴尔巴斯　看看我们的磁器：那新德比王冠窑的，那新柴尔西窑的！看看绒毯！你看，格林维治高伯林的出品已经把法国货赶出市场去了。

柯拉萨斯　别忘了我们的竞赛用的汽艇和汽车，您哪：世界上最好的，全都是个别设计的。不是大批生产的劣货。

普林尼　还有我们的牲口！你有什么能赛得过英国的玩马球的小马吗？

阿曼达　还有英国的女招待？国际美人比赛，她每次得奖。

普林尼　曼达，曼达！不许轻佻！

马格纳斯　我不敢一定说，英国女招待不是你的资产负责表上唯一的一项财产。

阿曼达　（胜利地）啊哈！（对普林尼）你回家躺下去咂摸咂摸这个，老家伙。

卜罗塔斯　好吧，您哪？在世界的咱们这溜儿劳动群众挣钱最多，你总会相信吧？

马格纳斯　（正经地）我怕革命。

［除了两位妇人，都大笑起来。

布讷计斯　现在我可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了。您哪。反对巧克力奶油糖，我跟你一样：我吃了闹得慌。但是，英国发生革命！！！从脑袋里扔出去这个想法吧，您哪。就连你把大宪章在街上烧了，点火把每一个下院议员都烧死，也不会有革命。

马格纳斯　我不是说英国发生革命。我是想那些用利润养活着我们的那些国家。假若他们要停止供给呢？这在以前就有过。

普林尼　噢不，您哪：不，不，不。那，他们的对外贸易怎么办呢？

马格纳斯　在危急的时候，我想他们没有圣诞糖果也过得去。

柯拉萨斯　噢，这真是小孩子的话了。

马格纳斯　天真的孩子有时候也很实际，殖民大臣先生。我越看到咱们的这种繁荣的产生是由于你把关键性的企业都交给大企业家们，只要他们能用高工资使你的选民不出声就行，我就越觉得我是坐在火山口上。

丽西丝特拉塔　（始终厌烦地听着讨论，忽然用低闷的嗓子开了口）听着听着！我的那一部里本来完全可以，并且已经准备，在苏格兰北部利用水力发电，可是你，你个蠢东西，把它交给盆锑兰德·非尔资联合公司了：那一伙外国资本家，从英国人民身上赚去了亿万的金钱，而我们还在胡来瞎闹。那就是柯拉萨斯干的。他的叔叔是公司的主席。

柯拉萨斯　这是谎话，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话。他跟我没有亲属关系。他只是我干儿子的老丈人。

巴尔巴斯　我要求解释解释胡来和瞎闹这两个词儿。今天在这儿听得太多了。你是说谁呢？关于那个工厂法案的事并不是我瞎胡闹。当我一到任的时候，它就在我的桌子上放着呢，在纸边上还有国王签注的意见；你不是不知道。

卜罗塔斯　你们还都把便宜送给国王，教我在这儿没法待下去吗？

［惭愧的静默。

卜罗塔斯　（从容地、盛气凌人地说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之中哪一个的态度与能力的问题。请陛下不必追究这个问题，因为假若你那么追究，我们就非提出道德问题不可了。

马格纳斯　（一惊）什么？

巴尔巴斯　好！裘！

柯拉萨斯　（对阿曼达）这一下可捉住他了！

马格纳斯　卜罗塔斯先生，这个恫吓不是闹着玩吧？

卜罗塔斯　假若你想故意用个人的丑事来歪曲纯粹的宪法上的问题，我们就毫不费事地把你扔出的脏泥扔回去。在这个冲突里，我们是挑战的一方。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武器。假若你选择毁谤中伤，我们就照样对付你。以我个人来说，我表示惋惜，假若你那么办。拿自己的丑事儿到公众面前抖搂，得不到什么好处。至于后果如何，更不要打错了算盘。对你，我不绕弯子：我一

定要详详细细地和你清算。你说嘛，柯拉萨斯是个假公济私的人。

柯拉萨斯　（跳起来）我——

卜罗塔斯　（凶猛地阻止他）坐下。把这个交给我。

柯拉萨斯　（坐）我假公济私！哼！

卜罗塔斯　（继续）你也许说我绝不该把内务大臣之职给了像巴尔巴斯那样的一个凶汉——

巴尔巴斯　（既怕与柯拉萨斯同一命运，又不能控制自己不予抗议）我说，裘——

卜罗塔斯　你闭上嘴，巴尔特[①]。我说的是真话。

巴尔巴斯　（耸耸肩忍住一切）！

卜罗塔斯　好，结果怎样呢？我们既不否认，不道歉，也不辩护。我们不上你的圈套，不管你布置的怎么巧妙。柯拉萨斯会干脆地说你是不信神的自由思想者。还有巴尔巴斯就说，你是个好色之徒。

男　众　（低声地）啊哈，哈，哈！！！

卜罗塔斯　好，马格纳斯王！我们的牌摆在桌子上了。你有什么说的？

马格纳斯　说得好极了！人们常问，有这一群强硬的角色在你周围，怎么你会屹立不动，非你做首相不可，尽管你爱发疯闹气，鬼鬼祟祟，惊人的懒惰——

巴尔巴斯　（高兴了）听着听着，该你接着了，裘。

马格纳斯　（继续）但是，到了决定性的时机来到，他们看出来你是多么出色的一个人。

卜罗塔斯　我不是一个出色的人。这里任何一位先生或一位女士的工作，要叫我做，我都做不过他们。我能做首相的理由和凡是首相们之所以做了首相的理由一样：就是因为我不善于做别的。可是，我会抓住主题——合我的式的主题。我也能使你不要离开主题，您哪，不管合你的式不合。

马格纳斯　说到归齐，你决不对国王们奉承一句。至少有一个国王是因此而感谢你的。

---

① 即巴尔巴斯。

卜罗塔斯　国王们，你我都知道，是用奉承管理着他们的大臣的；现在欧洲有文化的这一半只剩下你一位国王，大自然好像把一向分配给半打国王、三个皇帝、一个苏丹[①]的奉承天才全集中地交给你啦。

马格纳斯　但是，国王奉承一个臣民有什么好处呢？

阿曼达　因为假若她是一个好看的妇人，您哪！

尼柯柏　假若他有很多的钱，而国王手头正紧！

卜罗塔斯　假设他是首相，而你除了得到他的指示，什么也不能做！

马格纳斯　（极妩媚地微笑着）啊，你算说到根儿上啦。好吧，我看我必须投降。我败了。你们都太聪明，我斗不过。

布讷计斯　得，没有比这个再公平的了。

普林尼　（搓着手）您是正人君子。我们无须再多说，你晓得。

巴尔巴斯　一向是最好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去踢已经倒下的人。

柯拉萨斯　也许我假公济私；可是没人会说我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敌手。

布讷计斯　（忽然高兴极了，立起，开始高声唱起来）

假若忘了老朋友，

永远不挂在心头——

［阿曼达不能自制地大笑。国王责难地看着她，可是自己也很难板起脸来。其余的人都跟着唱。卜罗塔斯狂怒地立起来。

卜罗塔斯　你们都喝醉了吗？

［绝对静寂。布讷计斯赶快坐下。别的歌者假装也不赞成布讷计斯的高歌。

卜罗塔斯　你们现在是和国王作拔河的斗争，作生死的挣扎。你们以为胜利了，其实你们没有。国王不过松了一松绳子，你们就都已摔在地下四脚朝天了；他正笑你们呢。看看他！（厌恶地坐下）

马格纳斯　（不再隐藏他的嬉笑）来救救我吧，阿曼达。都是你招出来的。

阿曼达　（满面春风）你真能了解我，您哪。（对布讷计斯）毕尔：

---

① 苏丹，阿拉伯文译音，国王之意，现一般指土耳其皇帝。

你是个大笨蛋。

布讷计斯　我不懂这个。我只懂得陛下让了步，而且我必须说，极体面地作了让步。我们难道不该像个有教养的人那样接受胜利吗？

马格纳斯　或者我应该解释一下。我十分钦佩你们刚才在接受我的小小让步的时候所表现的，这种坦率和大度的精神——可以说是英国精神吧？——而特别是你所表现的，布讷计斯先生。但是说实话，事情并没有丝毫进展；因为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要进行互相攻击的运动，像首相所提到的。正如他提醒你们的，我的品格远非无可指摘的。一个国王不许有品行端正这个奢侈。咱们的国家有过亿万的好杂货铺掌柜的，但没有一个完美无疵的国王。我得统管着数不清的宗教派别。为了大公无私地统管他们，我得不属于任何教派；而他们都以为不属于他们的教派的就是无神论者。我的宫里有好几个完全规矩的太太和母亲，一种很奇怪的虚荣叫她们愿意被称为遗弃的妇女。为得到国王的情妇这一称呼，她们什么都肯做，只是不肯叫倒霉的国王享受那种实惠。此外，还另有一批真正放肆的太太们。她们是那么爱惜名誉，以至抓住一切机会，生着气否认她们曾经接受过什么殷勤，究其实，并没有任何人对她们献过殷勤。这样，每一个国王都似乎得是个好色之徒；而且奇怪得很，群众对他的爱戴，大半由此而来；他一否认这个就不能不使大家失望。

［有点冷酷的静寂，国王四顾，但找不到鼓舞他的回应。

丽西丝特拉塔　（严厉地）陛下的私事与我们无关，不管怎么说。

阿曼达　（止不住地迸出笑声）!!

马格纳斯　（责难地看阿曼达）!

阿曼达　（努力地敛容）原谅我。

柯拉萨斯　我希望陛下认识到，并不仅是国王粘着些永远去不掉的污泥，不管那是哪个混蛋扔出来的。管一个大臣叫假公济私者——

巴尔巴斯　或一个胡闹的人。

柯拉萨斯　是，或是一个胡闹的人，人人都会信以为真。假公济私和无能就是粘在我们身上的两种污泥，不管我们怎么诚实和能干；而且我们没有你享受的那份皇家特权，像是越多的妇女使

你丧去品德，人民反而越喜欢你。

布讷计斯　（忽然地）首相：你能不能告诉我，邮务大臣唧咕唧咕笑什么呢？

阿曼达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毕尔。有点幽默感并不犯罪。国王不拦着我嘛，你又拦着。

布讷计斯　有什么可笑的？我看不出来。

阿曼达　假若你看得出什么可笑来，毕尔，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群众的大演说家了。

布讷计斯　谢谢老天，我不是个无聊的唧咕唧咕的人，像我能指出的某人那样。

阿曼达　谢谢，最亲爱的毕尔。喂，裘：你不觉得教我们乱吵得够久了吗？那个最后通牒怎办呢？

马格纳斯　（向她摇头）叛徒！

卜罗塔斯　我不忙。陛下的讲话是又英明又有趣；你的背后嘀咕既使他，也使你，开心。但是，最后通牒始终还在这里呢；在我没有得到陛下的签字，保证遵守上面开列的条件之前，我不会离开这间屋子。

［大家都严肃地注意。

马格纳斯　条件是什么呀？

卜罗塔斯　第一，陛下不再作讲演。

马格纳斯　什么！连你给我写的？

卜罗塔斯　连我们给写的也不讲。陛下有那么一招儿，打开讲稿眨巴眼睛——

马格纳斯　眨巴眼睛！

卜罗塔斯　你懂得我说的是什么。世界上顶好的讲稿也可以设法念得使听众觉得可笑。我们已经受够了。所以，以后，不许你讲演。

马格纳斯　一个哑巴国王？

卜罗塔斯　我们当然不反对这类的讲词：“我们宣布这个基石已经奠定妥善了。”但是在政治方面，你是一个哑巴国王。

普林尼　（说得和缓一点）一个立宪的国王。

卜罗塔斯　（不动摇地）一个哑巴国王。

马格纳斯　哼！还有什么？

卜罗塔斯　必须停止暗中操纵报纸。

马格纳斯　你知道我控制不了报纸。报纸是在比我阔得多的人们手里，他们决不会刊登对他们不利的一小段文字，即使有我的签字，而且用御旨交下去的。

卜罗塔斯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他们虽然比你阔，你可比他们聪明。他们得到了一些有趣味的文章，里面点缀着许多旁人全不知道的秘密消息，在他们看来，那好像和政治毫无关系。可是不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小股票跌落了百分之十五，他们的最好的工业计划也没有人敢再投资，同时我们党的最好的政策也似乎变得不过像小城市的事务那么无足轻重。

马格纳斯　有人以为那是我的手笔吗？

尼柯柏　你的三布朗尼亚斯干的。你的手笔夹在五十栏文章里，我也认得出。

柯拉萨斯　我也能。每逢他摹仿我，他永远在句子的开头用“够奇怪的”。

普林尼　（干笑）那是他的商标。“够奇怪的”。哈！哈！

马格纳斯　但另外一方面有没有限制呢？我注意到，比如某家报纸永不错过诽谤国王的机会，社论的末一句几乎千篇一律地用“一了永了”开始。这是谁的商标？

卜罗塔斯　我的。

马格纳斯　很坦率，卜罗塔斯先生。

卜罗塔斯　我懂得什么时候要坦率。我从陛下学来的这一招儿。

阿曼达　（管着自己不笑出来）！

马格纳斯　（温柔地责备）阿曼达：又有什么可笑的？你叫我惊异。

阿曼达　裘会坦率！每逢我想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得来问陛下。

丽西丝特拉塔　一点不假。在这个内阁里，没有政策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自己要自己的一套。

尼柯柏　像玩牌似的。

巴尔巴斯　只是谁也不同谁搭伙。

丽西丝特拉塔　柯拉萨斯跟尼柯柏两人可是例外。

普林尼　好，丽西！嘻！嘻！嘻！

尼柯柏　你是什么意思？

丽西丝特拉塔　你很明白我的意思，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尼柯柏，

对我瞪眼是没有用的。我是做校长出身；不管内阁里或内阁外的任何人，谁要愚蠢得敢跟我比赛瞪眼睛的本领，我准能把他瞪下去。

布讷计斯　秩序！秩序！首相能不能管束这些不体面的个人攻击呢？

卜罗塔斯　他们给我匀出点思索的时间，毕尔。到你有我这么多议会经验的时候，你就会很高兴偶尔有人打断你的话。我可以谈下去吗？

［静寂。

卜罗塔斯　陛下问对报纸的限制是不是完全一面的。我想：这是您的问题。

马格纳斯　（点头）！

卜罗塔斯　回答是肯定的。

巴尔巴斯　好！

马格纳斯　还有什么？

卜罗塔斯　是：还有一件。否决权不准再提。这可以包括双方，假若你愿意；否决权是死啦。

马格纳斯　我们也不能拿它当个典故提提吗？

卜罗塔斯　不能。我担任不了陛下的政府，除非我能对人民作出保证，并见诸执行。假若我们的选区天天听到国王可以否决国会的一切所作所为，我的保证还有什么用？当人们向我要求保证的时候，你能希望我说："你必须问问国王吧"？

马格纳斯　我得说"你必须问问首相"。

普林尼　（安慰他）那就是宪法，你知道。

马格纳斯　完全对。我这只是表示首相并不想消灭否决权。他不过想把它搬到隔壁去。

卜罗塔斯　人民住在隔壁。门口的铜牌上写着"舆论"。

马格纳斯　（严肃地）这一转妙极了，首相先生。可是并不真实。我比你更受舆论的支配，因为，由于一般人对民主的信念，你永远可以假装你所做的是服从民意，上帝知道，人民并没梦见过这东西；即使他们真梦见过，他们也不会了解；至于一个国王所做的，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负责。一个党魁可以偷走一匹马，一个国王连篱笆也不敢探头看一看。

丽西丝特拉塔　我怀疑现在这话是否还正确，您哪。我知道，我的

部里有任何错误，我都得挨骂。

马格纳斯　啊！可是你够多么专制啊，丽西丝特拉塔！可是，假定说，在很久以前人民就看出来了，民主不过是骗人的，本来是应该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民主反倒把它取消了，你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吗？

布讷计斯　（骇然）慢着，慢着！我不能在这儿坐着，听人家用“骗人的”这个字眼来形容民主。对不起，您哪；可是尽管我佩服你，我可得在这儿划个界限。

马格纳斯　你对了，布讷计斯先生，正像你永远是对的。民主是个很真实的东西，比那些老制度都更少有欺骗性。但是它并非是人民政权的意思，而是这个意思——责任与否决权现在既不属于国王们，也不属于所谓的党魁们，而属于只要有聪明能够得到它们的人。

丽西丝特拉塔　像您自己，比如说？

马格纳斯　我想，我是正参加这个赛跑呢。所以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我要一签字，我就不能参加赛跑了。凭什么我不参加呢？

巴尔巴斯　因为你是国王：就凭这个。

马格纳斯　那说得下去吗？

卜罗塔斯　要是两个人同骑一匹马，有一个必须骑在后边。

丽西丝特拉塔　谁？

卜罗塔斯　（厉害地转向她）你说什么？

丽西丝特拉塔　（沉着而顽强，并带有嘲弄的直言）我说的是“谁”？你说若是两个人骑一匹马，一个人必须骑在后边。我问“谁”？（解释地）谁骑在后边？

阿曼达　懂了吧，裘？

卜罗塔斯　这正是现在必须在这里解决的问题。

阿曼达　“一了永了”。

［全笑了，除了卜罗塔斯，他犯怒地立起。

卜罗塔斯　我不能再受这没结没完的玩笑。我宁愿是条狗，也不愿做这个国家的首相，这里的居民认真做的事儿只有玩足球和吃点心。拍国王的马屁：你们就会做那个。（跑出去）

巴尔巴斯　曼达，这下子你搞糟了。我希望你引以自豪。

马格纳斯　阿曼达，应当去把他哄回来的是你。可是，我想我得亲自去，跟往常一样。原谅我，先生太太们。

［他起立，大家都起立。他出去。

布讷计斯　我告诉过你们。我告诉过你们，跟国王开会要像抽烟聊天似的就会产生什么结果。讨厌透了！（一下子坐在椅子上）

巴尔巴斯　我们刚刚堵住了那个老狐狸；可是阿曼达非无聊地笑笑不可，又把他放走啦。（坐下）

尼柯柏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是我要知道的。

阿曼达　（顽强不改过的）我建议咱们来个小合唱。（做指挥的姿势）

尼柯柏　呀！（坐下，很懊恼）

阿曼达　（坐下，格格地低笑了一下）！

柯拉萨斯　（思索地）别着急，朋友们。裘知道他干什么呢。

丽西丝特拉塔　他当然知道。我可以原谅你，毕尔，因为这是你入阁的第一天。但是，其余的人要是到而今还看不出来，裘的发怒向来是算计好了的，他们就真不堪造就了。（表示轻蔑地坐下）

布讷计斯　（用他最堂皇的态度）那，太太，我知道我是个新来的：凡事都必须有个开头儿。我并不拒绝辩论和说服。据我看，首相把这个会议很能干很坚决地快弄到达成协议了。可是，他发一阵小孩子脾气，把会议弄散了，让我们出洋相，一事无成。你还告诉我，他是故意那么干的。他这么耍脾气有什么好处？回答我这个。

丽西丝特拉塔　他是要在咱们背后和国王解决一切。裘永远那么办，什么手段他都用。

普林尼　曼达：你没跟他在事前布置好吧？

阿曼达　用不着先布置好。裘永远会抓某人说话的岔子，做退席的借口。

柯拉萨斯　据我看哪，太太先生们，我们已尽了我们的力，其余的满可以交给裘去办了。事情已闹到这个地步——国王与内阁之间得说出“是”还是“不是”。只有一种委员会比两个人的委员会好：那就是一个人的委员会。像华兹华斯诗里的那家子人，“我们是姊妹七人”——

丽西丝特拉塔　八人。

柯拉萨斯　好，七人或者八人，在最后的几个回合，咱们的人数未免太多。两个人死守据点比得上八个人到处乱窜。所以我的主意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坐着，静候裘回来告诉咱们解决了什么。也许阿曼达愿意给我们唱一个歌。（坐下）

［国王和卜罗塔斯回来。卜罗塔斯的样子很难看。全体起立。他们俩一言不发地回座。全体坐下。

马格纳斯　（很严肃地）蒙首相肯跟我私下谈判，把问题全弄清楚了。假若我不接受那个最后通牒，我就得接受你们与他的辞职；全国将由他对国会作的解释报告里知道目前的问题是在选择一个内阁政府还是一个君主政府：我老实说，对这件事我不乐意得胜，因为没有群臣的支持我没法子办，内阁的存在给英国人民一些自治的感觉。

阿曼达　（笑）！

柯拉萨斯　（耳语）闭上嘴，行吧？

马格纳斯　（继续）我当然愿意避免这么个冲突：胜了呢，我也要受伤；败了呢，我就成为废人。但是你们告诉我要避免冲突，只有在保证书上签字才行，其实那将使我变为仅仅是个宫内大臣，甚至连他那点对戏园子的威风都没有①。那将把我降到最低的庶民之下。我的唯一的权力，就是，如若有一个受苛政迫害的人要用暗杀来报仇的话，被一枪打死。我现在怎么保卫自己呢？你们人多，我单人抵御。在老年间，一个国王还可以依靠贵族和有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援助。今天，没有一个贵族，没有一个自由职业者，没有一个大企业或财政的领袖人物，还管政治。他们比从前更有钱，更有势力，更能干和更有教育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摸摸政治工作这种苦工的，这个行政工作永远没结没完，因为我们为要做成一件事就不能不搞出十件别的新事来。我们的工作并得不到感激，因为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所不晓得的，剩下的那个百分之一呢，又为人民所不喜欢，认为不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就是增加了他们的税额。五六年的工夫，这就把顶强壮的人，甚至顶强壮的女人，给搞垮

① 宫内大臣管理剧目上演。

了。当我们刚刚休假回来，最能挺得住的时候，情况却又缓和下来，以致无事可办，而当我们筋疲力尽，只适于休息和睡觉的时节，却又会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灾难，掀起了无可克服的高潮。这个苦工就是，记住，血汗的营生，咱们国内仅存的一个。我的皇室经费使我成为穷人，我的周围可有许多亿万富翁。任何一个有出色的组织或管理才能的都在伦敦城里挣到十倍于你们所挣到的薪资。历史告诉我们，头一个大法官放弃羊毛垫子[①]去就伦敦工商委员会的职务，使全国为之惊异：今天，假若这么有才干的一个人为要找一个实现他的雄心的跳板，宁愿去坐羊毛垫子，而放弃在一个柜房里打杂的位置，全国会同样地惊异。我们的工作甚至于是不体面了。我们的有天才的人看不起它，管它叫作臭事。哪个大演员愿放弃戏台、哪个大律师愿放弃法庭、哪个大牧师愿意放弃讲坛来换取这个破烂的政治舞台？在这舞台上我们得和国会的愚蠢的党派，和各选区的无知的选民，进行斗争？科学家们简直不粘惹我们，因为政治气氛不是科学气氛。甚至于政治科学，文明存亡所系的科学，也只忙着解释过去，而我们却和现在纠缠不清：政治科学使我们的面前一片乌黑，而使过去的光景了如指掌。所有的我国的天才与才能都被利润的狂潮给收买去了。在这个有毒的财富之下，有才能和天才的人在阔人们手下服务比咱们给国家服务能够生活得更舒服得多。政治，曾经是吸引有才干的、有服务精神的和有雄心的人的中心点，而现在却已变为几个喜欢作公众讲演的和爱闹党派纷争的人们的避难所：这些人看出来，或因自己缺乏实际才能，比较贫寒并缺乏教育，或因，让我赶紧补充一句，对压迫与不平感到愤恨，和憎恶商业化了的职业主义的欺骗与作伪，任何其他成名的出路已全被堵住了。历史告诉我们，有一个有教养的政治家曾说：这样的人不配管国家大事。可是还没出一年，大家发现了他们也能够同任何不得已而参加政治工作的搞得一样好。从此，那个老统治阶级就放弃了政治，所有的内阁，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结果都变成当日那位心直口快的政治家所谓的“工人内阁”。不要误会：我并非要叫那

① 羊毛垫子是大法官用的椅垫。

个老统治阶级再回来。它统治的是那么自私，假若没有民主来把它从政治中扫除出去，人民就会都死啦。但是，尽管它有许多坏处，它至少是超然立于群众的无知与贫困所构成的专制之上。今天，却只有国王立起于这个专制之上。你们哪，却须服从它。尽管我屡屡警告劝诫你们，你们始终不敢伸手领导我们的学校，停止用那像一堵石墙挡住每一个进步途径的迷信和成见去教育你们的不幸的儿童。你们现在打算把我也拖下去，同你们一样做他们的奴隶，这是好主意吗？想过没有？假若我不超然立于他们的上边，我的存在即毫无意义。我是代表将来与过去的，代表一个不用选票的将来和一个向来没有用过选票的过去。我代表一些伟大的原则：代表良心与品德；代表万古长存而非一时的便利；代表进化的宏愿而非一时的酒足饭饱；代表理智的纯洁，代表人道，要从商业化主义里救出实业，从职业主义中救出科学，代表你们和我都真诚期望的一切，可是你们都被报纸牵着走，假若你敢说一个字去惊动或得罪一个手里掌有报纸的冒险家，报纸会利用选民的那些无知和迷信，胆小和轻信，容易受骗和伪作拘谨，以及仇恨本能和猎取本能，组织起他们来反抗你们，打倒你们的政权。在你们和那个专制之间还站着国王。我无选举可畏。假若有个报纸大王敢冒犯我，他的时髦的太太和待嫁的女儿会教他明白：在王宫的势力圈内，国王的不悦还是社交关系的死刑判决书。想想，多少事情你们不敢做！多少人你们不敢得罪！一个有胆量的国王却可以替你们碰碰他们。有一些会压断你们脊背的责任还可以放在国王的肩膀上。但是，他必须是个国王，不是傀儡。假若他变成傀儡，那一切就要由你们负责了，记住吧。可是，你们若仍旧支持我，像个国内的独立阶层，我就是你们的挡箭牌：把所有的合乎民意的立法都归功于你们，把所有对群众无理取闹的要求的拒绝都归罪于我。我请求你们，在你们摊出最后一张牌来毁灭我之前，好好想想：没有我，你们的地位会怎样。想一次，再想一次：你们的危险不在我可以打败你们，而在假若你们坚持，你们就一定胜利。

丽西丝特拉塔　好极了！

阿曼达　这一大段词儿说得真美，您哪。

巴尔巴斯　（唠叨地）都不错；可是我的姐夫麦克怎样呢？

丽西丝特拉塔　（气疯了）噢，你的姐夫麦克滚开吧！

布讷计斯　秩序！秩序！

丽西丝特拉塔　（对马格纳斯）请你原谅我；可是，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找不到话了）

马格纳斯　（对巴尔巴斯）假若我不坚持立场，巴尔巴斯先生，恐怕首相不容易拦住你的姐夫入阁。

巴尔巴斯　（挑战）为什么他不可以入阁呢？

阿曼达　闹酒，我的巴尔巴！闹酒。喝得烂醉如泥！

巴尔巴斯　（欺凌地）谁说的？

阿曼达　我，亲爱的。

巴尔巴斯　（收敛点）那，你们或者都觉得奇怪，麦克并没有我喝的多。

阿曼达　你更能撑得住点，巴尔特。

普林尼　麦克可永远不晓得什么时候停住。

柯拉萨斯　假若你问我呀，麦克在再喝之前才停住一会儿。

丽西丝特拉塔　（激烈地）你们是哪一种动物——你们男人？国王正把一个最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提出来，你们可好，讨论开了那个醉鬼是像巴尔巴斯一样喝真正的威士忌呢，还是喝酒精或汽油或是他的劲儿一上来，抓住什么喝什么呢。

巴尔巴斯　我同意这个。管麦克喝什么呢？他喝不喝酒又有什么关系呢？麦克可是能够加强咱们的内阁，因为他代表国内最大的一个企业，器械修配有限公司。

丽西丝特拉塔　（开了闸）就是嘛，器械修配有限公司！就是嘛，听我说说，并请您判断我有没有理由听到您刚才所说的，就恨入骨髓。我是皇家的电务女大臣。我须为全国的利益组织并管理全国所有的动力。我得驾驭风力和水力，控制油层与煤层。我得照顾到希伯来地斯①的每一个小缝纫机，舍悌兰德②的每一个牙科电钻，马尔格特③的每一个扫地毯的电帚，都得一开墙上的电门就马上来电，正如我得照顾各大工厂的雷鸣的发动机。

① 希伯来地斯是苏格兰西边的群岛。
② 舍悌兰德是苏格兰北边的岛。
③ 马尔格特是英格兰东南部一海港名。

我做了；但是，它比合理的价钱贵着一倍。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新发明都被器械修配有限公司收买了去，压制住了。每逢机器发生障碍，每一事故，每一车祸，撞了或碰坏了，我们就有了生意。要是没有他们，我们早就用上了不碎玻璃，不碎钢，和各种永远不坏的材料了。要是没有他们，我们的货车开、停，都可以避免乱撞硬拖，使车皮受到重伤，是一年，不是每星期才送到他们的修理厂去。我们国家的修理费已达到多少亿。我可以指出在我到任以后的一打发明，都可以使损坏和发生障碍节省老大老大一笔款；可是他们出得起钱收买发明者的机器或设计或不论是什么吧，他们出的价钱远远超过发明者由正常采用所能希望和得到的；他们把它收买过去，就压住它。发明者要是很穷或不会保卫自己，他们就假装试验他的机器，宣布它没有用处，被这种事情所逼疯了的发明者已经有两次向我开枪：他们归罪于我——倒好像我能站起来反抗这个百万之富、掌有报纸、对任何有利可图的事都要染指的怪物。这令人心碎。我爱我的机关：我做梦都不梦见别的，只盼望它的工作效率提高：对我，它超过一切个人关系和一切一般妇女所追求的享受。为看到这些人去到破产法庭，他们的营业一半被取消，另一半归入国家工厂，在那里，公众损失不就是私人的赢利，我宁愿砍下我的右手。您拥护这个；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同您去斗争，假若我有这个胆量。可是，我能做什么呢？假若我把刚才说的公布于社会，那就在以后的两年里，没有一个星期没有文章攻击政府各部门的无能和腐败的，特别是像我的那个机关，被个女人管理着。他们会把他们埋葬了的机器挖出来，使人相信那些机器没能发生作用是我的过错。他们会派私人侦探昼夜跟着我，好找点东西损害我个人名誉。他们的一位经理曾指着我的脸说：他的手指一动就会有一群流氓打碎我的窗户；而后器械修配有限公司会得到安装新玻璃的生意。这是真的。这可耻，这荒谬绝伦；可是只要我想斗争，我的政治生活就会完事，他们就会把醉鬼麦克塞进内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来掌管我们的部门。这就是说，它会弄得那么糟糕，袭没法不把它以碎铜烂铁的价钱卖给器械修配有限公司。我—我—噢，这受不了。（呜咽）

[不安地静寂了一会儿。然后，首相有力地打破静寂，对国王说。

卜罗塔斯　您听见了。唯一拥护你的阁员承认了，工业情况使她难以应付。我不敢自居能够管束内阁里的妇女们；但是没有一个胆敢支持你的。

阿曼达　（跳起）什么？胆敢！你以为我不会到醉鬼麦克的选区去，把丽西刚说的全说了，我要是愿意，还可多说一大套？你敢赌什么？告诉你，器械修配有限公司没跟我捣过乱。我倒愿意看看他们敢不敢那么试一试。

马格纳斯　那恐怕只是因为邮局管理得法，对他们正如对社会都是件要事。

阿曼达　废话！他们用不着封锁邮局，就能把我赶跑。他们怕，怕我，阿曼达·浦斯特莱资魏特。

马格纳斯　你哄着他们玩，恐怕是。

阿曼达　哄着玩？你想他们干吗要人哄着玩？他们会花钱，叫比我更年轻更好看的女人哄着玩个痛快。哄着那群家伙玩，没用。吓唬他们：这是对待他们的办法。

丽西丝特拉塔　（还泣不成声）真愿意我会吓唬他们。

马格纳斯　可是，阿曼达能做的你怎么不能？

阿曼达　我可以告诉你。她不会摹仿人。她也不会唱逗笑的歌儿。我两样都会；这个——不是开玩笑，您哪——使我成为真正的英国王后。

布讷计斯　噢，得了吧！不要脸！无耻！

阿曼达　你要是惹我，毕尔，在两个月内，我把你赶出你的选区去。

布讷计斯　喝！要那么赶我，是吗？怎么赶呢？

阿曼达　就像器械修配公司的主席，来到我的选区，要夺去我的位子，教我给赶跑了那个样。

马格纳斯　我至今还不了解，他为什么向后转了呢。你怎么弄的？

阿曼达　告诉你。他的竞选是这么开头的：在爱家庭者礼堂，预备了一个星期六晚上的大讲演会，听众五千人。在同一礼堂，一个星期之后，我跟完全相同的听众见了面。我没辩论。我摹仿了他。我挑出他的讲词里所有的空洞的大话，用他的最漂亮的神色那么一念，直到五千人全笑开了他。然后我问他们，愿意

听我唱吧；他们的“愿意”差点儿掀了屋顶。我唱了两个歌。都有合唱部分。一个是“她教我在星期六晚上出去，星期六晚上，星期六晚上”——如此这般。第二个是“噗！呼！我要阿曼达的小狗熊要着玩”。他第二次来到，他们在他旅馆的窗子下边又唱起它来。他撤销了他的大会，走啦。这就是怎么英国被您的真朋友统治着了。英国的运气不错，阿曼达王后是个好样的，虽然有些浮面皮的小毛病。（坐下，胜利地得意）

巴尔巴斯　英国的运气不错，幸亏只有你这么一个：这是我要说的。

阿曼达　（向他飞掷一吻）！

马格纳斯　难道王后不支持国王吗，陛下？

阿曼达　对不起，您哪；国无二王啊。我在原则上反对你，因为摹仿的天才不是遗传的。

卜罗塔斯　不支持我的还有谁？我们已听到为什么这两位太太不能够支持国王。有谁能够吗？

［静默。

马格纳斯　我看出来，我的呼吁没有效果。我并不责备你们，太太先生们，因为我理解你们的处境是有困难的。问题是要怎么改变一下。

尼柯柏　在最后通牒上签字：就这么改变。

马格纳斯　我还不十分相信这个。内务大臣的姐夫十分愿意签下保证，永不再喝酒，假若我允许他入阁。他的建议没被接受，因为，虽然咱们都不怀疑他可以签字，可是咱们不同样相信，他的天性的弱点会使他履行诺言。我的天性里也难免有弱点，卜罗塔斯先生，你相信假若我在最后通牒上签了字，我就决不听从天性的支配而反复无常吗？

卜罗塔斯　（不耐烦了）这么麻烦有什么用呢？你就像个上了断头台的人，一劲儿绕着弯子祷告，好把无可避免的一刀之苦拖延得越久越好。你说什么也是一样。你知道你必须签字。为什么不就签上，完事大吉？

尼柯柏　这才像话，裘。

巴尔巴斯　就得跟他说这样的话。

马格纳斯　吞下去吧，陛下，耗着也不会就甜一点：这么说怎样？

丽西丝特拉塔　噢，看在上帝的面上，你签字吧。对我这简直是

苦刑。

马格纳斯　我看出来，先生们，我已经使你们的忍耐走到头儿啦。我不再勉强：你们刚才都很容忍，我谢谢你们。我不再多辩论什么；但是我必须去考虑考虑我的决定，到今天下午五点钟为止。到那个时候，我要是找不出别的出路，我就一声不出，签字。同时，太太先生们，再会！

［他起立。全体立起。他往外走。

卜罗塔斯　他的最后挣扎。没关系：我们把他拿稳了。午饭怎样啊？我快饿死啦。跟我吃饭去，丽西。

丽西丝特拉塔　甭理我。（精神错乱地跑出去）

阿曼达　可怜的丽西！她是个真正老牌蓝血[1]的死硬派。我要是有她的脑筋和教育多么好！或者她要是有耍杂技的才能多么好！她能做何等的王后呀！像老伊丽莎白王后，对不对？别发愁，裘：我陪你吃饭去，你既然这么殷勤。

柯拉萨斯　来，跟我吃饭去——都来。

阿曼达　多么阔！你请得起吗？

柯拉萨斯　器械修配公司会给钱。他们在瑞慈大饭店立了账。那得照着五千多镑一年说吧。

卜罗塔斯　对。让我们抢劫埃及人去[2]。

布讷计斯　（如古罗马人之尊严）我花一个先令六便士吃午饭；我自己吃自己。（阔步走出去）

阿曼达　（叫他）别把自己弄成个不合群的野兽吧，毕尔。哎呀！

卜罗塔斯　来吧，来吧，实在不早了。

［他们都匆忙走出去。庞菲理亚斯与三布朗尼亚斯进来，得先站在一旁给他们让路，然后才能归座。卜罗塔斯搀着阿曼达，看见他们，在门口立定。

卜罗塔斯　我问你们，你们俩偷听来着？

庞菲理亚斯　要是对于一切经过，都得跟别人去打听，不是有点不方便吗？

三布朗尼亚斯　一了永了，卜罗塔斯先生，国王的私人秘书必须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

---

① 英国人管贵族叫有蓝色血液的。
② 取粮于敌的意思，见《圣经·出埃及记》。

卜罗塔斯　奇怪得很，三布朗尼亚斯先生，我一点也不反对。（走下）

阿曼达　（随他走）再见，三咪。待会儿见，庞。

三布朗尼亚斯
庞菲理亚斯　（都坐下，放足了劲打哈欠）啊——啊——啊——啊——啊——哈！！！

插 曲

［同日，三点半，在奥林则雅的闺房。她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她非常妖艳，穿得也漂亮。桌子是在屋角，靠着墙，左边是另一堵墙，所以从屋子当中只见她的背影。屋门在对面的墙角，与写字台成对角线。在屋子当中有一张大的长椅。

［国王进来，立于门口。

奥林则雅　（生气地，没往左右看）谁？

马格纳斯　国王陛下。

奥林则雅　不见他。

马格纳斯　还有多久你就做完了事？

奥林则雅　我没说我做着事。告诉国王，我不见他。

马格纳斯　他会等着，你几时高兴见他，就见他。（进来，坐大椅上）

奥林则雅　走！（停顿）我不理你，（又停顿）假若我的私室可以随时闯进来，只因为这是在王宫里，而国王又不规矩，我就到外边去找房住。我正为这个给介绍所写信呢。

马格纳斯　咱们今天为什么吵嘴呢，我的爱？

奥林则雅　问你的良心吧。

马格纳斯　牵涉到你，我就没有良心。你得告诉我吧。

［她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来，立起；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大椅前，把书扔到他手里。

奥林则雅　这个。

马格纳斯　这是什么呢？

奥林则雅　第十六页。看看。

马格纳斯　（看看书脊）“我们祖先的歌唱”。你说哪页？

奥林则雅　（从牙缝中）十六。

马格纳斯　（揿书，找到那一页。看，看清楚，眼中发了光）啊！“爱的巡礼”！

奥林则雅　念头三个词——假若你敢。

马格纳斯　（微笑地吟哦）“奥林则雅，我的爱。”

奥林则雅　这个名字，你装模作样地说是专为我，你的世界上唯一的女人，创出来的。原来是从旧书摊的烂纸筐子里捡来的！我还拿你当个诗人呢！

马格纳斯　那，一位诗人可以供献另一诗人一个名字。对我，奥林则雅这个名字充满了魔力。假若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那就不可能如此了。在一个古代音乐演奏会上我所见过这个名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从那时候起我就珍爱它。

奥林则雅　你永远有个怪美的解释。你就是说谎的和招摇撞骗的大王。你不懂这样的作伪多么伤我的心。

马格纳斯　（愧悔地，伸手去拉她）我的爱：我道歉。

奥林则雅　把手放到裤兜里去；永远别再挨我。

马格纳斯　（服从）除非你真受了委屈，甭假装那样。那绞痛我的心。

奥林则雅　你几时也有了一个心啦？也是买来的旧货吗？

马格纳斯　你一受委屈——或假装受了委屈，我心里就有点东西揪得慌。

奥林则雅　（厌恶地）是：我只要一叫唤，你就抱起我，拍一拍，像个被车轧着了的小狗。（坐在他的旁边，但离得很远）我需要爱情的时候，你给我的就是拍一拍我。我宁愿你踢我。

马格纳斯　有时候，我真想踢你，在你特别斗气的时候。可是，我弄不好。我老怕踢伤了你。

奥林则雅　我相信。你会在我的死刑执行令上签字，绝对不动声色。

马格纳斯　真的，有那么点。多么了不起，照你的心眼所能想到的地方来说，够多么细致啊。

奥林则雅　它没有你的心眼想得那么远，我看。

马格纳斯　我不知道。咱们俩的心眼只在一块儿走半截路。我说不上来，是走着走着你就站住啦，还是路分了岔儿，你走上坡，

我走下坡；不管怎样吧，到了一定的地方，咱们就分散开了。

奥林则雅　于是你就回到你的阿曼达和丽西丝特拉塔她们那里：那些家伙的天大的幻想是做个部长，和衙门发生恋爱，她们枕边的闲书是蓝皮书①。

马格纳斯　她们不老想着这个或那个男人。我以为，她们倒需要这么扩大点她们的兴趣。假若丽西丝特拉塔有个爱人，我可以一点也不理会她；假若她老不说别的，光说那个男人，她就能把我絮烦死。但是我对她的部门非常感兴趣。她对它的忠诚给我们无限的有趣的话料。

奥林则雅　好，找她去：我没留你。可是别告诉她，我除了男人无话可说；因为那是个谎；而且你知道那是个谎。

马格斯纳　那是，像你说的，一个谎；而且我知道那是个谎。可是，那并不是我说的。

奥林则雅　你暗含着说了。你的意思是那么说了。当那些政治妇女在咱们这里，你老跟她们说话，一个字也不对我说。

马格纳斯　你也不对我说。咱们不能在众人面前交谈：在别人面前，咱们彼此没有话可说。可是，只要咱们俩在一块儿，咱们就有好多可说的。即使你能做到，你愿意换个样子吗？

奥林则雅　你像泥鳅一样的滑；可是你溜不出我的手指头去。你干吗老弄一群不会说话的讨厌鬼、肮脏鬼和不三不四的无事忙包围着你：他们只会为他们的枯燥无味的衙门、他们的偏爱和选举机会争辩。（不耐烦地立起）谁能跟这样的人谈话呢？假若不是他们带来那些可有可无的丈夫和老婆，那简直就没人可以谈谈了。可是他们也不过只谈谈仆人和娃娃。（忽然归座）听我说，马格纳斯。你怎么不能做个真正的国王？

马格纳斯　在哪一方面，我最爱的人？

奥林则雅　叫那些傻蛋都滚开。叫他们在衙门里干他们的苦工，别来麻烦你，就像你叫这里的仆人扫地擦桌子那样。来个真正高尚而美丽的生活——一个国王样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做个真正国王，你所需要的是个真正的王后。

马格纳斯　可是我已经有了一个。

---

① 蓝皮书是议会或政府印行的报告。

奥林则雅　噢，你是瞎了。你连瞎子还不如：你的爱好不高。老天给你一朵玫瑰；你可抓住一棵白菜。

马格纳斯　（笑）这是个很恰当的比喻，我的爱。可是，哪个明白人，假若你强迫他去选择，没有白菜好呢还是没有玫瑰好，能够不要白菜呢？况且，那些结了婚的老白菜们当初也都是玫瑰呀；虽然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东西们不大记得，她们的丈夫可记得。他们不理会这个变化。况且，你应当比任何人都更晓得：一个男人厌烦了老婆而离开她，总不是因为她失去了美貌。新的爱人往往比旧的更老点、更丑点。

奥林则雅　我怎么应当比别人更晓得？

马格纳斯　嗨，因为你已经结过两次婚；两次的丈夫都离开了你，去找更难看得多、更愚笨得多的女人。当我求你现在的丈夫回到王宫来一会儿，好保全点面子，他说任何人只要跟你在一处，就不能管他的灵魂叫作自己的。可是，当初他跟你结婚的时候，他简直被你的美貌给弄得神魂颠倒。你的头一个丈夫强迫一个好妻子跟他离婚，以便娶你；可是不到两年，他回到头一个妻子那里，死在她的怀里，可怜的家伙。

奥林则雅　我告诉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不能跟我同居呢？因为我是纯种骏马，他们不过是驽马而已。他们没有可反对我的：我完全忠实于他们。我把家里管理得妥妥帖帖，我给他们一辈子没吃过的好饭食。可是，我比他们高，比他们大，他们受不了老得吃力地往上赶我。所以我让他们干他们的去，可怜的糟蛋们，回到他们的白菜那里去。看看现在跟伊格纳夏同居的那个老家伙。她叫你明白了他的尺寸。

马格纳斯　一个极好的女人。伊格纳夏跟着他十分快活。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样改变过。

奥林则雅　那对他正合适。平凡。俗气。她跑街买东西。（立起）我走天上的原野。平凡的妇女不能来到我所在的地方；平常的男人看出自己不行，就偷偷地逃走。

马格纳斯　自以为是个女神而从来没做过什么事情去证实，那一定是一件极了不起的事。

奥林则雅　给我点女神的事来做，我就会做。我甚至可以降格相从去做点王后的事儿，假若你同我平分王位。可是，不要以为做

点大事就变成大人物。他们做大事，因为他们是大人物，遇见了大事。但是，他们依然是大人物，即使不遇见大事。假若我永远不做任何事，只坐在这里，往脸上拍拍粉，告诉你你是多么聪明的傻瓜，我还是比治理家事、牺牲自己、跑百货公司的，和做其他俗事的亿万平常妇女要高着几层天。你所做过的一切讨厌的行政工作，会叫你更好一点吗？在你要弄了个足以吹牛的政治手腕以前以后，我都看见过你；你都是一个样子，而且假若你不曾要过那个手腕，对我和对你自己也还是一个样儿。谢谢上帝，我的自负是比做过点事情就庸俗地自豪要更高尚些的东西。你必须崇拜的是我之所为我，不是我做了什么。假若你要成绩啊，去找你所谓的会行动的男女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之所以伟大是仗着他们做着机械的事务，牺牲狗命的倔强办法，或是早晨四点钟就起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三十年如一日，像珊瑚虫儿似的。他们为的是什么，这些蠢才？他们哪，是为给我把街道扫干净了。使我得以用我的美统治他们，像星星似的，与他们的奴役毫不相干，只是安慰着它，闪映着它，使他们在膜拜我的梦中忘记了它。我不配吗？（坐下，诱惑他）看进我的眼珠去，说说实话：我配还是不配？

马格纳斯　对我，一个美的崇拜者，你说。但是，你应当听听当巴尔巴斯提到你的年俸的时候，会说些什么。

奥林则雅　还有我的债呢：别忘了我的债，我的抵押，我的家具欠款，和我欠放债人的那几万金镑；我跟他们借钱，好不至于当卖一空，因为我不肯向朋友们伸手。为这些，再教训我一顿；可是不要瞎说，说人们抱怨给我年俸。他们以此为荣，以我的奢侈（用你的话说）为荣。

马格纳斯　（严肃地）我说，奥林则雅，上一次你的裁缝们给你做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投机来着，以为你有那么一天可以做王后？

奥林则雅　那，是那么着又怎样？

马格纳斯　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冒险，假若没有从某人得到点暗示，是从你这里吗？

奥林则雅　你以为我屑于做那个？我有很卑鄙的一面，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　无疑的：像别的肉体组成一样，我有坏的一面，也有好

的一面。可是你高抬身分是没有用处的，我最爱的人。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否认有过这类的暗示吗？

奥林则雅　你怎敢挑战，叫我否认？我决不否认。当然有过这类的暗示。

马格纳斯　我想对了。

奥林则雅　噢，糊涂！糊涂！去开个小杂货铺：你就配做那个。你以为我亲自给的暗示吗？你看，你这个大傻小子，那已经成为一种空气：当我的裁缝露出点口气，我告诉她：假若她敢再说这样的话，她就永远再也得不到我的照顾了。可是，我管不了人们看见如红日当空的事儿呀。（又立起）人人知道我是真正王后。人人以真正的王后对待我。在街上，大家向我欢呼。当我去给美术馆或一只新船去剪彩的时候，他们挤得水泄不通。我是个天然的王后，他们知道。假若你不知道，你就不是个天然的国王。

马格纳斯　精辟！除非真正的灵感，什么也不会给一个妇女这样的厚脸皮。

奥林则雅　是，是灵感，不是厚脸皮。（又坐下）马格纳斯：什么时候你才敢面对我的和你自己的命运？

马格纳斯　可是我的妻，我的王后呢？那教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哲蜜玛怎么办呢？

奥林则雅　噢，淹死她！拿枪打死她！告诉你的司机把她开到湖里去，就把她扔在那儿。那个妇人教你出丑。

马格纳斯　我想我不大喜欢这个。社会上会认为这是不近情理的。

奥林则雅　噢，你知道我的意思。跟她离婚。教她跟你离婚。那很容易。罗内就是那么跟我结婚的。既打算换换口味，谁都会这么做。

马格纳斯　可是我不能想像，没有哲蜜玛我怎么办。

奥林则雅　没人能想像，有她你怎么办。可是，我无须顾虑没有她怎么办。我们结婚之后，你爱看她就去看她。我不会嫉妒，闹脾气。

马格纳斯　你真大方。可是恐怕这并不解决困难。我要是和你结了婚，哲蜜玛会以为照常与我来往是不对的。

奥林则雅　好个妇人！到那时候，她能比我现在的情况更坏吗？

马格纳斯　不。

奥林则雅　你是说，那么，你可以满不在乎地把我放在——你认为对她就不大好的——地位上？

马格纳斯　奥林则雅：我并没把你放在你现在的地位上。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那儿。我没法拒绝你。像朵野花似的你把我捡起来了。

奥林则雅　你原来想拒绝我吗？

马格纳斯　噢，没有。我从来不拒绝引诱，因为我看出来，对我不利的东西引诱不了我。

奥林则雅　那，那么，我们说什么哪？

马格纳斯　我也忘了。我想我是解释你和我的王后调换位置的不可能。

奥林则雅　怎么不可能，请问？

马格纳斯　我没法叫你明白：你看，你并没有真结过婚，虽然你把两个俘虏领到神坛前面去过，并且给其中的一个生了孩子。凡是男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还有，最后一个男人随时可能得到离婚法庭的通知书，限制六个月后就要离婚。做我的太太与此大不相同。对哲蜜玛的尊严任何最小的损害会像鞭子抽在我的脸上似的。对你的尊严，我可是满不在乎。

奥林则雅　没有东西能贬低我的尊严：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太太的尊严不过是个老体统：所以一有危险，你就颤抖。

马格纳斯　一点也不对。她是我日常实际生活的一部分。你属于幻境。

奥林则雅　她要是死了呢？你也死吗？

马格纳斯　不马上死。我还得独自拿出顶好的劲儿往前干，虽然这个前景令我望而生畏。

奥林则雅　能不能你独自往前干，包括跟我结婚？

马格纳斯　我亲爱的奥林则雅，我宁可娶个魔鬼。做太太不是你的事情。

奥林则雅　你这么想，因为你没有想像力。你不明白我，因为我没有让你完全占有我。我会给你任何世人未曾有过的快乐。

马格纳斯　我不信你能使我比在咱们这种奇怪而天真的关系中所得到的更快乐一点。

奥林则雅　（不安地立起）你说话像个小孩或像个圣人。（转向他）我能给你一个新生命：你没有想到过的一个。我能给你美丽出奇的孩子们：你看见过比我的培西尔更可爱的孩子吗？

马格纳斯　你的孩子们是美丽的；可是他们是神话中的孩子；我已经有了几个真的。离婚并不能把他们赶开，让路给小神仙们。

奥林则雅　一句话，当你的黄金时机来到——天门为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不敢从猪圈里走出来。

马格纳斯　假若我是个猪，猪圈正是我的好地方。

奥林则雅　我不明白。男人都是糊涂鬼和道德上的懦夫，你一认识了他们就会知道。可是，你比我所认识的男人都糊涂得少点，怯懦得少点。在你身上你有差不多是头等的妇女的本质。当我离开土地，飞往我的永生之家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我能对你说那不可对任何别人说的话；你也能对我说正好使你那傻老婆哭一场的话。我里面有你，比我所接触到的男人都多一些。你里面有我，比你所接触到的女人要多一些。我们是天作之合：大字横空写着你我是王与后。你干吗迟疑不决？你的那些不凡的结实的一群乖娃娃们，和你的平庸的管家婆太太，和那一群肮脏鬼、暴发户、阴谋家和小丑们，都自居管理着国事，其实只是和你瞎吵，他们都有什么引你入胜的地方呢？再看看我：再看看，再看看。我是不是值一百万这样的人？是不是我的生命要超越他们，有如太阳之超越水沟？

马格纳斯　是是是是，当然。你是可爱，你是神圣的。（她无法控制一个得意的姿态）而且你是非常的好玩。

［奥林则雅正在得意，这个反高潮使她受不了；可是她的聪明使她不能不欣赏它，又弄了姿态，这次是泄气的，她坐在他左手边，露出忍着厌烦的神气，静静地听他发言如下。

马格纳斯　有那么一天也许大自然会把玫瑰接在白菜上，使每个妇女都像你这么迷人；那时候，生命会多么光朗啊！但是现在呢，我是为享受和你这么谈谈而来的，我需要有一小时的工余休息：而这常是因为我的糊涂老婆麻烦我，或是我的一群乖娃娃搅扰我，或是我的好捣乱的内阁妨碍着我：或是，像大夫常那么说，我需要换换空气。你看，我的亲爱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宝贵的老婆，那么乖的儿童，那么有分寸的内阁，以至永远不可能令

人讨厌他们。哲蜜玛有她的短处，像你所说的。我也有我的短处。假若我们的短处恰好互相弥补，我和她就永远无须找别人说话了。可是因为永远没有这回事，我们就得像别的两口子那样：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不能谈，因为那是令人不快的事情。有些人，我们彼此避讳，因为一个喜欢他们，另一个不喜欢他们。不光是个人，而且是成类的人。比如说，你这一类。我的太太不喜欢你这一类，不了解它，不信任它，并且怕它。并非没有理由，你这样的女人对太太们是危险的。可是我并不讨厌你这一类：我了解它，我自己也有些像这一类的人。不管怎么说吧，我不怕它；可是稍微一提它就教我的太太愁云满脸。因此，每逢我想痛快地谈它，我就来跟你谈谈。我想啊，她也对她的朋友谈论她不能对我说的一些人。她有男朋友，从他们那里她可以得到不能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假若她不这么办，她就会被我的短处给限制住了，结果她会恨我。所以我老尽量叫她的男朋友们感到跟我们在一块儿像在家里似的。

奥林则雅　一个模范丈夫。在一个模范家庭里！当模范家庭变得讨厌了，我就成了给人开心的东西。

马格纳斯　那，你还要什么呢？不要让我们犯那个一般的错误，希望两个人成为一体一心。每个星都有自己的轨道；它和它的近邻之间不只有强烈的吸引力，也有极远的距离。当吸引力胜过了距离的时候，它们俩并不互相拥抱：它们一齐撞碎。咱们俩也各有轨道，必须保持很远的距离，以免同归于尽。保持距离是彬彬有礼的全部诀窍；不彬彬有礼，人类社会是无可忍受和没法儿办的。

奥林则雅　可有另一个妇女肯听你这么讲道，甚至于喜欢它？

马格纳斯　奥林则雅：咱们只是两个小孩玩耍呢；你必须满意做我的仙境里的王后。（起立）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奥林则雅　你有什么工作比跟我在一块儿更重要的？

马格纳斯　没有。

奥林则雅　那么，坐下。

马格纳斯　不幸，政府的无聊工作还是非做不可。今天下午，像经常一样，有个危机。

奥林则雅　危机是在五点钟。三布朗尼亚斯全告诉我了。你干吗鼓

舞那个贪权的阴谋家卜罗塔斯？他要弄你。他要弄每一个人。他甚至要弄他自己；当然他也要弄内阁。这个内阁真给你出丑：就像个拥挤不堪的三等车。你干吗允许这样的流氓们耽误你的工夫？说到底，你拿薪水干什么？是做个国王：这就是说，你应在臣民身上擦你的靴子。

马格纳斯　是。可是这个国王买卖，像美国人那么说，已经跟民主搀在一起了，因而半个国家希望我在内阁上面擦我的光洁无疵的靴子，另半个国家希望内阁在我身上擦他们的泥靴子，五点钟的那个危机就是要决定谁去当擦鞋的垫子。

奥林则雅　你就那么不顾身分，跟卜罗塔斯争权打架？

马格纳斯　噢，我向来不打架。可是有时候我得胜。

奥林则雅　你要是叫那个装腔作势的坏包给打败了，永远别再上我这儿来。

马格纳斯　卜罗塔斯是个聪明家伙，有时候甚至是很好的家伙。打败他并不使我快意，我恨恶去打败别人。可是，跟他斗智取胜，倒有点谑而不虐的趣味。

奥林则雅　马格纳斯：你是个懦夫。假若你是个真男子，你会兴高采烈地把他打成肉酱。

马格纳斯　一个真男子绝对不能当国王。我只是个偶像，我的爱；我所能做的只是谨防做个残忍的偶像。（看表）我真得走啦。再会。

奥林则雅　（看手表）可是，现在才四点二十五分。还有一大堆时候才到五点呢。

马格纳斯　是；可是吃茶是在四点半。

奥林则雅　（如蛇突跃，一下子抓住他的臂）甭管你的茶。我会给你茶吃。

马格纳斯　不行，我的爱。哲蜜玛不喜欢等着。

奥林则雅　噢，管哲蜜玛呢！你不能为了要上哲蜜玛那里去，就离开我。

［她那么有力地扯他，他坐了下来。

马格纳斯　我的亲爱的，我必须去。

奥林则雅　不，今天不行。听着，马格纳斯。我有些很重要的话对你说。

马格纳斯　你没有。你只是要叫我迟到，招我的太太不痛快。（要往起立，但又被扯回）让我走吧，求求你。

奥林则雅　（还扯着）为什么这样怕太太？伦敦拿你当笑柄，你个可怜的怕老婆的宝贝。

马格纳斯　怕老婆？你这个叫什么呢？至少我的太太不用武力强留我。

奥林则雅　我不能为你的老婆叫你开我的小差。

马格纳斯　听着，奥林则雅。别胡闹。你知道我必得走。乖乖地吧。

奥林则雅　只再留十分钟。

马格纳斯　现在已经到半点啦。

［他挣扎往起立；可是她往回扯。

马格纳斯　（停止，喘喘气）你这么干，纯粹是为捣乱。你是这么中了魔地有劲，不伤了你，我挣脱不开。一定得叫我喊侍卫军吗？

奥林则雅　喊，喊。明天报纸上就会登出来。

马格纳斯　妖精。（拿出一切尊严）奥林则雅：我命令你。

奥林则雅　（狂笑）!!!

马格纳斯　（大怒）很好，你个母夜叉：让我走。

［他开始认真地对付她。她搂住他，恶作剧地高兴。有敲门声；他们没听见。他快挣脱开了，她突然换手，搂住他的腰，把他拉到地上，两人滚开了。三布朗尼亚进来。他看了这出丑的光景一会儿；然后很快地溜出去，关上门；咳嗽，大声擤鼻子；又高声连连敲门。二战士停火，匆匆爬起。

马格纳斯　进来。

［三布朗尼亚斯进来。

三布朗尼亚斯　王后陛下派我来提醒您，等着您吃茶。

马格纳斯　谢谢你。（匆匆走去）

奥林则雅　（喘气，但非常得意）国王一到这儿来就忘了一切。我也那样，恐怕是。很对不起。

三布朗尼亚斯　（一本正经地）不需要解释。我全看见了。（走出）

奥林则雅　畜类！他一定从钥匙窟窿偷看来着。（手高扬着，笑着，做若无其事的姿态，然后跳回写字台前的坐位）

第二幕

[同日下午，更晚一些。王宫的露台。一道短栏隔开草坪，好多露台用的椅子，倚栏排列。还有些餐室内用的椅子，没排列着，东一个西一个地像刚才有人坐过。露台当中有些台阶，可以由草坪走上来。

[国王和王后分坐在台阶的两角上，王后在国王的右边。他读着晚报，她织毛线活。在她右边有个工作时用的小桌。上边有个小锣。

王　后　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马格纳斯　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王　后　这里！为什么？

马格纳斯　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王　后　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海德公园"①。

马格纳斯　是；可是那里有听众刺激他。

王　后　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马格纳斯　没有：我没驯服他。我只教给他怎么有礼貌。我得教练每一个生手；可是这并不能驯服他们；只是教给他们怎么运用力气，而不浪费力气，以免把自己弄成傻蛋似的。这在我非跟他打打不可的时候，对我更不利。

王　后　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

① 海德公园天天有个自由讲演，这是伦敦的一景。

马格纳斯　那，在开蒙的课程里，我是那样。但是到了真事上，戏弄没有用处：他们自己非常快地也学会了。

［庞菲理亚斯从王后这边进来。

马格纳斯　（看表）老天爷！他们还没来，他们来了吗？还不到五点哪。

庞菲理亚斯　没有，您。美国大使来了。

王　后　（有点不悦）他有正式接见的通知吗？

庞菲理亚斯　没有，娘娘。他似乎是为了点什么事挺兴奋，据我看。我问不出来一点什么。他说他必得立刻见国王陛下。

王　后　必得!! 一个美国人必得立刻见国王，没有正式接见通知！哼!!

马格纳斯　（起立）叫他进来，庞。

［庞菲理亚斯出去。

王　后　要是我，我就告诉他去办申请接见的手续，然后教他等上一个星期。

马格纳斯　什么！在咱们还欠着美国那笔老战债的时候。而且那样对待一个像包斯菲尔德的疯狂的帝国主义总统！不，你不至于那么办，我的亲爱的：对他，你会像我一样卑躬屈节，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他那该死的！

［庞菲理亚斯回来。

庞菲理亚斯　万哈弹先生，美国大使阁下。

［庞菲理亚斯退下，万哈弹进来。他是感情洋溢，自信必受热烈欢迎，奔向王后去，跟她握手，握得这么长，使她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先看看他，又带着求救的神色看看国王，同时她的手被握得很紧，并上下起落。

马格纳斯　这是怎么啦，万哈弹先生？你把她陛下的戒指都拉下来了。

万哈弹　（松了手）她一明白了我的任务的性质，她陛下一定会原谅我。这，马格纳斯王，是个伟大的历史的场面，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伟大的事。

马格纳斯　你喝过了茶没有？

万哈弹　茶！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想起茶呢？

王　后　（相当冷酷地）我们不大容易分担你的热烈，对它的原因

既然全无所知。

万哈弹　对，太太。我的行动是像个疯子。可是你就会听到。你就会判断。然后你再说我夸大了它的重要没有——它的广大无垠——一件没法子夸大的事。

马格纳斯　真了不起！你不坐下吗？

万哈弹　（拿了一把椅子，放在他们之间）谢谢陛下。（坐下）

马格纳斯　显然地，你要告诉我们一件使人兴奋的新闻。是私事还是公事？

万哈弹　公事，您哪。没错儿。我要说的是北美合众国给大英帝国的正式通知。

王　后　也许我得走开吧？

万哈弹　不，太太：你别走。不管你作为王后，你享有多么大点权利，作为一个英国妇女，你有权听听我所要传达的。

马格纳斯　我的亲爱的万哈弹，到底是什么鬼事？

万哈弹　马格纳斯王：在你我两国之间有一笔债。

马格纳斯　那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的资本家对美国生意投资那么多，在偿还你们那笔债的利息以外，你们还得给我们每年二十亿才能结账。

万哈弹　马格纳斯王：暂且忘掉数目字吧。在你我两国之间不但有一笔债，而且还有个国界：在这个国界上既没有一门炮，也没有一个兵，每天都有美国公民越过国界去和你的加拿大的臣民握手。

马格纳斯　还有个海的国界呢，是由国际联盟用咱们的公款相当费钱地防卫着的。

万哈弹　（起立，以便说的更有力）陛下：那笔债注销了。国界不再存在了。

王　后　那怎么能呢？

马格纳斯　万哈弹先生，由于大自然的震动，北美的大陆沉到大西洋里去了吗？

万哈弹　比那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可以这么说，大西洋沉到大英帝国里去了。

马格纳斯　我看你顶好怎么简明怎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坐下。

万哈弹　（坐下）你知道，陛下，以前，美国曾经是你的帝国的一部分。

马格纳斯　有那么个传说。

万哈弹　不止传说，您哪。一个确切无疑的历史事实。在十八世纪——

马格纳斯　那是很久以前了。

万哈弹　在伟大国家的生命里，几个世纪算不了什么，您哪。请让我提一提那个浪子回头的寓言吧①。

马格纳斯　真的，万哈弹先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看哪，从昨天起，有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

万哈弹　有。有，真的，马格纳斯王。

马格纳斯　那么，是什么呢？现在我没有工夫去管十八世纪和浪子回头。

王　后　国王在十分钟内要跟内阁举行会议，万哈弹先生。

万哈弹　我倒想看看你的内阁大臣们听到了我要告诉你的话，他们的脸色怎样。

马格纳斯　我也愿意。不过，我没法儿告诉他们，因为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事。

万哈弹　那个浪子，您哪，回到他父亲的家里来了。不穷，不饿，不破，像那个老故事那样，噢，不。这一次，他带着地上的财富回到老家来。

马格纳斯　（起立）你是不是要说——

万哈弹　（也起来，彬彬有礼地得意）我是，您哪。美国独立宣言取消。批准独立的协定撕毁。我们决定和大英帝国分而复合。我们当然要以包斯菲尔德总统为首去享有自治权。不久，我会再来谒见，不以外国大使的身分，而以最大的一个自治区的长官，和你的忠诚尽职的臣子的身分，您哪。

马格纳斯　（倒在椅上）魔鬼那么办！（狼狈地瞪视着未来，这是他头一次毫无办法了）

王　后　多么美好的事，万哈弹先生！

万哈弹　我想您也会这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事。（坐下）

---

①　浪子回头的寓言见《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

王　后　（关切地看国王）你不这么想吗，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　（分明是勉强振作）请问，万哈弹先生，谁发明的这个——这个——美国政策的杰作？老实说，我经常以为你们的总统是这么一位政治家：他的嘴是他脑袋上最能干的部分。他不会想到这个。谁给他出的主意？

万哈弹　我必须对接受您对包斯菲尔德总统的批评，加以一切应有的保留，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美国人或者把这个好消息跟最近爱尔兰总统来访问我们结合到一块儿。我说不上来他的爱尔兰语的正式姓名；我们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打字员会拼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朋友们都叫他米柯·欧拉飞尔梯。

马格纳斯　那个流氓！哲蜜玛：我们得住在都伯林①去了。英国完了。

万哈弹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是英国并不灭亡。她是跟一个更大的更有起色的生意联营起来——联营，您哪。也许刚才就该提到，我们的条件之一是你当皇帝。王号也许对这个小岛合适；但是我们一进来，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光辉伟大的头衔。

马格纳斯　这个小岛！"嵌在银海中的小宝石！"你有没有想到，万哈弹先生，与其降落到仅仅是一个美国大生意的小尾巴，我们宁愿呐喊"我们自己"②的老口号，并且为我们的独立而战，到最后的一滴血？

万哈弹　去思索这样一个返归野蛮时代的办法，我觉得不大对劲儿。万幸，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老的口号对大西洋上国际联盟的船队里有国际感的水兵们并不发生作用。那个船队会封锁你，恐怕我们会逼得也要封锁英国。那二十亿美金也得停付。

马格纳斯　还有欧洲大陆上的列强呢！你以为他们能够同意一会儿，在势力均衡里头来个这样的变动。

万哈弹　怎么不呢？这个变动只是名义上的。

马格纳斯　名义上的？你管大英帝国和合众国的合并叫作名义上的变动？法国和德国叫它什么呢？

万哈弹　（有意地摇头）法国和德国？你用的由你们家庭老习惯传

---

① 都伯林是爱尔兰都城。

② "我们自己"是从前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口号。

留下来的这些古怪的老地理名词，对我们毫不发生因难。我猜你所谓的德国，就是指着在乌拉山和北海之间的那一串儿多少是苏维埃式的共和国说的。嗯，莫斯科和柏林和日内瓦的聪明人们正想把他们组成联盟；我们彼此都互相谅解，假若我们不反对他们的行动，他们也不反对我们的。至于法国，我猜，你说的就是那个在新提姆加德的政府，它是正在非洲忙着呢，无暇顾及你们海峡的小地道这一头儿的事[①]。只要巴黎挤满了美国人，而美国人带着好多钱，从法国的观点看来，西方就太平无事。巴黎给美国人预备的最吸引人的事就是到老英国来作小旅行。法国人愿意叫我们在你们这里感到像到自己家里似的。我们是这么感到了。干吗不呢？说到归齐，在这里我们确是到了家里。

马格纳斯　在哪点意思上，我可以问吗？

万哈弹　那，我们用惯了的一切在这里都找得到：我们的工业产品，我们的书，我们的戏，我们的游戏，我们的基督教科学教堂，我们的按摩术，我们的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总而言之，我们的货物和我们的思想。英美的政治联合正是公开地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一个心心相印的联合，你简直可以这么说。

王　后　你忘了，万哈弹先生。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传统。

万哈弹　合众国已经——太太——吸收了许多伟大民族传统，把它们和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光荣传统搀合在一起，产生了盖世无双又普及全世界的一种东西。

王　后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高度文化。它未必比你们的好；但是自成一格。

万哈弹　那，是吗？我们晓得英国的文化表现在英国的物质的艺术品上：如你们贵族的庄严的乡间府邸，如我们的共同祖先所建筑的上帝之家的大教堂。你们怎么处置它们呢？你们把它们卖给了我们。我是在漪莱大教堂[②]的阴凉里长大的，把它从剑桥

① 萧伯纳在此剧中，特别是这一幕中，常把他所想像的当作真事儿似的说。他想像着苏联、东欧，直到日内瓦将成为一个联盟。他也想像着英法海峡已有了地道火车，来往很方便。提姆加德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古城，并无新提姆加德，又系著者虚构。这是个喜剧，里边有不少游戏文章。读者不要以假当真，死抠事实；那就没法读明白了。

② 漪莱大教堂在英国剑桥附近，极美丽的古迹。

移到新泽西[1]是我亲爱的老父亲的第一个大生意。现在在大教堂的老地址站着的那个建筑物是很美好的：据我看是当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最好范例：可是，这是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由建筑托拉斯，一个国际生意，修建起来的。相信我吧，英国人，那看事做事而不专靠读书去研究事实的真正英国人，跟我们比老英国的那一套，我们的来游览参观的人所要保存的那一套，更亲近一些。你有时候看见一位乡下绅士还遵守着英国圣诞节的老风俗或那类的事儿，他是谁？一位买了那个地方的美国人。英国人帮助他布置，因为他给他们钱，而不是因为他们自然而然地爱那么做。

王　后　（叹气）我们的一些世家现而今太爱上爱尔兰去。不应该允许人们从英国到爱尔兰去。他们都一去不回头。

万哈弹　那，你能责备他们吗，太太？看看这个天气[2]！

王　后　不是：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赛马[3]。

[国王沉思地起立，万哈弹也起立。

马格纳斯　我得再想一想。许多年来，我就知道这在意料之中。当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的家庭传统的影响下，那个传统自然从来没承认过美国革命的合法，我真梦想到过一个分而复合的说英语的帝国，立在世界文明的头顶上。

万哈弹　好！伟大！现在实现了。

马格纳斯　还没有。现在我年纪大了些，更聪明了些，我看哪，那件事的实现并不如那个梦想那么有意思。

万哈弹　这就是我得报告给总统的吗，您哪？他会不高兴。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马格纳斯　暂时没有别的。这也许是个伟大的理想——

万哈弹　当然，当然。

马格纳斯　也许是个陷阱，要把英国搞完。

万哈弹　（鼓励地）噢，我不那么看。况且，没有东西——包括可爱的老英格兰在内——永远存在。发展，您晓得，发展，发展！

马格纳斯　就是，就是。我们也许还能生存：做你们国旗上的另一

---

① 新泽西是美国一州名。
② 英国多雾多雨。
③ 爱尔兰有很多赛马场，看赛马为的是赌钱。

颗星。不过呢，我们死不放手你们给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个性。假若我们必须合并——也许你说的是吞并？——我们会有几个抵抗到底的。（对王后）亲爱的。

[后敲小锣。

[庞菲理亚斯又进来。

马格纳斯　内阁会议之后，我会叫你知道。不是今天晚上：千万别熬夜等着消息。我希望，能在明天早上。谢谢你，在报纸登载这个消息以前来通知我：这不容易。庞菲理亚斯：送大使出去。晚安。（握手）

万哈弹　我谢谢陛下。（对王后）晚安，太太。我切盼不久就能穿着朝服来晋谒。

王　后　那你会非常漂亮，万哈弹先生。晚安。

[大使同庞菲理亚斯走出去。

马格纳斯　（难过地来回走）混蛋！那个骗子欧拉飞尔梯！那个牛吼的笨蛋包斯菲尔德！器械修配有限公司心血来潮，要修理大英帝国了①。

王　后　（安静地）我想这是好事。你会做个很好的皇帝。我们会用文化教育美国人。

马格纳斯　我们怎能呢，我们自己既还没有文化？他们把我们不过看成一群红印第安人。英格兰只变成一块“指定特区”②。

王　后　瞎说，亲爱的！他们知道我们的天然优越。从他们的妇女到宫里来多么守规矩，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真诚地敬爱王室；我们英国的贵妇啊几乎连客气都忘了——即使她们肯屈驾光临。

马格纳斯　好吧，我的亲爱的，有许多事，为我自己的喜欢，我永远不做；可是为了讨你的喜欢，我就做。我想，结果我会做美国皇帝，好叫你感到好玩。

王　后　我从来不要你做对你没有好处的事，马格纳斯。你是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你的好处。

马格纳斯　好，好，好，好！顺着你的心意办吧，最亲爱的。那些鬼大臣们在哪儿呢？他们来迟了。

王　后　（向花园看）他们正跟着三布朗尼亚斯穿过草坪呢。

---

① 此言资本家愿出卖国家利益。
② 在美国，红印第安人住在指定地方。

[内阁来到。上了台阶，他们脱帽。布讷计斯利用时间换上了一身漂亮礼服。卜罗塔斯和三布朗尼亚斯在最前面，二位女大臣紧跟着。王后起立，卜罗塔斯转向了她。三布朗尼亚斯赶紧把小桌挪回到栏旁，以免碍事，把王后的椅子给国王放在中间。

王　后　（握手）你好啊，卜罗塔斯先生？

卜罗塔斯　我可以介绍贸易部大臣布讷计斯先生吗？

王　后　我记得，布讷计斯先生，在运输工人的夏宫开幕那天，看见过你。那天，你穿着一身顶体面的衣裳。我希望你没扔掉了它。

布讷计斯　可是公主告诉我，我穿着它可笑！

王　后　那是公主爱淘气。你穿着它特别好看。不过，你穿什么也好看。好，我告辞，好让你们办公。

[她在露台上走开。三布朗尼亚斯跟着她，给她拿着活计。

马格纳斯　（坐下）坐吧，太太先生们。

[他们先把帽子放在栏上，然后顺手各拿各的椅子，这种或那种的椅子。坐好以后，从国王的右边起到他的左边，他们的次序是：尼柯柏，柯拉萨斯，布讷计斯，阿曼达，国王，卜罗塔斯，丽西丝特拉塔，普林尼和巴尔巴斯。

[静默。卜罗塔斯等国王开口。国王深思无语。难堪的静默。

普林尼　（随便找话说）好天气，近来这几天的晚上。

阿曼达　（嘴里挤出点声儿）!!!

马格纳斯　在西边的天空，可有些黑云，怕要下雨，普林尼先生。（对卜罗塔斯）你听到了美国来的消息？

卜罗塔斯　听见了，您。

马格纳斯　对这个事，我可以辱承诸位大臣赐教吗？

卜罗塔斯　请陛下允准，我们先谈最后通牒的问题。

马格纳斯　你想最后通牒还有什么关系吗，大英帝国的首都既要搬到华盛顿去？

尼柯柏　我们先试试搬到墨尔本或者蒙特利尔或约翰内斯堡去①。

马格纳斯　哪里都立不住脚。它只能立在个真正地心吸力的中心上。

① 墨尔本在澳洲，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约翰内斯堡是南非联邦的都城。

卜罗塔斯　我们的意见已经一致。要必须搬的话，不是西到华盛顿，就是东到莫斯科。

布讷计斯　莫斯科很重视自己。可是莫斯科能教给咱们什么咱们不能教给自己的呢？莫斯科是根据马克思在伦敦写的英国历史建设起来的。

卜罗塔斯　是；可是英国国王又把话岔开了。（对国王）最后通牒怎样，您哪？你答应下午五点钟决定。现在已过了一刻。

马格纳斯　对这件事，你是要坚定不移地逼出个逻辑的结果吗？你知道，这么办，多么不合英格兰规矩吗？

卜罗塔斯　我家里是由苏格兰来的。

丽西丝特拉塔　我真希望他们还留住在苏格兰。我是英格兰人，我身上每一块骨头都是。

布讷计斯　（喊着）我也是。

卜罗塔斯　上帝救救英国，假若她没有苏格兰人来给她动脑筋①。

马格纳斯　内阁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阿曼达　内阁的人都来自苏格兰或爱尔兰或威尔斯或耶路撒冷或什么其他的地方，您哪。在这里，打算诉诸英格兰情感是没有用的。

柯拉萨斯　你要问我呀，英格兰人就不适于搞政治。

马格纳斯　那么，我是唯一的还搞政治的英格兰人了，而且显然地要降落到完全没有用的地位。

卜罗塔斯　（鲁莽地）是。把我们的立场刷成赤色，你也吓不倒我们。我要是高兴，我会把你的立场刷成黑的。干脆地说，我们叫你无条件地投降。你若是拒绝呢，我就去对全国提出这个问题：英国是要个绝对君权还是君主立宪。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之中不会有辞职的。缺席的阁员已有信给我，出席的可以自己声明。

所有其他的男人们　同意，同意。

卜罗塔斯　好，你怎么回答？

马格纳斯　绝对君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不要我；我可知道我不能没有你们。我决定，当然，同意君主立宪。

---

① 近代英国的各界领袖人物多系苏格兰人。

男人们　（大喜，松了口气）听着！听着！

马格纳斯　等一等。

［忽然静寂，生疑。

卜罗塔斯　啊！有点困难，有吗？

马格纳斯　不能算困难。不过，你们逼着我面对这个事实——我不配做个立宪的君主。我天生来不会做必要的知难而退。

阿曼达　那，那是真话，无论怎么说。你跟我是一对儿，您哪。

马格纳斯　谢谢你。那么，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你们的立宪原则。可是不能在最后通牒上签字。因为这么一来，我就立下我知道我不能不反悔的诺言——我一定反悔，因为我有那么一股劲儿是你们的宪法限制所不能控制的。

巴尔巴斯　你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的原则而又不在最后通牒上签字呢？

马格纳斯　噢，那没有难处。一个诚实人看出他不能对公共事业尽职，他就辞职。

卜罗塔斯　（害了怕）辞职！你转什么弯子呢？

柯拉萨斯　国王不能辞职。

尼柯柏　你简直像说自己砍自己的头。你不会砍自己的头。

布讷计斯　别人会，可是。

马格纳斯　咱们别争论字眼吧，先生们，我不能辞职，可是我能退位。

所有其他的人　（全立起来）退位！（害怕地瞪着他）

阿曼达　（挺有表现力地顺着下降的短音节打哨儿）!!!!!!（坐下）

马格纳斯　当然，退位。丽西丝特拉塔：你当过历史教员。你可以教同僚们相信，退位并不是没有前例的。皇帝查理五世，举个例——

丽西丝特拉塔　噢，有——有工夫管查理五世！他不行。您：我一向用尽胆量支持你。现在，别搞垮了我。你万不可退位。（坐下，难过）

卜罗塔斯　除了有我的话，你不能退位。

马格纳斯　我正是按着你的话做的。

卜罗塔斯　瞎说！（坐下）

巴尔巴斯　可笑！（坐下）

普林尼　你并不认真要那么办，你知道。（坐下）

尼柯柏　你不能这么把苹果车弄翻了①。（坐下）

柯拉萨斯　我得说，你这不是照规矩办事呢。（坐下）

布讷计斯　（有力地）那，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不是呢？作为一个国王来看，虽然我这个老共和党员不大看得起陛下，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来看，我可是佩服他。但是，他并不是海滩上唯一的一块小石子。为什么不干脆结束了这个君主迷信，叫大英帝国和现代列强走同一路线，也来个民主国呢？（坐下）

马格纳斯　我的退位并不涉及那个，布讷计斯先生。我是为拯救王位而退位，并非为毁掉它。我的儿子罗伯特太子会继承王位。他会做个出色的立宪国王。

普林尼　噢，得了吧！别小看那小伙子，您哪。他很有脑子。

马格纳斯　噢是，是，是：我没说他是个废物，正相反：他比我还更聪明。可是我一向没能引导他对议会政治发生兴趣。他更喜欢理智的探讨。

尼柯柏　甭信那个，他正全心全意地搞生意。

马格纳斯　就是。他问我，干吗跟你们浪费时间，假装管理国家大事，其实国事是教器械修配有限公司管着呢。我简直不知怎么回答他才好。

柯拉萨斯　现而今，事情就是那样。我的儿子也那么说话。

丽西丝特拉塔　从个人来说，我跟太子很说得来，可是也不知怎么，我觉得他对我的事业不发生兴趣。

巴尔巴斯　他不。只要你不干涉他的事，他就不干涉你的事。对咱们，这正是个好国王。不要牛脖子。不乱管闲事。并且认为我们做什么都没关系。你怎么说，裘？

卜罗塔斯　说到究竟，为什么不让太子登基，假若陛下是真心要退位。

马格纳斯　我说实话，我确是真心实意。

卜罗塔斯　那，我承认我事先没有料到事情会这么转了弯。可是我应该事先就料到。陛下的主意是能解决目前困难的爽快的、逻辑的、诚实的办法。所以在政治上，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一招。可是我没把陛下的性格算进去。我越看越明白，你对

① “弄翻苹果车”是英国俗语，相当于我们的“搅乱如意算盘”。

了——你选了唯一可走的路。

柯拉萨斯　我向来没说我反对过这个办法，裘。

巴尔巴斯　我也没说过。

尼柯柏　我想，有好些理由拥护这个办法。我不反对。

普林尼　一个国王并不比另一个国王坏，是吧？

布讷计斯　咱们的是不是更好点呢？你们这群家伙，每逢裘一抬手指头，你们就忽左忽右，一会儿一变卦，真教我恶心。这是一群绵羊的内阁。

卜罗塔斯　那，有本事，你给这群羊找个更好的领头的。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布讷计斯　一时我想不起来。这件事，我们应当预先得到个信儿。可是，我想国王必须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卜罗塔斯　那么山羊也得跟着绵羊走了；这就会对啦。

布讷计斯　你说谁是山羊？

尼柯柏　你要追究的话，你说谁是绵羊？

阿曼达　安静点，孩子们！安静点！安静点！（对国王）像往常一样，您又牵着我们的鼻子兜了个圈子。

卜罗塔斯　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

阿曼达　那就是至少还得说半点钟的意思。

布讷计斯　娘儿们：这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卜罗塔斯　（气派十足地）毕尔说对了，阿曼达。（起立，像个人所共知的国会演说家的样子）

[大臣们全敛容恭听，好像在教堂里；可是丽西丝特拉塔厌烦，阿曼达觉得很好玩。

卜罗塔斯　（说下去）这是个严重的一刻。在这一刻中，一个老关系中断了。我并不引以为耻地承认，在这个关系里我学习到些事情。

男大臣们　（低声地）听着听着！听着听着！

卜罗塔斯　对我自己说——我想也可以代表大家说——那不仅仅是个政治关系，而也是一个真诚友谊的关系。

[大家又低声地表示同情，而且情绪逐渐高涨。

卜罗塔斯　我们闹过意见——咱们谁没有过呢？——可是那不过是一家人的吵嘴。

柯拉萨斯　就是那么点。没有别的。

卜罗塔斯　我可以说那是爱人的吵嘴吗？

普林尼　（擦泪）你可以，裘。你可以。

卜罗塔斯　朋友们，我们是为开会而来。谁晓得，哎！开会变成了告别。（柯拉萨斯要哭地抽鼻子）对我们说，这是个伤心的离别，可也是很友好的离别。（普林尼：听着听着）我们难过，但不丧气。回头看看往迹呢，我们难免遗憾；我们可还能够抱着希望瞻顾前途。将来有将来的危险与困难。它将带来新的问题；使我们得面对一位新王。但是新问题与新国王并不能叫我们忘了老的顾问，君主和——请允许我说——同志。（大家尽情地喊：听着听着！）我知道，我的话会在诸位心中起着回响，当我最后说不管哪位国王在位——

阿曼达　你总是那个翻来覆去的叛徒，裘。

［众大笑。卜罗塔斯倒在椅子上，生了气。

巴尔巴斯　可耻！

尼柯柏　闭上嘴，你个——

普林尼　玩笑是玩笑；可是真的——

柯拉萨斯　太不对了，阿曼达！规矩点。

丽西丝特拉塔　她完全有发言权。你们是一群听见风就是雨的傻蛋。

布讷计斯　（立起）肃静。秩序。

阿曼达　对不起。

布讷计斯　你就是对不起人。你的规矩上哪儿去了？你的教育上哪儿去了？马格纳斯王：我们分手，但是像强有力的人，像朋友那样，我们分手。刚才首相正确地表现了我们大家的情感。我请大家用老的英国方式来表现那个情感。（唱）

因—因—因—因—因—为—为—为

男大臣们　（除了卜罗塔斯，都立起来唱）

——他是个很好的伙伴
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伙伴
因为他——

马格纳斯　（断然地）别唱了。别唱了。

［忽然静寂，怀疑。大家偷偷地坐下。

马格纳斯　我全心地谢谢你们；但是这里有点误解。我们并不彼此

告别。我没有退出政治活动去的心意。

卜罗塔斯　什么？

马格纳斯　你们带着使我深深感动的感情，拿我当作一个政治生活已成过去的人。可是我拿我自己当作一个还有政治前途的人。我还没有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们呢。

尼柯柏　什么计划？

巴尔巴斯　一个告老的国王不能有计划和将来。

马格纳斯　为什么不能呢？我希望一个最兴奋与欢快的时候即将来到。我当然得把国会解散，真正的把戏要从大选开始。

布讷计斯　（不高兴了）可是我刚刚当选。你是说我得在一个月里搞两次选举吗？你想到那些开销没有呢？

马格纳斯　国家会替你出钱，一定的。

布讷计斯　国家出钱！这就是你所知道的英国选举手续吗？

卜罗塔斯　你可以从党款里得到一部分，毕尔；假若你找不到另外的款项，那你就只好全凭脚踏实地的投票了。说吧，陛下：我们愿意听听你的计划。

马格纳斯　我的最后一道御旨将是撤销我的一切头衔与尊称；这样，我就马上可以走下来，走到平民的地位。

布讷计斯　走上去，你是说。平民是比有头衔的人高，不是低。

马格纳斯　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平民，布讷计斯先生。

普林尼　那，那给你增光。

柯拉萨斯　不是我们人人都能这样牺牲。

布讷计斯　一个好姿态，您。一个好姿态。我承认。

卜罗塔斯　（怀疑）请问，从什么时候起，陛下学会要姿态呢？这次又是什么把戏？

布讷计斯　可耻！

卜罗塔斯　闭上嘴，你个笨货。（对国王）我问，什么把戏？

马格纳斯　放心，不至于欺侮你，首相。这个把戏是，自然，当我再搞政治的时候，用我的平民资格比用贵族资格更有利些。我要找个国会位置。

卜罗塔斯　你到下议院去！

马格纳斯　（彬彬有礼地）我打算在即将来到的大选中，做温泽御郡的候选人。

［除了布讷计斯和两位女大臣，所有的人都惊惧地立起来。

卜罗塔斯　这是诡计。

巴尔巴斯　一个肮脏的阴谋。

尼柯柏　纪录中最恶劣的一个。

普林尼　他准得最多的票。

柯拉萨斯　用不着竞选；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成功。

巴尔巴斯　这说明你的漂亮礼貌和亲热劲儿只值几文钱。

尼柯柏　伪君子！

柯拉萨斯　骗子！

丽西丝特拉塔　我祝贺陛下完全胜利。

阿曼达　听着听着！公平交易，小伙子们。他为什么不可以跟咱们一齐进国会呢？

布讷计斯　说得好！说得好！为什么不呢？

其余的男大臣们　呀—啊—啊—啊！（都坐下，非常厌恶地）

卜罗塔斯　（阴沉地）进了国会，你又怎样呢？

马格纳斯　有好几个可能。我自然要组织一个政党。我的儿子，罗伯特王，会委托一个为下议院所支持的政党领袖组织内阁。他也许叫你去。他也许甚至叫我去。

阿曼达　（打开难堪的静寂。口中吹哨，吹出国歌的一两节）!!

马格纳斯　不论怎样吧，这将使咱们松一口气，可以在公众面前坦率地互相批评了。你们一向没对英国人民说过，你们对我的真正看法：对国王作真正批评是不可能的。我也一向没能对你们的不同的能力与性格说出真话来。这一切含而不露、讨厌的装腔作势、不健康的藏藏躲躲都要停止。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欢快地迎接咱们这个新形势。

丽西丝特拉塔　我非常高兴，您。你会为我向器械修配有限公司作斗争。

阿曼达　那一定非常热闹。

布讷计斯　首相，我们等着你呢。你怎么说？

卜罗塔斯　（起立，慢慢地说，紧皱双眉）陛下带着那个最后通牒没有？

马格纳斯　（从胸袋中拿出它来，交给他）！

卜罗塔斯　（用力地两下子把它撕成四片，扔掉，然后有板有眼郑

重地）不要什么退位。不要什么大选。也不要什么最后通牒。一切照旧。危机过去了。（聚精会神地对准了目标——国王）为这个，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你把我今天上午要的那张王牌偷过去了。（从栏杆上拿起帽子，走向花园去）

布讷计斯　（起立）这是首相闹脾气，很可惋惜，您哪。那不是强有力的人应有的表示。我会说服他。交给我吧。（拿起帽子，去赶首相，态度严肃庄重）

尼柯柏　（起立）哼，我不便说出我的心思来。（正拿帽子，国王对他说话）

马格纳斯　那么，事到归齐，我并没弄翻了苹果车，尼柯柏先生。

尼柯柏　你爱什么时候把它弄翻就弄翻，我才不管呢。我不干政治了。政治是笨蛋的玩意儿。（走）

柯拉萨斯　（不大情愿地起立，去拿帽子）尼克不干，我也不干啦。

马格纳斯　你真能从政治上把自己扯开吗？

柯拉萨斯　要是能够跳出去，我才真高兴呢，只要器械修配公司允许我。是他们把我扔进来的；我敢说，他们会给我找点别的事做。（走）

普林尼　（也去拿帽子，始终快活）我很高兴，一切平安无事。你知道，陛下，内阁里向来没有出过什么事。甭理会他们那点小脾气。明天他们就会在你的手心里捡食儿吃的。（走）

巴尔巴斯　（拿了帽子以后）他们都走啦，我可以告诉你：假若王位出了点事，陛下变成了总统，得挑选个内阁，你或者很容易找到个比我更糟的内务部长，虽然我有不少毛病。

马格纳斯　我一定记住。我说，你要是追上首相啊，你可以不可以分神提醒他一下，我们都忘了解决美国打算合并大英帝国的那个小事情。

巴尔巴斯　我的上帝，就是嘛！好，这可真是个好笑话！哈！哈哈哈哈哈哈！（走。笑得痛快开心）

马格纳斯　他们满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丽西：一点也不。那件事好像是另一个星球撞上了我们。王国和权威和光荣全会成为过去，剩下咱们赤身裸体，让我们终于看见自己的真面貌了。

丽西丝特拉塔　那就更好，假若你所谓的真面貌是与众不同的老英国血统的意思。现而今，全世界的人都像旅馆的饭菜那么千篇

一律。故意地说，乔治·华盛顿时代的美国要把安女王时代的英国吞并下去，是没有用处的。乔治·华盛顿的美国正和安女王一样都死去了。所谓美国人者也不过是一个外国苦力而冒充最初移民到美国去的长老。他已不是约纳赞叔叔，正像你已经不是约翰·布尔了。[①]

马格纳斯　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闲杂人等的世界里，都彼此融化在一起；将来一切边界要是都取消了啊，在公选的时候，田纳西[②]也许战胜了伦敦，战胜一切我们还以十八世纪乡村小学的头脑疯狂地教育我们的儿童的那些地方。

丽西丝特拉塔　不用害怕，您哪。能够爬到尖上来的不是无知的民族群众，而是最好的动力站；你不用动力站就没法办，你不能用爱国的歌儿和仇恨外国人和起哄捣鬼来管理动力站，虽然搞国家主义必须利用它们。不过，你不用我们进国会，使老英国站在前边，并领导一个新政党抵抗器械修配公司，真教我痛心。（含泪）

马格纳斯　（拍她的背，安慰她）那么做实在太好，是不是？可是，我太守旧。这是滑稽戏，得交给下一代去演全了。

阿曼达　（搀她的臂）跟我回家吧，亲爱的。我会给你唱，非逗你笑了不拉倒。来。

［丽西丝特拉塔把手帕放在袋里，冲动地和国王握手；和阿曼达同下。国王陷入深思。一会儿，王后回来了。

王　后　马格纳斯：到换衣裳吃饭的时候了[③]。

马格纳斯　（很烦恼）噢，等一会儿。我有件很大的事须思索思索。我不想吃什么饭。

王　后　（断然地）不吃饭！谁听见过这样的事！你知道七点以后还想事，你就睡不着。

马格纳斯　（焦心）可是真的，哲蜜玛——

王　后　（过去拉他的臂）好，好，好！不要淘气！耽误了饭可不行。来，像个好孩子似的。

［国王以无可奈何的温情做了个鬼脸，任凭她把他领走。

---

① 这两句话是说，大家都越变越一致了，美国人原是从各国来的，谁也不真像最初的移民那样了。约纳赞叔叔是美国人的通称，约翰·布尔是英国人的通称。

② 田纳西是美国一州名。

③ 英国贵族吃晚饭须换上礼服。

附录 1

1925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①]

佩尔·哈尔施特龙[②]

乔治·伯纳德·萧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就表现了他后来一贯坚持不变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一点比任何事实都更能为他提供辩护，反驳那些说他不诚实，在民主的殿堂上扮演职业丑角的一再指责。他的信念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不移，似乎就连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不仅未能对他施以任何实际影响，反而将他直接带到了他现在发表演说的讲坛上。他的思想具有某种抽象的逻辑上的激进主义性质，因此它们远非新鲜，但是它们却从萧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定义和异彩。在他那里，这些思想和一种敏捷的机智结合在一起，完全摈弃了任何形式的常规，加之他那极为生动有趣的幽默——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狂文风格。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那嬉戏般的快乐劲儿，这使人们容易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目的是引人大吃一惊。然而这与真相相差得太远，就连萧本人也有资格颇为公正地声明，他的无忧无虑的安乐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他必须哄得人们发笑，这样人们就不会想到拉他去上绞架了。然而，我们十分清楚，不论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吓住他，使他不再直言不讳；而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武器，正是因为这种武器对他最为合适，用起来效果最佳。他运用着这一武器，带着一个天才的极端自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一种绝对宁静的道德心以及一种诚实的信念。

他很早就成为革命学说的宣传家，这些属于美学和社会学领域

---

① 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萧伯纳 1925 年度诺贝尔文学资金："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理想主义与博爱，其中促人深思的讽刺时常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新奇之美。"

② 佩尔·哈尔施特龙是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的学说价值各异，因此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辩论家、知名演说家和记者的显要地位。作为易卜生的拥护者和英国以及巴黎的肤浅传统的反对者，他在英国剧坛上留下了印迹。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已经三十六岁，写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他所引起的各种要求。他以生来具有的把握进行剧本创作，确信自己有许多话要说。

他以这种随便的方式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戏剧艺术，对这种戏剧艺术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特殊原则进行评价。它的新奇之处并不在结构和形式上。他通过对戏剧艺术极其清醒和训练有素的了解，毫不费力地迅速达到了他认为对其目的有用的所有舞台效果。但是他表达思想的那种直率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那种好战性、灵活性、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也完全是他所独有的。

在法国，他一向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莫里哀，这种比较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萧本人认为，他在遵循古典戏剧艺术的旨趣。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研究严格推理和辩证的精神爱好，反对任何可以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事物。

他首先创作了被他称之为《不快意的戏剧》（1898），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这些戏剧使观众面对不愉快的事实，从而剥夺了他们期望从舞台上获得的不费脑筋的娱乐以及多愁善感的熏陶。这些剧目详细地剖析了严重的弊病——对穷苦人民的剥削和娼妓制度，以及那些作恶者仍旧保持着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

这是萧的一个特点：他虽然对社会采取一种正统社会主义者的严厉态度，但是在处理具体的罪人形象时，又将这种严厉不带偏见的和名副其实的心理洞察力结合在一起。即使在他早期的这些优秀剧作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得到了既充分又彻底的表现。

在《快意的戏剧》（1898）中他改变了方案，总的说来主旨相同，口吻却轻松愉快了。这组剧目中的一个为他赢得了首次伟大的成功，这就是《武器与人》。它试图说明关于军人和英雄的浪漫事迹是不足信的，同时又将这种浪漫与和平时期朴素平凡的工作相对照。剧本中的和平主义倾向为作者从观众那里赢得了比平时更为乐意的欢迎。《康蒂坦》是一部结局幸福的《玩偶之家》，是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所创作的最富有诗意的剧作，因为——由于我们所不知的原因——他将剧中那位坚强的优秀女性描写成正常的人，以此赋予她

较之其他剧中人更为丰富、更为温柔、更有同情心的典型形象。

他在《人与超人》(1903)中进行了报复：他宣称，妇女因其坚定的以及毫不掩饰地讲求实际的性格，注定要成为超人，这是长久以来被人们带着如此热切的渴望所预示的事物。这个笑话很逗乐，但是或多或少，作者对它的态度似乎还是严肃的，即使考虑到他对英国人早期崇拜温柔的女性圣者所持的反对态度。

随后的一部伟大的思想剧是《巴巴拉少校》(1905)，它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剧本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通过内部方式，即快乐的虔诚的牺牲精神战胜罪恶，还是通过外部方式，即根除所有社会缺陷的基础——贫穷——来战胜罪恶。萧的女主人公，他所创造的极不寻常的女性人物之一，最后在金钱的势力和救世军的权力之间选择了妥协。思想的过程在剧中得到极为有力的表现，并且必然地充满了反论。这个剧目并不首尾一贯，但展示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新鲜与明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抱有实际信仰的人生是欢乐的、富有诗意的。在这部剧作中，理性主义者萧表现了较之其他理想主义者更为心胸宽阔、也更尊敬妇女的性格。

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及他随后的创作活动，哪怕是他那些更为优秀的作品；只这样说就足够了；只要他认为是偏见，那么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中发现的，他都运用他的武器去进行批判，决不投机取巧。他的最勇敢的出击似乎表现在《伤心之家》(1919)中。在这个剧本里，他试图和往常一样，按照喜剧精神将那些盛行于发达文明国家的邪恶、虚伪和病态具体体现出来，他戏弄那些极端重要的价值标准，冷酷的良心，以及僵化的感情，并以一种琐细的专注表现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追求金钱和玩弄异性。然而，不论是由于材料的丰富还是由于很难将其处理得轻快，这部作品最终变成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物的博物馆，带有一种像是一副鬼魂模样的模糊的象征主义。

他为《千岁人》(1921)所写的前言比起其他的前言更为才华横溢，但是这篇论文在演出中所表现的观点，即人类必须将其正常年龄延长数倍，才能获得足够的见识来管理世界，几乎未提供任何希望和欢乐。看起来它的作者似乎过多地运用了他丰富的思想，结果大大损害了他所固有的创造力。

然而，随后诞生了《圣女贞德》(1923)，它显示了这位充满惊

人之举的人作为诗人的最高能力。尤其在舞台上，这种能力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剧中所有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内容都得到了应有的突出，显露了真正的分量，甚至包括那些可能引起反对的部分。萧对他以前的历史剧前言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他偶然将其丰富敏捷的智力和对历史的想像力以及历史真实感的明显缺乏结合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他笔下的世界缺乏时间概念。按照新的理论，这对于空间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很不幸，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缺乏尊重，并且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事物都表现得与普通人过去所信所言的截然相反。

在《圣女贞德》中，他那清醒的头脑仍旧信仰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但是他那颗虔诚的心却在他的女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虚幻王国中的一个确定不变的目标，这个目标使得剧本有能力使具有想像力的远见变得具体而实在。他以难以预料的准确性将女主人公的形象描写得单纯易懂，同时也使那些保留下来的形象难得地新鲜、生动，他还赋予《圣女贞德》直接吸引住观众的力量。或许可以说，这部想像力丰富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表现了在一个对真正的英雄主义极为不利的时代里的英雄主义。这个剧目没有失败，这件事实本身就使剧本显得极其非凡。它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证明作品具有值得重视的艺术价值。

如果我们从这里回顾萧的最佳剧作，就会发现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够从他那玩笑和挑衅下面找到圣女贞德这个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因素。他对社会的批评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也许显得过于直率地追求逻辑推理，出自过于匆忙的思考，并且由于简化而变得过于松散，但是，他与没有坚定基础的传统观点的斗争以及同虚假的、半真半假的传统情调的斗争都证明他的目的是高尚的。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以其特有的不动感情的方式所表示敬意的那些美德——精神自由、诚实、勇敢，以及条理分明的思想——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都很难找到坚定的拥护者。

我所说的这些只为萧的毕生事业提供了些微事实，而且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他的大多数剧本所附的著名的前言——或许应该称其为论文。多数前言明晰、活泼、才华横溢，是无法超越的佳作。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赋予他当今时代最吸引人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的前言又使他获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伏尔泰的称号——如果我们只

考虑到伏尔泰的最佳作品。从完美而简朴的风格着眼，这些前言似乎会提供一种在行文高度新闻化的时代里表达思想和进行论战的最高、同时就其方法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萧在英国文学中的显要地位。

在宴会上，英国大使阿瑟·格兰特·达夫爵士转达了萧先生的谢意，大使先生还表示了他对这一事实的特殊赞赏：颁发给萧先生的奖金将被用来加强瑞典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文化交往。

申慧辉　译

附录 2

萧伯纳生平及创作年表

1856 年：6 月 26 日生于都柏林辛格街 33 号。时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 20 年。

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亨利·柏格森出生。

1860 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安东·契诃夫出生。

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去世。

1863 年：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出生。

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

1866 年：易卜生的《布朗德》出版。

1867 年：在都柏林上小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易卜生的《倍尔·金特》出版。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生。

1868 年：全家搬至都柏林哈奇街 1 号。

1869 年：爱尔兰教会与政府分离。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0 年：爱尔兰颁布第一项土地法。查尔斯·狄更斯去世，享年 58 岁。弗拉基米尔·列宁出生。

1871 年：受雇于都柏林房地产中间商查尔斯·昂·汤森。

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版。英国各大学的宗教考试取消。

1872 年：母亲及两个姐姐离开都柏林去伦敦。随父迁至都柏林哈考特街 61 号。

塞·巴特勒的《乌有乡》出版。

1874 年：迪斯雷利重新上台。温·丘吉尔出生。

索·毛姆出生。

1875 年：向报社第一次投稿。

1876 年：离开汤森房地产事务所去伦敦，与母亲一起住在富勒姆路维多利亚园林 13 号。

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荣任印度女皇。

1877 年：托·爱迪生发明电话。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第一出歌剧

上演。

1879年：受雇于爱迪生电话公司，工作仅数月，结识了美国人。

发表第一次演说。

加入探索协会，结识西德尼·韦布。

创作第一部小说《未成年时期》。

艾·爱因斯坦出生。

1880年：创作第二部小说《无理之结》。

土地同盟在爱尔兰展开活动。

1881年：创作第三部小说《艺术家的爱情》。

患天花。开始留胡须。成为素食主义者。

海因德曼创立伦敦民主同盟。

易卜生的《群鬼》出版。

第二项爱尔兰土地法颁布。

前首相迪斯雷利逝世。

1882年：创作第四部小说《卡什尔·拜伦的职业》。听了亨利·乔治的演讲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并开始认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出版。

达尔文去世。

1883年：创作第五部即最后一部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未完成)。

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出版。

卡尔·马克思逝世，终年65岁。

理查德·瓦格纳去世，终年69岁。

1884年：费边社成立。加入费边社。

威廉·莫里斯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

伦敦民主同盟更名为社会民主同盟。

1885年：随母亲迁至菲茨罗伊广场29号。

开始创作《鳏夫的房产》，后又放弃。

开始为《帕尔·马尔报》写书评，直至1888年。

父亲去世。停止了每周一英镑的补助。

加入费边社执行委员会。

1886年：任《世界周报》艺术评论员，直至1889年。

1887年：编辑《费边社论文集》并为文集写作两篇论文。

1888年：任《星报》音乐评论员，用笔名科诺·迪·巴赛托撰文，直至1890年。

1889 年：随母亲迁至波特兰路火车站附近的奥斯南伯格街 36 号。

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首次在英国上演。

第二国际成立。

爱尔兰文学剧院成立。

1890 年：任《世界周报》音乐评论员，直至 1894 年。

1891 年：创作《易卜生主义的精华》。

1892 年：完成第一部剧作《鳏夫的房产》。

《鳏夫的房产》上演。

格拉德斯通提出爱尔兰自治议案。

1893 年：创作话剧《好逑者》。

创作话剧《华伦夫人的职业》。

上议院否决爱尔兰自治议案。

1894 年：辞去《世界周报》音乐评论员职务。

创作《武器与人》。

创作《康蒂坦》。

《武器与人》上演。

美国首演他的剧作（《武器与人》）。

1895 年：任弗兰克·哈里斯办的《星期六评论》的戏剧评论员，直至 1898 年。

创作《风云人物》。

创作《难于预料》。

写作《艺术的健全性》。

《康蒂坦》上演。

1896 年：创作《魔鬼的门徒》。

与后来成为萧伯纳夫人的夏洛特·佩恩-汤森相识。

佩恩-汤森小姐加入费边社。

1897 年：出任圣潘科拉斯教区委员。

停止排演《难于预料》。

《风云人物》上演。

《魔鬼的门徒》上演。

1898 年：身体康复。与佩恩-汤森小姐结婚。

辞去《星期六评论》戏剧评论员职务。

创作《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快意和不快意的戏剧》出版。

《最忠实的瓦格纳信徒》出版。
1899 年：创作《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
《难于预料》上演。
布尔战争开始。
戏剧协会成立。
迁居至夫人在阿德尔菲巷 10 号的寓所。
奥斯卡·王尔德去世，终年 44 岁。
1900 年：《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上演。
1901 年：创作《可敬的巴什维尔》。
开始写作《人与超人》。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上演。
首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终年 81 岁。
1902 年：继续写作《人与超人》。
《华伦夫人的职业》上演。
布尔战争结束。
无线电报沟通了欧洲与美国的联系。
1903 年：辞去圣潘科拉斯教区委员职务。
完成《人与超人》。
《可敬的巴什维尔》上演。
H. G. 威尔斯加入费边社。
左拉逝世，终年 62 岁。
1904 年：写作《市区贸易常识》。
创作《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创作《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
迁至“老宅”。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上演。
《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上演。
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建立。
安·契诃夫逝世，终年 44 岁。
1905 年：29 年中第一次重访爱尔兰。
创作《巴巴拉少校》。
创作《热情、毒药与硬心》。
买下位于阿约特·圣·劳伦斯的一处住宅，并迁居于此。

《人与超人》上演。

《巴巴拉少校》上演。

《好逑者》上演。

《热情、毒药与硬心》上演。

国王爱德华七世观看在皇家宫廷剧院上演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1906年：创作《医生进退两难》。

去法国让罗丹塑像。

《难于预料》上演。

《医生进退两难》上演。

《我们九十年代的剧院》出版。

自由党上台。

亨·易卜生逝世，终年78岁。

1907年：创作《剧场插曲》。

《剧场插曲》上演。

1908年：创作《结婚》。

修改并再版《艺术的健全性》。

《结婚》上演。

1909年：创作《布兰科·波斯内特的出现》。

创作《迷人的弃儿》、《剪报》、《现实一瞥》、《错姻缘》等剧。

《布兰科·波斯内特的出现》上演。

《剪报》上演。

1910年：创作《十四行诗中的深肤色女子》。

《十四行诗中的深肤色女子》上演。

《错姻缘》上演。

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终年68岁。

列夫·托尔斯泰去世，终年82岁。

马克·吐温去世，终年75岁。

1911年：创作《范妮的第一剧》。

《范妮的第一剧》上演。

辞去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当选戏剧艺术研究院理事会理事。

1912年：创作《安屈克里斯与狮子》。

创作《威压》，《匹克梅梁》。

《安屈克里斯与狮子》上演。

《威压》上演。

奥·斯特林堡去世，终年 63 岁。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写作论文《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常识》。

《音乐疗法》上演。

巴拿马运河通航。

1915 年：母亲去世，终年 83 岁。

创作《凯瑟琳女皇》、《音乐疗法》。

增补并再版《易卜生主义精华》。

动笔写作《伤心之家》。

《匹克梅梁》上演。

《凯瑟琳女皇》上演。

从经济上援助韦布夫妇创办《新政治家》。

1916 年：创作《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奥弗莱厄蒂》、《耶路撒冷的酋长》、《奥古斯都尽了本分》等剧。

《耶路撒冷的酋长》上演。

1917 年：创作《布尔什维克女皇安娜詹斯卡》。

应黑格元帅邀请去西部前线巡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奥弗莱厄蒂》、《奥古斯都尽了本分》上演。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30 岁以上的妇女在英国获得选举权。动笔写作《千岁人》。

1919 年：完成《伤心之家》。

继续写作《千岁人》。

共产国际成立。

1920 年：完成《千岁人》。

《伤心之家》上演。

宣告贞德为圣徒。

英国共产党成立。

1921 年：建立爱尔兰自由邦。

1922 年：写作《排演的艺术》。

翻译奥地利作家西·特雷比奇的《吉达达的赎罪》。

《千岁人》上演。

1923 年：创作《圣女贞德》。

《圣女贞德》上演。

威·勃·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

1924 年：萧剧首次在电台广播（《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奥弗莱厄蒂》）。

取消对《华伦夫人的职业》的禁演令。

英国工党的第一届政府。

弗·列宁逝世，终年 54 岁。

1925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27 年：参加英国广播公司英语口语咨询委员会。

《现实一瞥》上演。

1928 年：迁居至白厅大院 4 号。

《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一书出版。

首次与拉·吉卜林会面。

21 岁以上的妇女在英国获得选举权。

都柏林盖特剧院成立。

1929 年：创作《苹果车》。《苹果车》上演。

创作《国王与医生》（未上演）。

《国王与医生》在伦敦出版。

第二届工党政府。

1930 年：萧剧首次搬上银幕（《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

第一部小说《未成年时期》出版。

戏剧表演被法定为一种艺术形式。

1931 年：创作《真相毕露》。

访问苏联，并会晤斯大林。

《爱兰·黛丽和萧伯纳的通信集》出版。

《萧伯纳戏剧全集》出版。

1932 年：访问南非。

创作《黑姑娘寻找上帝历险记》。

《真相毕露》上演。

乘“大英女皇”号轮船开始环球旅行。

1933 年：访问美国，视察好莱坞，并在纽约上岸。

访问中国。

创作《触礁》、《乡村求爱》。
写作《美国的政治疯人院以及重返祖国》。
《触礁》上演。
约·高尔斯华绥去世，终年65岁。
1934年：《萧剧序言集》出版。
访问新西兰。
创作《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意外岛上的蠢人》。
《乡村求爱》上演。
《加莱市的六个自由民》上演。
1935年：创作《女百万富翁》。
会晤加布里埃尔·帕斯卡尔，开始与他合作拍摄电影。
《意外岛上的蠢人》上演。
1936年：英王乔治五世去世。
英王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
创作《国王、宪法与贵妇》，12月5日在伦敦出版，未上演。
《女百万富翁》上演。
卢·皮兰德娄去世，终年69岁。
1937年：改写莎士比亚的《辛白林》。
《重写辛白林第五幕》在伦敦上演。
1938年：患恶性贫血，后痊愈。
创作《日内瓦》。
希特勒在慕尼黑与张伯伦签署条约。
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世，终年75岁。
1939年：创作《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写作《关于这场世界大战的不平常的常识》。
《在好国王查理的黄金时代》在英国上演。
威·勃·叶芝去世，终年73岁。
1940年：《巴巴拉少校》搬上银幕。
温·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
1941年：写作《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毕业生的纪念品与顾问》。
德国炮弹炸毁小剧院。
亨·伯格森去世，终年82岁。
1942年：退出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理事会。

联合国组织成立。
1943 年：夫人佩恩-汤森去世，终年 86 岁。
1944 年：盟军开始反攻希特勒纳粹。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将罗丹为他塑造的铜像赠给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
第三届工党政府上台。
电影《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发行。
原子弹问世。
1946 年：90 寿辰之际发表广播演说。
动笔写作《波扬特的亿万财产》。
荣任圣潘科拉斯市自由公民。
荣任都柏林市自由公民。
举办伦敦萧氏作品展览。
牛津大学出版社选《千岁人》为世界经典丛书第五百本。
1947 年：完成《波扬特的亿万财产》。
当选作家、演员、记者协会布拉格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举办萧剧广播节。
悉·韦布逝世，终年 88 岁。
1848 年：改写《波扬特的亿万财产》。
《波扬特的亿万财产》上演。
动笔写《莎氏与萧氏》及《牵强附会的寓言》。
1949 年：完成《牵强附会的寓言》。
《莎氏与萧氏》上演。
1950 年：动笔写作《她为什么不愿意》。
《牵强附会的寓言》上演。
髋关节骨折，动手术。
11 月 2 日在圣劳伦斯街家中去世。

申慧辉　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萧伯纳戏剧选
作者＝（英国）乔治·萧伯纳著　潘家洵　老舍　杨宪益　申慧辉译
页数＝３３８
ＳＳ号＝１１７７３２２９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华伦夫人的职业（１８９４）＆潘家洵　　译
匹克梅梁（１９１２）＆杨宪益　译
圣女贞德（１９２３）＆申慧辉　译
苹果车（１９２９）＆老舍　译
附录１：１９２５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佩尔·哈尔施特龙
附录２：萧伯纳生平及创作年表